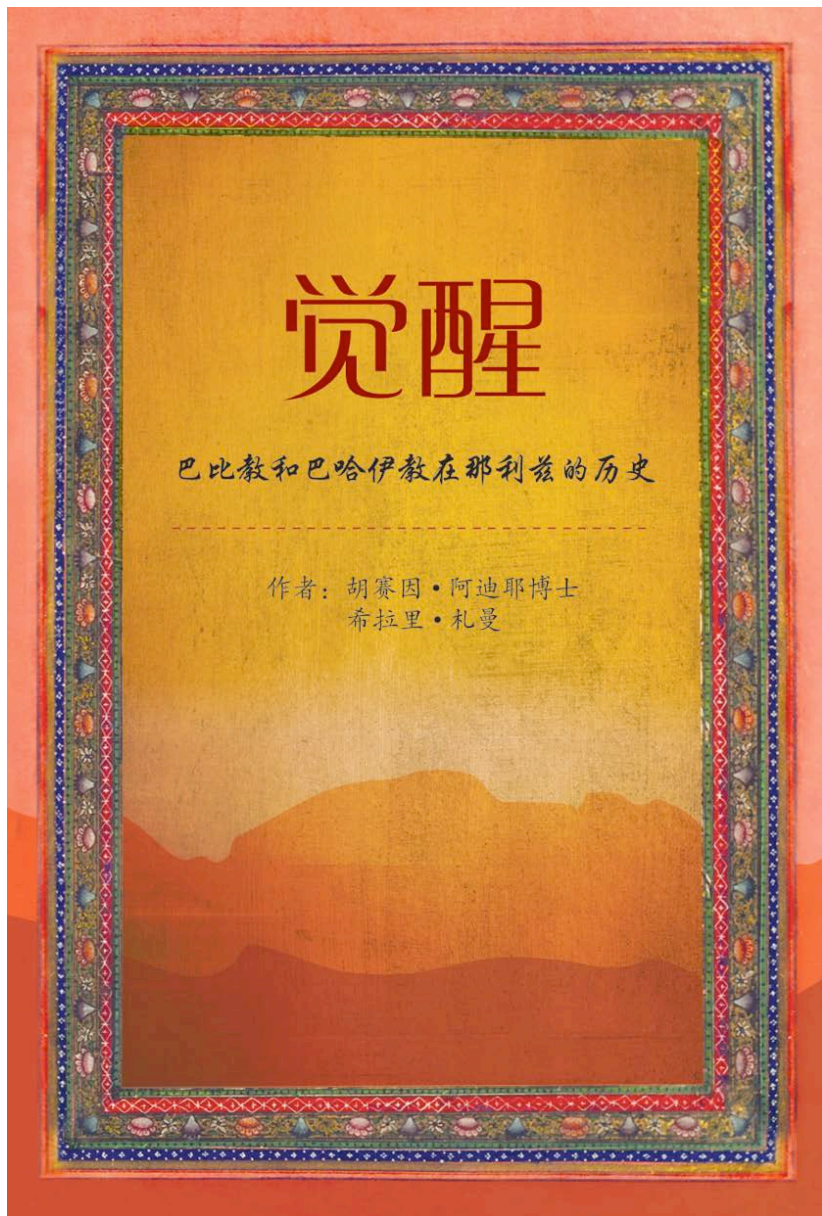


# 觉醒

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在那利兹的历史

作者：胡赛因·阿迪耶博士  
希拉里·札曼



# 觉醒

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在那利兹的历史

作者：胡赛因·阿迪耶博士  
希拉里·札曼



**胡赛因·阿迪耶博士**出生并成长于伊朗的那利兹，他是第六代巴比教与巴哈伊教信徒。十多岁时便移居美国，后来在那里考取了欧洲历史系硕士学位和教育系博士学位。他是纽约市世界闻名的哈林预备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也是福特汉姆大学高等教育计划的主任。他在巴哈伊各机构里服务多年。他是另一本书《阿博都巴哈在纽约》的作者，还有一些网址和论文。

**希拉里·扎曼先生**是美国的第四代巴哈伊信徒。他考获历史系学士学位和教育系硕士学位，曾执教于纽约市排名很高的沙潘学校，也曾是纽约市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巴哈伊地方分会的秘书，出版了许多歌曲和诗歌。

---

# 觉醒

## 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在那利兹的历史

作者：胡赛因·阿迪耶博士，  
希拉里·札曼

胡赛因·阿迪耶2013年版权  
版权所有，未获得胡赛因·阿迪耶的书面同意，  
任何形式的重印或再销售都一概不准。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局

电邮： [bpt.malaysia@gmail.com](mailto:bpt.malaysia@gmail.com)

网址： [www.bpt.malaysia.com](http://www.bpt.malaysia.com)

---

谨以热诚的爱纪念  
那利兹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的子民  
这是献给他们后裔的  
一个赠礼  
我的孙儿们  
巴希叶阿美利亚、  
那音亚历山大、  
阿丽雅拉尔、  
汤姆斯瓦乙

胡赛因阿迪谨启

---

# 目 录

照片..... 照片-1

前介..... 1

背景..... 6

## 巴孛、瓦乙与那利兹

开场白..... 14

第一章 那利兹城市..... 15

第二章 巴孛..... 27

第三章 瓦乙..... 41

第四章 志向有别..... 45

第五章 瓦乙迈向那利兹..... 54

## 1850年的那利兹

第六章 伟大的宣布与卡基耶堡垒的英雄事迹..... 59

第七章 忠信者被大屠杀..... 66

第八章 惩罚..... 75

第九章 试图暗杀波斯国王..... 84

## 1853年的那利兹

第十章 那利兹的动乱..... 89

第十一章 在葡萄园的战斗..... 96

第十二章 血淋淋的山坡：达尔必西卡夫特和巴拉达兰.. 100

第十三章 司令员之死..... 107

---

第十四章	忠诚者的牺牲.....	117
第十五章	走向囚禁的漫长路.....	123
第十六章	巴比教徒转变为巴哈伊信徒.....	131

### 1909年的那利兹

第十七章	波斯帝国形势混乱.....	147
第十八章	1909年的入侵.....	151
第十九章	忠诚者的苦难.....	157
第二十章	灵曦堂的奉献.....	162
第二十一章	第三天.....	169
第二十二章	逃向塞尔维亚.....	173
第二十三章	阿博都巴哈逝世.....	178
第二十四章	大出走.....	185

附录一	.....	198
附录二	关于我们的资料.....	201
附录三	《瓦化书简》.....	204
后注	.....	212
参考文献	.....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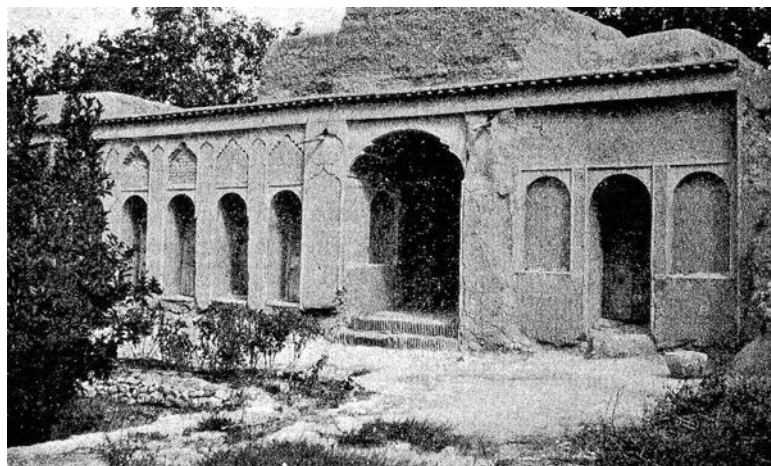


Tablet from 'Bahá'u'lláh to Khavar Sultan, Wife of Mullá Muhammad Shafí  
巴哈欧拉致姆拉·穆罕默德·沙菲之妻卡瓦尔·苏丹之书筒





Mosque of Jumi'ah  
竹密耶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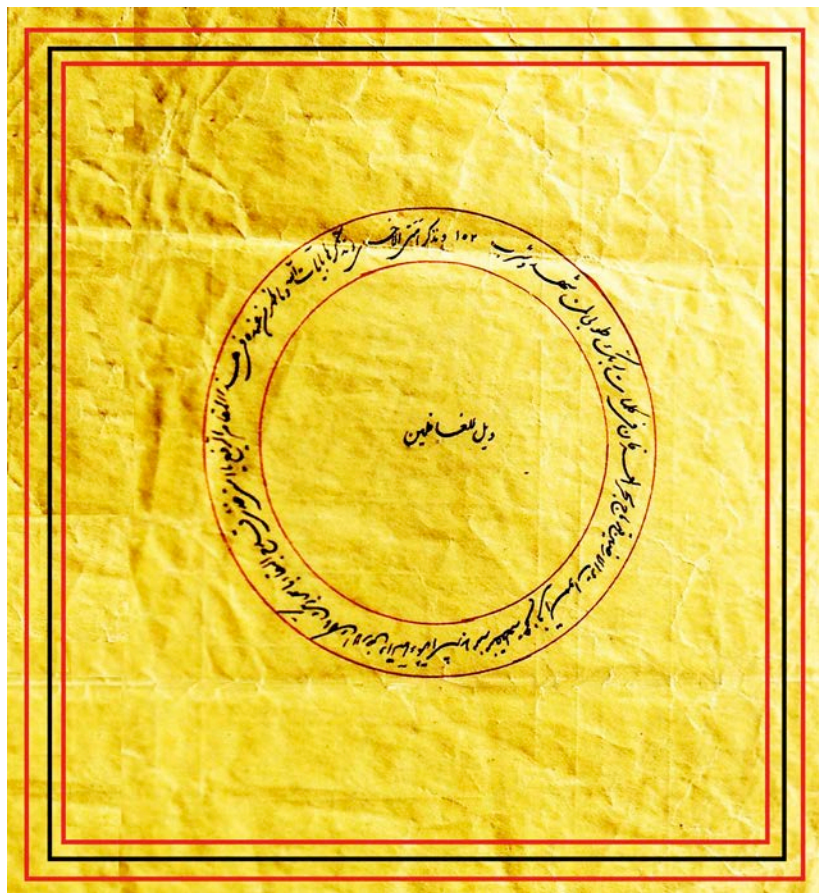
House of Vahid in Nayriz  
瓦乙在那利兹的住家



Khajih Fortress  
卡基耶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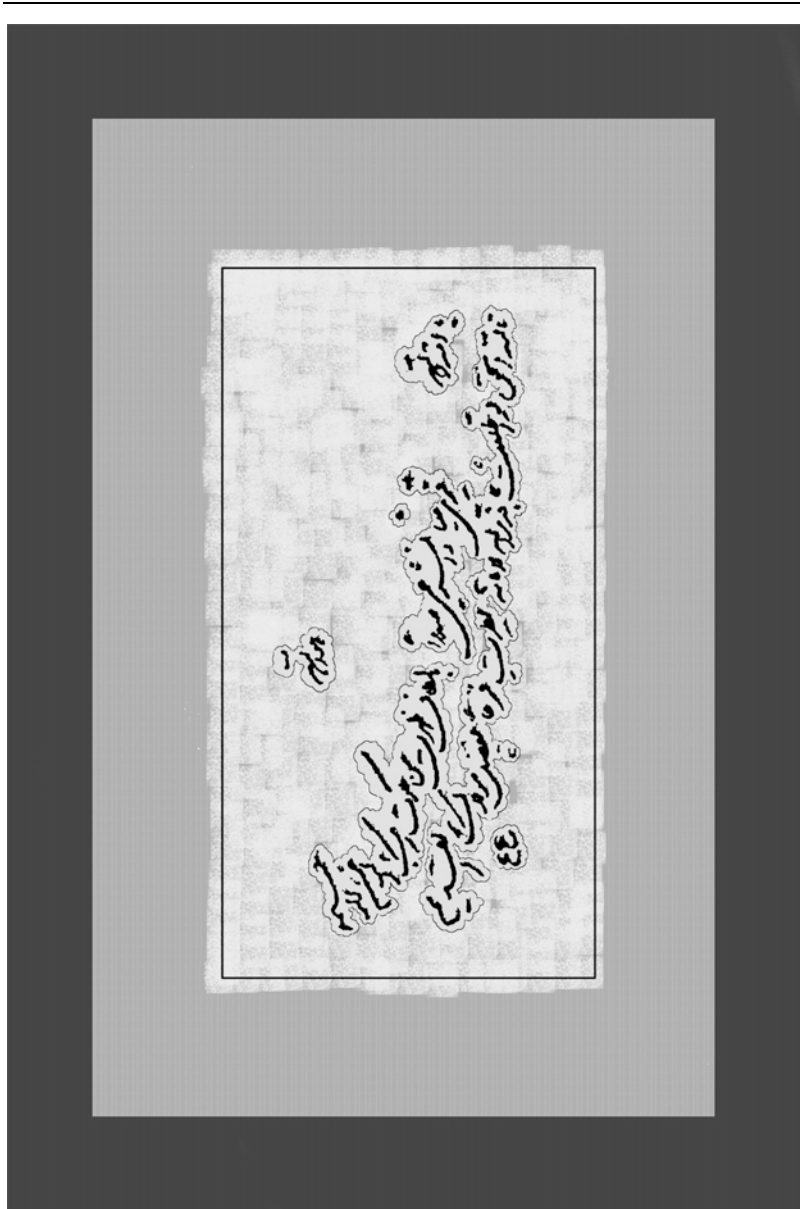
Tree by the Khajih Fortress Where Vahid Pitched his Tent  
卡基耶堡垒旁的大树，瓦乙曾在那里扎营



Tablet from 'Abdu'l-Bahá to Fatimah, Wife of Vafá  
阿博都巴哈致瓦化之妻法蒂米的书简



Writing of Bábís on cave walls from second upheaval  
第二次动乱时巴比教徒在洞穴墙壁书写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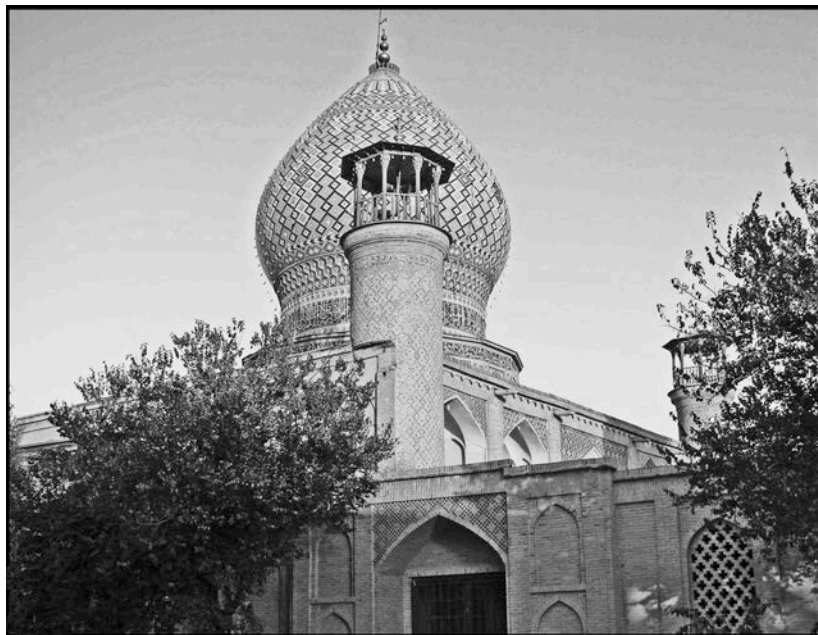


Tablet from 'Abdu'l-Bahá to Khavar Sultan  
阿博都巴哈致卡瓦尔·苏丹的书简



Shrine of Bibi Dokhtaran in Shiraz, housed the female prisoners

希拉兹的比比杜克达兰陵寝，曾用来囚禁女性囚徒



Shrine of Shah Mirhamzeh in Shiraz, housed the male prisoners

希拉兹的沙·密尔汉姆志陵寝，曾用来囚禁男性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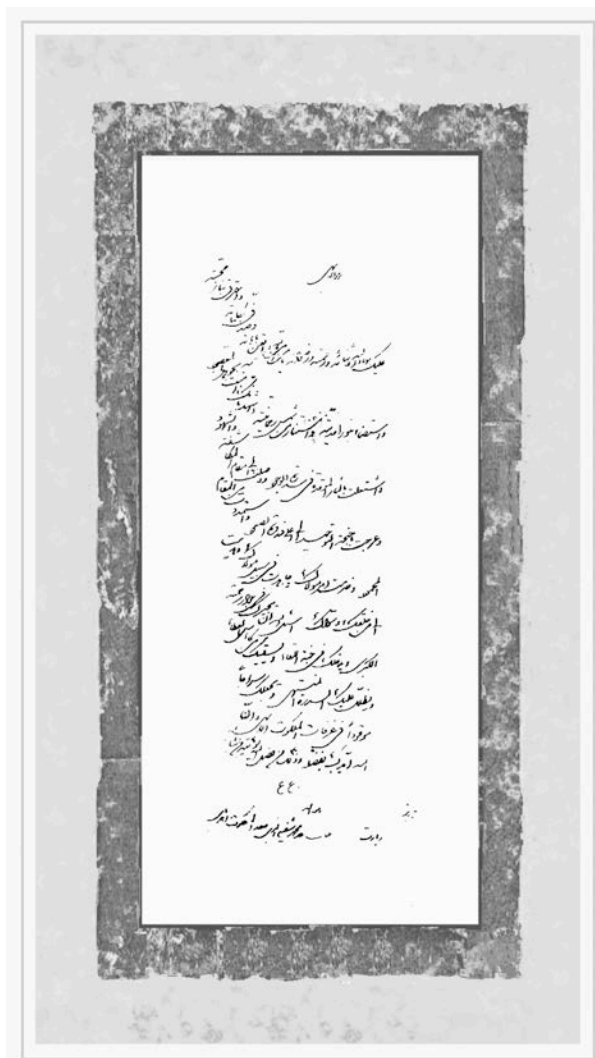


Tablet of Visitation from 'Abdu'l-Bahá to be read at the burial place of the heads of the martyrs of Nayriz, in Abadih  
阿博都巴哈启示的《谒陵书简》须在阿巴迪埋葬殉教者的头颅之墓穴前宣读



Abadih Tablet of Visitation – page 2

阿巴迪《谒陵书简》第2面



Tablet of Visitation Revealed by 'Abdu'l-Bahá for Mullá Muhammad Shafí  
阿博都巴哈为姆拉·穆罕默德·沙菲启示的《谒陵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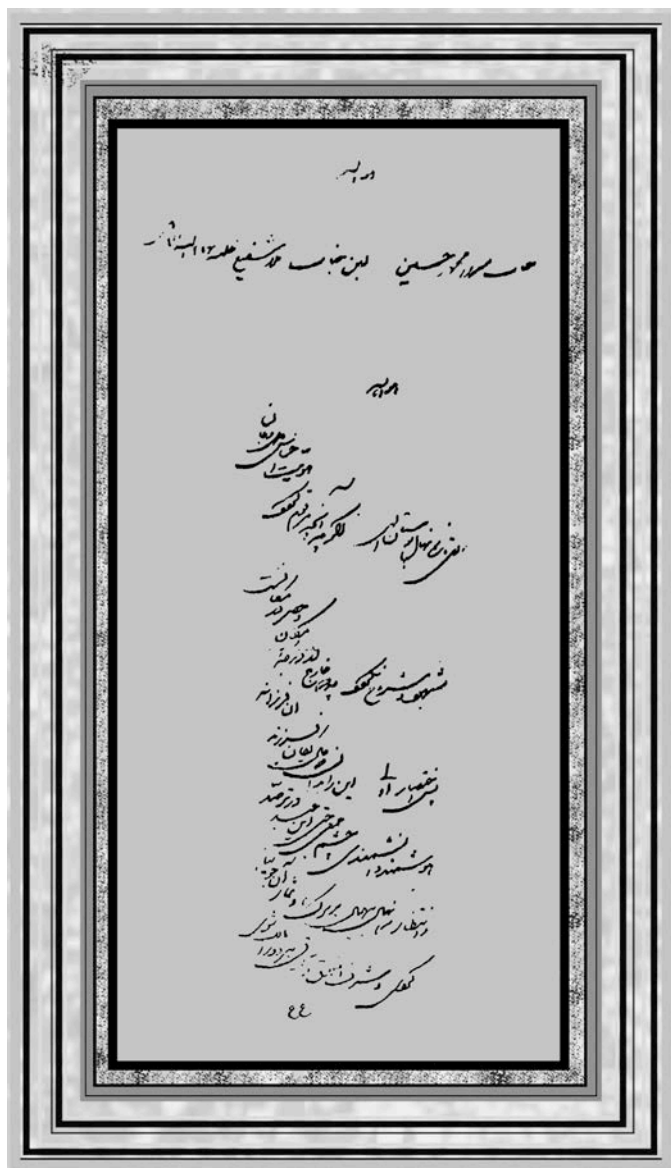


Saheb Jan, daughter of Sardar's niece  
沙尔达的甥女沙合·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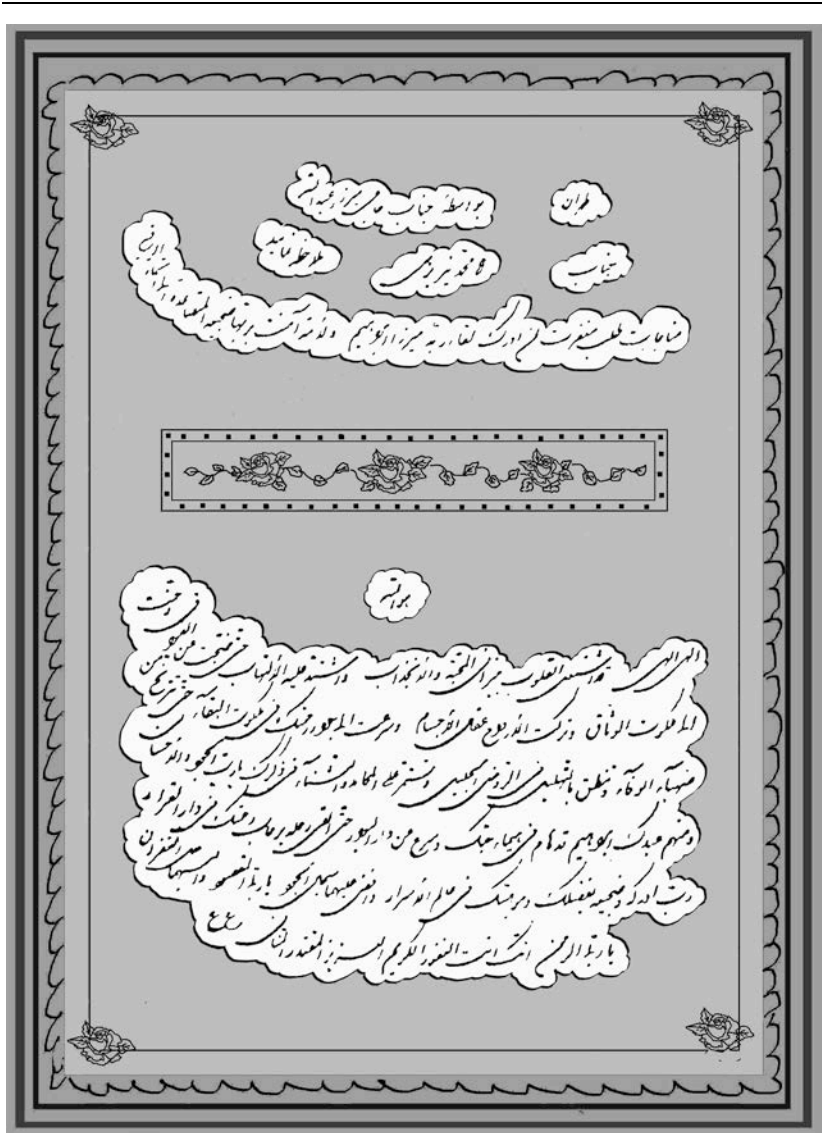


Shaykh Muhammad Husayn (son of Shafí) with 'Abdu'l-Bahá  
in Haifa

赛克·穆罕默德·胡赛因（沙菲之子），与阿博都巴哈在海法  
城



Tablet from 'Abdu'l-Bahá to Shaykh Muhammad Husayn  
阿博都巴哈致赛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书简



Tablet of Visitation revealed by 'Abdu'l-Bahá for Mírzá Ibráhím and his wife  
阿博都巴哈为密尔萨·伊不拉欣及其妻子启示的《谒陵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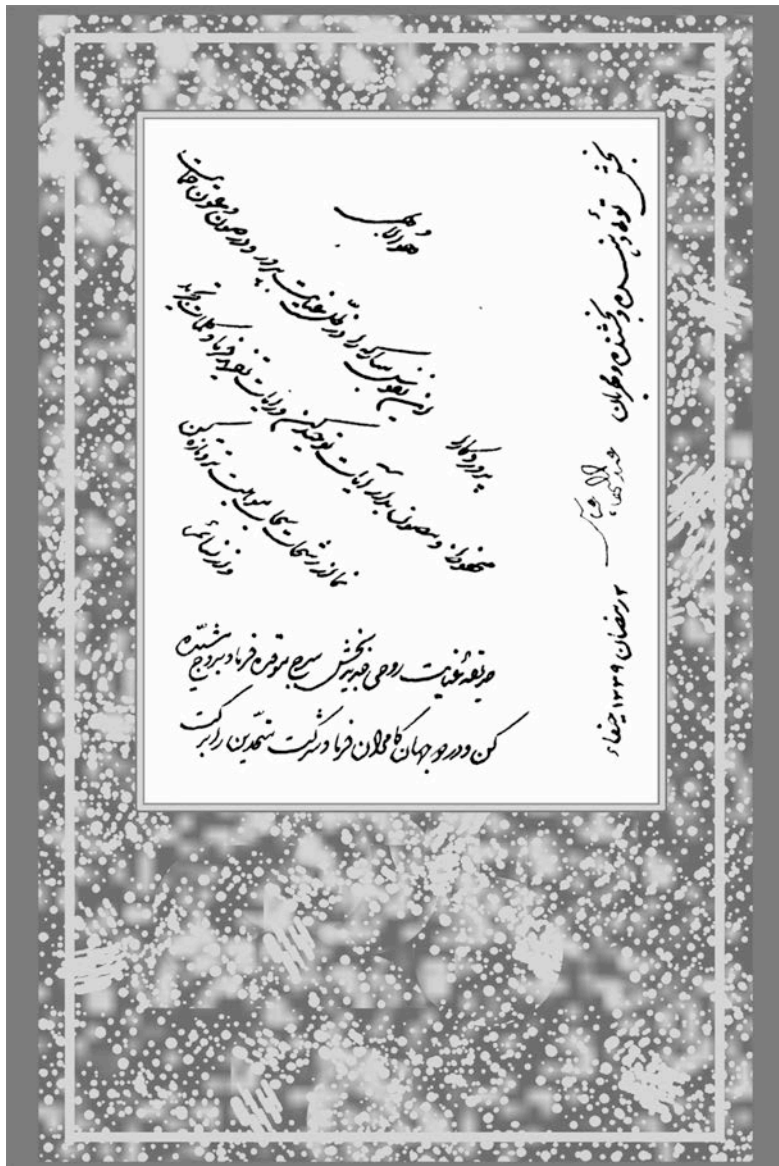


Parijan  
巴丽仁





Drawing of Graves of Martyrs  
殉教者之墓绘图



Tablet from 'Abdu'l-Bahá to Shaykh Muhammad Husayn  
 阿博都巴哈致赛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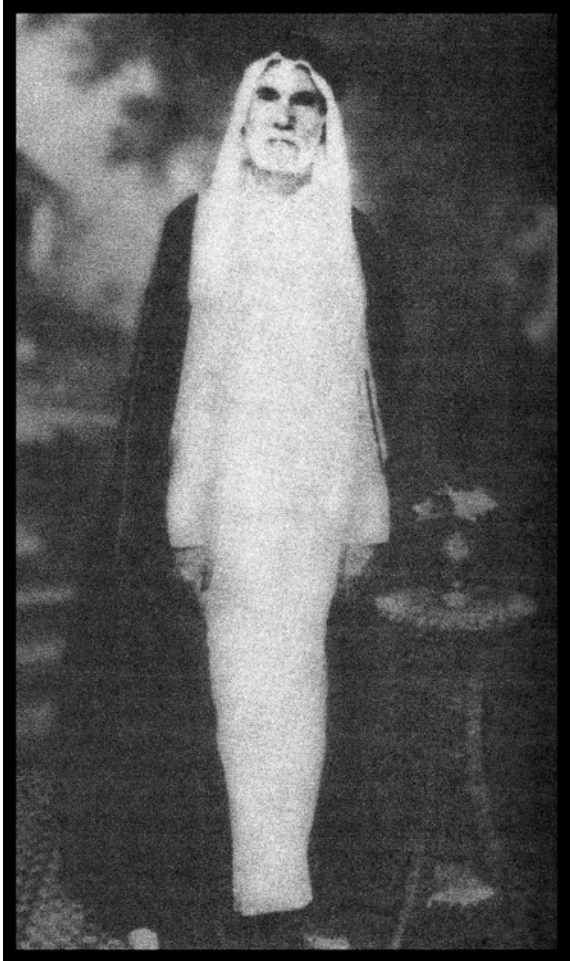


Delegates to the First Convention of the Bahá'ís of America,  
1909  
1909 年度美洲巴哈伊第一届大会出席的代表。



Mirza Ahmad Vahidi with two other Baha'is from Nayriz in Bombay, India en route to Haifa for pilgrimage with the casket used for internment of the Bab's Remains.

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连同两位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在印度的孟买向海法城进发朝圣，带着一付要用来收藏巴孛的遗体之棺木。



Mirza Ahmad Vahidi in Arabian dress  
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穿着阿拉伯服装



Shaykh Muhammad Hussein Ahdieh, distinguished Bahá'í historian

赛克·穆罕默德·胡赛因·阿迪耶，一位卓越的巴哈伊历史学家

---

## 前 介

在公元1800年代初期，波斯经过几个世纪的强大与富庶，产生了腐败不堪的教士阶层。

此时，一个倡导“精神复苏”运动的“塞克斯”教派产生了。其信徒们相信，根据以往的预言，真主将派遣一位已承诺要降世的“卡音”来圣化并复兴伊斯兰教。

塞克斯教派的教义强调效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两位中心人物，即伊玛姆阿里和伊玛姆胡赛因。他们认为这两个名字亦指“真主的孪生显示者”<sup>1</sup>，其中“卡音”先兴起，继后第二位显示者便降临。

塞克斯教派涉猎了《古兰经》以及所有圣传（伊斯兰教口述的传说），然而与其他伊斯兰教徒的理解不同，他们诠释了这些圣传的寓意并达至一个结论，指一切迹象已说明一个神圣启示的新时代已降临。

就在那个时候，事情发生了，在希拉兹有一位年轻的商人名叫希乙阿里穆罕默德，自称为“巴孛”，意思是指“门”。他宣称自己实现了伊斯兰教的预言，带来一个新启示，也是一位更伟

---

<sup>1</sup> 巴孛的名字是希乙阿里穆罕默德，而巴哈欧拉的名字则是密尔萨胡赛因阿里。

---

大的显示者的先锋。

巴孛的宣称和他的教义如野火般传遍了波斯各城市与乡村。许多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被他的教义吸引了，但大多数的教士们却粗暴地抗拒。他的教义所传之处，其中之一即是法尔斯省宁静的农耕市镇那利兹。

这本书叙述巴孛的教义怎样传到那利兹，怎样震撼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以及在1850年、1853年及1909年发生了三次大屠杀。

巴孛的启示由波斯最具有影响力之一的教士，瓦乙，传到那利兹。他放弃了全部财产，专心为巴孛的圣道服务，成为巴孛的门徒之一。1850年，瓦乙在那利兹的大清真寺，向大群热诚的民众宣扬巴孛的新教义。教士们大为紧张。瓦丁和一大批追随者只好在城外一个被废弃的破城堡里寻求庇护。这次冲突以大屠杀告终。三年后冲突再起！当地的一位英雄名叫“沙尔达”，他领导着几百个巴比教徒，以及他们的妻儿，在附近的山野里筑起防护工事，但最终还是战败了。男人被杀，女人与孩童被俘。之后的十年里，那利兹的人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当密尔萨胡赛因阿里宣称自己是巴哈欧拉，是巴孛预言应诺而来的新显圣时，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巴比教团体便兴旺起来，成为巴哈伊团体。那利兹的巴比教徒接受了这宣称。在1909年，他们又一度面对恐怖的残杀，共有十八个人被杀害，几百人无家可归，财物尽毁。

我们以叙述十九世纪时，波斯村镇人民的生活与他们的信仰作为开始。继而讲述巴孛非凡生命的简短历史，来帮助读者们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了信仰巴孛而捐弃他们的生命。那利兹的残杀，是以巴比教和巴哈伊教的发展以及波斯王国的政治转变为背景的故事。

瓦乙和1850年发生的事件，已在其他书本里提及，例如：记述巴比教与巴哈伊教早期历史的《破晓英豪》，还有守基阿芬第



---

所著述的巴哈伊教历史《神临记》，此历史著作，基于作者的崇高地位，被予以特别的权威。我们也增添了一些其他来源的实录，例如：在一个地方上的清真寺之墙壁上所写的关于瓦乙亲临的事实。1853年的那利兹山野之战的叙述，采用穆罕默德沙菲亲眼目睹但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一些只能在波斯找到的确实资料，即来自费兹、罗汉尼，和马占达兰尼。至于1909年的残杀，我们则采用了费兹、罗汉尼和撒克巴哈伊阿迪未经出版的回忆录等等，作为讲述的资料。

我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以叙述故事的文体来完成它，如此，这历史事迹才能传达到更广大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波斯名称的由来，对伊斯兰教背景和十九世纪的波斯社会以及对巴哈伊教不熟悉的人士，同时保持了最高水平的准确性。在这个简介后，我们对伊斯兰教作了简短的综合性介绍。为了保持叙述的顺畅，我们在后注里讨论许多有出入的资料，不将之带入正文。对于一些有矛盾的资料——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我们便根据对当时的了解，参考其他尚存的资料及其可靠性，又与相同情况作对比，来作判断。我们把其他可能的情况列在后注里，让读者和研究者自行判断我们的结论。我们把较为详尽的解释放在附注（二）里。尽管我们也加入了个人的回忆录，其史实是无法证明的，但我们所加入的每个故事，都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目的。

第二，是纪念在这些冲突事件中受尽痛苦的个别教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那么多名字。在许多事例中，个别的名字只被提及一次，那是他经受苦难的唯一痕迹。我们尽可能限制不让太多的波斯名字出现于这本书里，除非是一些主要的人物和殉教者及其直系家属。另一些殉教者和他们的家族的名字，则置于附录和后注里。

---

一些特定人物的资料，多寡长短不一，有些人的资料，我们所知甚少，因此，对他们只作了简短的报告。对某一个人的报告之多寡，不能用来评估他的价值或他所受的痛苦。在叙述教育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和后来的巴哈伊教徒时，我们书写了许多关于姆拉穆罕默德沙菲的服务，因为他留下了关于当时的记述，而其他人的却非常少。

妇女的角色，在历史记录中几乎看不见，她们在19世纪波斯社会中只占次等地位。为了让读者们更完整地了解情况，我们尽量找出关于妇女与儿童在这些事件中的贡献和所经历的苦难。这包括来自一位当地妇女未经发表的回忆录之描述。我们也尝试通过提供背景资料和轶事来人性化故事中的人物。

我们也提供关于地方的描绘，以协助读者们更深入地了解早期巴比教徒和巴哈伊教徒生活的世界，也引导未来的研究者，重新探究这些事件或指正这些史实。这些描绘，主要来自那利兹先前的居民提供的个人回忆和照片。

这本书的历史事件发生于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时代。1850年和1853年的冲突，主角都是巴比教徒，到了1909年，他们都是巴哈伊教徒。这是一个充满灵性力量的时期。巴孛不单单挑战旧传统，也在祂的信徒之中兴起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觉得重新诞生于灵性的新时代。巴孛的新教义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波斯。这种精神的激动和热诚，为巴哈欧拉的降临铺平了道路，祂的威权可以看作是巴孛的使命之顶峰。巴哈欧拉的儿子阿博都巴哈被指定为教义的继承者和被授予唯一能诠释经典的权力之后，使巴哈伊团体团结一致。他也把他父亲的教义从近东带到欧洲和北美洲。

当讲述到巴孛和巴哈欧拉时，这个故事是从信仰的角度来描绘的，作者相信，祂们俩都赋有神圣的知识与权能。作者相信，

---

任何关于巴孛和巴哈欧拉的事迹，都是神圣的历史，而除了教义的中心人物以外，所讲述的人物都免不了会犯错，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文化和教育的产物。如果您不熟悉巴孛和巴哈欧拉，请阅读继简介之后的一个概述。

最后，若没有获得朋友们主动热忱地协助，在编写、翻译、考究、回忆及记述教友的名字及他们对那利兹的印象等方面的工作，这个出版计划就不能获得成功。仅此向他们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达希里阿迪、伊拉其埃曼、苏黑尔布斯鲁伊、安妮达艾欧斯扎曼、沙鲁克法尼、贝列特伽姆博亚、罗伯特汉尼沃尔德、纳比尔汉那、法鲁克伊扎迪尼亚、努拉（沙希布尔）加么尔、塔梯亚那约旦、法兰克路易斯、伊拉其米他奇、苏黑尔米他奇、阿里纳克加瓦尼、麦克彭、芦珊威尔尼兹、玛尔塔师维兹、克里斯多夫白、埃山雅尔沙特尔。

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能顺利地出版，有赖于下列几位朋友的鼎力相助，谨此致以万分谢忱：中译者梅寿鸿先生、审阅者陈源兴先生、善德兰·哥温达沙美先生（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局主任）、张志平先生、骆金桃女士。

所有协助者的一份完整名单，可以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nayrizi.org](http://www.nayrizi.org).

胡赛因阿迪博士，

希拉里札曼

谨启

2011年11月

巴哈伊纪元第168年

---

## 背 景

### 巴孛和巴哈欧拉

巴孛和巴哈欧拉常被称为上苍的“孪生显圣”，意即他俩被上苍特选为显示者，完美地反映上苍所有神圣属性，如慈悲、力量、恩惠，成为上苍的圣言之启示者，给人类重新灌输灵性生命，把人类的文明向前推进。

巴孛生于伊斯兰世界，他宣称自己实现了伊斯兰教的预言。他也宣称他是为第二位上苍的显示者——“那将被显现者”——的降临，而来铺平道路。1863年，巴哈欧拉宣布他便是这位显示者。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巴哈欧拉启示了许多经典，这些经典便成为巴哈伊教的圣言。巴哈欧拉教导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来自一个高超的上苍，所有上苍的显示者，都启示了一个同样的宗教，当人类的接受能力随时代的演变而增加时，显示者便启示更多的真理给人类。巴哈欧拉解释说，他为人类引进了成熟的时代，人类将团结于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世界将互相依赖地达至和平。这就是上苍的天国。巴哈伊信仰的目标是通过赋予新的灵性生命，达至人类大团结，并指引它趋向巴哈欧拉所许诺的世界和平之黄金时代。

---

## 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于公元570年诞生于麦加。麦加是也门与叙利亚之间贸易路线的商业重镇，它也是宗教崇拜的中心，每年的某些季节，是商业与文化交流活动的喜庆节日，届时一切武装冲突都得停止。崇拜的中心点是卡阿巴天房，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建筑物，环绕着它有阿拉伯部落民族的神祇，信徒都来朝拜。

穆罕默德所属的部落民族，负责维持卡阿巴天房以及招待朝拜者。穆罕默德年幼时是个孤儿，后来由他的叔父阿布达立卜把他抚养长大。阿布达立卜是族人的首领，自己有个儿子名叫阿里。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友谊和婚姻，都由部族的渊源所决定。属于某一个部族，对一个人的安全非常重要，因为部族之间的世仇会延续很多代。部落民族之间对水源和商贸路线的控制，时常发生斗争。

穆罕默德由于他的诚实与灵性品质而闻名。他25岁时娶了一个孀妇卡迪耶为妻，并负责经营她的生意。他们生下几个女儿，一家人包括那个跟他一起长大的阿里，后来也成为他的女婿。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附近的喜拉山祷告默思时，首次获得神的启示，天使加百列显现于他，告诉他读出圣言。卡迪耶是第一位相信穆罕默德为上苍的圣使的人，接着是阿里和家中的仆人宰德，那已获自由身的奴隶。他的好友阿布巴克尔则是他的家庭成员以外，第一个相信他的人。

穆罕默德获得启示四年之后，他向族人以及在麦加的其他部族宣布他是上苍的使者。他的教义是：上苍独一，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上苍的旨意。他的教义激起了麦加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的教导对长久以来坚守的部落神祇之传统信仰产生了很大的挑战。接着，卡迪耶和阿布达立卜相继去世，使穆罕默德失去了宗

---

族的保护，面对性命的危险。

但是，穆罕默德的教义在邻近的市镇叶斯里卜获得了许多信徒。公元622年，一个代表团从叶斯里卜来到麦加，向祂表示忠诚并保护祂。接受了他们的献议，祂便和许多麦加的追随者迁徙到叶斯里卜。叶斯里卜现在被称为麦地那，意即“先知之城”。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这一年便是伊斯兰纪元的开始。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充当有世仇的部落民族的和事佬。祂建立一个崇拜真主的团体，呼吁人民遵守祂所启示的新律法，包括祈祷和斋戒。祂在那里建立第一座清真寺，唤拜之声也在那里朗诵起来。麦加人和敌视新教义的麦地那人，攻击穆罕默德和祂的追随者，双方的武装冲突不断的发生，直至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领信徒进入麦加，把其部落民族神祇的偶像击毁了，麦加人的反抗才结束。

接下来的一年，阿拉伯各地部落民族的代表，都来向穆罕默德表示臣服于祂的旨意，即顺从神的旨意或“伊斯兰”。<sup>2</sup>

穆罕默德教导上苍独一，祂订立祈祷、斋戒、济贫、朝圣的新律法，创立更高形式的公正，包括赋予妇女更大的权利和保护。祂的公正、温和、灵性及简朴生活，皆源自接近上苍，祂因而被称为“受信赖者”。尤其重要的是，祂的灵性教义都涵盖于一部经典里，即神圣的《古兰经》，它是信徒们的灵性和伦理指导。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信徒们逐渐分裂。这些穆斯林分成两大门派，即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个分裂，经过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后，显现出来，其根源始自先知升天之日。

什叶派信徒相信穆罕默德的本意是要阿里成为他的继承

---

<sup>2</sup> 摩门慕赞著《什叶派伊斯兰教简介》1-10页。

---

人，因为阿里跟穆罕默德一起长大，也是在卡迪耶之后成为第一个认知穆罕默德是上苍的圣史的人。他曾被穆罕默德指为继承者<sup>3</sup>，曾经是祂的秘书，也曾被选为他的兄弟，在两次重大的战斗中是执旗者，当穆罕默德因事不在时曾代理事务。根据一个很可靠的圣传，穆罕默德最后一次朝圣后在归途中，曾向祂的信徒们说：“无论谁，若把我当作他们的主，阿里也便是他们的主。”<sup>4</sup> 在一个比较受争议的故事情节里，穆罕默德临终前曾唤人拿纸和笔来，以防止穆斯林犯错。某些在场者说，上苍的圣典已足够，再者疾病已完全把祂压垮，就在这时候穆罕默德把他们从身边遣散，不想再听他们争执。什叶派信徒相信，穆罕默德想要写下阿里的名字，成为祂的继承者。

然而，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巴克尔——祂家庭以外的第一个信徒——却成为穆斯林的领袖。阿里为了保存穆斯林间的团结一致，也接受了阿布巴克尔的领导，尤其是因为穆罕默德去世后，许多人已放弃信仰，甚至起来反对他们。阿布巴克尔去世后，由奥马尔继承领导，阿里始终没有提出异议。奥马尔继续征服阿拉伯国家，这回是波斯帝国。

## 什叶派伊斯兰教

奥马尔去世后，奥斯曼被选为穆斯林的领袖。在奥斯曼的统治下，广大的穆斯林领土里，有很多动乱。反对派的代表团来见阿里，要他夺取统治权，但他拒绝了，他则尝试在他们和奥斯曼之间进行协调。反对派最终杀死奥斯曼，然后再来会见阿里，他

---

<sup>3</sup> 摩门慕赞著《什叶派伊斯兰教简介》12页。

<sup>4</sup> 摩门慕赞著《什叶派伊斯兰教简介》15页。

---

勉为其难地成为他们的领袖。于公元656年，阿里便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领。<sup>5</sup>

随着时间推移，逊尼派和什叶派发展出不同系统的权力。逊尼派选出一位领袖作为政治的统治者，而教士们则负责解决一切宗教问题。什叶派则相信，上苍每一个时期都选择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精神领袖，这个领袖便是伊玛姆。伊玛姆是穆罕默德于每个时代的继承者，他获得神圣的指引，有权威诠释《古兰经》并施行神圣的教规。神圣指引通过他传达于全体信徒。<sup>6</sup>

其中一个什叶教派宣称，他们共有十二位伊玛姆，阿里是第一位。最著名的是第三位伊玛姆，即上苍的显示者之外孙，也就是阿里的儿子胡赛因。他与家人和追随者，在卡尔比拉被哈里发的军队屠杀了。这暴力事件，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被什叶派忠诚信徒们充满悲情地纪念。在波斯的每个城镇，人们重演着胡赛因和家人如何被屠杀。胡赛因已成为伊斯兰教忠诚信徒的模范，为了信仰牺牲性命已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理想。

根据什叶派的圣传，信徒们相信第十二位伊玛姆神秘地消失，进入隐蔽的世界。前后共有四位“门”，成为信徒与隐蔽的伊玛姆之间的中间人。当这隐藏的时间超过一般人类的生命期限时，什叶派信徒们便相信，这位伊玛姆已被上苍隐没去，将来会再次显现于世。

当这第十二位伊玛姆再回来时，他便是“卡音”，意即“那将兴起者”，也是那位将指引伊斯兰教徒的“马赫帝”。<sup>7</sup>

---

<sup>5</sup> 摩门慕赞著《什叶派伊斯兰教简介》22页。

<sup>6</sup> 霍奇森马绍尔著《奋勇前进的伊斯兰教》第一卷372页。

<sup>7</sup> 霍奇森马绍尔著《奋勇前进的伊斯兰教》第一卷374页。



---

他将带领他拣选的人民一起回来，而他的敌人也将同时回来，他将带领正义之师来反抗邪恶的势力。他将统治世界，过后耶稣基督和所有的伊玛姆、先知和圣人，都将一同归来。

在此之前，社会将受教士与学者们的引导，他们将采用《古兰经》与圣传，即先知的言行录。这些受教育的教士成为隐没的伊玛姆的代表，他们实践伊玛姆的职责，接受宗教课税，领导周五祈祷，推行司法裁决等事项。<sup>8</sup>

几百年来，什叶派教徒在逊尼派的国度里只是一个小支派。公元1501年，当波斯帝国的新朝代宣布什叶派信仰为该国的国教时，什叶教派终于找到了家园。

## 暴力的利用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世界里，人们经常认为，伊斯兰教通过暴力传播教义，这与基督教传播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这对于穆罕默德真正的教义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有欠公正。

穆罕默德生于阿拉伯的部落游牧民族；耶稣则生于罗马帝国统治的生活安定的农业国。部落世界的常态是各部落民族经常互相攻击。在部落民族的经济与政治现实里，各部落必须为了资源和领土，互相攻击而求生存。世界各地的部落民族，都经历着同样的情况。部落社会永远存在于历久不衰的战斗中。西欧的罗马统治结束以后，日尔曼民族之间也经常互相讨伐，为期几百年，然后才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农耕社会的国度，互相攻伐的情况才减少。即使这样，欧洲中世纪也每年都有因领土纠纷而发生的小型战斗。

---

<sup>8</sup> 摩门慕赞著《什叶派伊斯兰教简介》189页。

---

阿拉伯部落民族，也像其他地区的部落民族一样，经常发生战斗。这些战斗并非源自穆罕默德，它源自阿拉伯社会的部落结构。穆罕默德所做的是协助缓和这些战事，就好像天主教会极力缓解日尔曼部族之间的战斗一样。在它们各自的社会里，穆罕默德与耶稣都被认为是和平的使者。

当阿拉伯人民统治了近东——基督教的传统中心地带——当地人由于各种因素，逐渐地成为伊斯兰教徒，例如他们欢迎阿拉伯统治者更胜于过去的统治者；伊斯兰经典的深奥与柔和；在这基础上建立的神学与哲理；穆斯林社会的迅速进步；个人的信仰等等。穆斯林世纪之初，以武力强迫他人信教，不是主要的特征，尽管这曾经发生。中世纪初，欧洲的法兰克部落王查理曼，强迫敌对的部族皈依或面对死亡，以巩固他在大部份欧洲的权力。

从巴哈伊教义的观点，上苍的宗教应该是通过神圣的力量和人设立的机构来传播的。过了一段时期，由于人的自负，把个人的理解和行为渗入宗教信仰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当它的教义激进地扩展，并改变了社会之后，它的信徒们逐渐地远离了神圣的经典，并入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地方性习俗和偏见，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自己的神学概念，并歪曲伊斯兰教以符合这一切。当真理之光逐渐暗淡时，人为的信仰就开始展现出来。例如，“圣战”的概念，其纯洁的原意是与自我作斗争，却演变成为了号召大家以暴力攻击敌人的呼声，而“努斯拉特”的概念，原意为协助上苍，则接受了强迫和暴力。<sup>9</sup>

这便是那利兹人民不幸的状况，他们成为宗教领袖的牺牲品，那些宗教领袖为了追逐他们的个人利益，把真正的信仰歪曲

---

<sup>9</sup> 纳德尔赛迪著《理念与文明》243页。

---

了，于是利用暴力便成为曲解宗教的现象。

巴孛作为上苍的显示者，显现的目的是通过净化来更新上苍的宗教。净化之一便是抛弃任何形式的攻击性战争。祂也为另一个显示者的降临而铺平道路。祂殉教后，巴哈欧拉宣称自己便是巴孛所预期的显示者。巴哈欧拉的新启示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祂说：

“小心，勿使任何人流血。把你们口舌之剑，从言语之鞘中拔出，这样你们才能占领人们心灵之城堡。我们已废除发动圣战之律法。上苍的慈悲的确围绕着一切创造物，但愿你们了解。”<sup>10</sup>

---

<sup>10</sup> 巴哈欧拉，《致狼子书》（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88）25页。

---

# 巴孛、瓦乙与那利兹

## 开场白

一个年老的祆教牧师走过那利兹的狭窄街道来到他那间火庙。他正在担心一个谣传：指万王之王的波斯国王的军队已在那哈万，被那些入侵西部各省份并越过山脉的阿拉伯野蛮人击败了。那些入侵者在波斯帝国像瘟疫般无法阻止地到处扩散，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老牧师静静地向阿夫拉马兹达神祷告，祈求神明保佑波斯王国和他的城市那利兹。

那利兹是一个富庶之城，它有温和的气候与无数的果园及葡萄园遍布各山坡。波斯国王把那利兹城建成制造武器的中心，聘请其工匠建造了堂皇的首府柏斯波利斯。波斯的工程师们设计了地下运河系统，把山上的水引进城里来，这是很值得感恩的。

老牧师走进火庙的殿堂。他尝试把战争的忧虑忘掉。肯定的，这些外人是不会取胜的。他敲响庙里的钟以显示值夜的时间已开始，同时把维持烧火的工具捡起来。有人说，这些阿拉伯人带来了一个称为“安拉”的新神祇，还有一本新的神圣经书。想到这里他突然战栗了一下，接着他便准备诵念礼拜仪式的祷文……

---

## 第一章 那利兹城市

那利兹年老的袄教牧师于庙堂的火焰熄灭之前去世了。

三个世纪过去了。尖塔在袄教的庙堂升起，它变成了伊斯兰教在那利兹的宏伟星期五清真寺。渐渐的，城里受教育的人成为穆斯林，接着普通百姓也步他们的后尘。

唤拜声从宏伟星期五清真寺升起，那利兹范围内的土屋、石屋与木屋、单层和双层屋子里的人全听到了。在屋与屋之间没有铺平的空地和小黑巷，人们牵着驴子、牛或马在走动。这种骚动，在旱季扬起很多灰尘。在冬季的雨天里，泥泞使步行很不方便。在所有季节里，步行的商贩以驴子驮着叫卖的东西，有服装、肥皂、帽子、化妆品、陶器、针线等等，篮子随着驴子的步伐有节奏地摇晃着。沿途有乞丐等待机会扛物品，或亲吻人们的手，希望能获得赏赐。男士们穿着斗篷或大外套，头上戴着帽子在行走，而妇女们则全身包裹在黑色的罩袍里，里面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脸部以白色面纱掩住。<sup>1</sup>

唤拜声在市集里可以听到，市集在城市北部，那里可以找到

---

政府办公楼、一座很大的公共浴馆、商队旅馆，让旅客与商人带着他们的动物歇息或住宿，还有神职人员居住的沙达特区。城市南部的基纳尔苏克迪县，也可以听到唤拜声。那里有一条主要道路，由北向南伸延。沿街有一排排商店，居民就在那里购买他们的必需品。那利兹南北两部分被一条运河分开，这条运河多数时候都是干涸的。下雨的时候，雨可能很大，尤其是在冬季，运河会泛滥成灾，与之毗连的几纳沙义区最常见。

唤拜声在城市边缘，有私人围墙的庭园里，都可以听到。屋宇的庭园多数种着杏树、葡萄树、胡桃树和杏仁树。有围墙的乡村和被遗弃的老旧卡基耶堡垒，伸延出市外，回响着过去的战斗声。

唤拜声呼唤着由南部山区引来的地下水，给这枯瘠的黄土地带来了祝福，使之充满着果园和葡萄园。这些水源流经许多地下运河而达到很多分水点，水由这些分水点又流经较细小的地面运河，去灌溉许多私人的产业。每天黎明，那利兹的居民释放储水。在较大的水池里，人们必须走下很滑的石级，提着水桶去汲水，这些水通常含有细菌和小虫。<sup>2</sup>如果有人要去较远的溪流汲水，他便必须拿较大的陶器去盛水，用带子捆扎在驴子身上运走。有一座不怎么高的山丘在城市的北部隆起，这座山叫做“异教徒之山”，布满沙尘与石块，偶尔有一些稀疏的灌木。

唤拜声在城市南方的山脚下回响着，山脚下的果园有许多无花果树、杏仁树、胡桃树和石榴树，就在甜瓜园、西瓜园、白花园和粉红色玫瑰园周边，玫瑰花用来制作玫瑰露。各种花绽放的香味和新鲜空气，可以复苏任何疲劳的人。麦田和棉花树使人民丰衣足食。罌粟花生长着，被用来熏制成鸦片，小量地出售。<sup>11</sup>

---

<sup>11</sup> 这些地下输水系统——暗渠——建造于古老的波斯。它把山水从地下引到城市，然后输送到地面来驱动磨坊，把玉米和小麦磨成粉。水源通过源自

---

牧童和他们的狗领着羊群及其他牲畜，穿过城市走向牧场时听到唤拜声。在山上，猎人等着猎杀野鸽、鹌鹑和鹿。驴子纵横交错地在山坡上来来往往，载着主人到果园去，抑或把物品运回城里。繁星布满了夜空，星光照耀着用树枝铺盖的简陋小石屋，庇护着疲惫的农夫与猎人。夜狼和老虎静静地在星光下绕着岩石搜寻猎物。星光照耀着归途，让牧童把动物带回给主人。羊群抵达围栏时咩咩地叫，让主人把围栏打开。

唤拜声传到正在经历产前阵痛的妇女耳中，她期望诞生的是个男婴。接生妇和其他妇女在协助她。婴儿刚出世的日子是最危险的。家人惧怕邪灵会侵害新生儿，因此做了些小仪式以求保护。

唤拜声给富有家庭正在受教导的孩子们听到了。在这里还没有正式的幼儿园。<sup>3</sup> 在富有家庭之外，学校由一位姆拉或教师负责教导孩子，学生以现款付学费。男女生一同受教育，直至十岁为止。女生往往在这个时候就辍学了。学生们学习字母、拼音和死记基本算术。从《古兰经》摘取的短文，用来教导朗诵经典。不同年龄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室里学习，不分程度，然后分别向导师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他们坐在垫褥上或草席上学习，直至中午才起身回去帮助家庭。只有一些比较聪明或比较富有的学生继续学习，学习相同的科目，不过用的是文字较深的课文。任何顽皮的学生都被罚鞭打或打脚底。<sup>4</sup> 大多数那利兹的男孩不久后都学习父亲的工作，女孩子则随伴母亲身旁学习做家务或编制地毯。

唤拜声给病倒在母亲身边的孩子听到了。眼与耳感染的病痛

---

大分配站（四面筑有高墙围着）的另外一系列运河，把水输送到城市。在那利兹南部的扎尔杜斯特和东南部卡基耶堡垒附近的可巴尔暗渠都有这些分配站。

---

非常普遍。所有的孩子都生头虱，唯一有效的治疗，便是把孩子的头发剃光。这里没有受过医药训练的医生，用花草树木制成的草药或泥敷是常用的治疗法。对贫穷的人来说，就只有这些方法。在比较富庶的市集县，就有较多的选择。照顾牙齿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木炭涂刷牙齿。烂牙的拔除就靠城里有经验的人徒手来做。这些赤脚医生也用水蛭替人家放血，有时在病人的肩膀上扎个小孔，把血液吸出来以消除感染，这是他们相信的疗法。流行性感冒在城市里快速传播，有一年，它几乎杀死三分之一的人口。

唤拜声给在屋外玩耍的健康孩子们听见了。但他们必须小心，一只蝎子可能从石头后面跳出来扑向他们，或者一条蛇从地洞里突然滑行出来。狼经常就在周围，曾经吞噬小孩，有时还变本加厉，跑进屋里来作虐。

一个正在商讨孩子婚事的家庭，听到了唤拜声。这些孩子通常是堂、表兄弟姐妹，配偶可能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就由家长选择好了。家庭的需要，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优势，对选择配偶是重要的考量。婚礼的举办，经历好几天，有宗教仪式、烤羊肉、甜柠檬汁和哈发糕；有音乐和舞会让双方亲友互相认识。<sup>5</sup> 婚礼通常做足三天，有大量的食物和肉类供贫穷人士分享。

唤拜声给心情紧张的新娘听见了，她正在准备化妆打扮自己，她必须获得新郎和他家人的接受。新娘的双手以指甲花制成的深褐色染料，画上美丽的图案。<sup>6</sup> 吃完晚饭后，新郎和他的家庭成员带了火炬，在音乐的伴奏下，来迎娶新娘。她现在已经盛装在等待，脸部用面纱遮盖住。她被引向新郎的家，一部《古兰经》展示着，有时还为她宰杀牲畜。新郎家里准备好了一个新房。<sup>7</sup> 在那利兹这样的城市，在洞房的晚上，手帕被用来辨别女方是否是处女。<sup>8</sup>

安居于丈夫家的新娘听到了唤拜声。她必须在这个已扩大的



---

家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开始做家务。她的家人给了她丈夫一笔嫁妆，由她丈夫支配其用途。她必须服从她的丈夫，不可反驳他。在发生争执时，新婚丈夫可能打她；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她必须接受。当她的丈夫喝醉了回来时，她必须格外小心。当她比较了解家庭中的其他妇女，也了解新夫婿的个性之后，便能与他交流和协商，这样对家庭成员所作的决定，便能发挥较大的影响力。<sup>9</sup>

新夫婿注视着新太太进入他的家庭时听到了唤拜声。他希望他的太太能跟家庭中其他妇女保持良好的关系，希望她替他生孩子，做个贤妻良母，敬重及乐于服侍他。他希望她保持她的样貌，有能力的话，要用黑眼线、化妆品和香水等。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再娶一个比较年轻的妻子。他也可能娶一个为期几周或几个月的临时太太，如果他能向姆拉征缴费用。

唤拜声在这对新婚夫妇的家之庭院回响着。他们的家面向里面，有几个房间环绕着庭院，通常有一个小库房拿来围养动物。那些房间都是多用途的。<sup>10</sup>有些房间是有男访客到来时，供妇女与孩子用的，他们必须待在那里。家里没有私用的洗澡间，必须去土耳其式的公共浴池洗澡。家人必须自己准备清洁的衣服、毛巾、刷子、肥皂以及其他必需品去公共浴池。富裕的家庭有佣人把这些东西带齐。家里也没有厕所。在屋后外围的地方，在地上挖个洞来如厕。晚上要照明，只能用一盏小油灯。冬天的房间窗户紧闭，油灯使房间充满了烟雾，却只发出一点儿光。较为富裕的家庭，便从希拉兹购买大盏的灯回来。

一个男人在会客室迎接男宾客时听到了唤拜声。他把水倒在客人的手上，然后拿茶招待客人，并给客人一枝烟斗，让他吸食水烟。吸鸦片用的是一枝长长的烟管，烟管的末端有个小钵子。

一个伊斯兰教的苦修士来到城市里要当众表演时听到唤拜

---

声。他在街上挂起大幅描述著名战争的油画，然后重述战争的故事以娱乐围观者。他也朗诵诗歌以赞美伊玛姆胡赛因，又诵念祷文。城市里的人赏他食物、金钱或给他住宿。<sup>11</sup>

在田地上耕种，在果园和葡萄园里劳作，在围栏里饲养动物的人听到唤拜声。有些男匠工成为同业会的会员，还有面包匠、屠夫、杂货商、饲料商、煤炭商以及在市集里的店主和小商人，都有自己的同业会。

一个勤奋的男人必定在天还未亮之前即已起身。他走过黑暗的小巷，到达助手们的家唤醒他们。太阳升起时，大家已来到他在山脚下的农地。在那里，大家都可以听到唤拜声。工作了数小时后，这个刻苦的男人又去了他拥有的另一片农地。半路上，他来到城市附近自己的一个园地，收集了许多果子。一天的工作将结束时，他来到他在城市里的一间小商店，店里售卖一些编织品和鞋子。忙碌了一天，他回到家里，坐在炉火旁，以一片材料在上，胶片在下，缝制起鞋子来。<sup>12</sup>

受教育的男士们诵念《古兰经》和一些律法文件时听到了唤拜声。他们都是地方上的教士或是政府与军队的人员，他们都为希拉兹的中央政府工作。<sup>13</sup>那利兹城市有一位政府长官，是希拉兹政府委任的，通常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影响力或是以财富换取的职位。那里也有一位军队指挥官，指挥当地的官兵。还有一位全权的宗教领袖。

一个坐在妇女与孩子区，正在沉思的妇女听到了唤拜声。一位非亲属的男访客走了进来，因而她必须待在那儿。她的社交与感情生活只局限于屋里的大家庭，而男士们则可以公开地发挥他们的情感，去交朋友或以不同的方式社交。他们跟其他男士集在一起喝酒、抽烟、吸鸦片，或邀请年轻男子为他们跳舞，然后挑选一个喜欢的。他们喜欢玩纸牌或十五子棋作赌博游戏，尽管这

---

种作乐方式时常引起争斗。<sup>14</sup>

一批贫穷的妇女，在一个开放的大烤炉共同烘制面包时听到了唤拜声。她们把麦片和玉米拿去磨坊磨成粉，在那磨坊有两大圆形磨石由水力驱动，把谷类研磨成粉，妇女们就把它混合成面粉。富有的妇女们可以依赖别人替她们做这份工作。在节庆时必须制作甜面包。妇女的大部份时间就花在准备膳食和烘制糕饼。富裕家庭会焖煮鸡饭。家里有个大水壶，整天提供热水泡茶款待客人。他们也用棉花纺纱织布，以天然染料染布。洗衣是一件困难的事，贫穷妇女或女佣大伙儿到有泉水或溪流的地方洗衣服。没有男人在场，妇女们的口舌便松弛了，大家有说有笑，还互相分享消息。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便可休息片刻，妇女们便围在一起嗑瓜子或吃葡萄乾。<sup>15</sup>

邻居互相探访时听到了唤拜声。每个人都必须非常了解各自的社会地位，而遵守特定的社交规矩。在交谈中，社会地位较低者必须少说多听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sup>16</sup> 要给人家送礼的话，必须先弄清赠品对地位较高者是否有足够的价值。收受任何人的礼物都必须回赠。<sup>17</sup>

一年之中新年是最大的送礼日，这时大家都听到了唤拜声。准备迎接新年的工作，一个月前就开始了。人们都大扫除、缝新衣、制糕饼和糖果，然后庆祝大节日。这个伊斯兰教之前已有的节庆，包含了祆教的色彩，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用火，生起营火并跨过它；准备好宴席，鸡蛋涂上颜色，老年人接受年轻人致敬，年老者给年轻人礼物——通常是硬币。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会租请艺人来表演猴子戏娱宾。拜访、送礼和庆祝，连续举行十三天。这些表现友谊的举动，得以消除家庭或邻里的紧张关系。直到第十三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天若仍然停留在城市里的话会受诅咒。因此，那一天人们便争先跑去郊外。<sup>18</sup>

---

年老的人越来越需要呆在家庭里，让年轻的一辈照顾他，他听到了唤拜声。终于有一天他的死期到了。连带击鼓声，家人从屋顶上宣布他的死讯。到访的人客陆续走来，走进屋里时已痛哭哀号。挖坟穴的人来协助替死者洗涤，然后把遗体放在棺材里运到坟场埋葬。有时在墓穴里放置两根木材，以便当天使向死者发问时，死者能升起来回答问题。安葬后，守丧的人返回家里，吃一些糖果和喝茶，倾听诵读《古兰经》。有食物就分给贫穷者。四十天过去之后，丧亲的家庭举办一个追悼会，他们邀请一位姆拉同到坟场去祷告。第二天唤拜声响起，生活照常了。<sup>19</sup>

唤拜声响起，全体那利兹的人民都响应它。很多人虔诚地走向清真寺，他们洗了脸，便进入清真寺，下跪，跟随领导祷告者做一系列的动作——站立，手掌向上，弓身，双手靠在双腿上，下跪，伏下并以额头点触地板。

只有少数人懂得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所教导的伊斯兰教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相信巫术与幽灵。

人们相信预测未来的古老方法。他们抛掷卵石在地上，看它们形成的形状，以特定方法算计念珠来推断某种决策的后果。在特定时间，也以《古兰经》随意翻开一页，朗念其中的经文来做决定。有时他们看见一些自然现象，例如狗的嚎叫，空气中烟雾的流动，一个不自主的打喷嚏，这些现象被当作事情将发生的预兆。<sup>20</sup>

天空的现象有重大的意义：日蚀或月蚀使人们产生恐惧，彗星出现是不幸的预兆，月的盈亏会影响人们。耕种或婚事的决定，须参考黄道吉日。<sup>21</sup> 在整年的日历里，有一些特定的日子用来纪念伊斯兰教历史中一些关于伊玛姆的重大事件。人们相信某些日子出远门、办喜事、建屋子或者去打猎会比其他日子好……<sup>22</sup>

睡在一个圣洁的人的坟墓旁可以治好疾病。人们在那里留下

---

一束头发以分享其神圣的力量。树木若跟某个圣洁的人发生联系也会有这种力量，就好像我们在故事中所述，那利兹的人会把一跟布条梆在树上，每一跟布条代表一个愿望。<sup>23</sup>

人们相信，在不幸事件的背后都有幽灵作怪，例如：人精神错乱与动物发狂。人们认为许多幽灵住在特殊的地点，例如瀑布，因为它们被禁止上天堂。《古兰经》里有特定的经文和一些节制的行动，可以协助人们控制这种幽灵。虽然如此，也有一些好的灵可以被召唤来给予协助。<sup>24</sup>

每个人都畏惧邪恶眼。有邪恶眼的人，可能会带来可怕的事情，即使他原本不想这么做。关于邪恶眼只凭转瞬即逝的凝视即可伤害或致死一个人的故事非常普遍。为人父母者要保护孩子不致于发生这种危险的方法，就是给孩子带护身符，或重复诵念《古兰经》某特定的经文。<sup>25</sup>人们举行一个仪式，在仪式中，施巫术的妇女来到受害者的家，她在被咒者面前放一个盘子，盘子上面用一条白手帕盖住。她把一根手指伸进一个油瓶里，然后让手指上的油滴在手帕上，每一滴油能消除一个咒。那些犯有邪恶眼的人之姓名被大声地念出来。然后把手帕捡起丢进水里。那些人的姓名被重复地念，过后从水里把手帕拿上来，这样，所有的咒都消除了。<sup>26</sup>

人们时常这样使用《古兰经》——当作是符咒和护身符之书。只有少数人懂得阅读它。人们拥有《古兰经》的袖珍本，把它装进小宝袋里戴在颈项来避邪。<sup>27</sup>

很多这种巫术的信仰，据说可以在源自先知穆罕默德和伊玛姆的圣训里找到。有些圣训可以明确证实，但大部份则不能。这些圣训通通被地方上的宗教学者、姆拉、神学者或老年人给予诠释和再诠释。人们的信仰的确是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已被披上穆斯林的外衣，但却完全与穆罕默德的启示无关。

---

那里兹人所了解的伊斯兰教都是从姆拉那里学到的。姆拉是那些会读写，并且学习过《古兰经》的人。对一般的信徒来说，他们是一切灵性知识和许多法律事物的权威。许多那利兹人都是务农的。面对那些穿长袍又会读神圣经典的姆拉自己感到很自卑。如果有一位杰出的教士到来那利兹对大家发言——正如故事中所说——他所讲的便是绝对的真理。

那利兹人从每年公开表演伊斯兰教的著名故事中，了解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历史，尤其是有关伊玛姆胡赛因殉教的故事。这个故事经常被利用来表演，增强了殉教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最崇高的行动之见解。相信为真主奉献生命以保卫真正的宗教，即使以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想法深深地根植于虔诚的民众心里。

人们精神上的激动所释放的力量于每年的穆哈兰姆月达到最高峰，这个月份也是伊斯兰教第三位伊玛姆殉教的日子。<sup>12</sup> 姆拉在讲坛上一直重述伊玛姆胡赛因的故事。男教徒聚集在大殿里，女教徒站在布廉背后和屋顶上聆听，大家都感动到悲泣。虔诚的教徒由清真寺里出来，感情激动万分，男士们手持各种标志颂扬胡赛因，并开始以手、链条或刀剑击打自己直到额头出现了小伤痕。游行队伍越走越远时，男信徒的血液越流越多，鲜血从裸露的身上流下来，淋到身边穿着白衣的儿子的衣服上——白色乃殉教的颜色——在旁边的女信徒则哀鸣悲泣。整个社群都参与了这个极度激烈展演，大家颂扬胡赛因的殉教，分享他受的痛苦折磨。

这种信念被姆拉们在那利兹邻近的清真寺加以增强。每个清真寺都有几位姆拉服务，最主要的姆拉便是每星期五在清真寺里

---

<sup>12</sup> 这个月份对巴哈伊信徒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忠诚者的宗教狂热会被教士们煽动来针对他们，导致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

---

领导信徒们祷告的那一位。那利兹主要的大清真寺位于基纳尔苏克迪县。姆拉的领袖拥有实权，并控制着清真寺所拥有的信徒们捐献的财物与现金。像那利兹这样一个城市的居民，他们完全信任他们的教士，并且服从他的一切决定，然而他们的教士对伊斯兰教义的了解并不深入。因此，当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曲膝祷告时，他们的心智只充满对教义的些许了解和不容质疑的传说，以及一些古老的巫术信仰。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的灵性领袖——姆拉们，已越来越关注如何保持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如何通过清真寺所拥有的土地致富，更胜于遵从真主的教义过生活。

在波斯的每个地方都有这种情况。

时至公元1800年代初期，许多什叶派的穆斯林都相信伊斯兰教必须来一次大净化，希望“卡音”——“那位将要兴起者”——显现，来圣化伊斯兰教。这种信念已广泛地传播开来。“塞克斯”教派献身于追寻“卡音”的新运动已产生。他们的领导人宣称，时机已届临，他们必须去追寻那位已承诺将降临者。

要找到祂，他们必须到法尔斯省的首府希拉兹去。

人们要长途旅行，必须参与商旅团。商旅团的举办人在出发很早以前便作了宣布，参与者必须自备衣物、食物以及金钱。妇女须乘坐驮轿，驮轿是一个很大的木制椅座安置于驴子或骆驼背上。启程是一件大事，出发前都会向家人道别，况且一路上时常会出现强盗和土匪，如果有人在路上病倒，大家都无能为力。从那利兹到希拉兹的旅途费时五天时间。

从那利兹到希拉兹，人们必须沿着一条蜿蜒的道路，从城市的西南方向伊斯达巴纳进发，那是波斯种植无花果树的中心地带。<sup>28</sup> 那利兹的人把一排排的无花果树和杏仁树种植在左边山坡

---

上，直到伊斯达巴纳。这条路一直向上伸延，在右手边，一个山谷景色尽收眼底。过后，山路向下伸展，抵达伊斯达巴纳才分叉为两条路，向南到法萨，向北则到希拉兹。此后，道路经过较为平坦的低山坡。在右边的地平线是参差不齐的黄土山，这条路经过一个小镇塞尔维斯坦。左边出现一些山峦，越来越靠近道路，而右边的则逐渐退却向远方。路的两边有为数不多的游牧群，在冷天和阳光下，缓缓地骑着驴子在乾燥的地上移动。不久后，商旅队经过一个盐湖的边缘。这个低地变成一个长满了芦苇的湿地。来到希拉兹，那波斯最富有诗意的中心地带，地势又逐渐升高。<sup>29</sup>



---

## 第二章 巴孛

在希拉兹一间屋子的庭院里，一个名叫卡迪耶的小女孩在跟其他小孩子玩追逐。她们的笑声在庭院里回响着，也传到街上。一个名叫阿里穆罕默德的小男孩，自从他父亲去世之后便到这里来住在他舅父的家。他在观看着这一群孩子在玩耍。<sup>30</sup> 他比其他孩子严肃些。他的亲生母亲一直担心着他为何从小就这么静默。他从来不会焦虑不安，他母亲感到好奇，“为何这孩子与众不同？”。<sup>31</sup> 虽然如此，卡迪耶和其他小孩都喜欢他，因为他非常和善。阿里穆罕默德和卡迪耶是邻居，两人经常在一起。

大约是六岁左右，他被带去离家不远的一间古兰经学校<sup>13</sup>念书。学校位于神秘主义修道院内，靠近家禽饲养场，离他家不远。<sup>32</sup> 那天早上去面试时，他带了一点糖果和一本学生用的《古兰经》。他见了学校的开办人兼校长塞克阿比德以及一些较年长的同学。这些同学很想见一见这位非凡的孩子。<sup>33</sup> 老师要他读出《古兰经》的卷首经文，他则请求老师解释这则著名经文。老师假装不晓得，反问他是否知道它的意思。使大家感到很惊奇的是，他对这则经文的意义作了很深奥及有独到见解的解释。<sup>14</sup> 过后，老师把他送回舅父的家，对他的舅父说，这孩子异常聪慧，自觉不配教导他。舅父很生气，教育他要以其他同学为榜样，不可以发言。回到学

---

<sup>13</sup> 为塞克阿比德办学的学校导师姆拉法杜拉，当巴孛于希拉兹的清真寺宣布使命后，便成为他的追随者。（《阿弗南》12 f. 28）

<sup>14</sup> 《破晓英豪》75页。

---

校，可他自发的知识始终不能被压制。有一天，那位有学识的校长塞克阿比德跟他的高级学院生讨论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他答应学生们当晚将研究那个问题，第二天才回答他们。这个孩子在他们附近，由始至终听着他们讨论。忽然间，他起来发言，完全解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学院生告诉塞克阿比德，他们从来没有与这小孩讨论此问题。大家都非常惊奇他有那么高深的知识。<sup>34</sup>

学校并不能给予卡迪耶这个朋友什么俾益。十五岁时，他便辍学跟舅父去从商。他离开了希拉兹到西域海港城市布希尔去经商。<sup>35</sup> 虽然年纪轻轻，他却把舅父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以诚实、公正及办事周到闻名于商界。<sup>36</sup> 在他离开后的一天晚上，卡迪耶去睡觉时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阿里穆罕默德站在青绿的草原上，周围鲜花盛开。他穿着外套，面向麦加祈祷。那不是一件常人穿的外套，因为他那件外套以金丝绣满了《古兰经》的经文，而他脸上散发着强烈的光辉。她醒来后，就把这个梦告诉阿里穆罕默德的母亲和祖母，问她们梦中的意义是什么？她们解释说，阿里穆罕默德虽然还很年轻，他经常一心一意地虔诚祷告，这就在她的梦中显现出来。<sup>37</sup> 在布希尔的时候，他时常在屋顶上，于烈日当空下虔诚地奉献他的祷告。<sup>38</sup>

在布希尔经商五年后，<sup>39</sup> 他离开那里到伊拉克一些圣城去访问。<sup>15</sup> 在卡尔美拉，他出席一位塞克斯教派的领袖希乙卡心所举办的讲座会。当希乙卡心看见他进来坐下来时，便停止了演讲。其中一位学生请他继续主讲，他便回答道，现在已经讲完了，因为真理已好像阳光一般明显。那时有一线阳光刚好照射在阿里穆

---

<sup>15</sup> 伊拉克的圣城有好几处：纳贾夫，第一位伊玛姆阿里的陵墓；卡尔比拉，第三位伊玛姆胡赛因的陵墓；卡兹迈因，第7位和第9位伊玛姆的陵墓；萨玛拉，第10位和第11位伊玛姆的陵墓（巴尔鲁兹 f. p. 41）

---

罕默德身上。<sup>40</sup>

阿里穆罕默德在母亲和舅父的要求下回到希拉兹。有一晚，在睡梦中卡迪耶又做了一个更加惊奇的梦。这一次，她梦见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米求她和那位所有什叶派伊斯兰教徒都非常崇敬的第三位伊玛姆，即伊玛姆胡赛因，结婚。她的母亲知道以后感到很兴奋，并对她说这表示有非常重大的事将发生在她身上。<sup>41</sup>

那天稍晚的时候，阿里穆罕默德的母亲和祖母来找卡迪耶的母亲。孩子们和年轻人都热诚地迎接她们，并亲吻祖母的肩膀以表示敬爱。大家在客厅外等着，被允许才进去坐，因为只有他们的母亲才可以坐在祖母面前。他们都静静地等待祖母说话。卡迪耶则出去准备一些新鲜果汁来款待较年长的妇女，然后离开以便妇女们可以私下谈话，她姐姐们也参与了。坐谈了一会儿，客人便起身告辞。离开前，阿里穆罕默德的母亲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一下，使她感到很惊奇，因为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的母亲见她那么迷惑便解释说，那是她的梦的意思。原来阿里穆罕默德的母亲是来求亲的。

卡迪耶听到后非常高兴。她从小就认识阿里穆罕默德，两人是邻居、是亲戚、也是耍好的玩伴。她感受到他的仁慈，知悉她年长的姐姐们很羡慕和敬爱他，因此他肯定是个非凡的人。她心里非常激动地期待着和他结合。真主的确眷佑着她。

两家人都在准备婚礼。两个月后，结婚日落在1842年8月25日星期五<sup>42</sup>。双方都在自己的家设宴<sup>43</sup>。按照习俗，婚礼由双方分开举行，一方给男士，另一方则给女性。男士们聚集在新郎的舅父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的家，而女性则在新娘的父亲的家庆祝。<sup>44</sup>希拉兹著名的姆拉塞克阿布杜拉卜在新娘家的庆祝仪式上，宣读一篇结婚献辞。阿里穆罕默德的舅父依旧习俗接受这个献

---

礼。过后婚礼便转换到男方家里，两个年轻人便结成夫妻。<sup>45</sup>

从此，两人便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个新家庭包括一对新人，以及阿里穆罕默德的母亲和两个埃塞俄比亚籍佣人，名叫慕巴拉克和菲迪。他们在珊希尔各达街租了一间屋子居住<sup>46</sup>，这条没铺石子的街道是当时典型的街道。街道的两边都是没窗口的砖墙或土墙，因为所有的屋子都背向街道。人来到一个黑色的木制门，门的右半扇，有一个圆形铜制的门敲。离开了满是沙尘的街道，走进屋子的庭院时，马上看见一个方形水池和一棵橙子树，使人感到精神一提。屋子宽大的底层，窗户都开向庭院。走过左边的水池和右边的庭院，便来到一个梯级，拾级而上便到二楼的会客厅。年轻的希乙<sup>16</sup>就在这里接待客人。屋子的墙壁以石头和砖砌成，窗户边沿嵌着小块的七彩玻璃窗格，窗户的框以木制成，显示出屋子的美丽。

阿里穆罕默德对年轻的太太极其关心和慈爱，而太太对家婆则亲切和睦。卡迪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命运。<sup>47</sup>

hhh

结婚后不久，有一个晚上，卡迪耶忽然惊醒，她心跳得很厉害。她告诉丈夫，她梦见一只大狮子在他们的庭院里，她用双手抱住狮子的颈项，狮子环绕着庭院跑了两圈半。阿里穆罕默德解释说，这个梦的意思是指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不会超过两年半。听了他的解释，她感到非常痛苦。阿里穆罕默德以安慰的话与关爱，使她冷静下来，但他也为她准备好面对将来的磨难。

不久后，卡迪耶怀孕了。她的生产经历了痛苦和危险。阿里

---

<sup>16</sup> “希乙”这个专用尊称，是一个用以标志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之称号。

---

穆罕默德给儿子命名为阿穆德。然而，这孩子不久便夭折了。他的母亲非常生气，因为他没有保护孩子免于夭折，就像之前他确保安然产下孩子一样。他冷静地回应说，他没有被注定留下孩子。

阿里穆罕默德和卡迪耶的孩子被葬在一棵柏树下。<sup>48</sup>

过后，阿里穆罕默德写道：

“我的上苍啊！我唯一的殷望！恳求祢恩准，让我唯一的儿子之牺牲，可以被祢接纳。恳求祢成全，让这牺牲成为我本身为祢所喜悦之道牺牲的前奏。使我热切地希望为祢的圣道洒下的热血，赋有祢的恩泽，以它来浇淋祢的信仰之种子。授予它祢天堂的力量，使上苍的幼小种子不久后在人们的心田里发芽生长，茁壮繁茂，成为一棵大树，让全人类能聚集在它的荫庇之下。上苍啊！回应我的祷告，实现我最热切的希望吧。祢的确是全能的、宽厚大量的。”<sup>49</sup>

hhh

全家人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早上，有时候阿里穆罕默德会到舅父的商店去做生意。那家商店位于城市的关税区。下午，他便到希拉兹城外的田园去散步。傍晚他就祷告和写信或默思。有些日子他没有去协助舅父做生意，就留在楼上朝向庭院的房间里祷告。<sup>50</sup>

有一天下午，他提早回家来，叫家人早一点吃晚饭，因为他有点事要办。女佣菲迪便煮了晚餐给家人，大家便在他母亲的房间里吃，然后他才进去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当大家已上床睡觉，屋里非常寂静时，卡迪耶听到他起来离开房间。起初她并不在意，但过了很久他还没有回来，她便开始担心。最后她爬起床来，走出去黑暗的屋里查看他在那

---

里，却不见踪影，难道他出去了吗？她走下楼去并穿过庭院，去查看出街去的那扇木门。她发觉木门是在里面锁住的。她走到屋子的另一边，昂首一望，看见灯光在楼上房间里照耀着。他时常利用这个房间会客，但那天晚上并无客人。于是她便走过庭院，紧张地走上楼梯，到了楼上的房间，她看见丈夫举起双手向上苍祈求，以优雅的声音朗诵祷文，热泪盈眶，一阵强烈的光辉由他那里发射出来。看见这情景，她畏惧地颤抖着，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他威严的样子震慑住她。在那当儿，他转身做了一个姿势表示要她回房去。这才使她有勇气移步向楼下走去，经过庭院回到房里。那个晚上，她完全没有了睡意，因为她一再地体验着那一幕震撼人心的情景。它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而使他大洒眼泪呢？她坐卧不宁的心思，使她整晚都不能入眠。一直挨到黎明，附近清真寺的唤拜身响起。<sup>51</sup>

女佣菲迪把大水壶拿出来给大家在阿里穆罕默德母亲的房间用早茶。当卡迪耶看见丈夫坐在房里，她脸色苍白了，因为她再次看见丈夫昨晚的威严姿态。当她的家婆离开房间后，他叫卡迪耶坐近他身边，把他喝的茶给她，喝了那杯茶之后，她就冷静下来。他问她有什么事使她担忧，她说她发觉在他身上的巨变，他已不像跟她结婚了两年的他，也不像她有生以来就认识的那位年轻人。他已完全蜕变，她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使她感到紧张。他回答道：

“那是上苍的旨意要让你昨晚看见我那个样子。这样便不再有怀疑的阴影留在你的心里。你必须绝对诚笃地了解我是上苍的显示者，这降临人们已期待了一千年……”<sup>52</sup>

听了这一番话，她便跪伏在他跟前，相信她所听到的话。她会终身为他服务。

后来，他为她启示了下列的圣言：

---

“我所钟爱者啊！好好地珍惜这“至伟的纪念”之恩典，因为它来自人们所热爱の上苍。倘若你在最伟大的真理之圣道上服从上苍，你必然有别于其他女人。须知万代的亘古之尊赋赐你的伟大恩惠，并因为已成为上苍所至爱者之配偶而引以为荣。这个由全慧全颂的上苍降赐于你的荣耀对你已足够。对上苍命定给予巴孛与其家庭的一切事情必须有耐心。真确的，你的儿子已在嵩高的天国里与法蒂米（穆罕默德的女儿）在一起。”<sup>53</sup>

hhh

在1844年5月22日的傍晚，一位年轻的教士姆拉胡赛因，从古拉善省北部城镇布斯鲁伊来到希拉兹。他跟着希乙阿里穆罕默德走过希拉兹的街道。<sup>54</sup>早些时候，当姆拉胡赛因站在希拉兹面向西方的卡则伦城门时<sup>55</sup>，阿里穆罕默德走向他，并热烈地欢迎他。姆拉胡赛因以为这个年轻人必定是希拉兹一位塞克斯教派的人，他必定是被派来迎接他的。

塞克斯教派的领袖希乙卡心，大约五个月前于卡尔美拉去世了。姆拉胡赛因是他其中一位最热诚的追随者。<sup>17</sup>希乙卡心曾告诉他的门徒，已承诺的卡音已经降临。他们必须完全净化自己，然后在祷告的指引下，以完全献身的精神，散布到各处去寻找祂。在60年——即伊斯兰历1260年——许多什叶派的圣训里预言过，卡音将现身。希乙卡心去世后，他大部份的门徒都居住在卡尔美拉，各有各的借口为什么没有遵从他的指示。

---

<sup>17</sup> 依照公历，希乙卡心于1843年12月31日左右逝世，落在伊斯兰日历的“阿拉法”日，即那一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九日。

---

姆拉胡赛因不再寄望众门徒，自己展开寻找的行程，他祷告和斋戒了四十天。有一位有学问的塞克斯教派的信徒姆拉阿里和另外十二位同志与他会合。姆拉胡赛因宛如冥冥中受到指引一般，来到希拉兹。

姆拉胡赛因跟随希乙阿里穆罕默德来到他的家门前，埃塞俄比亚籍仆人慕巴拉克打开门迎接他们。当姆拉胡赛因跟着主人到了楼上的会客厅时，他感到一阵欢欣。年轻的主人把水倒在他的手上，并以茶招待他。姆拉胡赛因被这位希乙的谦虚态度感动了。傍晚祈祷的时间到了，两人并肩地祷告。姆拉胡赛因内心祈求，指导他如何寻求卡音。

太阳下山后，两个人开始谈论希乙卡心和他的教义<sup>56</sup>。希乙阿里穆罕默德说：“在希乙卡心之后，你认为谁是他的继承人及你们的领袖？”

“他临终时坚持地劝告我们离开我们的家，散布到遥远的各地去追寻已承诺将降世的至爱者。我已依照他的话，旅行到波斯各地，我已经起来要完成他的遗志，我现在还在追寻我的目标。”

“你们的导师是否有给予你们详尽的指示关于那位已承诺要降临者的特征？”

“是的，他有纯洁的血统，是卓越的家世，是法蒂米的后裔。至于他的年龄则介于二十与三十岁之间。他赋有天生的知识，身材中等，不抽烟，身体没有任何缺陷。”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希乙阿里穆罕默德大声说道：

“看吧，这些征象都在我身上显现了！”他重复那些刚刚提出的描述，并表明这些性质都在他身上显现。

姆拉胡赛因非常惊奇，他尝试贬低这个宣布。



---

“我们所期待着要降临者是一位圣洁无比的人。他启示的圣道，是一个威力极其强大的圣道。许多形形色色的条件都必须在他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些都必须一一应验。希乙卡心经常提及那应诺者的知识多么广阔无边，他时常说：“我的知识跟他所赋有的相比，只是沧海一粟。我所追求到的学问，只是他那浩瀚无边的学问的一点尘土。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测量的。”

他的主人又再重复他的宣称道：

“仔细地看看，希乙卡心所指的那一位，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过后姆拉胡赛因交给他一份自己写的有关塞克斯教派的教义之论文。这是姆拉胡赛因给希乙阿里穆罕默德的第一个考验。当他交出这篇论文后。他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惶恐。他对希乙阿里穆罕默德的第二个考验是要对方启示一篇关于《古兰经》尤索夫篇章的评论。

年轻的希乙阿里穆罕默德以充满力量的文字和完全新颖的见解回答了这一切考验。姆拉胡赛因狂喜地倾听他主人的朗诵。他的声调和语句的力量环绕着姆拉胡赛因，产生了蜕变。姆拉胡赛因的惊奇一分一秒地增强，间隔的帷幕落下了，他终于相信了。

希乙阿里穆罕默德看着姆拉胡赛因说道：

“你这位第一个相信我的人啊！我真确地说，我就是巴孛，是通往上苍之门，而你便是“门之门”，是通往这扇门之门。最初必须有十八个人自发地、主动地接受我，并认知我的启示之真理。这些人必须未受警戒，未受邀请，独立地来寻找我。当这个数目完成之后，他们之中的其中一位，必须被我选出来，陪我到麦加和麦地那去朝圣。在那里，我将向麦加的市长发布上苍的咨文。过后我将回来卡尔美拉，在

---

这个神圣城市的清真寺里，宣示上苍的圣道。你绝不可把所见所闻泄漏给你的同伴或任何人。必须在乙坎尼清真寺祈祷和传教，我也将在那里与你一起祈祷。小心谨慎，免得你对我的态度泄漏了你的信仰之秘密……”

作了这震撼的宣布之后，巴孛便陪同他的访客下楼走到木门。姆拉胡赛因告别了他所景仰的对象，回复了日常的生活，但却发现整个世界不过是一撮尘土。他发觉一向来他多么脆弱，可现在却充满了勇气、喜悦与感恩。经历过这神圣的启示后，他的灵魂充满了热忱。过去他觉醒，现在他要兴起。他的声音好像加百列天使在喊道：“晨曦已破晓……恩典之门已敞开；世人啊！进去吧，因为那位应诺者已降临！”

姆拉胡赛因是第一位“永生者之字母”——此称号是巴孛赐予首18位认知祂的地位，并成为上苍的新时代之使徒者。<sup>18</sup>

姆拉胡赛因与他的兄弟和侄儿再集合时，他们都发觉他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也将成为永生者之字母。其他门徒一个接一个地在梦中，或通过本身获得的启示，而寻得其主，其中还包括了一位特殊的女性达希里，她居住在卡兹维音，她不曾跟巴孛会过面，并且是在她父亲这位知名教士和显赫家庭的反对之下成为巴孛信徒的。第十八位是古杜斯，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儿，即伊斯兰教的第二位伊玛姆，之后裔。巴孛与他在灵性世界沟通过。古杜斯终将成为巴孛最特出的追随者。

“永生者之字母”的数目现在达到了。巴孛准备着要去伊斯

---

<sup>18</sup> 共有18位“永生者之字母”。这个名词用来称呼巴孛的第一批追随者。一个字母象征一个信徒，字母组成能显示意义的言词。巴孛是显示者，祂创生了这些字母。18个“永生者之字母”，加上巴孛便等于19之数。“瓦乙”这个词，在波斯文的数值是19，其意为团结。

---

兰教发源地的麦加和麦地那，要在那里宣布祂的使命。

巴孛向永生者之字母致辞道：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是今日上苍的圣名之肩负者。你们已被选为上苍的奥秘之仓库……试想想耶苏派遣他的使徒去宣扬上苍的圣道时，对他们说过的一番话。祂这样命令他们起来完成他们的使命：你们宛如黑夜里在山顶上燃烧起的火焰，让你们的火光在人们的眼前照耀。你们纯洁的品格与超脱的程度那么高超，足以让世人通过你们，认知并被引导向纯洁与天恩之泉源的天父……我的字母们啊！我真确地说，这个日子无限地超越了旧有宗教的门徒之日……你们都是上苍所承诺的日子之黎明的见证者……我给你们准备着一个伟大日子的届临……那日子的奥秘现在隐蔽着……你们须散布于这国土的四面八方，以坚定的脚步和圣洁的心灵，铺好道路让祂降临……在祂的圣名下起来，完全信赖祂，并确信必将达到最终的胜利。”

hhh

巴孛在第十八位永生者之字母古杜斯的陪伴下，还有那个仆人慕巴拉克的跟随，从波斯乘船到阿拉伯。<sup>57</sup> 在海港，巴孛写了一封信给爱妻卡迪耶，表示祂的关爱：“我甜蜜的爱人啊！但愿上苍保佑你”。<sup>58</sup> 海上的风浪使船只颠簸起伏，许多乘船的人都感到不适。船上要喝的水很少，他们必须靠甜柠檬来解渴。整个动荡的旅程，巴孛都启示圣诗，由古杜斯记录下来。

一同乘船的人之中，有一个是希拉兹著名的姆拉塞克阿布杜拉卜的兄弟。塞克阿布杜拉卜后来是巴孛有力的保卫者。他这个

---

兄弟妒忌其他人对巴孛的尊敬，便开始对巴孛无礼。船长非常生气，吩咐船员们准备把他抛进海里，巴孛则维护着他，对船长说他的言行只伤害自己，他们应当原谅他。

于1844年12月间，巴孛和同伴们抵达阿拉伯，然后前往麦加。古杜斯出于尊敬巴孛，在巴孛骑的骆驼旁边徒步跟随着。到了麦加，他们一同履行朝圣的仪式。在朝圣者之中，有一位名叫希乙雅化尔卡斯菲的人，他的儿子便是希乙雅赫耶达拉比，后来易名为瓦乙，他便是后来第一个把巴孛的启示传到那利兹的人。

巴孛走向卡阿巴天房的门前——朝圣者都环绕着这个建筑物行走——祂抓住天房梯级的横档，向膜拜的群众连续三次高声喊道：

“我就是卡音，其降临你们一直期待着。”

朝圣者听到了都感到非常惊奇，但大家都不了解其意义。接下来几天，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宣布之消息传开了。<sup>59</sup>

巴孛把他所启示的一部经典交给古杜斯，要他拿去献给麦加的市长。市长负责监督麦加和麦地那，对穆斯林的朝圣，负有特别的责任。然而，麦加的市长并没有阅读它，因为那是朝圣的季节，他很忙碌。当他有空阅读时，才了解这部经典的意义，但巴孛已经离开了。

巴孛、古杜斯和慕巴拉克续程前往麦地那，那里是先知穆罕默德首先建立的伊斯兰团体。巴孛在先知的坟上热切地祷告，然后他们又到塞克阿末的坟上去。塞克阿末是塞克斯教派的创立者，他曾预言巴孛的出现。<sup>60</sup>在那里巴孛见到一个幻景，伊斯兰教早期的英雄们表示担忧祂回到波斯时会遭遇不测。

---

巴孛、古杜斯和慕巴拉克返抵波斯时已半年有余。巴孛派遣古杜斯到希拉兹去，临别前巴孛对他说：

“你跟我作伴的日子就此接束，分离的时刻已敲响，这个分离没有重聚，除了在上苍的天国，在那荣耀之王的跟前。”<sup>61</sup>

古杜斯抵达希拉兹时，会见了巴孛的舅父并把巴孛的信函递交给他。这个舅父把巴孛从小抚养长大，他接到巴孛的信后便立刻成为巴比教徒。不久后，教士们都骚动起来，因为一个新的启示已被宣扬开来。法尔斯省的省长拘捕了古杜斯，并派遣军队到布西尔拘捕巴孛。士兵们发现巴孛主动从布西尔出来会见他们。士兵们对巴孛谦虚与温和的态度非常感动，回到希拉兹时，士兵们都跟在巴孛后面，表现出尊敬的态度。

省长命令巴孛来见他。在讯问的过程中，他非常生气，因为巴孛利用《古兰经》的经文来指责他。他怒气冲冲地要他的仆人掌掴巴孛。巴孛的青头巾——此乃穆罕默德直系后裔的象征——掉落在地上。在一旁的赛克阿布杜拉卜——曾为巴孛主持婚礼的教士——因为巴孛被无礼对待而感到羞耻，便把巴孛的头巾拾起来，给巴孛戴回头上。<sup>62</sup>赛克阿布杜拉卜询问巴孛关于祂的宣称，问祂是否是世界与已隐没的伊玛姆之间的中间人，巴孛回答说不是。塞克阿布杜拉卜满意祂的回答，并要祂去瓦基尔清真寺当众宣布这一点。巴孛被释放，由祂的舅父监护。

过了几天，巴孛来到清真寺要实现祂的承诺。塞克阿布杜拉卜欢迎祂，请祂到殿堂的前面。巴孛站立在做礼拜的群众面前，祂向众人解释上苍的独一性，并强调穆罕默德与伊玛姆阿里的崇高地位。然后祂似乎在宣称自己是“时代之主的恩典之媒介”。<sup>63</sup>过后，他便重述伊斯兰教的圣训说：“卡音显现之日即是复兴之日。”<sup>64</sup>说完祂便走下来跟其他人一起做星期五礼拜。但是塞

---

克阿布杜拉人劝祂回家去，因为他深怕有人会伤害巴孛。

有一些人过后了解到，巴孛并非通往已隐没的伊玛姆之门，祂是那位要兴起来净化宗教的卡音，那时代之主，本身就是上苍的显示者，而非那位几世纪前隐没的伊玛姆再现身。祂也是通往“另一个城市”之门<sup>65</sup>，通往将来的上苍显示者之门。祂为一个更伟大的日子的届临做准备，祂逐渐地显现自己，以保卫祂年轻的追随者，他们不久后将面对极其残酷的迫害。

巴孛在清真寺当众宣称的含义，触怒了姆拉的领袖们。他们签写了一张死状要处死巴孛，但不能发布，因为城市里资深的姆拉塞克阿布杜拉卜拒绝签署死状。<sup>66</sup>

巴孛的母亲、祂的妻子卡迪耶和祂的家庭成员，听到宣报者报告巴孛出现于清真寺。卡迪耶非常担心祂的安危。后来她听说很多人对祂所说的话感到很生气。最后，祂终于安然回来，这使她感到极度欣慰。<sup>67</sup>有一段时间，巴孛在家里安宁地过活。祂启示经文，并与祂迅速增加的追随者通讯。

祂所特选的永生者之字母走遍了整个波斯帝国，见证这个新启示的发展。在他们的激发下，随之发生了巨大的精神剧变。许多姆拉、法律博士和政府长官，越来越担忧，因为人们听闻了巴孛的各种征象和奇迹，都非常惊异。

这种惊异，不久在整个波斯帝国达到顶峰。

---

## 第三章 瓦乙

在一座堂皇华丽的宫殿里，波斯国王穆罕默德沙踏着方步在大理石的地板上踱来踱去。他思考着关于那位年轻人的互相矛盾的报告，他宣称自己获得神圣的启示。那年轻人是谁？他到底宣称什么？他是否有精神病？如果是，那么，为何有这么多人对他趋之若鹜？这还包括越来越多朝廷里的官员。波斯国王是伊斯兰教苏菲教派的信徒，他对属灵之事及其可能性，以及这位年轻人的事，都非常感兴趣。<sup>68</sup>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宣称是否真确？”

国王的灵性导师便是他的首相哈芝密尔萨阿卡斯——他和国王同属伊斯兰教神秘派的信仰者。<sup>69</sup>他俩都阅读过法尔斯省长寄来的报告，申斥那个年轻希乙的灵性教义致使世局越来越动荡不安。<sup>70</sup>人们很兴奋，接受他的教义的人非常迅速地扩散。国王很想更深入地了解，但首相却生怕自己的地位动摇，而想尽办法阻止国王跟这年轻希乙接触，因为他深知国王可能会受影响，就像众人受影响那样。<sup>71</sup>

国王要委派一个人去希拉兹，审问这个年轻的希乙，然后把一切发现直接向他报告。这个人必须非常有学问，非常受众人的尊敬，这样，他的调查结果才能被人相信。一个受国王信任的，绝对忠诚的，能给国王报告真象的，这个人非此君无他：希乙雅赫耶达拉比。

希乙雅赫耶达拉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其先祖是伊斯兰教的第七位伊玛姆。在他的家族中，有著名的神学家与学者，尤

---

其是他的父亲希乙雅化尔卡斯菲达拉比，最为闻名，他精通伊斯兰法规、神学和经典的阐释，恰巧与巴孛同时在麦加朝圣。希乙雅赫耶达拉比以长时间的祷告与默思而闻名。到他年龄稍长时，很有兴趣精研神秘教义。对波斯国王来说，他父亲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对国王的治国方针很有帮助，使国家的统治更为正统，因为卡扎尔王朝的始祖本来是土耳其人，不是波斯人。<sup>72</sup>因此，国王明白这个家庭是绝对忠诚的。<sup>73</sup>希乙雅赫耶达拉比以他本身的能力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和宗教人物，以公正、诚实而闻名，这样的品德在波斯已经越来越稀少。他是波斯极少数那么受人尊重的教士。

国王把信函传递给希乙雅赫耶，要他去调查这些宣称。国王送他一匹良骏和一把剑，他可以利用这把尚方宝剑杀死那骗徒，如果他所宣称的一切都是假的。<sup>74</sup>希乙雅赫耶于1846年春天启程。

在路途上，希乙雅赫耶在雅兹德停留，以便探望他的首位妻子与孩子们。<sup>75</sup>到了希拉兹，他便到法尔斯省长的家里作客。省长十分反对巴孛。希乙雅赫耶获悉希拉兹有许多姆拉都敌视巴孛并反对其教义，因而信仰巴孛的人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

希乙雅赫耶遇见一位老朋友，他已经与巴孛会过面，便询问他的意见。那位老朋友提醒他，切莫对巴孛说些不敬的话，否则将来会后悔。<sup>76</sup>

与巴孛会面的地点是在巴孛舅父的家里。由于姆拉和教士们对巴孛的敌视，要会见巴孛的人，都必须到巴孛舅父的家。巴孛舅父的家，有一扇门与隔壁屋子相通，而隔壁屋子是巴孛家人的。巴孛就是通过这扇门到舅父的家与人见面。<sup>77</sup>

希乙雅赫耶跟巴孛第一次会面时，是身为一位博学的教士，精通伊斯兰教的经典，熟记了几千则口述圣训，而且对伊斯兰教的神学与法规，以及文学和天文都有广泛的研究。他面对的是位



---

虔诚的年轻人，似乎没有任何学识。<sup>78</sup>在两小时的会面里，希乙雅赫耶发问了许多不同主题的艰难疑问。巴孛细心地聆听，并把问题记下来，然后对每个问题作了简短而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些解答的创见性，使这位伟大的教士很震惊。他感到一阵羞愧并站起身要离开，临走前对巴孛说他会再来提问其他的问题。过后，希乙雅赫耶的老朋友再提醒他，别对巴孛做出任何使他感到遗憾的举动。<sup>79</sup>

希乙雅赫耶再次来会面，他跟巴孛一同坐下，喝茶吃葡萄。<sup>80</sup>然而，当他面对这个年轻人时，却忘了所有要问的问题。于是，他笨拙地随便发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虽然如此，巴孛也一一回答了。过后，使希乙雅赫耶大吃一惊的是，巴孛竟对他已忘记的问题作了解答。在很困窘和不安的状态下，他匆匆地离开了巴孛。过后，他又遇见他那位老朋友，那位朋友申斥他，叹惜他们以前踏足于有声誉的宗教学校，使他们那么高傲，灵性上那么盲目。<sup>81</sup>

第三次会面时，希乙雅赫耶预先计划好一个给巴孛的考验。他预期巴孛在他不作口头的要求下，自动地对《古兰经》里的一章经文，即《考陀经》创作一篇评论。如果巴孛能够做到，他便信服巴孛。当他走进房里看见巴孛时，他的双脚开始颤抖。以前他经常跟波斯国王——万王之王——见面，从来没有对国王感到像这样奇特及震撼的敬畏。他不能自持而必须坐下。巴孛便走过去，轻轻地扶着他的手，并邀请他随心所欲地发问。希乙雅赫耶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已获得了渊博的学问，可现在却像个小孩子，不知如何思考与措辞。巴孛便问他，是否要看一篇《考陀经》的评论，然后才接受他为上苍的显示者。希乙雅赫耶泪流满面地引述《古兰经》的经句：

“我们的主啊！我们不公正地对待自己：倘若祢不宽恕

---

我们、不怜悯我们，我们必定是将毁灭的一群。”<sup>82</sup>

巴孛的舅父把巴孛的笔盒和纸张拿了出来。巴孛取笔，丝毫不犹疑或停顿地书写涌现的经文，并一面朗诵着，如行云流水般畅快。写完之后，祂一面喝茶，一面大声朗念祂的评论。希乙雅赫耶非常吃惊地听到评论里的一些解说，曾在他独自的默思里出现于他的脑海中。<sup>83</sup> 巴孛便以玫瑰露喷洒这位惊愕不已的客人。

84

巴孛向希乙雅赫耶作进一步解释，说明祂是为另一位神圣的显示者的降临而铺路。那位神圣的显示者将应验所有过去的宗教之预言，并展开一个新的神圣启示之周期，祂这样说：

“凭祂的公义为誓，祂的力量使种子萌芽，祂将生命之灵吹入一切创造物。倘若我确知，在祂显示之日，你将拒绝祂，我必定毫不犹豫地跟你断绝关系，否定你的信仰……反过来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一个完全没有皈依我的信仰的基督教徒，将信奉祂，我会把他视为我珍爱的人。”<sup>85</sup>

在巴孛的指示之下，希乙雅赫耶在那里居住了几天，跟巴孛的文书一起抄录这篇评论，并把其中的每一个附注都作了核实。一切都完全正确无误。希乙雅赫耶确信了巴孛的神圣性，从此便完全改变了。巴孛赐予这位伊斯兰教的伟大学者以及新时代的见证者一个新的名字“瓦乙”，即“无以匹比者”。

---

## 第四章 志向有别

波斯国王把法尔斯省长寄来的报告放在桌子上。他想，这的确令人惊奇。在报告里，省长申诉希乙雅赫耶把全部时间与巴孛耗在一起，几乎忽略了他和希拉兹的姆拉首领们。毫无疑问的，省长一定在想希乙雅赫耶已被巴孛的魔力迷住了。国王在寻思，如果像希乙雅赫耶这么伟大的学者也已经成为巴孛的信徒，也许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国王寄了一封信给省长，要他绝不可伤害希乙雅赫耶。

在希拉兹，瓦乙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相信巴孛的原因。他把信交给一个朋友，由这朋友将转交给国王。<sup>86</sup> 首相哈芝密尔萨阿卡斯，发觉了这件事，便阻止瓦乙与国王之间这样的直接通讯，因为他担心朝廷可能会倾向巴孛那一方。于是，他私下跟法尔斯省长联络，要省长秘密地除掉这年轻的希乙。<sup>87</sup>

瓦乙有家人在那利兹和附近的地方，因此他写信给那里的教士们，向他们解释巴孛的宣称，并附上一些巴孛的经典。<sup>88</sup> 凭着瓦乙的才干，单单他那一封信，便已致使许多在那利兹的人成为巴孛的信徒。<sup>89</sup>

在七月间，巴孛吩咐瓦乙由希拉兹出去宣扬祂的教义。祂要瓦乙先回家乡布鲁则<sup>90</sup> 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波斯其中一位非常特出的伊斯兰学者，巴孛在祂的第一部经典里曾提及他，劝他皈依新启示。<sup>91</sup> 他虽然早在1844年即已听闻了巴孛非比寻常

---

的宣称，甚至恰巧与巴孛在同一个时期到麦加去朝圣。虽然他也熟知宗教经典里所引述的关于卡音的降临，他却始终没有成为巴孛的信徒。在布鲁则，瓦乙给了他父亲一个完整的解释，说明巴孛已应验了什叶派圣训中的预言与征象。然而，尽管他不否定这些宣称，但他却决定依照自己的方式做人。<sup>92</sup> 过后，有一位教士听说瓦乙已成为巴孛的追随者，便问瓦乙的父亲他儿子是否神志不清。他便回答说儿子并没有疯狂，应该是好像先知穆罕默德那样陶醉于对上苍的热爱。<sup>93</sup>

在希拉兹，巴孛派遣其他信徒到伊斯法罕。祂说将会与他们在那里会合。祂写了一张遗嘱，指明祂所有的财物，包括祂的房子、家私以及一切属于祂的财产，完全归祂的母亲与妻子。如果祂的母亲去逝，遗产便悉数归祂的妻子卡迪耶所有。卡迪耶是第一个认知祂的地位的人，祂明白卡迪耶将始终忠于祂。

当祂的丈夫在希拉兹的影响力逐渐增加时，卡迪耶明白他们一家人的处境已越来越危险。地方上的教士和政府长官变本加厉地攻击信徒们。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当卡迪耶与家婆在屋顶层睡觉时，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从邻居屋顶传来，把她们惊醒了。<sup>94</sup> 巴孛出现在屋子顶层，祂吩咐所有女性到楼下去。卡迪耶听见士兵们上楼去，他们抢了巴孛写了经典的纸张并索取金钱。过后，他们把巴孛、祂的舅父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和一位男访客一齐带走。卡迪耶整个晚上都在担忧着，无助地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她探听到巴孛被带去总警长的家。她担心巴孛可能在那里被伤害。其实，省长打算要杀害祂，但恰巧这时候爆发霍乱症。<sup>95</sup> 总警长发现自己的儿子濒临死亡，便乞求巴孛相助。巴孛拿了一些祂祷告时洁净身体的水给总警长，要他拿去给儿子喝下。他的儿子喝了那些水后便痊愈了。总警长向省长报告，乞求对方释放这个圣洁的人。<sup>96</sup> 省长释放了巴孛，条件是祂必须离开

---

希拉兹。<sup>97</sup>

卡迪耶无法获得丈夫的音讯，没有任何男性亲戚敢来她的家拜访，因为怕当权者找麻烦。替代的办法是由她的姐妹到附近的清真寺去换过一身破衣服，扮成乞丐到她家里去，把消息告诉她。

<sup>98</sup>

巴孛现在将要离开希拉兹到伊斯法罕去。<sup>99</sup> 卡迪耶知道在那里巴孛会较为安全，所以她比较安心。她持续不断地诵念巴孛为了减轻她的苦楚而为她启示的祷文：

“除了上苍还有谁能解除困难呢？说：赞美归于上苍，祂是上苍，一切都是祂的仆役，一切都遵从祂的吩咐。”

卡迪耶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巴孛了。<sup>100</sup>

hhh

从1846年9月至1847年3月，巴孛停留在伊斯法罕。那里的民众认为祂很圣洁，每当祂去过那里的公共浴室之后，人们便冲进浴室里去收集由祂身上滴下来的水。<sup>101</sup>

许多教士们都很妒忌巴孛，他们设法阻止人们对祂真诚的爱与尊敬散播开去。首长曼奴基尔罕是首相的反对者<sup>102</sup>，他秘密地守护着巴孛，因此巴孛得以度过四个月的平安生活。<sup>103</sup>曼奴基尔罕私下向巴孛表白他对巴孛的信仰，他意欲把全部财物捐给巴孛，然后到德黑兰去把这个新启示的真理告诉国王。巴孛接受他表明心志欲皈依信仰，但却不肯接受他的捐献，并告诉他上苍的圣道不是如此获得胜利的，而是通过贫穷者和低贱者的努力，以及通过受迫害而达至。巴孛接着说，首长活不了多久，他将会在来世受到欣喜地接纳。

曼奴基尔罕死后，国王知悉他有意把巴孛和祂的教义带来见

---

国王。因此，国王便于1847年3月<sup>104</sup> 派遣士兵去把巴孛带来德黑兰。<sup>105</sup>

首相哈芝密尔萨阿卡斯深怕国王见了巴孛后会信服祂。这样，他在朝廷里便会失去影响力。他诱使国王延迟会见巴孛，甚至说服国王离开德黑兰，因为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有很多重要事务要他处理。国王便命令把巴孛囚禁于北部省份阿塞拜疆的马固城堡里，等待国王回来德黑兰。<sup>106</sup>

马固在波斯帝国的最北端，靠近沙俄的边界。巴孛于1847年7月10日左右抵达那里。<sup>107</sup> 祂的灵性力量感动了当地居民，人民在那遥远的边疆过着艰苦粗重的生活。那些人逐渐地敬畏祂，他们每天出门去干活时，必定向着城堡的方向仰望，祈求祂的保佑。

有一天，城堡的门砰砰作响，那是因为城堡的看守员骑马出去时，看见巴孛在河边祈祷，他感到非常吃惊，赶快骑马回去查看，却发现城堡的门是锁着的，他就敲门想要进去。他急忙跑到巴孛的小房间，却看见祂在里面。他不明白这怎么可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巴孛向他保证说，他所看见的都是真实的。<sup>19</sup> 看守员听了马上向巴孛下跪。自此以后，朝圣者与当地的村民都可自

---

<sup>19</sup> 阿博都巴哈解释道：追求真理者，必须研究事物的本质，不可用奇迹的故事作为信仰的基础，因为那些故事可能被听者拒绝接受。更有深度的奇迹，是那些表现出上苍的显示者牺牲的程度之事迹，因为它们是改变人类的楷模。还有上苍的显示者之言论与善行，对追求真理者的心灵有深刻的影响。抱着以上这些想法，我们只把巴孛生平的几件奇迹记录下来。我们谨记，最令人惊奇的奇迹，是祂高超的圣洁和祂的教义与临在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也加入了《破晓英豪》里所记述的几件奇迹，以表重视这部史书的地位。如今，许多人，尤其是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世界，仍然认为奇迹故事是上帝临在的表征。这些奇迹故事，能使更广大的民众，对巴孛的神圣性产生共鸣。

---

由地出入城堡来会见巴孛了。

在那个冬天，气温忽然直线下堕，雪花纷飞，一个孤零零的信徒，步行了几百公里，从卡兹维音到马固来，他就是瓦乙。瓦乙已尽了人事要说服他的父亲信服巴孛的地位，结果不能如愿。此事过后，他周游了卢里斯坦省的许多城市去宣扬巴孛的圣道。从那里又来到伊斯法罕、阿迪斯坦、雅兹德、卡尚以及阿达干等地的多个城市，最后于1847年1月19日抵达德黑兰。在所有的地方，对所有遇见的人，其中也包括了他的兄弟姐妹，他都跟人家讲述巴孛的教义。

于1847年初，巴孛呼吁祂的追随者到古拉善省去宣扬祂的教义，因此，瓦乙便走透了那个省份的西部和卢里斯坦。<sup>108</sup>当他听闻巴孛被囚禁于马固的山上城堡时，便期望到那里去。他去了卡兹维音，从那里便开始他徒步朝圣的旅程。<sup>109</sup>那时正是冬季。他来到阿塞拜疆的山区，冷风呼啸着，雪花纷飞，冻雨绵绵地下着，太阳时隐时现。瓦乙抱着一颗热爱者的心，在严冬的大地上，疲累地跋涉着。他通过幽暗的山谷，在岩石嵯峨而冰封的山峰下经过。他与巴孛在那石堡里重聚的日子，让他的灵魂增添了力量。

<sup>20</sup>

hhh

首相获悉马固城堡的看守员已成为巴孛的信徒，而且许许多多民众络绎不绝地进入堡垒拜见巴孛。这个年轻的希乙再次向拜见祂的民众施展了某种魅力。为了阻止这种情况一再发生，首相哈芝密尔萨阿卡斯于1848年4月10日命令把巴孛迁移到志力克城

---

<sup>20</sup> 没有任何资料记述了瓦乙与巴孛这次会面时，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

堡囚禁。这是一个更加偏远的边境城堡，接近土耳其帝国的边界，从马固南下要好几天路程才到达。<sup>110</sup>

夏天开始时，巴孛的主要信徒们由密尔萨胡赛因阿里召集到巴达斯特集合。密尔萨胡赛因阿里是最显著的巴比信徒，他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跟随新启示。密尔萨胡赛因阿里赐予每一位巴比教徒一个新名字，例如：法蒂米巴拉干尼取名“达希里”（纯洁者）；姆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夫鲁师取名“古杜斯”（最神圣）等等，而他自己则取名为巴哈。过后，巴孛就以这些名字称呼他们。巴达斯特的聚会，持续了好几天，废除了许多伊斯兰教传统的法规与风俗。巴比信徒们都在那些法规与风俗下长大，现在却颁布了巴孛的新法规。有些信徒则对失去这些向来指引他们生活的风俗感到很困扰，达希里在男性巴比教徒前揭去面纱这种震撼性的举动，有力地体现出他们生活在新的日子里。旧方式被撕碎废弃了，以便新的景观能显现。旧传统与新信仰分道扬镳，但不是所有的巴比教徒都能看见未来的荣耀。

### hhh

在离开巴达斯特很远的地方，巴孛被囚禁的志力克城堡和它的周围地区，已逐渐地受到巴孛的影响。附近的一些著名教士与普通百姓，都成为他的信徒。执政者也听说，印度有一位圣人在梦中见到巴孛，现在从遥远的印度来拜见他。<sup>111</sup> 首相哈芝密尔萨阿卡斯决定要审判巴孛。审讯将在皇太子拿西里丁密尔萨出席下举行，同时列席的还有大不里士的领导教士们。大不里士是阿塞拜疆省的首府，巴孛就在这省份受囚禁。<sup>112</sup>

在通往大不里士的道路上有一个市镇，当地的地方长官决定要给巴孛一个考验，让他骑上自己的一匹马到当地的公共浴室。



---

那匹马是他拥有的野性最强烈的马匹，整个市镇的人都已知悉。人们集合在广场上围观会发生什么事。巴孛走近那匹马，拉住缰绳，轻柔地抚摸着它，马冷静下来了。当巴孛一脚踏上马蹬时，它丝毫不受惊动。广场上的围观者都看见了，大家都尾随着巴孛的坐骑到公共浴室去。等祂洗完澡后，大家都冲进浴室收集祂用过的水。

当巴孛抵达目的地时，大不里士的教士们，煽动民众使群众情绪高昂地反对祂。审讯在省长的官邸举行。皇太子、教士领导们和大不里士的法官都列席。大不里士是波斯王国最大的城市。群众推挤在门口和集聚在官邸四周的围墙听审。通过排挤集合在门口的群众，巴孛才得以被带进官邸去。祂高贵的姿态和灵性的力量致使特殊的听审人士为祂沉寂下来。教士的首领开始时要巴孛重述祂的宣称，祂回应道：

“我是，我是，我是应诺者！我的名字，你们一千年来在呼唤，有人提及祂时，大家都肃立起来。祂的降临，你们期待着见证。祂启示的时刻，你们已祈求上苍加紧催促。我真确地说，东西方的人民都必须服从我的圣言，并宣誓归顺我。”

祂这样地宣称之后，会场里一片沉默，因为大家都在尝试着了解祂的宣称的重大意义。塞克斯教派向来以追寻已许诺者为目标，它的一位首领以责骂巴孛打破了沉默，他说这样的宣称必须给予证明。巴孛回答道，祂所启示的圣言便是祂的证明。这位塞克斯教徒便向巴孛发出挑战，要巴孛以《古兰经》的语文来叙述诉讼程序以证明祂的启示能力。巴孛便开始讲话，但祂的话马上被那塞克斯教徒打断了，他要指正巴孛的语法。审判由此陷入一连串关于阿拉伯语语法的模糊问题。这样一来，整个诉讼程序完全变了质。于是，巴孛起身引述一句《古兰经》的话：“你们的

---

主的荣耀远远超越了人们对祂所作的表述。”讲完便离开。集会陷入混乱之中，教士们跟法官在争论如何善后，最终决定巴孛必须受体罚。祂被带到大不里士首席法官的家，法官以棍棒打祂的脚底。<sup>113</sup>

经过这一次的审讯，巴孛的宣称达到了最高峰——祂并非是通往已隐没的伊玛姆之门，也不仅仅是那已隐没的伊玛姆，那位将兴起来指引伊斯兰的人民之卡音或时代之主。祂本身就是上苍的显示者，是法规的颁布者，祂有威权改变旧教义的法规。如今，在这个审判日，高级教士们已拒绝了祂，这样的结果，已证明他们不忠于上苍。

1848年8月初，巴孛再度被囚禁于志力克城堡监狱。<sup>114</sup>在大不里士，由于当权者要求检查清楚，巴孛是否头脑清醒，或者是否可以判祂死刑，祂便由英籍考密克医生检查，那是唯一见过祂的欧洲人，他说：

“对于所有的提问，祂只是温和不语地面对，我想祂是在低声地朗诵着圣诗……只有一次，祂愿意回答我的问题，那是当我对祂说，我不是穆斯林，我愿意了解祂的宗教，也许我会信奉。祂非常在意我这番话，并回答说祂坚信所有的欧洲人都会接受祂的宗教……祂是一位温和优雅的男人，身材小，对波斯人来说，祂的肤色洁白，祂的声音柔和富有韵律，深深地吸引了我……其实，祂整个形态与举止令人对祂有亲切感……”<sup>115</sup>

巴孛写了一封谴责的信给首相哈芝密尔萨阿卡斯。几个星期之后，他的保护者波斯国王忽然得了致命的重病，从此首相便逐渐失势，他的敌人在朝廷里反对和围攻他。他找来找去没有人帮他。1848年9月4日，国王穆罕默德沙驾崩了。首相逃离首都，后来他设法回去，却被军队挡住。他逃往家乡阿塞拜疆，但也被阻

---

止。<sup>116</sup>他只好逃到一个陵墓去避难。后来他被流放，永远离开了波斯王国。<sup>117</sup>同年稍后时，那位举手狠打上苍显示者的大不里士首席法官瘫痪了，他痛苦地慢慢死去。<sup>118</sup>

那年秋天，瓦乙回到德黑兰，听说有很多巴比教的领导人如姆拉胡赛因、古杜斯、还有六位永生者之字母，在北部的马仁达兰省被政府军攻击而发生严重的冲突。巴孛命令所有巴比教徒协助他们。瓦乙马上准备到塞克打巴尔西圣陵的堡垒去，不过，他被告知所有通往那里的道路都因为围攻而被封锁了。<sup>119</sup>战争逐渐升级，经过好几个月，军队一直尝试击败为数不多的巴比教徒都不能成功。姆拉胡赛因被击中，死于古杜斯跟前。古杜斯以自己的衣服，把胡赛因的遗体包裹好，亲手把他安葬在土里。巴比教徒仍然在坚守着，最后，他们受了敌人的瞒骗而被击败，全体被屠杀。古杜斯受尽骇人的折磨而死。<sup>120</sup>

在偏远的城堡监狱黑漆漆的石室内，巴孛为所有信仰祂的信徒之牺牲而悲泣。这些信徒们不因为众人侮辱或丧失世俗地位所阻止，他们那么热爱祂，为了祂的圣名甘受折磨而壮烈牺牲。在山谷下，村民们在家里点亮了灯。

瓦乙过去是波斯一位地位崇高的伊斯兰教士，巴孛称呼他为祂的圣道的“两位见证者”之一。<sup>121</sup>如今，他不分白昼或黑夜，骑着波斯国王送他的骏马，从古拉善到卢里斯坦，从伊斯法罕到阿迪斯坦，从阿尔达干到雅兹德，<sup>122</sup>一路宣扬应诺的显示者之降临。最后，抵达那利兹，在那里为巴孛奉献出他最后的牺牲——他的性命。

---

## 第五章 瓦乙迈向那利兹

瓦乙在雅兹德宣扬新启示之后，暴力事件发生了。他很不赞同这样的暴力，便尝试制止它。根据巴孛的教义，任何暴力，除了自卫以外，都是被禁止的。于是，他便自动离开，希望这样能使暴力停止。他在1849年与当地两位巴比教徒一同骑马离开了雅兹德，其中一位就是古兰利达雅兹迪，他带了两个儿子跟他走，其余的孩子则留下让妻子照顾。<sup>123</sup>

瓦乙的家和所有财物马上被洗劫一空，官兵则追捕他。他放弃了坐骑，徒步向山野逃走，然后由他的一个兄弟收留。官兵失去他的去向，只好折返。<sup>124</sup> 瓦乙抵达巴瓦纳特省，那里的民众认识他、钦佩他。<sup>125</sup> 瓦乙在那里的大清真寺宣扬卡音显现的佳音。很多民众，包括巴瓦纳特的首席法官都接受了他的教义。人们受了他的激励，一大群人跟随他前往下一站，一个叫做法萨的城市。

<sup>126</sup>

法萨市的首长热烈地欢迎他。当他开始宣扬巴孛的教义时，首长便警戒他要小心，因为市民都是非常保守的穆斯林，当市民了解他宣扬卡音的降临之性质时，便会暗杀他。<sup>127</sup> 当地的教士们向希拉兹政府当局告发他，指他宣扬教义给当地制造了混乱。<sup>128</sup> 瓦乙在法萨市弘扬教义却遭到拒绝，他便续程往别处。他说：

“当我经过任何乡镇，若从乡民那里闻不到信仰的芳香，对我来说，那里的食物和水都是乏味的。”<sup>129</sup>

下一站，瓦乙来到一个叫鲁尼兹的乡镇，他发现该镇的许多

---

民众被新教义所吸引。他的岳父哈芝塞克阿博都阿里是县里著名的法官。他收到瓦乙来信通知已经来到鲁尼兹，便率领了整百个学生去迎接瓦乙。

还有一些那利兹有名望的人士也步行去会见他，其中一位便是81岁的姆拉阿博都胡赛因。老姆拉是省里远近闻名的学者和宗教法官。他听说瓦乙有幸见过卡音，便带领儿子姆拉阿里纳基和孙子姆拉穆罕默德沙菲去会见瓦乙。<sup>130</sup>他就在那里成为信徒。<sup>21</sup>

密尔萨胡赛因古特巴<sup>131</sup>和一位富有的商人哈芝穆罕默德达基也一同来会见瓦乙。<sup>132</sup>

还有一位名叫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的，戴上巴孛恩赐的戒指，也带了他的家人来。他替巴孛的舅父管理巴瓦纳特市周围的土地，以及自己家人在希拉兹的土地。有一次当他在希拉兹视察土地时，偶然见到一位年轻的希乙，容光焕发，在一处称为“哈夫坦”的优美之地行走，此地位于诗人哈菲兹和沙迪的墓园，以及姆拉胡赛因会见巴孛的城门之间。当时姆拉哈山并不了解巴孛的地位，因为他们偶然相遇是在1844年之前。当时巴孛正要去布希尔，他便让巴孛同乘他的马一程到马瓦达斯特。<sup>133</sup>巴孛询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回答说不需要什么。尽管如此，巴孛仍然送了他一枚很有价值的戒指。虽然他对巴孛的地位一无所知，却被巴孛的灵性力量所震撼。而现在他带了兄弟姆拉巴基尔来会见巴孛的代表人物瓦乙。姆拉巴基尔是那利兹大清真寺的领导人。<sup>134</sup>

几乎所有基纳尔苏克迪区的居民都从那利兹步行来会见瓦乙，以表示敬意。<sup>135</sup>许多老百姓以可敬的教士姆拉阿博都胡赛因<sup>136</sup>为榜样而跟随他，因为他们都渴望这些教士告诉他们要相信什么。因此，基纳尔苏克迪便成为最多巴比教徒的县。此前，许多

---

<sup>21</sup> 他是本书作者胡赛因阿迪博士的玄祖父之先父。

---

人接受了巴孛的宣称，因为巴孛启示了一则书简给他们，但他们还不十分了解巴孛的教义，瓦乙便进一步教导他们。<sup>137</sup>

当那利兹的首长再奴阿比丁罕获悉许多民众要出来会见瓦乙时，便发出警告，无论谁这么做，便有可能失去财产、妻子，甚至他的生命。<sup>138</sup> 这道通令对那些尊重瓦乙的人毫无作用。首长见了这样的情形，惧怕民众会对他不利，便跑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家乡卡图叶村去组织部队。在那个村子里，有很多个熟练的枪手，可以被招募来保护他，而且离那里不远有一个堡垒，需要时可以在那里守卫。<sup>139</sup>

再奴阿比丁罕有充分的理由畏惧人民愤恨他，因为他通过暗杀自己的兄长获得权力，许多那利兹的百姓都知悉这一点。

他富有的父亲去世之后，他阴谋杀害了将承继父业成为首长的兄长，然后转向对付自己的侄儿，使他们不能图谋首长的权位或进行反对。他把侄儿们囚禁于家中的密室里。他们无法逃跑，最终将饿死。其中一个忠于兄长家庭的园丁，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把食物和水偷偷地送进囚室里。密尔萨阿里沙尔达便是接济行动者之一。后来，他和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在第二次那利兹巴比教徒们对抗官兵的行动中成为领导人。<sup>140</sup>

再奴阿比丁罕以为他的侄儿们都饿死后，便把密室打开，他惊奇地发现他们还活着，便认为这表示他们命不该绝而释放了他们，条件是必须搬到基纳尔苏克迪区。<sup>141</sup>

在他管治下的人民，受尽屈辱与残酷的索求，如果他需要的话，连新娘也必须满足他的性要求。<sup>142</sup> 这还不够，他还加重课税，使当地人民非常愤怒。

他不喜欢瓦乙到访那利兹，因为他害怕愤怒的居民可能集聚在这位闻名的宗教领袖周围。<sup>143</sup> 其实，有两个侄儿已宣称他们是瓦乙的追随者。那些反对首长的民众，已利用这个丧失亲人的表

---

亲家庭，作为反对他的集合点。<sup>144</sup>

还未去那利兹之前，瓦乙先到他父亲的出生地伊斯打巴纳村巡访。<sup>145</sup>他在村外皮尔姆拉德陵墓的客房里住宿。伊斯打巴纳的教士们警告村民不可出去会见瓦乙。<sup>146</sup>至少有二十人不理会这个警告而出来会见瓦乙，跟他一同到那利兹去。<sup>147</sup>

这些都是一个大浪潮的涟漪。

---

# 1850年的那利兹



---

## 第六章 伟大的宣布与卡基耶堡垒 的英雄事迹

1850年5月27日，瓦乙来到那利兹的大清真寺，他走上石级到达布道坛。他已兴起了卡音已显现的呼声，在横跨波斯的许多城镇点燃了新信仰的火种。

现在他将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掀翻几百年来的平静生活。

再奴阿比丁罕给了瓦乙一封警告信，指责他的到来造成地方上的混乱，因此，他必须离开。之前他每次到访时，再奴阿比丁罕都敬重他为伟大的学者，这一次却不那么客气对待他了。

瓦乙回信申斥首长缺乏殷勤的胸怀，并说明他到那利兹是要拜访自己的家人与朋友；<sup>148</sup> 他的妻子苏赫拉和儿子希乙伊斯迈都住在基纳尔苏克迪区自己的家里。<sup>149</sup>

瓦乙于晌午之前来到那利兹，他抵达大清真寺时风尘仆仆，身上仍然穿着旅途上的衣服。他走上布道坛，面向着一大群人，宣称上苍新的显示者已显现。<sup>150</sup>

他追溯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以及当他规劝人们接受新教义时，人们始终如一地敬重他。<sup>151</sup> 群众对他所作的宣布非常惊奇，很多人毫不犹豫地相信他。<sup>152</sup> 他警示人们，若相信这新教义，可能会面对生命的危险及妻离子散，或财物尽失。听众不分男女，包围着他，欢呼着愿意牺牲性命。大家簇拥着他走向街道，一直走到他的家里。<sup>153</sup>

---

瓦乙在那利兹释放了强大的灵性力量，清真寺里的群众每天都在增加，而且群情逐渐激昂。<sup>154</sup>

眼见民众热诚地围绕着瓦乙，再奴阿比丁罕深怕他的权力会旁落。另有一些那利兹的市民则愤恨瓦乙，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形成。

再奴阿比丁罕尝试激起一些市集居民对瓦乙的愤恨，<sup>155</sup>他也从各部族里召集了整千个全副武装的士兵。<sup>156</sup>

得悉再奴阿比丁罕要派遣士兵到基纳尔苏克迪区来攻打那些新的巴比教徒，瓦乙便吩咐那些打从伊斯打巴纳就跟随他的二十个同伴去占领城市外的卡基耶堡垒以保护自己。<sup>157</sup>

这个被废弃的堡垒座落于城市以外，在基纳尔苏克迪区的东南方。它的围墙以泥土、稻草和石头筑成，面积成方形，有几英亩宽广。堡垒的四个角落，有高约十五尺的塔楼。<sup>158</sup>它被废弃已久，巴比教徒把围墙、塔楼和堡垒的门都加以修建巩固。

堡垒的北方，有一个邻近的库巴尔磨坊，它的塔楼可用作了望台。许多磨坊散布于那利兹的外围，每个磨坊都有一个石造的塔楼，有二十尺高，由浅褐色砖块筑成，上面成尖形。市民就在磨坊的两大磨石间把谷物和麦粒磨成粉，也在此获取用水。

在一个黑暗死寂的夜晚，再奴阿比丁罕把他的军队移到位于市集的家里的几个高塔，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城市。<sup>159</sup>他增强了塔楼，又征用附近另一座大宅，此宅由这地区的长官拥有，他刚成为巴比教徒。<sup>160</sup>在这些屋顶和塔楼上，再奴阿比丁罕派驻了一些枪手。

清晨时分，射击手在再奴阿比丁罕的命令下，向所见到的巴比教徒开枪射击。一个年老的巴比教徒姆拉阿博都胡赛因在屋顶上祈祷时，被枪手击中右脚<sup>161</sup>，他挣扎着回到屋子里。过后，他收到一封瓦乙的信，同情他受了伤并恭祝他成为第一位为巴比教

---

洒血的信徒。<sup>162</sup>

再奴阿比丁罕命令他的士兵继续向巴比教徒的家射击。他也散播谣言，说已有许多巴比教徒被击毙了，并警告新皈依的巴比教徒，他们和家人可能会面对死亡。<sup>163</sup> 这样的恐吓，使一些人离开了瓦乙而加入首长这一方。天亮后，瓦乙带领了一小队的追随者到堡垒去防卫。那天，再奴阿比丁罕派了一千个士兵<sup>164</sup>，由他的兄弟率领，去包围住堡垒，并把水源给切断了。<sup>165</sup> 这一天接束时，堡垒里共有七十二个巴比教徒。<sup>166</sup>

当第一道曙光显现于山顶时，在瓦乙的命令下，堡垒的门敞开了，一些巴比教徒挥舞着长剑，向昏头昏脑的士兵冲过去。<sup>167</sup> 士兵们惊慌失措地逃走。<sup>168</sup> 在这场战斗中，只有三个巴比教徒阵亡。

<sup>169</sup>

法尔斯省的省长菲鲁兹密尔萨王子早已劝告过再奴阿比丁罕，面对巴比教徒必须明智冷静。<sup>170</sup> 现在，他在几个巴比教徒的攻击下，便遭受到突然和完全的溃败。他把王子的信函传递给瓦乙，说明如果瓦乙离开那利兹，进一步的流血事件便会停止。瓦乙回信说，他愿意离开，如果这样能制止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然而，他也警告首长，必须让巴比教徒获得水源，否则会进行另一次攻击。<sup>171</sup> 他的要求不受理会。

夜幕低垂之后，瓦乙组织了两队人马，每队七个人——有些还未满十五岁。两队人马静悄悄地来到兵营的两侧。在黑夜中，巴比教徒凶猛地冲过去，很有作战经验的士兵都落慌而逃。首长的兄弟和其他几个人被杀死了，首长的两个侄儿被俘虏。<sup>172</sup> 瓦乙释放了首长的两个侄儿，让他们带一封信给首长，<sup>22</sup>但是，当堡

---

<sup>22</sup> 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成员，阿里纳克加瓦尼，其祖先穆罕默德易布拉欣阿米尔，就是那位巴比教徒。

---

垒的门打开时，士兵们以为是巴比教徒，立刻向他们开枪，把他们杀死了。<sup>173</sup>

这些胜绩增加了巴比教徒对瓦乙的忠诚，他们更加决心要为瓦乙牺牲性命。<sup>174</sup>

再奴阿比丁罕震惊又害怕，他带了其余的士兵逃到三十公里外他的家乡卡图叶村。好几次他几乎被巴比教徒捉到。<sup>175</sup> 从那里，他致函给菲鲁兹密尔萨王子，向王子报告关于巴比教徒的攻击，要求他派遣步兵、骑兵和炮兵。<sup>176</sup>

军队退走了，巴比教徒有了休息的机会。瓦乙用这些时间增强堡垒的围墙和塔楼，而且在堡垒里建了一个水池。他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分配他们担任特定的任务。一直陪伴着瓦乙从雅兹德到这里的阿卡古兰利达雅兹迪，负责指挥作战；卡尔巴拉伊密尔萨穆罕默德看守堡垒的门；塞克尤索夫负责财政；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即珊苏丁的儿子，负责监管堡垒附近的土地，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水果；<sup>177</sup> 阿里沙尔达的叔父密尔萨阿穆德负责管理堡垒附近的基纳尔磨坊；塞克哈则在必要时负责行刑；<sup>178</sup> 密尔萨穆罕默德雅化，即那利兹首长的表兄弟，负责书写史诗，记述卡基耶堡垒的战斗事迹；<sup>179</sup> 密尔萨法鲁拉记录战斗过程，也根据战斗的记录写了一篇史诗，他亦负责阅读来信；<sup>180</sup> 马师哈迪达基负责看守监狱。

来自市集区的富有巴比教徒哈芝穆罕默德达基，资助了卡基耶堡垒的防卫经费。<sup>181</sup> 他也负责登记要加入堡垒作战的巴比教徒，每个自动加入者，都必须写一张证明书表明愿意为这个圣战放弃一切。<sup>182</sup> 巴哈先生——密尔萨胡赛因阿里现在的称号——于1863年4月9日启示了《约伯书简》，在书简中赞扬这位忠诚的信徒。<sup>183</sup>

另一位同伴便是姆拉穆罕默德，他是一位有天份的书法家，

---

来自那利兹的富裕家庭。<sup>23</sup> 他成为巴孛的热诚信徒，加入了卡基耶堡垒的战斗。冲突发生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来到堡垒的墙外，恳求他离开堡垒回家。他回答说，他不能背弃他的挚爱——意即背离巴孛和祂的圣道。他的妻子一面哭泣一面恳求，他都无动于衷，他已决志要为圣道牺牲性命。妻儿抱着破碎的心回去那利兹，而姆拉穆罕默德则留在卡基耶堡垒坚决战斗。有一天，当他在堡垒的墙外巡逻时，被官兵击中了脸部。他命不该绝，不过却被官兵俘虏了。所幸被首长的兄弟认出来，原来他们是小时候的好朋友，于是便释放了他。他连同两个孩子与父亲，到伊斯打巴纳寻医，在那里住了六个月。<sup>184</sup>

在基纳尔苏克迪区，巴比教徒的热烈情绪越来越高涨，有许多信徒要加入卡基耶堡垒的战斗。<sup>185</sup> 巴比教徒生活在新的日子里，他们被瓦乙带来的新教义改变了。他们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他们将追随他进入未来，即使这意味着为了新生活而牺牲性命。殉教是他们证明真理的最重要途径。激励他们的不是死亡的意愿，而是生命的殷望——上苍在巴孛体现了生命，他们现在是祂的一部分，再者他们的尘世生命与之相比根本就是死亡。瓦乙不愿接受那些信仰与承诺摇摆不定的信徒，因此没有全部接受。由于他敬重的岳父塞克阿博都阿里，以及曾在那利兹教导巴比教徒有关巴孛的教义之著名教士希乙雅化尔的恳求，瓦乙才接受那些自愿加入的信徒，使防守的信徒人数大大地增加了。

瓦乙把其中一些自愿加入者派遣回城去占据防守的岗位。一些信徒受委派占据基纳尔苏克迪区的大清真寺屋顶，使他们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整个地区。<sup>186</sup>

---

<sup>23</sup> 他是阿迪卜达赫雅第的曾祖父，因为他的儿子哈芝穆罕默德拉欣是拉嘉卡依的父亲，而拉嘉卡依则是阿迪卜达赫雅第的母亲。

---

瓦乙的形象现在已博得整个地区的人们对他的尊重。

一些巴比教徒把那些以前攻击过他们的人带来给瓦乙审讯。作为巴比教徒的领袖，而且是一位地位崇高的教士，瓦乙在社会上的任务之一便是当法官，对犯罪者或越轨的人判刑。<sup>187</sup>

再奴阿比丁罕从他匿藏的家乡卡图叶村，向法尔斯省长菲鲁兹密尔萨王子重新提出派增援部队的请求，并在请求信上附上献礼五千杜曼，这是一笔为数很大的款项。他把信和礼金，还有一匹马给他可靠的伙伴亲身去会见王子。<sup>188</sup>

带信者经过一整天的骑马路程，来到一个旧堡垒，那里有游牧部族扎营。他便下马休息，当他在其中一个帐篷吃午饭时，一个巴比教徒哈芝希乙伊斯迈恰巧到达。他本来在巴瓦纳特的清真寺领导周五的祈祷，回家乡处理急事，正在回来那利兹的归途中。他看见那匹马骑妆饰得很美，便询问马主是谁？当他获知马的主人是代表那利兹首长去希拉兹办公事的信使，就连忙拔剑跳上座骑，掀开信使的帐篷，命令帐篷的主人把信使绑住交给他，因为他逃离“时代之主的圣容”。帐篷的主人见他那么来势凶凶，便惶恐万分地照办。

这个信使被带回去那利兹面对瓦乙的审讯。瓦乙问他有何使命，他便毫不认错地坦白招认。瓦乙释放了他，然而有些同伴们愤怒他在瓦乙面前的嚣张态度，就把他杀了。<sup>189</sup>

再奴阿比丁罕再度致函省长，这一次他委派了几个人，带着很大的礼物去。他也致函希拉兹的教士领袖们，歪曲了瓦乙宣扬的教义和行动，希望他们施加压力，对那利兹的巴比教徒采取更严厉的行动。<sup>190</sup> 希拉兹的教士们后来成为迫害巴比教徒的推动者。<sup>191</sup>

菲鲁兹密尔萨王子接到持续战斗的报告后，便命令两团配有骑兵和重型大炮的军队到那利兹去，由米哈阿里罕与穆斯达法古

---

利罕率领。<sup>192</sup> 他也发出命令，要他在那利兹的代表召集那儿的男村民以及当地一个沙漠部族，去攻打巴比教徒。<sup>193</sup>

在希拉兹的英国代办，于1850年5月24日至6月5日之间的报告，记录了这些军事行动的开始：

“巴孛的一个门徒希乙雅赫耶，早些时候在伊斯打巴纳，据说已召集了1500人前来那利兹，再奴阿比丁罕正要拘捕他。他在城市外建立一个堡垒，发生了小战斗。根据报告，再奴阿比丁罕的部队被杀死了80个人。当消息传到希拉兹时，菲鲁兹王子派遣军队，配备了两门大炮前往那利兹，以便捉拿希乙雅赫耶……于6月3日菲鲁兹王子命令米哈阿里罕率领军团和两门大炮前往那利兹逮捕希乙雅赫耶。”<sup>194</sup>

米哈阿里罕率领军队先抵达那利兹，接着穆斯达法古利罕也带队到来，还有地方上的士兵。<sup>195</sup>

在1850年6月中旬的某一天，卡基耶堡垒的巴比教徒惊见几千官兵、骑兵、村民和部族民兵，以及几门大炮瞄准堡垒。

---

## 第七章 忠信者被大屠杀

几千个士兵和来自临近乡村的作战人员包围了卡基耶堡垒。堡垒里一小队巴比教徒在瓦乙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蜕变为一股强大的战斗力，见证了巴孛的教义之真理，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着。

士兵们的薪饷非常低，入伍者并没有受到鼓舞要向巴比教徒作直接的进攻。<sup>197</sup> 他们选择了在堡垒北方一片地势教高的红土坡，掘沟扎营以防守。<sup>198</sup>

他们的兵营扎好之后，士兵们便向堡垒射击。瓦乙的一个随从出去巡逻时，他的马被击中了。其余的枪弹则在堡垒门上的塔楼穿过。作为回应，一位巴比教徒瞄准了负责开炮的军官，把他打死了。过后枪声静了下来，那一晚，双方都没有离开自己的营地。<sup>199</sup>

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当黑夜降临时，瓦乙派遣巴比教徒采取行动。<sup>200</sup> 他吩咐从雅兹德便一直追随他的指挥者古兰利达，带领了十四个人做突击。<sup>201</sup> 这一队突击者之中，有一位是充满激情的90岁鞋匠，和几个从来没有打过战的年轻人。<sup>202</sup> 他们虽然不适合跟正规的士兵作战，却于半夜里跟着古兰利达出了堡垒。<sup>203</sup> 他们兵分两路，静悄悄地逼近兵营的两边。突然间，他们闪电般冲前，一面喊着口号“真主是伟大的”，一面挥舞长剑投入战斗中。<sup>204</sup>

从基纳尔苏克迪区，巴比教徒看见枪炮的火光，知悉战斗正



---

在进行着。几百个巴比教徒也冲了出去协助他们的同伴们。妇女们则爬上屋顶（离战场不远），大声地叫喊，给他们的男士鼓舞打气。激情的呼喊声和男士们的作战口号“真主是伟大的”混合起来，恫吓着士兵们。巴比教徒们战斗了一整夜。<sup>205</sup>

太阳的第一道光线投射在已荒废的兵营里，也照耀着凯旋的巴比教徒，精疲力倦，拖着沉重的脚步，扶着伤者，抬着死者走向堡垒。<sup>206</sup> 这一晚的战斗，有超过60个巴比教徒和更多的士兵战死了。有些巴比教徒被这猛烈的战斗吓倒了，纷纷离开了堡垒。士兵们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他们的指挥官现在才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反抗者。<sup>207</sup>

继后的日子里，瓦乙想到他的家人的未来，他预感到会难免一死。于是，便办理他的女儿杜巴卡依的婚事。他跟据巴孛的圣经书《巴扬经》之法规，写了一份结婚证书，这是巴比史上第一次。证书上有瓦乙和新郎的盖章，以及两位见证者的署名，还有瓦乙亲手写的献词：<sup>208</sup>

“上苍已命定这仆人雅赫耶的女儿杜巴与已故被冤杀的穆罕默德巴基尔之子穆罕默德雅化结为夫妇。杜巴与雅化都是上苍鞠躬尽瘁的仆役，上苍乃天上地下以及众世界之主。

新郎为了上苍承诺了这樁婚事，上苍乃天上地下以及众世界之主。

上苍已命定新娘的嫁妆为十九密卡尔纯金，祂的仆人必须奉献这数额，此乃天堂之恩惠，是建立他俩的结合之神圣工具。这樁婚事将在上苍和祂特选者的许诺下，根据“护卫与明证”（即巴孛）所叙述的律法举行，祂乃时代之主，愿平安降临于祂、祂的父亲和祂的信徒们。愿祝福降临于那缺席的女仆，由于上苍的恩泽，她将答允命定于她的一切。

---

说：“上苍乃真理，除了祂以外，一切都是祂的造物，都向祂祈求。”说：“上苍乃我们之主，除祂以外，一切都是祂的仆役，都拜倒在祂跟前。”

书于沙曼月（伊斯兰教历八月）<sup>209</sup>，真理显示之第六年。

210

攻占堡垒的费用日渐增加，而且再奴阿比丁罕无法消灭巴比教徒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地给他在希拉兹的上司看见了。他开始坐立不安，在兵营里，他跟参谋者商议，决定要采取一个诡计。他们先停止敌对的行动，并写下一个和平的献议，然后把盖章深深地印入《古兰经》里。<sup>211</sup> 他们希望这样能把瓦乙引诱出来，与同伴们分离。

献议书这样写道：<sup>212</sup>

“迄今为止，由于我们对你们的信仰之性质无知，我们已被离间者诱使，而相信你们每一个都违背了伊斯兰教的神圣教义。因此，我们起来反对你们，并尝试根除你们的信仰。最近几天，我们才省悟，你们的活动，丝毫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你们所伸张的似乎是宣称有一个人已显现，他所讲的话是受启发的，他的证据是真实的，而且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必须认知他、支持他。我们不可能信服你们所作的宣称之真实性，除非你们答应完全信任我们的真诚，并接受我们的请求，委派你们的代表来我们的兵营会见我们……这部《古兰经》，有我们的亲手签署和盖章，证明了我们的意图之真诚……我们恪守誓言，当我们信服了你们的真理之后，我们将努力展示跟你们同样的热诚与奉献的精神……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信服你们所宣称的真理，我们将严正地答应让你们安全地回去堡垒。”

瓦乙听了首长信使的话后，作出了回应。瓦乙提醒他们关于

---

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并带来了真理，如果他们反对他，他们就背弃了上苍的宗教。他警告他们，他们的军队和权力将会消失，上苍必定会审判他们。<sup>213</sup>

过后，瓦乙接领了《古兰经》，躬屈着身体，轻吻了《古兰经》一下，然后说：

“我们被指定的时刻已经敲响了。”

他告诉同伴们必须取消敌对的行动，必须尊重这个要求，虽然这无疑是一个诡计。他将会到兵营去，向对方说明巴比教的宣称。<sup>214</sup>

有些同伴们开始哭泣，想到他们将失去一位从卡音那里派来领导他们的人，全体信徒都非常悲痛，今后将由谁来领导他们呢？

他们跟随着他大踏步地走出堡垒，他停在一棵大桑树下，转身对同伴们作最后的致词。<sup>215</sup> 同伴们围拢着他，有些则站在堡垒的墙上尽量倾听他的说话。他设法提高同伴们的精神，鼓励他们做好防卫堡垒的工作：

“我们的使命是要兴起卡音出现的呼声，传播巴孛的教义。我们无须估计他人抱着什么念头——只要宣布祂的使命。我们必须向这些人显示，他们已使用暴力对待我们的教义。既然现在他们要求和平，我们有义务去会见他们，倾听他们的要求，即使这只是个诡计……不论全能之主要的是什么，它必将会发生……我们须确保他们没有理由指责我们这些上苍的军兵是战争的军队，而是真理的军团。”<sup>216</sup>

瓦乙向集聚在树下的同伴们告别，并引述一句他时常讲的《古兰经》经文：<sup>217</sup>

“很快的，不公正的攻击者，将明了会发生何种人事的变迁！”<sup>218</sup>

---

说完便跟几个同伴，包括哈芝希乙阿比德，转身走向军营。

首长再奴阿比丁罕和他的干部看见瓦乙一行人来到离他们不远处，为了表示对瓦乙的尊重，便步出军营迎接瓦乙。他们以隆重的方式欢迎瓦乙，邀请他进入一个布置得美奂、舒适的营帐，并介绍瓦乙跟其他官员会面。瓦乙坐在首长和两位高官旁边，其他人则站在一旁。瓦乙的庄严给全体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瓦乙严正的说词使他们惊惶失措：

“我带着我的主委托我的证据来会见你们。我不是上苍的先知之后裔么？为何你们起来杀戮我呢？你们根据什么理由判我死罪，并拒绝承认我的世系所赋予我的毫无疑问的权力呢？”<sup>219</sup>

整整三天，他们谦恭有礼地聆听瓦乙说话，他们甚至邀请瓦乙领导每日的祷告。但是每当瓦乙谈起卡音时，他们便设法把话题扯开，<sup>220</sup>因为他们已秘密地计划好要杀害瓦乙。当然，再奴阿比丁罕知悉如果瓦乙被伤害，巴比教徒必定会报复而发动总进攻。<sup>221</sup>

一天早上，瓦乙尝试要离开军营，然而在营帐外站岗的士兵阻止了他。<sup>222</sup>他已经是他们的囚犯。<sup>223</sup>只有一个同伴很幸运地得以逃回堡垒，他告诉巴比教徒们瓦乙已被拘留在军营里。<sup>224</sup>有一群巴比教徒担心瓦乙的安危，他们冲向军营，士兵们轻易地挫败了那无组织的进攻。<sup>225</sup>军队的指挥官立刻向瓦乙抗议，指责他违反了协议。瓦乙指出他已被囚禁，但他们否认了这指责。瓦乙不得已同意写一张字条给堡垒里的同伴们，说明已达至和解，要同伴们离开堡垒回家去。<sup>226</sup>

瓦乙按要求写了字条。他也暗中写了另一张字条，要同伴们忽略第一张字条，而于当晚发动一场进攻。瓦乙托付忠诚的同伴哈芝希乙阿比德递送那两张字条。<sup>227</sup>

---

哈芝希乙阿比德的心已背叛了瓦乙。他已暗中接受了首长的礼物，以及赠送土地的承诺。因此，他拿了那两张字条去见首长，这就决定了瓦乙和巴比教徒的命运。<sup>228</sup> 首长吩咐他只转交第一张字条，然后命令他的军队备战。

看了字条后，巴比教徒们感到非常迷惑。尽管如此，因为是瓦乙写的，他们仍旧服从，准备离开堡垒。有些人丢弃了武器。<sup>229</sup> 在那天晚上，他们离开了堡垒的保护，在黑暗中鱼贯而出。<sup>230</sup>

再奴阿比丁罕确知巴比教徒一定遵从瓦乙的字条所作的指示。当最后一个巴比教徒们离开堡垒后，他的士兵便随尾跟上，切断了后退的可能性。接着另一些士兵则迅速超前和从两侧包抄。毫无防卫的巴比教徒被包围了。士兵们持枪蹲身射击。巴比教徒们冲向前，设法冲破防线抵达市镇。那些还有长剑的就挥舞着长剑杀敌，其他的便拿木棍和石头拼死抗敌。<sup>231</sup> 枪炮的火光闪亮了夜空，巴比教徒一个接一个地倒下。<sup>232</sup>

有些士兵跑到巴比教徒聚居区附近的大清真寺，爬上屋顶和尖塔上。他们架起了枪炮等待着任何巴比教徒可能前来寻求掩护。<sup>233</sup> 从这些屋顶和尖塔上，士兵们便可监视整个地区，向所有逼近的巴比教徒射击。

一些巴比教徒冲破了士兵的包围圈，跑到了市区。他们受了伤，而且身体疲累不堪。他们要到大清真寺寻求庇护，当他们趋近时，躲在尖塔上的士兵便向他们射击。<sup>234</sup>

hhh

堡垒里已空无一人，防守者不是死便是散，再奴阿比丁罕现在必须好好思量，如何解说跟瓦乙所作的誓言。他不可能就那么简单地处决瓦乙，因为他曾誓言保证瓦乙的安全。然而，实际上

---

他却欲置瓦乙于死地<sup>235</sup>，而且希拉兹的教士们也已发出要处死瓦乙和他主要同伴们的令状。<sup>236</sup>

在那利兹外围，一个叫做红山的地方，再奴阿比丁罕与他的参谋在营帐里商议可用的办法。一个军事指挥自动推荐自己做这工作，因为他没有参与誓约。他号召所有在冲突中有家庭成员受伤害的人，出来惩罚瓦乙。

姆拉巴基尔的兄弟热切地希望要报仇雪恨，因为姆拉巴基尔替首长带信去寻求增援时，被巴比教徒捉到并杀死了。还有几个人也参与，包括首长的侄儿，因为他的父亲也是被杀死的。在报仇雪恨的情绪下，他们走向瓦乙，使劲地拉脱他的头巾——那是他的世系之表征——然后把它缠在瓦乙颈上。<sup>237</sup>他们拳打脚踢，把瓦乙打垮在地上。

他们把他的头巾绑在一匹马，拖着他经过街道。<sup>238</sup>群情激昂的市民包围着他，愤怒地责骂他，以石头丢掷他。妇女则兴高采烈地绕着他跳舞。<sup>239</sup>在疯狂的攻击者之中，在那狂喜与骚动中，在滚滚的尘土与酷热中，在震动那利兹的土墙之呼喝声与叫喊声中，瓦乙呼尽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头颅被砍下，整个头皮被剥下，塞满了干草。<sup>240</sup>他的双脚被绑在一匹马上，拖着走过大街小巷，让人们亵渎他的遗体。这个恐怖的景象，来到了市集区靠近首长住家附近的那扎尔比克清真寺门口。

来自沙达特区的妇女随着锣鼓与钗钹声起舞，并作出喜庆声和嘲笑声。<sup>241</sup>若不是因为尸体已埋在他们抛掷的石头下，他们早已把它撕成碎片。暴徒过后转向洗劫他的家。狂乱消退后，街道上空无人迹，月亮升起散发出蓝白色的光，照射在被遗弃于清真寺前的遗体上。<sup>242</sup>

第二天，几个巴比教徒把那无头的遗体收拾起来埋在一个陵

---

墓的墙边。<sup>243</sup> 对瓦乙的遗体的亵渎行为，使当地一些人感到悲伤，包括市集区一个富人的母亲比比卡侬，她认为自己是个好穆斯林。毕竟，瓦乙是位希乙，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因此她命令她的仆人去把瓦乙的头颅找回来。<sup>244</sup> 仆人把头颅找回来之后，她便将它洗干净，以绸缎将之包裹好，收藏在一个盒子里。<sup>245</sup> 过了几天，市镇里的暴力行为消退后，才把它拿去陵墓恭敬地放在无碑墓内的尸体旁。<sup>246</sup> 比比卡侬把那盒子当作圣物收藏起来。<sup>247</sup>

瓦乙于被杀害之前曾这样地说过：

“我的挚爱者啊！你知悉我为了祢的缘故抛弃了这个世界，只信赖于祢。我已不能等待，要赶紧趋向你，因为祢美丽的容貌已显示于我眼里。祢看见了邪恶的迫害者对我设下的恶毒计谋。不，我绝不屈从于他的意愿或承诺归顺于他。”

<sup>248</sup>

希乙雅赫耶达拉比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教士之一，他放弃了一切社会地位与声望，纯粹为了信仰。随后，巴孛赋赐他一个新名字“瓦乙”，意即“无以匹比者”，并宣布他为两位见证上苍的圣道者之一。他于1850年6月29日，年至四十岁时被殴打和斩首。

巴哈欧拉启示了一篇《谒陵书简》来纪念瓦乙，祝福他因为响应了神的号召，并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忠贞不渝。此书简宣称瓦乙的陵墓是个神圣的安息地，如果人们在此有所祈求将得到救助。<sup>249</sup>

瓦乙在那利兹的女儿杜巴，听闻父亲殉教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她作了一个梦，在梦中见到巴孛和父亲手牵手地并肩走，后面有许多信徒列队跟随着，而许多国王和教士们则逃离，他们的冠冕和头巾散落到地上。这个梦使她获得了安慰。<sup>250</sup>

瓦乙殉教后十天，巴孛在大不里士的广场，连同一位乞求与

---

祂共生死的年轻人，被行刑队枪杀。两团军队向这“上苍之门”和祂的年轻信徒发射了几百颗子弹。

巴孛的躯体血肉模糊，脸部则完好无损，过后遗体被丢弃在城外的一条沟里。<sup>251</sup>



---

## 第八章 惩罚

初夏的早上，天气温暖，英国在法尔斯省的代办，密尔萨马赫慕德，在希拉兹的办公室里伏案写着报告给英国政府，报告关于那利兹的冲突。在1850年6月的第一个报告里，他提及增援部队于5月19和20日从希拉兹被派遣出去协助攻打卡基耶堡垒的巴比教徒。于6月23日，密尔萨马赫慕德报告指在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已被击败，那些仍然活着的将被带往希拉兹的王子那里。第二天，又有十三个人头到达希拉兹，被带往街道上游行示众，然后被吊在城墙上。在希拉兹的王子已于6月25日派了一个行刑者到那利兹去砍掉瓦乙的头。密尔萨马赫慕德报告说，当行刑者抵达那利兹时，瓦乙已被“士兵”杀死。于6月26日，两个协理员由美哈阿里罕那里来作报告说，瓦乙已投降。据谣传，士兵们在那利兹掠夺。<sup>252</sup>

密尔萨马赫慕德的报告以及他听闻的多数谣言都是真实的。

卡基耶堡垒被攻陷之后，许多巴比教徒被斩首，头颅被剥皮，然后把干草塞入头皮内，挂在长矛尖端示众。这些都被带回希拉兹作为战胜巴比教徒的见证，也作为献给省长菲鲁兹密尔萨王子的战利品。巴比教徒男的被迫带着铐锁步行，而女的则衣衫褴褛，被绑在骆驼裸背上。步兵在他们后面，随着锣鼓和号角的鼓噪前进，而打胜战的指挥官则骄傲地骑马走在队伍的前方。<sup>253</sup> 将近抵达希拉兹时，有三个巴比教徒因为受了伤已不支倒地。许多士兵

---

踏着他们的身体走过时，拔出长剑向下挥动，就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极首插在长矛尖端高举起来，肉身则留在地上。游行队伍继续前进。那个地点被称为“卡布尔巴比”，意即巴比教徒的葬身地。<sup>254</sup>

胜利的军队带着被俘虏的30个男子，50个妇女和孩子，<sup>255</sup>于7月10日抵达希拉兹城门外。在报告里，密尔萨马赫慕德指出，士兵们携带着珍贵财物，那是他们在基纳尔苏克迪区的巴比教徒家里掠夺来的。<sup>256</sup>

胜利凯旋入城的日子，被希拉兹首长宣布为整个城市的庆祝日。城里的人们受鼓励作乐和痛饮狂欢。在那里，有音乐演奏，还有当地的妇女们欢呼鼓舞。整个市集挂满了花彩装饰和彩旗。

令人毛骨悚然的游行队伍进了城，拖泥带水的男子被锁着铁链，半裸且疲累的妇女被绑在骆驼的裸背上，像包袱般，<sup>257</sup>还有那些受惊吓的孩童。<sup>258</sup>在他们周围，士兵们在长矛尖端插挂着塞满干草的极首。<sup>259</sup>当围观者看见这梦魇般的一幕时，心酸极了，许多人羞愧又惊惧地跑回家里。<sup>260</sup>

一位游牧部落的首领，见证了军队和被俘的巴比教徒来到希拉兹：

“他们杀死那尊贵的人（即瓦乙）之后，来跟我们族人拿骆驼，要把俘虏绑在骆驼裸背上，我对这种作法感到悲伤，却不能拒绝首长的命令。因此，那天晚上我便离开了军营来到希拉兹，这样，至少我不必与部落族人一起忍受士兵的横蛮态度。当我来到离希拉兹不远的地方时，便停下来休息小睡片刻。<sup>261</sup>当我醒来时，我看见希拉兹的人民，大群地出来，还有歌手和乐队，成群地坐在每个角落和路口，大吃大喝以及和淫荡妇女嬉戏作乐。我惊讶地发现，到处都有人饮酒作乐以及醉汉的喧闹，空气中充满了烤肉的味道，弦琴与琵琶

---

声不绝于耳。我在这么惊异的情况下进入城里。

过了不久，我忍受不了这样的忧虑不安，便决定离开城市，看看城外发生什么事。我离开城门出来时，喧闹欢呼的情形前所未见。男人和淫荡妇女嬉戏作乐。不久后，骆驼队到了，驼背捆绑了四、五十个妇女。许多士兵的长矛上挂着被杀的人之头颅。在此之前，城市的人们都一直在尽情放纵他们的淫欲，但是当他们看见长矛上挂着的极首和骆驼裸背上的妇孺时，他们都悲伤地痛哭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把那些杰出的俘虏带进市集，那里早已修饰得多姿多彩。从市集到首长的办公署并不遥远，但大群的观众集聚在那里，故意妨碍俘虏的前进，因而到中午过后才抵达首长的邸宅。王子在宫殿和毗邻的花园举办一个联欢会。王子坐在椅子上，城里的贵族和大官则站立着。其他房间以帘子遮掩，王子的女眷安置在里面。俘虏们在如此困窘的状况之下，在击钹声与号角声同鸣之下被带进花园里，来到王子前面。穆罕默德阿里罕和密尔萨那音，以及其他官员向王子叙述了他们的辉煌功绩与光荣的胜利，描述各异也添加了许多细节。王子听着，不断追问俘虏的名字和家庭，偶尔问道：“这是谁？”，“那是什么？”。所有的俘虏都是妇女，其中只有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孩。

过后，那些杰出的俘虏离开王子，被收容在市外一座破旧的商旅旅馆，此旅馆可追溯到卡林罕禅的年代。<sup>262</sup>

囚徒们一拐一拐地拖着脚步进入首长的夏季办公厅。这座办公厅的屋顶像帽子，墙壁以大理石建成，厅里还有喷水池。<sup>263</sup>在那豪华的建筑物里，官员们参加宴会，庆祝打胜了巴比教徒。囚徒们被拖到官员面前。军队的指挥官把囚徒呈献给菲鲁兹密尔萨王子。出席的指挥官包括密尔萨那音，他将于1853年再

---

次指挥军队攻打那利兹的巴比教徒。王子下令把瓦乙的忠诚追随者枯兰利他，即巴比教徒的主要指挥者，和卡基耶堡垒的行刑者塞克哈，处以残酷的折磨，然后处决。<sup>264</sup> 其他囚徒也受酷刑，包括阿里沙尔达的叔父密尔萨米迪。阿里沙尔达是1853年第二次那利兹冲突的领袖。密尔萨米迪由于伤势严重，后来在狱中去世。

265

女囚徒被带到伊斯法罕城外军营附近的一间商队旅馆收容着，任由地方军的支配和摆布。<sup>266</sup> 其余的男囚徒和极首则安置在其他地方。<sup>267</sup>

巴比教囚徒每天都被带到街上让民众羞辱。这个时候，巴孛的遗孀卡迪耶巴坤，就居住在希拉兹，她说：

“有一天，我发觉希拉兹城里非比寻常的骚动，人们十分兴奋鼓舞，到处都听到喇叭声和号角声。我获悉，那利兹的巴比教徒殉教者的头颅在这种情况下被带到城市里。同样的，在那利兹被俘的巴比教徒也被带来囚禁在牢里。我期待着能会见至少一位殉教者的亲属。唉！那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天，他们之中有两个人来到我们的家求乞。即使是这样，也不可能跟他们交谈。”<sup>268</sup>

巴比教囚徒的身体，在折磨之下越来越脆弱，而地方上的人对这种每天见到的场面已失去兴趣时，有些囚徒就被释放到街上，他们精神和肉体都受尽了创伤，又身无分文，就这样让他们自生自灭。

其他的则被送回那利兹监禁。那利兹的首长再奴阿比丁罕愤怒异常，因为在他的城市里，有十一个巴比教徒尝试向沙王请愿，要求人身保护免受他迫害。一天晚上，当他们的家被袭击时，<sup>269</sup> 他们在黑夜裡溜出那利兹，逃到离开首都只有几个站的距离，<sup>270</sup> 却被政府官员捉到，带回希拉兹被处决。尽管如此，仍有一位得以

---

逃到德黑兰。他成功地提出请愿书，要求保护那利兹的巴比教徒。<sup>271</sup> 那时候，刚好就是在希拉兹的巴比教囚徒被带回那利兹的时候。

再奴阿比丁罕把怒气发泄在刚到达的巴比教囚徒身上。他下令把塞克尤索夫的双朵割下，另一个则在鼻子勒上缰绳，其他的则被严重地殴打。有些因为伤重而毙命，其中包括卡尔巴拉伊密尔萨穆默德，他曾经是卡基耶堡垒大门的看守员。<sup>272</sup>

首长正在大举强暴地对待所有巴比教徒。

再奴阿比丁罕开始逐一找出当地的巴比教徒，夺取他们的土地与家园。他雇请了几千个士兵，包括忠于他的当地部落族人，把跟瓦乙有关联的人和那些反对他的统治的人捉起来。巴比教徒在基纳尔苏克迪区的屋子被夷为平地。卡基耶堡垒有木材的部份都放火烧掉。<sup>273</sup> 巴比教徒所拥有的值钱东西都被盗窃。<sup>274</sup>

被追查出来的巴比教徒，都被带到街上，让他们的邻居和所有的人看他们受折磨。干草放在指甲下燃烧。烧红的铁压入他们的皮肤。他们的鼻子被穿孔，然后把绳子穿过鼻子，由士兵猛拉绳子把他们拖到街上。许多市民站在一边看他们受折磨，人们的幸灾乐祸，增加了他们的痛苦和羞辱。

再奴阿比丁罕把富有的巴比教徒囚禁在那利兹，<sup>275</sup> 强迫他们签署契约，把土地割让给他，他便成为更加富有的人。<sup>276</sup>

那利兹周围都发生了饥荒，贫穷广泛地扩散开来。从希拉兹派来的军队，靠地方上的人民为生，用完了米粮的供应。再奴阿比丁罕则储藏了大量的粮食，以高价将之出售，但当情况更加恶化之后，他被迫以公平的市价分销出去。<sup>277</sup> 他利用这个分销的机会，进一步侮辱那些主要的巴比教徒。他迫使他们坐在门口的地上，等市民进来领取他们的配给时，命令那些买粮的人向他们吐口水。有些人不肯这么做，因为他们尊重对方，结果便拿不到配

---

给。<sup>278</sup>

被当众羞辱和折磨的巴比教徒，其中两个是雅兹德的阿卡希乙雅化和那利兹的哈芝穆罕默德达基。<sup>279</sup>再奴阿比丁罕指认他们是瓦乙的主要支持者，于是便发出拘捕的命令，把他们捉起来。

阿卡希乙雅化曾是那利兹的杰出居民之一。他是高级的教士，在市集区拥有一间大宅。在雅兹德，他成为巴孛的追随者。因此，必须放弃他的职位和相关的一切福利。来到那利兹，他活跃地宣扬新教义，在市集区很多人通过他接受了巴孛的教义。再奴阿比丁罕采取手段对付他，阻止他住在自己的屋子里。他便加入瓦乙的卡基耶堡垒，成为他的参谋之一。瓦乙殉教之后，再奴阿比丁罕把那利兹许多居民成为巴比教徒的责任推在他身上。<sup>280</sup>他被捕之后，象征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之头巾被烧掉，这就开始了对他的折磨。<sup>281</sup>

在一篇有关他的传记里，有一段生动地记述他遭受的迫害及他如何接受它：

“……这位曾经受人崇敬的学者，站立在谷仓门边，数以百计的男女，鱼贯而过那扇门时，向着他脸上吐口水，并以怨毒偏执的眼神看着他。

面对这么极端的羞辱，阿卡希乙雅化没有丝毫厌恶、不容忍或愤慨的表情。相反的，他始终保持冷静与顺受的态度，并对冒犯他的人显示出崇高的欣悦、爱和感谢的精神。

有一次在他受折磨时，根据权威报道，他发现有好几个人迟疑着不欲前来获取他们的配给。很显然的，要向他脸上吐口水这种可恶的行为，使他们望而却步。于是，阿卡希乙雅化便露出极欣慰的表情，召唤他们说道：‘你们快点来吧，迟了就拿不到你们的份额。你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并不要紧；我会用手帕抹掉……’ ”<sup>282</sup>

---

希乙雅化也忍受棒打脚板的惩罚。<sup>283</sup> 他被拖到屋外，双脚被绑在木板上，木板一端被举起来，以便他脚底朝天，然后用木棒屡次打击脚板。身体末端神经集中在脚底，棒打致使剧痛传遍全身，也导致他的脚底小骨断裂，肌腱撕开。还有一次，士兵把他拖到富人的家门前棒打，直到富有人家或经过的路人付了救赎的钱，才停止棒打他。过后，他又被拖到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又以同样的方式棒打他，如此继续了九个月，直至他双脚肿痛发炎，不能行动。<sup>284</sup>

那利兹的哈芝穆罕默德达基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商人，以诚实出了名。城市里的人把钱存放在他那里以策安全。他娶了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女儿为妻。姆拉阿博都胡赛因是1850年殉教的巴比教徒之一。当瓦乙从鲁尼兹来的时候，穆罕默德达基是那些出来迎接瓦乙的市民之一。他一听闻了巴孛的教义，便马上接受它。他雇请传布公告的人让那利兹的民众知悉瓦乙的演讲会。当政者采取暴力对付巴比教徒时，他便加入卡基耶堡垒的防卫工作，并出钱资助其经费。冬季降临时，再奴阿比丁罕决定每天把一个被俘的巴比教徒鞭打后丢进严寒的水池里。<sup>285</sup> 穆罕默德达基要求代替受刑的人被丢进水池里，因为他年轻强壮。他流的血使水池染红了。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天，但他仍然活着。这使他的身体永远变了形，双目也将近失明。过后，他被拖到城市各角落去被虐待和侮辱，以便向经过的人索取赎金。<sup>286</sup>

再奴阿比丁罕的妻子认识这两个人，是他们家人的好友，在采用暴力期间，她没有好好地睡过。她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身穿黑衣者从天而降，警告再奴阿比丁罕，谴责他虐待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她认为这是一个凶兆，把梦告诉丈夫，他却丝毫不动怜悯之心。于是，她便联络她的朋友沙达特县的领袖，请他备好五只驴子在城外等待。那天晚上，她指示她的仆役到监狱去把雅化

---

和达基救出来，偷偷地以驴子把他们运到哈拉特市，因为那是再奴阿比丁罕管辖之外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几个月疗养严重的损伤。<sup>287</sup>

由于对财富贪得无厌，再奴阿比丁罕继续盗取巴比教徒的财产。

那利兹某个区的首领，阿卡希乙阿布打力卜，是沙王所认识的人，但这不足以保护他免受首长的贪婪所迫害。首长用铁鍊将他锁住，暗中送去附近一个称为马丹的采矿场。希拉兹政府当局询问阿布打力卜的下落，阿比丁罕却不愿把他交给更高的行政当局，免得当局因为他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把他处死，这是因为再奴阿比丁罕正在觊觎他的土地。他编造谎言说阿布打力卜已死亡，但地方上有一个宗教领袖，认为阿布打力卜是造成巴比教徒叛乱的源头，又对他有私怨，于是便把他毒死。<sup>288</sup>

再奴阿比丁罕也强占了姆拉密尔萨穆罕默德那利兹及家人的财富。姆拉穆罕默德是著名书法家，他是卡基耶堡垒里最初的七十二位巴比教徒之一。他在堡垒里受了伤，当巴比教徒被击败时，他正在伊斯打巴纳疗伤。当他返回那利兹时，震惊地发现他的家人所遭遇的命运。再奴阿比丁罕在他的母亲面前，以烧红的铁棒折磨他的弟弟。再奴阿比丁罕命令他们签署契约，把财产转让给他，那么他就停止严刑虐待。他们畏惧地从命，但已太迟，他的弟弟因伤势严重不久后就去世了。<sup>289</sup>

许多巴比教徒逃出了首长的魔掌，在周围的山野躲避。<sup>290</sup>他们没有携带任何财物或粮食，但他们存活下来，并参与1853年更血腥的冲突。

在那利兹，其余的巴比教徒囚徒被虐待至死。他们的遗体被抛下监狱院子的一口井里，然后填土掩埋。<sup>291</sup>

那利兹的姆拉穆罕默德对家人的遭遇悲痛至极，他决定采取



---

一个新的行动。为了替家人雪耻，他决定到德黑兰去面对波斯国王——那造成巴比教徒受迫害的罪魁祸首。

---

## 第九章 试图暗杀波斯国王

由于巴孛被处决，祂大多数的主要使徒又相继牺牲，许多忠诚于祂的信徒在打巴尔斯堡垒、然栈以及那利兹接二连三战死之后，许多巴比教徒的确受了极大打击，其中一小撮信徒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位焦虑的那利兹妈妈，亲眼目睹她年轻的儿子被虐待至死，她家的土地被强夺而受尽精神创伤之后，把家里仅存的珍珠项链和几样贵重物品包裹起来，交给她的大儿子姆拉密尔萨穆罕默德，然后在1851年春天离开了那利兹。到了希拉兹，他会见了几个有同样想法的巴比教友，一同前往德黑兰。<sup>292</sup>一个巴比教徒的领袖为他们策划了一个暴力行动……<sup>293</sup>

……有一天，巴比教徒的策划者来会见巴哈先生，把行动的计划告诉他。巴哈先生警告他们绝对不可妄动，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巴孛的教义，他绝对不参与这邪恶的行动。他警告说，这样做对其余的巴比教徒将是一个大灾祸……<sup>294</sup>

……一位新首相已开始任职，他是奴里的密尔萨达基罕。新首相认识巴哈先生一家人，他写了一封信给巴哈先生，热切地表示希望跟巴比教团体和解……<sup>295</sup>

然而，那密谋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以下是1852年8月12日出现于德黑兰每周公报的一则消息：

“由于陆德巴的气候温和，在乌斯汉有大量的山鹑可猎

---

捕，因此皇上已决定几日内将前往这些地方（皇上夏宫外）”

296

过了几天，报章上出现一则新闻：

“离首相不远处，皇上向他的侍从发出命令，要侍从骑上马前进，突然出现了一个从法尔斯省的那利兹来的罪犯。他乔装成村民，很勇敢地跑前来，大声喊道：「我有一个要求！」侍从把这个流氓围住，看他有何话说。说时迟，那时快，他们还来不及拘押他，他已拔出枪来向国王射击。国王吉人天相，子弹射不中目标。”<sup>297</sup>

下一周的新闻报导这样说：

“那利兹的密尔萨穆罕默德，曾参加过那利兹、然栈及马仁达兰的叛乱战斗，身上多处留下伤痕。这一次，他刺杀国王不遂，已被国王的侍从、卫兵、仆人和皇家军官枪杀，其遗体被士兵们以乱棍和石头砸成肉酱。”<sup>298</sup>

### hhh

1852年8月间行刺国王不遂后，巴比教徒所受的惩罚是迅速、猛烈而且深广的。一个针对巴比教徒既凶猛又广泛的杀戮开始了，正如巴哈先生事前给其中一位密谋领袖所作的警告一样。这个叛逆行动给予教士们一个好籍口，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新信仰，并没收其信徒的所有财物。<sup>299</sup>

一个被派遣到德黑兰的奥地利官员看见那骇人的情景，震惊到辞职不干：

“……市集里被悲伤的受害者所照亮，因为暴民在这些受害者的胸膛和肩膀上挖了深洞，把燃烧着的烛芯插在洞里。我看见有些被铁链锁住，拖着在街上游行示众，有军乐

---

队在前面领路。插在胸膛和肩膀上的烛芯，烧进了皮肉，油脂使烛芯猛烈闪烁不定，像刚灭的灯一样……这些受害者的结局很悲惨，他们被烧焦和穿了许多孔的躯体，手脚被绑，吊在树上，头部向下，任由人家当靶子射击。任何波斯人可以从不远处的石矿场摆设好枪支射击。我看有些尸体，被多达150颗子弹洞穿……目前，我呆在家里不敢出门，以免再见到骇人的情景。巴比教徒死后，被砍成两块，钉在城门上或被抛弃在旷野里，让野狗和豺狼充饥……”<sup>300</sup>

波斯国王虽然毫发无损，但他情绪上却非常震荡。那凶猛的攻击，将烙印在心中好多年。<sup>301</sup> 他知悉，近年来在欧洲发生的行刺，有好几宗是成功的。他怀疑他的顾问团之中，有人阴谋杀害他。也许他们之中有人与重要的巴比教徒互相勾结，抑或有外国势力插手他的国家事务。他甚至怀疑新任首相，因为与首相不和的母亲暗示说也许首相有参与起事。然而，她却把大部分恶毒怨恨集中于一位最具声望的巴比教徒：巴哈先生。

尽管沙俄外交部长、首相以及其他高官要给予他保护，巴哈先生还是径自选择前往皇家军队的总部，表明自己的无辜，反对这种暴力行动，并力证自己服从国王的统治。他被移交给执政当局，被迫锁上铁链，徒步走向德黑兰，一路上受烈日暴晒，还面对许多暴民的凌辱。有一个老妇女要向他掷石头，但有人阻止她，他便说：“别使这妇女失望，让她完成她认为在上苍的眼里，是值得称赞的善举。”<sup>302</sup> 过后，他被推进一个黑暗污秽的地牢里，跟其他罪犯同囚一处。在监禁中，他的颈项被一条粗重的铁链锁住，结果终生留下了伤痕。

有一天，他的儿子阿博都巴哈（意即巴哈的仆人）被带去见他：

“……当祂的父亲准予离开牢房出来活动时，祂被允许

---

进入监牢的院子去探望敬爱的父亲。巴哈欧拉完全变了样，祂那么衰弱，连走路都有气无力，篷首垢面，颈项被粗重的项圈擦伤而肿痛。身体被笨重的铁链压弯了。这景象使阿博都巴哈的小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sup>303</sup>

巴哈先生被囚禁于地牢时，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梦：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忽然由四面八方听见这样的荣耀之声：“真确的，我们将协助祢，凭祢自己和祢的笔战胜一切。切莫为了发生在祢身上的一切而悲伤，也莫畏惧，祢确实处境安全。不久，祢的主将派遣和揭露尘世的宝物——那些凭你本身和祢的圣名让人心复苏而战胜一切的人。”<sup>304</sup>

上苍选定了祂作为巴孛所许诺的显示者，巴孛为祂开启了门户。不久，祂将被迫离开此地到巴格达去。祂和祂的家人将开始过流放生涯，实现冥冥之中的大计划，而祂是那神圣的工具。这流放生涯将永无回头之路。<sup>305</sup>

---

# 1853年的那利兹

---

## 第十章 那利兹的动乱

那利兹首长再奴阿比丁罕热切地起来尽其本分消灭波斯的巴比教徒。他要把他的城市里的这些异教徒消灭殆尽，因为这些异教徒可能和他的远亲结盟而推翻他的统治。同时，他也借此机会，掠夺那些人的财富以自肥。<sup>306</sup> 许多存活下来的巴比教徒跑到山野去避难，生活在恐惧中。卡基耶堡垒被攻占之后，巴比教徒集中居住的基纳尔苏克迪区，几乎成了废墟。<sup>307</sup> 然而，一股新的抗拒力量正在形成。

首长接获消息，巴比教徒攻击他在山坡地带建立的一座葡萄汁制造厂，杀死了几个工人。<sup>308</sup> 他听到一些密谋的谣言。在基纳尔苏克迪区的巴比教徒，人数似乎又在逐渐增加。<sup>309</sup> 由于害怕，他出去公众场所时，总有几个枪手保护着他，以防不策。<sup>310</sup>

倘若他获悉，在1852年秋天，一个以英勇闻名的巴比教徒阿里沙尔达已潜回那利兹，他就会更加紧张了。

沙尔达出生于1823年，他是基纳尔苏克迪县两个闻名家庭——大博拉达兰以及扎尔马伽利——的后裔。<sup>311</sup> 再奴阿比丁罕较早前认知了他的勇敢与领袖才华，给他看管两个乡村，拉斯达克村和卡图叶村。当时，一个富有的家庭，可能拥有整个村庄的土地；农夫在田地上耕种，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税。沙尔达和他的童年好友哈山密尔萨捉了70个公路劫匪而闻名于当地。这些土匪哀求从轻发落，宣称他们是清白的。沙尔达没有把他们交给首长惩

---

罚，而是释放了他们。从此，村民们特别尊敬沙尔达的公正与勇敢。

沙尔达虽然受首长的器重，却越来越厌恶他的所作所为。他得悉首长通过杀害自己的亲兄弟——那利兹首长权位的合法继承人——而夺得统治权。因此，当瓦乙抵达那利兹宣扬巴孛的教义和推行仁政时，便成为瓦乙的追随者。<sup>312</sup>当卡基耶堡垒被攻占后，严重的杀戮浪潮发生时，他逃到附近的山野避难。1852年秋天，他又潜回那利兹，为当地的巴比教徒服务。<sup>313</sup>

一小组的反抗领袖形成了，其中包括：阿里沙尔达、卡基耶古特巴、瓦乙的岳父哈芝阿博都阿里和他的两个儿子、姆拉阿博都胡赛因和他的四个儿子，还有其他九个人，一共是十九位，为数“瓦乙”——巴比教神圣的数字。他们决定由哈芝阿博都阿里和姆拉阿博都胡赛因负责巡访当地的巴比教徒，并教导他们了解巴孛的教义，因为多数只知其一二。沙尔达和古特巴则寻遍整个山野，把仍然避居的教友找出来，鼓励他们回去那利兹，重新组合的巴比教团体，能给予首长更强大的反抗。受到鼓舞后，巴比教徒开始回去那利兹。<sup>314</sup>沙尔达暗中到访贫困的巴比教徒，并带给他们粮食、衣服、点灯的煤油和鼓励。<sup>315</sup>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也提供了这样的支援。<sup>316</sup>人数不断增加，到了1852-3年冬天时，这团体又恢复了生机。

在这段时期，首长再奴阿比丁罕也开始策划全面攻打巴比教徒的计划。

意识到来自首长的攻击是无可避免了，一小撮巴比教徒越来越频繁地私下低语“行刺”。<sup>317</sup>这一批在什叶派圣训里成长的巴比教徒，他们了解宗教乃上苍的旨意，由于它是真理，因而可以诉诸武力来捍卫。他们相信“卡音”将带领军队建立公义，正如公元前一世纪的犹太人相信救世主将回来带领军队反抗罗马帝



---

国一样。然而，巴孛并不宽容战斗，这可以从祂拒绝伊斯法罕首长提供祂一支军队看出来。<sup>318</sup>

这一小撮巴比教徒并不了解，他们所策谋的行为违背了巴孛的教义。他们怨恨首长和某些那利兹人杀害了他们所敬爱的瓦乙，自己的经历惊魂未定，还要为家庭成员和财物担忧，现在他们深恐自己性命不保而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没有任何像瓦乙那样有才干的人能来教导和指引他们，让他们获得正确的灵性观点，因为大多数原先的巴比领袖已被杀害。

在1853年的早春，<sup>319</sup> 首长发出命令，要召集基纳尔苏克迪区的巴比教徒在一起，然后囚禁和折磨他们。<sup>320</sup> 他也设计要消灭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因为他保护着地方上的巴比教徒，而且他也曾经跟那个被他杀害的兄长有密切的交情，也和沙尔达、古特巴等人过从甚密。<sup>321</sup> 某位接近首长的人知悉他的计划后，便私下告诉巴比教徒们，<sup>322</sup> 致使他的命令不能及时执行……

在一个星期五的傍晚，<sup>323</sup> 再奴阿比丁罕吩咐他的侍从把公共浴室准备好，让他第二天早上使用。<sup>324</sup> 那间浴室是一所旧建筑物，外面的房间给人家更衣拿毛巾，然后才进入有热水的主要浴室。在那里，侍从替他洗刷，然后他才进入各别的水池，把自己浸在水里。水池的水是公用的，因此那些水很肮脏。<sup>325</sup>

第二天早上，再奴阿比丁罕在侍从和军人的跟随下，步行到浴室。他的家就在浴室的对面。进入浴室之前，他已吩咐枪手爬上他家的屋顶和塔顶向四面八方侦察，看是否有嫌疑人物。

公共浴室早已清场供他私用。他有所不知，清晨时分早已有五个人偷偷地进入浴室，隐藏在浴室里黑暗的壁凹处等待。再奴阿比丁罕和他的侍从进入浴室，他脱下衣袍正想沐浴，突然几个刺客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冲向他，一面叫喊一面举起刀剑。他感觉到一把刀已刺进他的身体。他的侍从尖叫起来，其他的侍从跑

---

进来，冲向其中四个刺客，并以刀剑猛刺他们。首长血流如注，不过他还站立着。他听到最后一个攻击者<sup>326</sup>喊到：“你这个受咒诅的……”当这句话还在耳中回荡时，他瘫倒在石板上。第二天他便死了。<sup>327</sup>

## hhh

有一个人对再奴阿比丁罕的死并不感到悲伤，那便是密尔萨那音，他是新首相的表兄弟也是妻舅。<sup>24</sup>密尔萨那音曾是法尔斯省军队里的出纳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在那利兹第一次的军民冲突中，扮演过活跃的角色。他的表兄即新首相，把那利兹首长的职务和法尔斯省长的职务分开，那是因为处理巴比教徒的事做得一团糟，而于1852年把这事务交给了密尔萨那音。<sup>328</sup>首相指示密尔萨那音必须为巴比教徒着想，让他们有安全感，以便日后容易诱捕他们。<sup>329</sup>密尔萨那音虽然让再奴阿比丁罕和家属处理那利兹的日常事务，但他却不喜欢再奴阿比丁罕罔顾希拉兹当局，办事自作主张，时常把事情搞砸。<sup>330</sup>

再奴阿比丁罕被刺杀后，密尔萨那音马上委派他的叔父密尔萨巴巴带领一队士兵到那利兹，防止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几周后，他亲自带领了更大的队伍到那利兹。<sup>331</sup>为了对新上任的首长表示尊敬，阿里沙尔达和其他巴比教徒都出来欢迎他。大家都期待今后会比较和平安宁。

---

<sup>24</sup> 曾下令处决巴孛的首相密尔萨达基罕，于1851年11月间，因侵犯国王的权力而被解职下台。他随即被剥夺了一切头衔与地位。当他面对沙王的行刑官时，据说他曾忏悔杀死巴孛和迫害祂的追随者（《马仁达兰尼》卷4，26页）。奴里人士密尔萨阿卡罕于1851年11月成为新首相。

---

然而，再奴阿比丁罕的妻子头脑里却存有报复的念头。他会见密尔萨那音要求为她的家人报仇雪恨，把她所有的首饰和他想要的贵重财物都献给他。<sup>332</sup>她提议邀请所有巴比教徒前来宣泄他们的悲情，这样便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密尔萨那音便放出话，任何巴比教徒若对政府有何投诉或财物有所损失，可以在指定日期前来向他取得赔偿。巴比教徒不知如何应对这种优惠，因为经过三年的迫害后如此慷慨是令人怀疑的。无论如何，为了尊重他的态度，巴比教徒接受了他的邀请，不过，他们不接受任何赔偿，要让那些杀害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人面对上天的惩罚。<sup>333</sup>

在指定的日子里，阿里沙尔达、古特巴和其他巴比教徒都前往首长的大厦表达和解的诚意。士兵们受指示，不可让任何巴比教徒逃走。大批巴比教徒走进首长大厦的庭院。当所有巴比教徒都进入庭院后，士兵便把庭院的入口锁紧，并开始捉拿巴比教徒。一阵扭打发生了，有些巴比教徒被殴打。有150位比较重要的教徒被囚禁，包括沙尔达和古特巴。<sup>334</sup>当听到欺诈和逮捕的消息后，巴比妇女们都非常伤心失望。<sup>335</sup>

驻守在那利兹的军队指挥官美哈阿里罕上书首相，盛赞密尔萨那音不用流血便捉拿到那么多的巴比教徒。首相又将消息上呈国王，国王听闻这成就非常高兴，谕令把巴比教徒遣送到德黑兰面圣。

密尔萨那音控制了巴比教徒之后，觉得局势较为安定了，便到希拉兹去办理其他紧要的事务。<sup>336</sup>他让他的叔父密尔萨巴巴负责监守一批指定的巴比教徒，准备押送他们到德黑兰去。密尔萨巴巴不久后就面对一个挑战，事缘卡图叶村附近的村民拒绝缴付政府向他们征收的新税务。面对这些村民坚拒缴交新税，密尔萨巴巴不知要如何处理，他向阿里沙尔达求助解决的办法。

---

沙尔达原本在再奴阿比丁罕执政时管理过卡图叶村民的税务问题。村民都尊重并敬畏沙尔达。密尔萨巴巴赠送沙尔达一件特制的衣袍，以表扬他的服务精神，<sup>337</sup>并答应归还巴比教徒所失去的财物。<sup>338</sup>为了巴比教徒的切身利益和保持巴比教徒与政府当局的亲善关系，沙尔达答应跟他的同伴们解决这项难题。村民听说沙尔达要前来执行任务，只好退缩，税务也缴清了。在感激之下，密尔萨巴巴便释放了其他的巴比囚徒，并善待他们。<sup>339</sup>

在这个时候，国王的官员来到希拉兹要押送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到首都去。密尔萨那音也加派了他的亲信连同那些官员去押解囚徒。<sup>340</sup>希拉兹是巴孛的出生地，来自此地的执政当局的高层，不乏同情巴比教徒的官员，但也有另一些人欲消灭巴比教以保卫自己的地位。如此一来，当希拉兹的主要教士活跃地谴责巴比教和它的信徒时，<sup>341</sup>一些希拉兹的显要<sup>342</sup>可能已给那利兹的巴比教徒通风报讯，让他们知道士兵们正在前往那利兹逮捕他们。<sup>343</sup>在希拉兹的英国代办密尔萨法杜拉可能也是巴比教徒的同情者之一。在1853年10月份的报告中，他指责密尔萨那音虚假地指控那利兹的市民是巴比教徒，利用了那利兹的犯罪分子来虐待居民，增加了社会的不安，还掠夺无辜人民的财产。<sup>344</sup>首相是密尔萨那音的亲戚，当他知悉了英国代办关于法尔斯省事件的报告时，就把他革职了。<sup>345</sup>

那利兹的巴比教徒暗中接到消息，政府军要来捉拿他们，便决定要保卫自己。他们把自己分成三批人马。教士们聚集在当地一位姆拉的家。由沙尔达带领的枪手们，则集合在另一个家里。

第三批人马由古特巴率领，躲藏在城市南方的葡萄园里，那里有许多巴比教徒家庭拥有的葡萄园和果园。<sup>346</sup>这些果园都有典型的、高低不一的围墙隔开。巴比教徒们在这些围墙背后获得很好的掩护，棚架上浓密的蔓藤，可以遮蔽阳光。

---

每个小时，三批人马之间都互相通报讯息。

密尔萨巴巴畏惧国王的盛怒，如果不把巴比教徒送交当局，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因此，他委派了一位信使，哄骗他们说需要巴比教徒的协助，去排解附近一个乡村的叛变，就像沙尔达之前帮助过那样。当巴比教徒拒绝协助时，密尔萨巴巴又派遣另一位信使，也同样受了挫折。在绝无办法之下，密尔萨巴巴便在附近村庄拘捕了几个毫不知情的穆斯林枪手，想把他们当作巴比教徒遣送去德黑兰，但却受到警告绝不可这么做，因为这会给他带来麻烦。<sup>347</sup>

密尔萨巴巴现在发觉自己处于狼狈的窘境。他明白必须采取武力来实现押解巴比教徒去德黑兰的承诺。于是，便命令他的军队采取行动。

那是1853年的秋天，那利兹第二次战斗开始了。

---

## 第十一章 在葡萄园的战斗

密尔萨巴巴的军队小心翼翼地逼近葡萄园，他们知悉巴比教徒是闻名的凶猛者，对方都躲在葡萄园里。他们包围着葡萄园，但只有几个肯冒险进入果园。一进去便马上被一组巴比教徒以刀剑、木棍和石头攻击他们，还听见对方高喊：“真主是伟大的！”，然后把他们赶出去。

集合在城市屋里的巴比教士和战斗者，一听到骚乱声，便匆匆地出现，冲向葡萄园参与战斗。防守的力量现在更加令人生畏，战斗更加激烈。<sup>348</sup>

一个挥剑的巴比教徒，全身穿着白衣——这葬礼用的颜色表示他已视死如归——他冲向一些已逼近葡萄园的骑兵，他们都惊慌地逃走，这个巴比教徒独自穷追不舍，一直追到首长大厦，结果被那里的士兵制伏并把他拘捕。<sup>349</sup>

这时候葡萄园内已射击了几百发子弹。葡萄园里有将近两百个巴比教徒跟四面包围的士兵奋战。整个下午枪声持续着，由于黑夜降临才停止。<sup>350</sup>

有几位城里的巴比教徒冲向葡萄园参与战斗时被拘捕了。他们被押回城里，囚禁于前任政府首长府邸塔楼底下的地牢里。<sup>351</sup>被囚禁又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他们便想方设法逃走。

不久，在漆黑的地牢里，响起用刀挖墙的声音。被囚者尝试挖洞爬出去。然而其中一个名叫卡基耶的囚徒把其他人给出卖

---

了，他让首长知道逃跑的企图。<sup>352</sup>他宣称自己并不是巴比教徒，拘捕他是错误的。

当局告诉他，必须把其他的囚徒斩首，来证明自己不是巴比教徒。<sup>353</sup>

这些囚徒被押到那扎尔比克清真寺门前，那里是三年前瓦乙的遗体被弃置的地点。抵达后，一个守卫把其中一个巴比教徒拖出来，然后把他枪决来开始行刑。他们拿了一把剑交给那个出卖同伴的卡基耶。囚犯们被迫逐一跪下，卡基耶挥剑砍向无辜的颈项。一会儿，以前的同伴们的头颅就四散在尘土里，卡基耶则手握沾满鲜血的剑站在无生命迹象的躯体前。

卡基耶展现了他的真本性。<sup>354</sup>后来，他的父亲对儿子的变节感到非常羞耻，当众跟他脱离关系，还骂他做“杂种”。<sup>355</sup>

当包围葡萄园的士兵退回兵营里过夜时，巴比教徒决定另觅较为安全的防卫点。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迁移到靠近比德布坤涧水的果园。那是城市南方几公里远的山脚下之果园，<sup>356</sup>那里的果树，大部份都是瓦乙亲手栽种的。过了两天，从那利兹来的巴比教徒越来越多，人数已达大约四百人。

巴比教徒都知悉，他们最终的结局将是殉教。有些巴比教徒，由于缺少像瓦乙那样的明智领导，要为他们死去的家人与朋友报仇。他们想惩罚那些造成他们受苦受难的那利兹人。那时刚好是照料果树的季节，因此，那利兹的本地人都出来工作。有一个那利兹人正在照料他的果树时，被巴比教徒出其不意地攻击……然后又另一个受到攻击……<sup>357</sup>

hhh

增派援军的呼声传到希拉兹的同时，村民也接到通令，拿起

---

枪支和其他武器起来响应攻打巴比教徒。<sup>358</sup>

几百个巴比教妇女穿着黑罩袍，带了一些轻便的东西，牵着她们的小孩，跟随在她们男人身后，通过基纳尔苏克迪区的黑暗街道，走向城市南方的山脚下，要协助巴比教徒抗敌。<sup>359</sup>一个年轻的巴比教徒，正在走访哈拉特城市，听到巴比教徒面对悲惨的命运，就匆忙地跑了回来。<sup>360</sup>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继续留在那利兹，支持尚在城里的巴比教徒。他的妻子是首长的妹妹，因此他暂时是安全的。<sup>361</sup>

在希拉兹，英国代办在他的报告里这样写道：

“……巴比教徒回家来，把他们一家大小都迁到山脚下，他们已将粮食搬到那里，足够维持他们三、四个月的生活。密尔萨那音向新任省长要求并获准派出增援部队，包括四百个士兵，两门大炮和炮手以及弹药。其实新首长并不知晓真正的情况。密尔萨那音开始展开行动，拘捕那些可怜的百姓，并把他们押解到首都。省长也下达指令，让他从其他临近各县获得支援。但是，那利兹的人民已在山上建立起坚固的防守点，而且只有一条路通往那里，因此一般认为军队不可能攻陷他们……”<sup>362</sup>

大炮、步兵、骑兵以及甘西部落民族，从希拉兹通过荒凉的黄土山而来。密尔萨那音率领大军，他被授予权力征募各地乡镇的人员入伍。<sup>363</sup>

当对抗者越来越趋近时，小冲突便开始了。为了更好地防护，巴比教徒向更高的山坡上移去，来到一个叫做达尔必西卡夫特的地区。那里有一个面积大的浅山洞和一片开阔的果园，还有农夫以树支、石头建好的临时住处。<sup>364</sup>简单的防卫工事是临时准备好的，以大卵石置于上山的路中。在那里，有一条通往最高山脊的山道，如果需要时，通过它便可退守更高的据点。



---

成千上万人出现在各个方向，联合起来攻打巴比教徒。

在东面，有整千个来自伊斯打巴纳的枪手，在南面又有上千个来自伊拉克；乡村的领导和他们的人员由杜尔伊卡拉特方向来，还有整千个是那利兹市长召集的人马，都参与了攻击。密尔萨那音的部队扎营在达尔必西卡夫特附近。

巴比教徒从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sup>365</sup>

---

## 第十二章 血淋淋的山坡： 达尔必西卡夫特和巴拉达兰

除了风声和鸟鸣以外，异常寂静。突然间，一支长枪的爆响划破了寂静的山野，引发了一阵猛烈的交火。伊斯打巴纳的枪手开始进攻了。他们受了教士们的激励，承诺倘若他们消灭了这些他们所谓的异教徒，便可上天堂。然而，他们之中有四个姆拉，带着弹药和武器加入了巴比教徒那一方。<sup>366</sup> 进攻者迅速地前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临时防卫点，使巴比教徒只剩下几个防卫地点，双方已越来越逼近地对峙。<sup>367</sup>

躲藏在大卵石后面的一个伊斯打巴纳神枪手，瞄准了一个巴比教徒，向他射击。子弹划过空气，射穿了他的身体，他倒下了。这个神枪手不停地瞄准，不停地开枪，一连三个巴比教徒被击倒在山坡上。他又接连射击，结果另两个巴比教徒也倒地不起。他停下来，调好他的扳机，准备再射击，但这一次只发出扣扳机的声音。一个巴比教徒冲向他，他却不知如何是好。那巴比教徒举起剑猛力砍下，强劲的力道把他的头颅砍成两半。<sup>368</sup>

当战斗逐渐猛烈时，阿里沙尔达很疲惫地跑回他的要塞，找食物充饥。同伴给他一些干面包和胡桃。另一个同伴则拿水烟来给他吸以补充他的精力。阿里沙尔达还没有捉稳水烟枪，它就忽然掉落下来。原来一颗子弹射中了给他水烟枪的同伴。沙尔达跳了起来，捉住长剑便冲了出去。其他巴比教徒也挥动手中长剑随

---

他冲了出去。震惊于这么猛烈的冲杀，那些倒霉的士兵马上掉头跑下山坡，沙尔达和同伴们则穷追不舍。共有二十一个士兵被他们俘虏了，其余的四散逃走，一直跑到伊拉其村。被俘的士兵则被押上山顶的峭壁，然后推下山谷。<sup>369</sup>

在山坡的下方，密尔萨那音不知上方发生什么事。他准备好一份通告要传给他统领下的每个士兵，要他们从各自的据点，准备从各方面攻打巴比教徒。当他写好指令后，便交给传达命令的士兵。士兵走出营帐向山上走去寻找部队。<sup>370</sup> 在半途遇上巴比教徒把他措手不及地擒拿。他们发现短笺后，把他就地处决了。<sup>371</sup> 巴比教徒知悉密尔萨那音的计划后，便准备好迎敌。

几百个攻击者逼近巴比教徒的据点。当他们望向巴比教徒的营寨时，许多人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对方的营寨里。他们惊奇地喊道：

“你们为何把我们的妻子押到这个山上？”

这些妇女已了解新的教义而愿意为之牺牲性命。她们已废除了与丈夫的婚约，因为他们拒绝了神圣的教义。她们要在巴孛的神圣教规下生活。

有些巴比教徒回应道：“她们已不是你们的妻子，你们之间已各走各路。”

“你们怎么认知了主而我们却没有？”<sup>372</sup>

“你们不能认知主就好像沙尔曼与阿布达尔认知了伊斯兰的先知，而阿拉伯人及犹太人虽然拥有他们的神学者，却仍然无缘认知。”<sup>373</sup>

当这场骂战在进行时，沙尔达指示一组枪手包围攻击者，以便可以从几个方向开火。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一个年轻人带领枪手出去。每个人选了清楚看见攻击者的位置，伺机待命。一声令下，炮火齐发，敌人万分惊慌下弃械而逃。

---

巴比教徒捡起攻击者落荒而逃时遗留下的东西——有饼干、衣物、弹药、枪支及刀剑。他们拖着疲劳的脚步，回到防御工事。这一天以失败开始，却以胜利告终。<sup>374</sup>

太阳西沉，一个在山道上放哨的同伴匆忙地跑回营寨报告。他看见密尔萨那音的部队正在达尔必西卡夫特的山道上前进，这条山道通往巴比教徒的营寨。从早前截获的短笺，他们知道密尔萨那音的计划是从四面进攻巴比教徒。大家商议应对之策，有些人主张等天亮才发动进攻，但沙尔达却鼓励大家当晚就采取行动，打垮敌人，然后才休息。<sup>375</sup>

沙尔达组织了两队人马，每队十九个人。一队他自己率领，另一队则由古特巴领军。一队人马布防于达尔必西卡夫特山道。另一队则潜到阿斯贝尔坤山丘，等待士兵们熟睡时才动手。他们做好了夜间攻击的准备。

太阳早已西沉，月光使山坡出现黑暗的阴影。黑暗的人影有如黑豹般在岩石间滑行。其中一个人眼力较差，踩松了几块石头，石头滚了下去。<sup>376</sup>士兵们听到有异动，跳了起来拿起各自的武器。巴比教徒这时便马上采取进攻行动。

巴比教徒从他们躲藏的地方跳出来冲向士兵们，“真主是伟大的！”叫喊声响彻黑暗的峡谷。士兵们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巴比教徒把士兵的临时住所放火燃烧，火焰熊熊照亮了整个地区，只见人们在呐喊声中打斗，刀光剑影，枪炮在闪烁。<sup>377</sup>巴比妇女们出来山坡，站在突出的岩层观看，抛掷石头和发出鼓励的鸣叫。<sup>378</sup>士兵们背着密尔萨那音掉头慌乱逃跑，通过山道，黄色的火焰照亮了他们的背后。<sup>379</sup>

一门大炮被遗弃在战斗的废墟中。巴比教徒把大炮的轮子拆掉，用绳子把大炮绑紧，然后拉上山坡。来到悬崖时，有些人先上去，大家一起把大炮扯起。那巨大的黑色大炮被拖拉上去，一

---

边上了又拖另一边，大炮碰撞着岩石表面，绳子紧绷得吱吱嘎嘎地在晚风中哀鸣。<sup>380</sup>

### hhh

十一月中旬的冬季寒风开始渗入密尔萨法杜拉的办公室时，这个驻希拉兹的英国代办泡了热茶坐下来写他的报告：

“上个月我写了关于密尔萨那音带领军队，枪炮和一队村民，要去消灭那利兹的巴比教徒。抵达敌人隐藏的山脚下时，密尔萨那音煽动士兵、村民和炮兵爬上通往这些山脉的唯一山道，深入其中把巴比教徒赶尽杀绝。那些巴比教徒已在山道上建了几个了望台，每个了望台都布置了一些配有枪炮的守卫人员。士兵在密尔萨那音的压力下，逐步向山上前进。士兵们在太阳下山时分恰巧抵达第一个了望台，那驻地毫无人踪，一片寂静。隐藏者按兵不动，寂静得让士兵们以为这个望台已被遗弃，因此安心地继续向前迈进至第二个望台，也同样发现毫无人迹，便一直通过所有望台进入山中。说时迟那时快，在部队前方的那利兹巴比教徒，和藏匿在望台后面的教徒，突然一窝蜂地冲了出来，向这些不幸的士兵们大开杀戒。士兵们无路可逃，司令的无能带来了灾难。巴比妇女爬上岩石，以手反复拍打嘴巴，发出了欢跃的叫声。黑暗笼罩了大地，部队在山野中四散败走，其中一门大炮还落入巴比教徒手里。

由于要把惨败的灾难保密，便编造了一个故事，有两个士兵在战斗中阵亡，另一些则失散到山野里，不久后都会归来。

从陪同部队的村民口中获悉，很多士兵被杀，巴比教徒虏获军队的马匹和所有作战配备。总之，密尔萨那音和他的

---

部队已遭受可耻的挫败。新的执政者决定派遣一位新的指挥官和新部队。据报道，密尔萨那音，在之前的两三次战斗中都吃了败仗。”<sup>381</sup>

密尔萨那音要把巴比教徒从那利兹南方的山区驱逐出去的行动，完全失败了。他的部队溃散了，但沙尔达明白，他们一定会再回来。因此，他作好准备迁移到巴拉达兰的高地，因为这里能更好地防卫。

巴拉达兰位处山脉的顶巅，通过从达尔必西卡夫特的山径，越过山岭便可抵达。那里有几座高耸的山崖，也有一条山涧。从这些山峰，可以俯视下面的山谷。

巴比教徒开始在达尔必西卡夫特通往巴拉达兰的山径，一路建立了十九个坚固的防御工事。许多男士已迁往更高的山上。<sup>382</sup>每一个防御点都有十八个人防守——第十九个防守者便是巴孛。他们相信巴孛之灵会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在为祂牺牲性命。<sup>383</sup>每一个防御工事都有一面红旗在飘扬。<sup>384</sup>有七个人在所有防御点之间游走，以协调彼此间的行动。沙尔达便是整个行动的总指挥，因为他通晓战略，而备受信徒敬重的古特巴则是他的副手。<sup>385</sup>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儿子，姆拉阿里纳基，负责记录整个攻防战的经过，以便这些战事能被记取，而流传下来。<sup>386</sup>

巴比教徒把整条山径的第一防御点称为“沙弥之母”，由妇女看守，她们是监视员。<sup>387</sup>由来自马撒德的一位修士率领的那一组，负责守卫达尔必西卡夫特山道。其余的防御点，分别由古特巴、密尔萨伊斯迈、哈芝卡心以及姆拉沙阿里等人率领。<sup>388</sup>

阿里沙尔达的防御点负责指挥巴拉达兰山脊的战斗行动。

从他的防御点高处，沙尔达能看见下方许多妇女负责煮食所升起的灰烟。她们之中有母亲、女儿、供应者以及照顾者。她们身穿黑色衣袍，在寒冷的冬天里毫无怨言地跑动着。

---

信徒之中，有那么多年轻的男女，于是结婚的仪式便在“沙弥之母”防御点举行，让年轻的男女结合在巴孛的圣约之下。<sup>389</sup>简单的结婚仪式就只是在塞克阿博都阿里面前朗念几句圣诗，然后朗诵新教义的经典便结束了。

要宣布集会的召开，便放大炮通知。塞克阿博都阿里和姆拉阿博都胡赛因尝试教导教友们关于巴孛的教义。他们以神圣的经典教导教友们，鼓励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折磨要有耐心和坚忍不拔。<sup>390</sup>

有一部份巴比教徒在军队撤退后，决定要向一些那利兹人民报复，因为他们对瓦乙的遗体施以恐怖的亵渎，还有，当卡基耶堡垒被攻陷时，他们洗劫巴比教徒的家，杀害其家人。这一切使他们满腔愤恨。这些巴比教徒是在什叶派伊斯兰教长大的，根据这教派，可以在某些宗教事件上使用暴力，他们对新教义禁止这么做还不了解。他们没有瓦乙的亲临来化解报仇的决心。因此，将近一百个巴比教徒下山，乘着黑夜到市集的沙达特区，那里有姆拉和他们的家眷居住。

巴比教徒曾到城市里购买供应品，不过人数很少，还时常发生冲突，但这一次的冲突却特别严重，因为他们存心要报复。<sup>391</sup>巴比教徒到处寻找向瓦乙怒骂和抛掷石头的妇女，杀死了三十五个人。<sup>392</sup>他们捉住密尔萨胡赛因罗耶罕和哈芝希乙阿比德两个背叛过瓦乙的人，并把他俩杀死。<sup>393</sup>他们也袭击一个兵营。<sup>394</sup>在打斗中，两个巴比教徒被杀。<sup>395</sup>整个地区的人民都感到害怕，许多居民逃向奇尔曼避难。<sup>396</sup>整个大队的巴比教徒退回山区，他们对这次的报复行动感到满意，认为已为瓦乙和自己讨回公道。

密尔萨那音明白他需要更多的协助。他没能力控制这些巴比教徒，声望已大受影响。这一次，他必须付款以求协助。<sup>397</sup>密尔萨法杜拉这样地写道：

---

“那利兹必须付五千五百杜曼的税务。首长和税务官照过去的惯例要征收至少一万杜曼。密尔萨那音已致使这个省彻底贫困，而且这纯粹是由于自私的原因，那么今后要求务税的事根本是不可能的。许多居民已被杀害，还有更多将陆续被杀……”

于穆哈兰姆月15日（即1853年10月18日），有六百个卡斯卡伊士兵，两百个希拉兹士兵和两门大炮以及炮手和弹药，整个军团由陆特夫阿里坎斯尔提率领。他已接到命令前往那利兹协助密尔萨那音。”<sup>398</sup>



---

## 第十三章 司令员之死

密尔萨那音感到情况危急，便向希拉兹当局发信请求增派军队，并附上一笔为数很大的捐款，数额达到现时的二十五万元。

399

在希拉兹的王子收到了请求信，了解它的紧急性，毕竟这些事故发生于他所管辖的省区。大笔的捐款大大地增加了王子要协助的意愿。于是，他便在优秀的众军官之中，选择了一位名叫陆特夫阿里坎的军官负责进攻的任务。陆特夫阿里坎是卡斯卡伊部族的首领的儿子兼继承人。<sup>400</sup>

1853年10月18日，陆特夫阿里坎收到向那利兹进兵的命令，便率领了六百名士兵和两门大炮进发。<sup>401</sup>与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向区内所有村庄和市镇发布了通令，要征召更多人员入伍。许多来自各乡村和山区的男士，有的徒步，有些骑在马上到来，他们来自：哥尔巴依干及塞尔维斯坦，伊斯打巴纳及伊拉克，班支马阿旦及卡图叶，巴师尼及爹差，目师坎及固里，拉斯达克及马哈路，也有来自边远地区者，如：大木力得，卡基耶加马利，查尔拉黑，卡兰尼，拉师提，以及巴哈尔鲁族和阿因那路族人。他们都由那些首次经历山野之战而被击溃的军官指挥。<sup>402</sup>到了十月底，共征召到一万两千人，这些作战人员在山脚下集合巡视，等待着进攻的决定。<sup>403</sup>

密尔萨那音看见这么多的增援部队，重拾他的作战勇气。他和一些重要的那利兹人，带领了一支来自哥尔巴依干的军人和神

---

枪手，来到一个主要的巴比教徒堡垒，在它附近扎好营之后，便向巴比教徒们吹军号和击鼓来恫吓敌对者，还发射炮弹和开枪射击，以让巴比教徒们知悉他们有良好的军备，而且已准备好要决一死战。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巴比教徒们深知他们面临殉教的日子已近，都很冷静地面对，没有对士兵们的挑衅作出任何反应。密尔萨那音的勇气逐渐增强，他把军队调派到达尔必西卡夫特栈道附近，该处接近巴比教徒们最主要的堡垒，并建立了防御工事。

在附近，巴比教徒们在雅古迪山涧汲取食水。这个山涧有几条山径纵横交错，其中一条通往山上，直达尔必西卡夫特，然后通往巴拉达兰。另一条则绕过山坡，直达山的另一边，然后向上抵达巴拉达兰。还有一条山径向下直达比德布坤地区。<sup>404</sup>

密尔萨那音命令他的精良部队包围了整个山涧，不准巴比教徒们前往汲水。沙尔达跟同伴们在防御工事后面观察士兵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发现通往汲水的路径被士兵截断后，知悉必须采取行动了。沙尔达召集了十四个最勇敢的同伴，包括一位来自卡尔巴拉的旗手阿斯卡尔，和那些负责在各组巴比教徒间互通讯息的人，大家拿起武器走出他们的防御工事，高喊着：“真主是伟大的”，并迅速冲向那些守卫山涧士兵。

看着巴比教徒攻向他们，一个士兵拿枪瞄准执旗者开了一枪，子弹射穿了阿斯卡尔的右手，他忍着痛，把旗插入泥土里，又以他的左手举剑挥向士兵。同时，另一位巴比教徒密尔萨再奴阿比丁也冲向士兵们。他一面拾起旗帜，一面投入战斗。士兵们溃不成军，伤亡狼藉。<sup>405</sup>

由那利兹南方的伊拉克乡村派来了一队巴哈尔鲁的神枪手，堪称波斯全国最精练的射击手。这些士兵爬上山，把哈芝卡心与古特巴分别领导的两个堡垒包围住。他们占领了有利的地势之

---

后，便向巴比教徒们猛烈地开火，然后冲向他们的防卫工事，把巴比教徒杀死并占领了他们的防守位置。<sup>406</sup>

人多势众，军备充足的士兵，稳步向山上挺进。

hhh

几千个官兵逐步攻向山上，沙尔达知悉他们殉教的日子已临近，便向其他堡垒的巴比领袖发布消息，要他们来见他。<sup>407</sup>

领袖们到齐后，他便向他们讲述未来的日子将面对的危机。他们的供应将告短缺，再也无法抗拒为数众多的军队。他说，如果有人要退却，现在已是时候。然而，这些领袖们都一致地宣称他们将抗拒敌人至死方休。

沙尔达称赞他们勇敢和坚强，于是举起手向他们展示他手指上的戒指，向他们表示，如果他被斩首，他们将会由他的戒指认得他的遗体。如果他的手或手指被切断了，他们可以这样认得他，希望他们把他的遗体找回来，埋葬在这个堡垒附近。

妇女和儿童可能有机会生还，并恢复他们的生活，这样他们便需要基金。于是，现金和首饰便被收集起来，藏在一个铜制的壶里，然后将之埋在土里。幸存者可以回来这里，把为教义捐躯者的奉献挖掘出来。<sup>408</sup>

与此同时，战事正在山腰处继续进行着。巴哈尔鲁的神枪手藏身树后或大卵石后，准备射击试图突围的巴比教徒。<sup>409</sup>从这些位置，他们随意射击。小规模战斗散落在辽阔的山腰。

第二天，<sup>410</sup>士兵们骑在马背上游行高歌，讥笑巴比教徒，要激怒他们出来决一死战。<sup>411</sup>阿里沙尔达在防御工事里跟其他同伴说再见后，便骑上马向外面直冲而出，有几个巴比教徒也跟着他冲了出去。<sup>412</sup>他们轻轻地接近骑兵队，没有被发觉。他们停在一

---

个出人意料的地点，当骑兵接近时便猛冲攻击。刀剑如火花般在空中闪烁。<sup>413</sup>

来自巴哈尔鲁的神枪手们，在受掩护的地方瞄准沙尔达和其他的巴比教徒，一举向他们开火。沙尔达被击中了脚部，他流着血也提枪瞄准敌人。然而，他的枪失灵了。他把枪丢下，抽出短枪来，他尝试开枪，却只听到卡嗒的扳机声。这时他又被击中一枪，在危急中他连忙握住剑柄，用力一拔，剑却卡在剑鞘里。他再次被神枪手的子弹击中，他颓然倒下，手腕松开，手指直伸，缰绳松脱了。致命一击使他从马背上掉了下来，奄奄一息地落在同伴身旁。<sup>414</sup>

一位巴比教徒从较高的山坡上看见了这一幕悲剧的发生。他认出是沙尔达，顿时悲痛万分，从监视的地点跳了出来，直冲下山坡。他悲伤地哭泣着投身向他所热爱的领袖之遗体，但官兵并不同情他，把他射杀了。他的躯体向山坡下滚落，与他的司令员同归天国。三年前，这位巴比教徒的亲兄长在卡基耶堡垒外于瓦乙身旁捐躯了。<sup>415</sup>

沙尔达的一位同伴，希乙阿里，喉咙被割伤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失去了知觉，但却神奇地活过来。他听见一个声音，要他去告诉其他的巴比教徒关于沙尔达的殉教，而他自己的殉教则将在数月后当他抵达德黑兰时发生。

在山上的防御工事里，巴比教徒们还不知悉沙尔达的死亡。他们以为他追赶上官兵，胜利地击倒对方，就像他以前多次造就的胜绩。然而，这一次他却一去不复返。

一位来自巴哈尔鲁的军士将领从匿藏的地点走了出来，走向发生过屠杀的现场。<sup>416</sup>当他认出沙尔达的遗体时，他想到的是将会获得奖赏，于是便拔剑出鞘，狠狠地把级首砍下。他抓住级首的头发，直冲到密尔萨那音的营寨，跑到密尔萨那音面前展示沙

---

尔达的级首。军队中有来自那利兹的向导，都认同那的确是沙尔达的级首。密尔萨那音看见他所畏惧的敌人的级首，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密尔萨那音以荣耀之袍披在这位巴哈尔鲁的军队将领身上，<sup>417</sup>并奖赏他钱币。这样，密尔萨那音便安枕无忧了，而那位巴哈尔鲁将领离开时则多了一笔财富。<sup>418</sup>

当夜色降临时，沙尔达的防御工事内的巴比教徒们都非常担忧。突然他们看见希乙阿里，那位较早前跟随沙尔达出战的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回来。他们冲前去扶住他，看见他身上许多伤口流的血染红了衣服。他勉强开口说话，告诉他们自己被枪击和抛掷石头，然后讲了一句令人听了伤心欲绝的话：沙尔达被杀害了，或者，如那利兹的哈芝穆罕默德后来写道：“沙尔达的心灵之鸟已从自我的牢狱中被释放出来。”<sup>419</sup>

### hhh

巴比教徒们在各自的防御工事附近接到军队司令官们的信函，说明他们的目的是要杀死沙尔达，现在他已死亡，而且其他的巴比教徒也没有能力跟官兵对抗，巴比教徒最好是带领他们的家人离开。信函进一步说明，每天都有整千个增援的士兵到来，而巴比教徒的人数却不断萎缩，再者天气也越来越严寒，他们没有胜利的机会，何不早日放弃而离开呢？<sup>420</sup>

古特巴和其他一些巴比教徒领袖们都已体会到他们殉教的日子已届临。<sup>421</sup>然而，他们绝不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屈服。他们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使命而战斗，这是所知的唯一出路。<sup>422</sup>不！他们绝不这样轻易地投降。他们回答说，这整个冲突根本是不必要的，然后要指挥官撤退军队，以便他们能找回死去的同伴而给予恰当的安葬。<sup>423</sup>

---

他们的答复传达后不久，便看见官兵们收拾他们的武器和物资，向更远的山下移去。官兵们离开之后，巴比教徒们便走到战斗的场地，崇敬地把战死的弟兄抬起。有些死者衣上的血液已结成硬块，有些则失去了衣衫，是被敌人取走的，很多死者被割去头颅。死者的遗体被集体安葬在一个墓穴。

妇女们在墓穴旁哀号痛哭，堡垒的旗帜由红与青转换成了悲恸的黑色。<sup>424</sup>

古特巴决定把妇女和孩童送到再下一点的阿斯贝尔坤果园，男壮士则迁移到果园上面的岩石防卫地点。

阿斯贝尔坤有一个采石场，由达尔必西卡夫特有山径通过这里。这里又有两条山路通往那利兹，其一向上通往巴拉达兰，然后向下环绕整个山坡，路途较长，另一条则比较直接，是通过陡斜山径的比沙曼栈道。从巴拉达兰到阿斯贝尔坤，靠驴子要走一小时。<sup>425</sup>

妇女与孩童从不同的堡垒和山上临时住所被召集在一起，然后通过往下的山径抵达阿斯贝尔坤的果园。男壮士们就搬运他们的武器、驴子和其他物品，然后占据着果园上方的防卫地点。<sup>426</sup>

他们传递一封信给军队的指挥官们：

“你们的确杀死了沙尔达，又仁慈地叫我们逃走，你们也撤退了，真谢谢你们了。但是，你们却不明白，我们要殉教已等待了四年，也接受了我们的家人被俘虏的事实。我们越早日殉教，成就便越伟大。你们受命令杀害我们，切莫违背命令。如果你们不杀我们，还有其他人会杀我们的。把部队带回来吧。如果你们有意要善待我们，在我们被杀后，仁慈地对待我们的家人吧。”<sup>427</sup>

深冬的气温骤然急降，到了晚上，石头成为令人非常难受的掩护所。只剩下一点米粮、无花果和几只驴子做粮食。妇女们一

---

天只吃几颗无花果，做了一点米饭给男士们吃，因为他们需要力量作战。每天必须牺牲一只驴子才有肉吃。<sup>428</sup>

在附近有一个水源，然而，那几滴水却不足以解除几百个巴比教徒的干渴。因此有一组勇敢的妇女，便拿了水壶走向雅古迪去汲取涧水，这需要往北向山下走大约四十分钟，而那里已有士兵守卫着。妇女们来到水源，她们只拿着水壶，虽然其中也有手持旗帜者，表明战斗的决心。看守的士兵毫无同情心，当妇女们走近时他们便开枪射击。一个妇女被击中而被俘虏，其他的妇女便四散逃跑。几天后，那中弹的妇女便死了。

巴比教徒们身上破损的衣服，不足以御寒。粮食逐渐短缺，食水更加缺乏，连驴子也开始死亡。<sup>429</sup> 弹药已几乎用完了。

陆特夫阿里坎把他的大炮、骑兵和步兵，包括来自伊斯打巴纳和查尔布陆的神枪手，都移向前方，<sup>430</sup> 并筑起了防御工事面向着巴比教徒。不久，来自巴哈尔鲁的枪手们也加入进攻的行列。

有一天，官兵向防守的巴比教徒发炮和开枪。炮弹炸开了石头，石块满天飞。巴比教徒不作任何反应，以便保留他们仅存的弹药。士兵们击鼓又吹号角。

第二天，炮弹和枪弹齐飞，不断向防卫者猛轰。大炮炮弹轰击岩石，产生巨响，把石面炸得碎石纷飞。巴比教徒听见连绵不断的击鼓和号角声，但无人投降。

接下来的一天，大炮又轰击巴比教徒的防御工事，神枪手也在寻找目标射击，但仍然无人出来投降。

更多的增援士兵陆续抵达。

古特巴劝勉同伴们活着一天就尽量发挥他们的力量，同时满心欢喜地迎向殉教的时刻。

被炸裂的岩石碎片击伤了几个巴比教徒。由于缺乏营养，因此身体越来越虚弱。

---

陆特夫阿里坎意识到，单靠枪击和呐喊是不足以驱赶巴比教徒出来的。他决定试用欺骗过瓦乙的方法，于是便写了一封信函给巴比教徒，信中写道：

“如果你们的宣称是有真理的，我们必定会接受它。请出来集合在国王的旗帜下，我们会调解确保你们的安全。我们确信国王将宽待你们。”<sup>431</sup>

一位最有学识、灵性最高超的巴比教徒自告奋勇，要去军营跟对方讲解教义的宗旨，虽然他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计谋。他离开巴比堡垒走向陆特夫阿里坎的军营。在军营里，许多指挥官都聆听他讲解关于巴孛的宣称，以及祂的教义。指挥官们表面上都恭敬地聆听，当他讲完后，他们都表示应该达至和解。他的任务完成了，于是便起身离开。

巴比教徒听到和解的消息后，便仔细地观察士兵们的动静。过了一些时候，却不见士兵们有拔营的行动。另一方面，陆特夫阿里坎和他的指挥官们也注视着巴比教徒的动向，希望宣布和解后能看见他们从防护工事里走出来，好让他们一举消灭掉，然而却没有巴比教徒走出来。

相反的，却听到巴比教徒喊道：

“我们并非寻求和解，我们唯一的宣称是真理已显现。如果你们要继续战斗，我们会奉陪到底。如果你们不想作战，那么离开这里吧。”<sup>432</sup>

听了这一阵喊话，军中响起了一阵号角声，呼唤士兵们起来作战。整千个士兵和来自伊斯打巴纳及其他地方的神枪手，占据了大树和岩石后的有利位置，举枪准备好要开火。其他的士兵则向巴比教徒的防卫点前进。号角和锣鼓的喧嚣声在空中打转，鼓舞着士兵们，他们把枪瞄准了目标。

巴比教徒出现了，士兵们不断地前进，双方的对峙越来越逼



---

近，但视线却被许多树木挡住了。一阵细雨朦朦缓缓地降临，浓雾逐渐笼罩大地。只有个人的声音可以确认他是谁。巴比教徒们拔出长剑，在呐喊声中向前冲刺。向前迈进了几百尺的士兵们，开始撤退。虽然视线模糊，巴比教徒们仍然勇往直前。

突然间，士兵们一阵弹雨划破了浓雾。巴比教徒们转身挣扎着逃回自己的防护堡垒。子弹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来。他们挥动长剑，在烟雾中杀开一条退路。慌张的士兵们躲在树后向他们射击，巴比教徒一个接一个地被击倒，最后有一部份成功地退守他们的防护工事。

他们回首察看，计算一下失去的同伴，然后都疲惫不堪地躺下了。总共有五十人没返回。两小时后，一组巴比教徒出去寻找阵亡的同伴，以免被山中的野兽吞噬。他们静悄悄地在潮湿阴冷的树林中搜寻，一个一个地把死者运回安葬。他们竭尽所能，通过树林把牺牲的弟兄们的遗体扛上陡斜的石壁，没被发现。

多数的巴比男教徒经历了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晚。他们的粮食短缺，大家非常饥饿。他们一点燃了火，就受抢手的射击，因此他们只得在黑暗寒冷的天气里哆嗦发抖。官兵们的歌声在山野里发出回响，歌唱巴比教徒战败后妇女们的遭遇。伤者躺在伤痛之中，每当有了知觉时，祈求一口热水，但何来热水呢，结果又昏睡过去。生还者把仅存的被单都拿出来铺在伤者身上。古特巴只能以言语安慰大家殉教的荣誉。有两三个信徒极其畏惧将发生的事，偷偷摸摸地向山野逃跑了。

曙光降临时，一片击鼓声和号角声响彻了整个山野。官兵又一次发动进攻，巴比教徒们起身迎战。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坚决地面对又一次战斗。几千个士兵向他们开枪，巴比教徒逐一倒地。有一群巴比教徒鼓起仅存的力量，大家绑在一起，准备冲杀，由姆拉阿里纳基带领。当他们冲向士兵的弹火时，一颗子弹射穿

---

了纳基的头颅，接着其他同伴也被击倒了。在后方，另一组十五、六个巴比教徒看见妇女们被围捕，便发动进攻，但被官兵包围射杀了。

不久后，所有巴比男教徒都战死或被俘虏，受伤者都被砍头。前一晚偷跑掉的巴比教徒，有的被士兵抓获杀死了，有的则在黑暗寒冷的山野中迷途而灭亡了。<sup>433</sup>

---

## 第十四章 忠诚者的牺牲

巴哈尔鲁部落民族开始围捕那些妇女与儿童，<sup>434</sup>把他们带离阿斯贝尔坤果园，结队步行到密尔萨那音的军营。年老的、年幼的、怀孕的、哺乳的，徒步跋涉着，几个星期的战争，使他们产生炮弹惊厥症。由于缺乏水和食物，身体已极度消瘦。他们失去了父亲、丈夫和兄弟，现在没有了男性的保护者，完全失去了依靠。

有两个不能作战的老年人被挑选出来。<sup>435</sup>由于年老虚弱又饥饿，他们被拖出去处死。管辖那利兹部队的军官，毫不思索就举枪射杀其中一个。老人瘫倒在地上。一个士兵把他的头颅砍下。老人的家属见了非常恐惧。那军官把血淋淋的头颅提起，强迫一个惊恐万分的巴比教孩童把头颅拿到密尔萨那音的军营里当作礼物呈上。<sup>436</sup>过后，他拿一条黑面纱披在死者的孙女脸上，把她放在他的马上，跟几百个俘虏一同前进，向军队的首领们展示。

437

密尔萨那音在比沙曼山的军营，坐在一个花园中央的一块大石上。他跟他的官员正在那里举行庆祝会和跳舞。这时候管辖那利兹军队的军官骑着马到来，他跳下马，把蒙上面纱的小女孩向前推倒在地上，然后把小女孩祖父的头颅丢在他们脚下。<sup>438</sup>

他夸耀地说：“长官啊！你所希望见到的都已实现了，巴比教徒已被消灭掉。”

---

密尔萨那音欢跃地说：“荣耀归于上苍！”他一面开怀微笑，一面环视周围的官员们，表现出残酷的欢愉。他觉得现在是时候惩罚那些使他亏损的可恶的人。

在那里附近有一条壕沟，那些妇女与孩童被告知必须进入其内。

被俘的人之中包括了姆拉阿博都胡赛因，他是那利兹著名的教士，三年前成为巴比教徒，并且是1850年的冲突中第一个受伤的巴比教徒。他的许多邻居，因为尊敬他的智慧和知识，而相信了巴孛的宣称。密尔萨那音命令这个年长的巴比教徒站在他跟前，并轻蔑地问他：

“你是一个贤能的人，以你的学识与智慧和你一生的苦干，你能接受你的几个儿子被杀和妻子被拘捕吗？”

“我无力给你解答，我只能告诉你的一点是：一切旧有的法规都已被废除。”<sup>439</sup>

他的意思是指过去的教义之目标现在已经实现，如今是一个新启示的时代，因此，所有的伊斯兰教规已由巴孛的教规取代。巴孛是新的上苍的显示者，神圣法规的颁布者。<sup>25</sup>

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言论与勇气激怒了密尔萨那音，他恨不得给他更多的耻辱并使他屈服。因此，便命令士兵们捉了满手尘土塞进他嘴里。如果他不悔罪而求饶，便不会再多言。另一个士兵则拔枪射击他，子弹只从他头上掠过。密尔萨那音呼喝他住手，因为身为那利兹资深的一位教士，姆拉阿博都胡赛因必须被押解到德黑兰。

军队中有一个那利兹人认得出羁押犯中有一个重要市民。为了引起密尔萨那音的注意，他拿起一根棍棒在密尔萨那音面前殴

---

<sup>25</sup> 这是1848年7月巴达斯特集会，其中一个伟大的宣布。

---

打那无助的俘虏。<sup>440</sup>

回返那利兹的时间已到来，将被押回的包括那些男女俘虏和小孩，还有密尔萨那音的战利品——他的士兵砍下的二百颗头颅。<sup>441</sup> 士兵们把头颅盛在无盖的双篮里，通常是用来运送水果，悬挂在驴子的驮鞍上。<sup>442</sup>

他们沿着一条陡斜的下山路回返。<sup>443</sup> 那是农夫们上山的捷径。路上有一些木柁被埋在泥土里当作临时梯级。<sup>444</sup> 妇女们尽了全力爬下山坡，但有很多妇女失足跌倒了，或无力再行走，而瘫倒在地上。<sup>445</sup>

过了那些山岭，他们走向磨粉厂。<sup>446</sup>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母亲后面跟着走，他的手被绑在母亲的腰间。<sup>447</sup> 他问母亲，为何他被绑在母亲身边，母亲回答说：如果士兵捕捉并杀死他，她要与他在一起，不必花时间到处寻找或等待。他手里还抱着一个年纪更小的儿子。她遵照丈夫于被杀前的劝告，穿上最简单、最粗糙的衣服，预期会被士兵捉住。对于这个年幼的儿子，她无意间把一顶有饰物的小帽戴在他头上。有一个士兵骑马过来，伸手猛力把帽子抢了过去，致使小孩从她手里跌下来，倒在离她不远的坚硬土地上。她惊慌地冲上前去把孩子抱起来，孩子已失去了知觉，头上留下猛力掠夺把头发扯脱的秃斑。她把孩子抱在怀里，竭尽所能地使他苏醒过来。她跪在地上，双手环抱孩子瘦小的身躯，就像他刚出世时一样，然而孩子在她怀里断了气。<sup>448</sup>

hhh

卡斯卡伊是一个很大的部落民族，大多数人讲的是土耳其语，由许多游牧氏族组成。他们在法尔斯省季节性草原放牧，冬

---

去春来的时候便回来。他们制作的艳丽、高价地毯，在希拉兹的市集里售卖。他们颜色缤纷的衣服，在乡间很容易被辨别出来。路经法尔斯省首府希拉兹，他们卷入了当地的政治。他们的部落领袖和波斯的统治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持地方上的治安。<sup>449</sup>

陆特夫阿里坎便是卡斯卡伊部族首领之一，他成为波斯政府一位陆军准将，被雇佣到那利兹的山区攻打巴比教徒。其压倒性的众多作战人员和几门大炮，替波斯的君主压制了巴比教徒。

他的作战人员跟密尔萨那音的部队在磨粉厂附近扎营，进行了清剿的工作。<sup>450</sup> 他们把所有男性俘虏砍头。现在他对他的部队说：任何人，只要给他带来一个巴比教徒，不论是死是活，都将获得奖赏。<sup>451</sup> 卡斯卡伊作战人员带着匕首、刺刀和枪械一路沿着山路清剿，他们查看卵石后有无踪影，持刀猛砍树丛，攻入黑暗的山洞，在突出的岩层查看，向山上越爬越高……

……一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几个男子，躲藏于山洞的阴暗处，希望敌人走过时没有发觉，但他们被找到了。士兵把干材枯枝堆满洞口，把煤油泼在上面，然后点火燃烧。不久，洞口便被熊熊大火完全封闭。大火烧黑了岩石，也使山洞成了浓烟弥漫的热火炉……<sup>452</sup>

……有三个巴比教兄弟躲藏在一个地方，三个部落民兵突然出现跃向他们。在打斗中，其中一个兄弟被制伏在地上，但他把攻击者的匕首夺过来并以之解围。他和其他两兄弟都脱险逃离……<sup>453</sup>

卡斯卡伊军队和其他士兵在山里肃清巴比教徒时，陆特夫阿里坎在山脚下坐在营帐外跟他的指挥官庆祝他们的胜利。到傍晚时分，他们多数已喝醉了，此时便命令把巴比教俘虏带到他们面前。他们把俘虏的胡子点燃，大家快乐地观赏俘虏惊慌地要把火扑灭的动作和怪样子。<sup>454</sup>

---

有一个俘虏被带到将要运回那利兹的大炮前。<sup>455</sup> 士兵用绳子把他绑在炮口上，然后把导火线点燃。炮弹轰了出去，把俘虏炸得粉身碎骨。

被砍下的囚徒之头颅越堆越多，士兵和村民开始给那些头颅剥皮。这工作很快就完成，然后就把干草塞在头皮里，放在阳光下晒干。<sup>456</sup>

太阳渐渐西沉，落到山背后，士兵们准备着要进那利兹城。他们准备好照明火炬。被砍下的人头又重新放进大蓝里，驮在驴子背上，然后蹒跚地前进，还有几百个俘虏拖在后面。<sup>457</sup>

密尔萨那音骑在马上，骄傲地在前领路。

陆特夫阿里坎已履行了他的职务，向他的君主交差。在希拉兹的英国代办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于苏夫尔月6日（1853年11月8日），尊贵的王子塔马什密尔萨，即法尔斯省长，写了一张字条给陆特夫阿里坎：‘现在那利兹的事务就此接束，你切莫返回希拉兹，应该前往拉利斯坦，在那里等待我。’”<sup>458</sup>

hhh

最后步行去那利兹的那一小段路程，不超过大城市广场的距离，对巴比教徒来说，是一段漫长且痛苦的路程。<sup>459</sup> 城里的人都从屋里跑出来看这些那利兹同胞，并辱骂和虐待他们。教士们教导，他们是可怕的，必须受到鄙视。

其中一个实例，是在地上放置了有刺的刷子，赤着脚的妇女被迫踏着它走过，脚底被撕裂了。

当游行的队伍走到一个水池时，有些妇女被推进寒冷的水池里。男市民围在水池边叫嚣，妇女则提起泥土向巴比教妇女抛掷。

---

<sup>460</sup> 过后，这些巴比教妇女被迫穿着湿衣服，在寒冬的晚上步行。

有一个疲累的老妇女，抱着两个小孩。一个士兵把她推进一条水位高涨的运河，她紧紧抱着小孩。寒冷的河水使她受到惊吓，她绝望地挣扎着保持平衡，始终紧抱着两个孩子，那利兹市民则在一旁观看，并嘲笑她。<sup>461</sup>

六个小时之后，游行队伍才来到市集区，这是市区内最排斥巴比教徒的地方。在半夜里，俘虏们被挤在一间靠近伊玛姆扎帝陵墓的破旧商旅店里。那么小的地方，不足以容纳几百个妇女和小孩，那里只有冷冰冰的地板、老鼠和污水。她们挤作一团以取暖，在黑暗中颤抖着，忧虑着下一步又会怎么样。



---

## 第十五章 走向囚禁的漫长路

当黑夜退却之后，囚徒们的肩膀、头和背的轮廓在晨曦中隐隐出现。于破旧商旅店周围的石头庭院和房间里，寂寂无声的囚徒在冷颤着，婴儿微弱的哭声在寒冷的空气里响起又回落到饥饿与筋疲力尽的泥沼里。

卫兵走进庭院，要囚徒们注意。囚徒们互相提起软弱无力的身躯。他们将被带领到另一个地方。

庭院外已有一群暴民集在那里。巴比教妇女们拿起破烂的衣物，尝试遮蔽她们的脸和手臂——她们的面庞和手臂从来没被陌生人瞧见过。当她们走出商旅店的栅门时，感到一阵羞耻。

踏入街道时，她们见到镇里的乡亲们，怒气冲冲地露出狰狞的脸，喊着辱骂的语言。一阵小石块，污泥和口水洒在她们头脸上，她们把手臂掩护着她们的孩子。

她们在群众的嘲笑怒骂中被带到街上，一直走到一间称为马德拉斯罕学堂为止。这座学堂，于1815年由市长建成。<sup>462</sup>囚徒们整天在受冷挨饿，没有食物和水，绝望地利用校园水池的积水解渴。

在另一个地方，密尔萨那音发出一个指示把囚徒押到希拉兹。现在学堂里，每天有几公斤玉米面包送来。有些巴比教徒拒绝压迫者给他们的任何食物，宁可捡食被遗弃在地上的石榴皮和枣核。<sup>463</sup>

---

日复一日，只有一口干燥的玉米面包屑充饥。<sup>464</sup>

有一天，士兵来找瓦乙的岳父塞克阿博都阿里和其中一位曾经激励过巴比教徒的老者，把他和两个青少年儿子带出去。他被迫眼睁睁看着两个儿子被砍头。过后，士兵责问他跟瓦乙的密切关系，野蛮地杀死他，<sup>465</sup> 遗下他的妻子。当晚，她的亲戚协助她逃走，但她的兄弟不肯收留她。<sup>466</sup> 她逃到她的女佣人的家躲避，然而当晚她就由于亲眼观看了悲剧，精神严重受创伤而去世。<sup>467</sup>

在巴比教妇女被关押的学堂南方，士兵们在基纳尔苏克迪区到处搜查，逮捕更多的巴比教徒，要押解去希拉兹。他们逐屋搜查，许多巴比教徒被围捕。哥尔巴依干士兵逮捕了好些在前此的战斗中逃脱的人。

要出发去希拉兹的时刻来临时，被关押在学堂的巴比教妇女们被带出来。有一位官员在她们之中察看，选了那些能经得起长途跋涉的妇女押去希拉兹。<sup>468</sup> 他选择了大约一半的妇女，其余的则释放回去基纳尔苏克迪区的老家。妇女与小孩惊恐地等待着她们的命运被决定。母亲与女儿分离，姐姐离开了妹妹，祖母离开了孙儿，悲痛的哭泣声响彻云霄，却无法阻止官员拣选。

阿里沙尔达的好友古特巴，是巴比教徒的主要领袖，他十五岁的儿子连同母亲被叔叔拯救了，却遭到其他家人的回避，结果穷途潦倒，住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门口堆满了垃圾。<sup>469</sup>

要出发那天，囚徒们集中在一起准备好。<sup>470</sup> 被砍下的头颅，堆积在篮子里。妇女们两个被绑在一起，骑在驴背上，她们的孩子则跟着步行。男囚犯则十个人绑成一组。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整个队伍有几百个囚徒，许多驴子驮着令人厌恶的重担，还有受惊吓的小孩，士兵和骑着马的官员，蹒跚而行，向城外走去。在那里又有一大群那利兹人，等着要向囚徒猛投石头和咒骂。

这就开始了囚徒们连续好几天长途跋涉，忍饥耐寒、步履艰

---

难地走向希拉兹。囚徒食不果腹，只足以维持体力行走，晚上在村民家里投宿，由士兵付钱……

……有些小孩子，没有母亲的照顾，在饥寒交迫下倒在路边。

<sup>471</sup> 有些母亲也已精力衰竭，寸步难移<sup>472</sup> ……

……一个名叫法蒂米的妇女的年轻儿子，即希拉兹著名姆拉的侄孙女，活活饿死了<sup>473</sup> ……

……一个年老的男子姆拉穆罕默德阿里卡比德，身体越来越虚弱，结果倒在路旁。士兵便把他的头颅砍下，丢进其中一个篮子里<sup>474</sup> ……

……到达另一站时，其中一个士兵看见囚徒遭遇的苦难，心里非常不忍，他给了囚徒们两片羊皮，囚徒们便将之烤熟吃掉。密尔萨那音知道后，该士兵被鞭挞以警戒其他士兵，不可协助囚徒们……

……密尔萨穆罕默德阿比德饿死后被砍头。<sup>475</sup> 整个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着，他的遗体被弃置路旁。后来，经过该处的当地部落民族把尸体埋葬了<sup>476</sup> ……

囚徒们终于抵达最后一个站——一个离开希拉兹还有十七公里的乡村。<sup>477</sup> 部队把消息传给在希拉兹的王子。王子回答说：全城将举行一个庆祝会，以迎接队伍进城。<sup>478</sup> 那天早上，女性囚徒被驴子驮着，男性囚徒则排列成行，被砍下的头颅从篮子里取出，被刺穿套在长矛尖端，由士兵们高举着。<sup>479</sup> 密尔萨那音骑着马在前面带领队伍。

他已准备好凯旋进入希拉兹城。

hhh

在希拉兹城墙背后，王子传出消息，这一天全城庆祝。希拉

---

兹人兴奋地走出屋宇墙间狭窄的小巷，这是市区内单层和双层房屋混杂的密集区。富有家庭的妇女和公共浴室的妇女，都以散沫花染料在双手和指甲染上棕红色的图案。<sup>480</sup>

通常每天早餐，市集里大清早便有孩子在市场上，手里托着盘端茶招待顾客。购物者在人群中穿梭往来，商人也在店里忙着走进走出，展示着茄子、石榴、洋葱、腌制食品、坚果，以及烹煮鸡肉、鱼肉和炖焖所用的各种香料，让来往的人们选购。桂皮、胡椒薄荷、姜黄、薰衣草、枯茗、肉饭等发出的香味充满了空气间。购物者讨价还价之声，此起彼伏，在拱形尖顶屋顶上回响不已。市集里的茶馆，坐满了歇息或准备开始一日之计的希拉兹人，在一起喝杯热茶，齿间还咬着硬糖块。

那是惯常的情况，但今天的情形则与往常不同。整个市集里冷清黑暗，因为王子已发出通令，所有商贩必须停业以资庆祝。

希拉兹各阶层人士都走到大街上，观看令人畏惧的巴比教徒，从面向南方的沙迪城门进来，就好像1850年那样的情景。人们首先看见的是一个骄傲的将领——这回是密尔萨那音——身边挂着一把长剑，胜利地在前领路。人们抬头仰望，兴奋地指着许多被砍下的头颅插在高举的长矛上，其下一大群囚徒挣扎着前进。在他们后面，跟着整百只驴子，驮着衣冠不整的妇女们和肮脏饥饿的孩童。其中还有一些年老的囚徒，有气无力，蹒跚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囚徒们脸上表露出在寒冷的山上经历了两个月的战斗。希拉兹市民，高声辱骂以发泄他们对巴比教囚徒的恐惧，虽然这受尽折磨的情景，已使有些人感到不忍。<sup>481</sup>

妇女与孩童走过希拉兹市区，来到沙米尔阿里韩萨商队旅馆，在希拉兹的北面郊外，面向伊斯法罕城门。男囚徒被带到监狱里。在监狱黑暗的地牢里，他们见到了三年前，在卡基耶堡垒战役被俘的那利兹巴比教徒，已日趋衰弱。<sup>482</sup>被砍下的头颅则被

---

堆积在另一个地点，等待着去德黑兰的最后路程。<sup>483</sup>

在商队旅馆里，傍晚时分面包的配给到了，妇女们便马上给饥饿的孩子们喂食。晚上，商队旅馆石建的房间，空气更加寒冷。妇女们紧抱住自己的孩子，使他们感到温暖些。半睡半醒之间，他们幼小的牙齿不断打颤。<sup>484</sup>

第二天，王子命令男囚徒被带到他面前。王子询问一个由密尔萨那音从那利兹带来的当地硬汉雅拉尔，要他一一指认这些囚徒都身份，以及他们在战斗中所担任的职务。第一个被解开带进来见王子的是姆拉阿博都胡赛因，他是受人尊敬的年长教士，他教导了巴比教徒长达三年。雅拉尔见了马上指证说他是最难缠的巴比教领袖。现在他站在大家面前，虽然年老体弱，却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精神。

王子问他做了什么事，他回答道他呼吁人们归向新启示，并指出巴比教徒毫无怨言地接受苦难，就是其真理的明证。<sup>485</sup>

王子命令他诅咒巴孛，他坚决地拒绝。王子又命令把其他人带来见他。他命令他们放弃信仰，他们也拒绝了。五个人马上被拖出去靠近监狱的广场。有三个被长矛刺穿身体，另两个则被砍头。<sup>486</sup> 那些主要的教士则暂时保住性命，以便押解到德黑兰。

有一位重要的部落首领，恳求王子对这些不幸的囚徒开恩。前此，他曾非议密尔萨那音重演一幕在卡尔美拉杀戮伊玛姆胡赛因的情景。这历史事件受所有什叶派伊斯兰教徒景仰，这感动人心的戏剧每年都重新表演。这一次，却轮到巴比教徒成为忠诚者，而什叶派信徒却是迫害者。<sup>487</sup>

对妇女与孩童来说，这些日子是在大众嘲笑之下过来的。每个寒夜过去后，孩子们都越来越虚弱。一位母亲紧紧地把她的幼儿抱在怀里给他取暖。其他两个女儿，卷宿在她身旁，她用另一只手环抱着她们，尽可能以仅存的衣物披盖着她们。她们的生命

---

逐渐地消亡，而她却无法制止。饥饿和严寒夺走了她女儿以及其他孩童的生命。<sup>488</sup>

希拉兹的市民每天看着这些饥寒交迫、衣冠不整的妇女与小孩被群众羞辱。当密尔萨那音凯旋进城的激动逐渐冷却后，这些事件的残忍程度就越来越明显，市民的心也逐渐地软化了。<sup>489</sup>

然而，巴比教妇女的磨难却无止境。政府当局决定把那些妇女当作赠礼送给士兵们和执政者。男人们来到商队旅馆察看，带走那些他们喜欢的女囚徒，强迫其中一些做他们的妻子。其余的，连同她们的孩子被释放出街，让她们自生自灭。<sup>490</sup> 在往后的岁月里，有些得以回去那利兹，有些则沦为乞丐。

在希拉兹的另一端，巴孛的遗孀卡迪耶巴坤，现在居住在她的姐姐那里。她听说了希拉兹有骚动和那利兹的巴比教徒所受的折磨，但却不能出去看他们。自从她的丈夫离开之后，她时常生活于不安定之中，很少获知巴孛的情况和祂的下落。甚至巴孛和他的舅父的殉教都瞒着她一个时期。她多么希望能见见这些那利兹的巴比教徒，他们都是巴孛灵性上的子女，他们的牺牲就是祂的地位的表征。不久，这些会见变得可能了。有几个被释放的妇女经常来到一个朋友的家会见她。<sup>491</sup> 有些甚至成为她的家庭的一份子。<sup>492</sup> 她给她们每人一条精细的亚麻布头巾。一个年轻的孀妇，她丈夫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她在前往希拉兹的路上生下一个孩子。<sup>493</sup> 卡迪耶巴坤便给那孩子赐名为“胡马云”，即保佑之意。

<sup>494</sup>

在监狱里，男的巴比教徒被分类，士兵们决定其中60个重要的巴比教徒，没有参与战斗的，可以获得释放。<sup>495</sup> 其余的73个囚徒被绑起来，准备长途跋涉地押解到德黑兰，献给波斯国王。

hhh

---

巴比教徒被绑在一起，跟着士兵们步行到首都德黑兰。德黑兰位于希拉兹北方九百公里处。驴子把被砍下的头颅驮着走。整队人马经过希拉兹北部的伊斯法罕城门，朝向干燥的岩石山坡前进。那时正是冬季的中期，他们行行重行行，不时有寒风迎面吹袭。被遗留下来的，是他们挚爱的亲人，无依无靠，有些则成为其他家庭的囚徒——不知他们是否能幸运地活下来。他们前途渺茫。

不久，黄土坡夹杂着忽隐忽现的青绿色的地形，平坦地伸延开去。当他们越过平坦的大地时，冬季的寒风鞭策着他们。当一个人无力再走动倒在路边时，士兵便砍下他的头，把遗体弃置于路旁。

其中一位是年高德劭的教士姆拉阿博都胡赛因，他是1850年的战斗中，第一个受伤者，在卡基耶堡垒的战役死了一个儿子，那利兹的山野之战则牺牲了四个儿子。现在他已八十高龄，从希拉兹徒步而来，走了三天，不支倒地，结果被砍下头颅，弃尸于路边。<sup>496</sup>

过了几天，他们终于抵达最后一个法尔斯省的大城市阿巴迪。这是卡斯卡伊部族游牧迁移路线上的一个主要驿站。当地人在他们的教士的鼓动下，出来对囚徒嘲笑和辱骂。他们的教士保证他们这样做，会得到特别的赐福。前进的队伍在阿巴迪遇见了国王的信使，他告诉前进行列，必须遗弃那些人头才继续前往首都。地方上的人不许他们把人头埋在他们的坟场，因为他们畏惧巴比教徒的遗体会玷污他们的地方。士兵便在城市郊外选了一块空地，掘了一个大坑，把头颅埋在坑里。<sup>497</sup> 巴比囚徒被迫重新上路，离开了这个位于阿巴迪的乱葬岗。

这一片在阿巴迪郊外的荒凉之地，十年之内一直无人动用过它。

---

巴孛所承诺的上苍将使之显现者，终究必将显现，新的信仰者必将来到阿巴迪，新的巴比教团体必将诞生。巴比教殉教者的头颅安葬于此五十年后，巴哈伊信徒在圣地站立于阿博都巴哈面前，他询问大家那片埋葬殉教者头颅的土地被称为什么。大家回答道：“殉教头颅之园”。阿博都巴哈站起来，启示了一则《谒陵书简》给一位教友代表他朗念。<sup>498</sup>阿博都巴哈赐予这地点一个新名称，它此后被称为“慈悲者之园”。

hhh

囚徒们继续着他们漫长的路途，拖着蹒跚的脚步跋涉着。他们步履艰难地经过前首府伊斯法罕。当一个囚徒倒下时，他的遗体将被遗弃。他们仍然继续前进，到达教士之城坤姆。路的东边有蒸发着的湖泊。已经有22个囚徒在路途上倒下去。<sup>499</sup>

他们终于看见了波斯王国的首府。进了首府，他们被带去面圣。国王殿下命令其中15个囚徒放弃信仰，他们都拒绝了，结果都被处决。<sup>500</sup>在监狱里，又有23个囚徒死掉。<sup>501</sup>

三年过后，有13个囚徒获释，但多数不久后都死了，他们的躯体再也不能支撑了。已知悉的，只有4个囚徒获释后，得以回返那利兹。<sup>502</sup>

这几个大难不死的人，最终成为那利兹新生的巴哈伊团体的一部份。



---

## 第十六章 巴比教徒转变为巴哈伊信徒

多少个月份过去了。<sup>503</sup> 在那利兹，那些经历了1853年的苦难之生还者，被释放后流落在街上。这些巴比教徒，疏疏落地地挣扎着回到那利兹再过新生活，有的结婚生子，有的开始经商，有的则耕种，也还需面对新的折磨，其中包括……

……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年幼孙儿，<sup>504</sup> 姆拉穆罕默德沙菲和他的母亲，被希拉兹一位姆拉首领塞克阿布杜拉卜拯救脱险。塞克阿布杜拉卜之前曾保护过巴孛。穆罕默德沙菲有五个哥哥在山野之战牺牲了。塞克阿布杜拉卜收留了他母子俩，并资助他受教育。这孩子在学习方面，心思敏捷、才智过人<sup>505</sup>……

……阿里沙达尔的十三岁妹妹，在那利兹的山野之战被俘虏，然后被押送去希拉兹。受尽折磨之苦，终于获得释放。后来，她跟一个名叫胡赛因的男子结了婚，生下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在巴比教徒后来遭遇的迫害中，给予很大的帮助<sup>506</sup>……

……胡马云的母亲从巴孛的遗孀那里得到资助，带了她的小女儿回去那利兹。她嫁了一个男人，但他后来背叛了圣约，那就是说，他成为巴哈伊信徒后却挑战了巴哈欧拉的威权。<sup>507</sup> 他伴随巴哈欧拉去土耳其，巴哈欧拉一直都在教导他，结果是朽木不可雕，被巴哈欧拉驱逐出去。他与暴徒为伍，结果在伊拉克被暴徒杀死了。<sup>508</sup> 然而，他们的儿子姆拉阿卡巴巴却不跟随爸爸的脚步，他将在希拉兹成为教义的传扬者<sup>509</sup>……

---

……卡尔巴拉人士穆罕默德，在那利兹的山野之战中，是巴拉达兰19个防御工事之一的指挥者。他与两个儿子于战败时逃脱了敌人的魔掌。<sup>510</sup> 他们后来返回那利兹。大儿子哈芝伊布拉克，娶了一个非巴比教徒为妻。后来，她终于成为虔诚的巴比教徒，还生下三个孩子<sup>511</sup> ……

……一个16岁的女孩法蒂米，跟她的妈妈在希拉兹获得释放。她的父亲逃去另一个城市，他听说妻子和女儿被俘虏后，伤心欲绝，不久便与世长辞。年轻的法蒂米获释回到那利兹后，跟卡基耶伊斯迈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她大部份时光从事传统医学，协助团体里的贫病者<sup>512</sup> ……

……一位年轻的妈妈跟她10岁的儿子卡基耶穆罕默德，在希拉兹获得释放。他的爸爸巴基尔是卡尔巴拉人士，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母子俩返回那利兹时一贫如洗，生活潦倒。但妈妈很贤慧，把他教养成人。他长大后，从事贩卖棉花的生意，使母子俩脱离了贫困。他们将会再遭遇迫害<sup>513</sup> ……

……三兄弟在那利兹的山野跟士兵经过一番争斗，幸运地脱离了危险。<sup>514</sup> 一个名叫阿米尔的去了巴格达，另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巴基尔返回那利兹支援巴比教徒以及传扬教义，他跟一个名叫诺丽媛的女子结了婚，养育了三男二女。这些儿女将来都面对很大的磨难。第三个兄弟穆罕默德卡欣，他始终坚定于信仰，继续支持巴比教团体。他育有二男二女<sup>515</sup> ……

……有一位年轻妇女，姓名已不详，在1853年的战斗中庆幸生还，她得以从希拉兹返回那利兹。她嫁给一个名叫密尔萨伊斯迈的鞋匠，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密尔萨阿克巴，在后来的迫害中殉教。她的丈夫早逝，改嫁后生下另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虔诚地服务于巴哈伊团体<sup>516</sup> ……

……另一位年轻的妇女，她的丈夫哈芝穆罕默德在战斗中牺

---

牲了。她连同两个年幼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斯迈和穆罕默德伊布拉欣被押解去希拉兹，后来获释。许多年后，两兄弟和伊斯迈的儿子阿里都在迫害中捐躯<sup>517</sup>……

……一个名叫阿卡希乙穆罕默德巴基尔的小孩与母亲在基纳尔苏克迪区郊外的乡间养了几只羊共同生活。他的父亲希乙密尔萨穆罕默德阿比德在战斗中被杀死了。他母子俩在城市的另一区一个穆斯林亲戚的家寄居了一个时期。后来，母子俩离开了那个舒适又安全的家庭，而搬到巴比教徒居住的地区，穷困地以养羊相依为命<sup>518</sup>……

……一个年轻的母亲法蒂米和她的儿子穆罕默德沙烈，在希拉兹获释后返回那利兹。<sup>519</sup> 她把孩子教养长大，培育他热爱教义。成长后，他娶了塞克尤索夫的女儿雅赫拉为妻。塞克尤索夫是瓦乙的亲信，卡基耶堡垒被攻陷时，他受尽严酷的折磨。沙烈和雅赫拉养育了两个孩子。<sup>520</sup> 这两个孩子长大后都为教义受尽迫害<sup>521</sup>……

……1850年代后期，沙菲返回那利兹，他曾被希拉兹的姆拉首领塞克阿布杜拉卜委任为大清真寺祈祷的领导者。<sup>522</sup> 在那利兹，他帮助那些穷困的巴比教徒，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又把其他巴比教徒带回那利兹，给他们工作……

……那利兹大清真寺的姆拉首领姆拉巴基尔暗中自认是巴比教徒，他的儿子瓦化，娶了那利兹监狱里一个巴比教妇女法蒂米为妻。这个妇女的前夫于1853年的战斗中牺牲了。婚后，她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卡瓦尔苏丹<sup>523</sup>……

……那利兹首长法阿里罕，为了家庭的名誉，要为他被刺杀的父亲崖奴阿比丁罕报仇。他雇请了凶手要杀害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因为他是其中一位策划者，也是当地显著的居民为巴比教徒提供了保护。他和崖奴阿比丁罕的家族有亲戚关系，因此免于

---

受惩罚。<sup>524</sup> 现在那利兹山野之战已接束，巴比教团体已战败四散，法阿里罕决定要对付他。当拉布师卡利去访问那利兹东北部有围墙的沙夫阿巴德村时，凶手便在那里刺杀他<sup>525</sup>……

hhh

巴比教徒逐渐地回返那利兹……

……巴哈先生广泛地被认为是巴孛殉道后的巴比教徒精神领袖。祂和家属被波斯政府驱逐到巴格达。祂那妒忌心重的同父异母兄弟，挑起巴比教徒间的冲突，因此祂自我流放到伊拉克北部的荒野山区。现在祂返回巴格达，重新召集并建立起巴比教团体。祂大量地启示神圣经典——《毅刚经》、《隐言经》、《七谷经》、《四谷经》以及《圣航书简》——巴比教徒开始向祂聚集<sup>526</sup>……

……沙菲于1859年向巴格达出发，去拜访巴哈先生。<sup>527</sup> 他跟教友卡尔巴拉的穆罕默德沙烈各骑一只驴子踏上遥远的路途。在半路上，其中一只驴子被偷了。由于互相尊重，两人都没有骑驴子，结果两人只好步行前往。在巴格达，巴哈先生资助他们另买一只驴子踏上归途。他们宁可不花钱买驴子，而是把钱用在巴比教徒的集会<sup>528</sup>……虽然巴哈先生还未宣布祂确实是巴孛所预言的显示者，但沙菲已认知了祂的地位。他俩已完全忠于巴哈先生，并开始以祂所启示的经典教导那利兹的巴比教徒<sup>529</sup>……

……巴哈先生的影响力远远地散播到巴格达以外的范围。巴比教的团体现在复苏了，而且正在扩大。对事态的发展有所警戒，波斯的外交部长致函驻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大使，向土耳其奥托曼苏丹呈上一封信：

“尊贵的阁下：

波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后…… 消灭被误导和可憎的巴比教……它的根基已被拔除……但意外的，由于前任

---

官员的失策，其中一个成员即奴里县的密尔萨胡赛因阿里，获得从狱中释放，被允许居住在一个陵寝附近……他目前在巴格达，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秘密地腐化及误导愚鲁无知的人……这证明波斯政府彻底的疏忽与粗心大意……没有采取行动补救或消除他们……我们特此即刻通知阁下，求见尊贵的奥托曼首相和外交部长……恳求……把这个邪恶的泉源驱逐出巴格达，因为那是许多不同的人交汇的地方，也是靠近波斯边防地带的重镇……密尔萨胡赛因阿里和他的追随者是作恶的根源，必须依据所需被拘捕，然后在边境移交给前述王子的官员，而且政府应当……把那制造麻烦的人（即巴哈欧拉）以及他的几个亲密伙伴扣押和驱逐出巴格达，到奥托曼帝国更偏远的内陆，以杜绝他们跟我们的边疆保持联系，从而制止他们继续煽动叛乱闹事。

志期：伊斯兰历1278年12月12日（1862年5月10日）”

530

……在德黑兰以南的一个沙漠里，有一个伊玛姆的后裔伊玛姆扎德马苏姆的陵寝，它附近有一个已被弃置的建筑物。建筑物里有一道墙是一个巴比教徒建立的。在墙后，有一个一米长的木制棺，棺里有一条布包裹着巴孛的遗体。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地点。但消息在忠诚的信徒之中传播开去，再也按捺不住，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前往这荒凉的地点<sup>531</sup>……

……一个年轻富有的那利兹商人哈芝穆罕默德达基，于1850年的战斗中牺牲了全部财物，后来还受到严酷的迫害。他在雅兹德养伤一段日子后，与家人步行到巴格达。虽然脚已严重受创几乎跛了，但他还是成功抵达。在那里，他欣慰地生活在巴哈先生跟前。这时他的儿子不幸被杀，巴哈先生为这个孩子启示了一则书简。穆罕默德达基坦然接受了儿子的死亡。三年后，穆罕默德

---

达基在巴格达去世了。巴哈先生出席了她的殡葬行列。<sup>532</sup> 祂恩赐达基伤心欲绝的遗孀一个孩子由她抚养，这个孩子跟已去世的孩子同龄。在抵达巴格达的蕾兹万花园的第一天，巴哈先生启示了一则名为忍耐的书简。在书简里，他给穆罕默德达基赐名为“阿约卜”，即希伯来圣经中的人物“约伯”，意即“忍耐”。在一则致那利兹信徒的书简中，巴哈欧拉记取达基和其他那利兹信徒的悲惨遭遇。<sup>533</sup>

……1863年5月初，巴哈先生被驱逐去君士坦丁堡之前，祂召集了所有巴比教徒，集合在巴格达郊外一个花园里，向他们宣布，祂便是巴孛所预言为之铺平道路的显示者——巴哈欧拉，意即“上帝的荣耀”。巴比教徒们欢欣鼓舞。史实记录者纳比尔这样记述道：“每天早晨破晓之前，园丁在花园里采集了沿四条小路两旁栽种的许多玫瑰花，堆积在祂的帐篷中央。那些花堆得那么高，当同伴们进帐来与巴哈欧拉一起喝早茶时，都几乎看不见对面的人。每天早上，巴哈欧拉亲手把这些玫瑰花交给要告辞的人，托付他们把花送给城市里的阿拉伯和波斯朋友”<sup>534</sup>……

巴哈欧拉现在禁止使用暴力来宣扬神圣的教义。在蕾兹万花园当众宣称的第一天，祂写道：

“在祂抵达称为蕾兹万花园的第一天，亘古美尊把自己确立于至伟之宝座。随即荣耀之舌说了三句圣言。第一，在这启示里，使用刀剑是被禁止的。”<sup>535</sup>

祂的儿子，阿博都巴哈，说道：

“如果你们被杀，好过你们杀人。主的圣道必须依靠忠信者坚定的信念来传扬。唯有当忠诚的、无畏的、不屈不挠的信徒，绝对超脱地起来推崇上帝的圣言；双眼忽视一切世俗之物，而且凭籍主的力量，一心一意地为了主而服务，这样才能使圣言的真理达至胜利。那些受祝福的灵魂，凭藉他

---

们的鲜血来证明圣道的真理，并以真诚的信仰、虔诚献身和坚定不移来证实之。主有力量传播祂的圣道，以及击败一切倔强不驯的人。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稀罕任何保护者，我们已决意从容面对一切挑战，欣然接受殉教。”<sup>536</sup>

巴哈欧拉这样写道：“这是一切事物沉浸于净化的海洋之日”子”，“宽恕之风吹送到整个创造界”<sup>537</sup>……

祂宣布自己的地位之消息传到了那利兹……

……瓦化写了一首诗称颂巴哈欧拉，也以诗歌的笔调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收到巴哈欧拉回应的一则书简：

“啊！瓦化！向你的主感恩吧，祂已协助你信奉祂的圣道，使你认知祂本身的显示者，并提升你来推崇祂，祂是此荣耀宣布之至伟纪念。

瓦化啊！你是受祝福的，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违背及否定他们所信仰的主，而你却忠于上帝的圣约，尽管祂的显现已赋有一切证据，而且祂由启示的地平线上升起，拥有毫无疑问的威权。”<sup>538</sup>

……由于沙菲的尽力协助，1853年山野之战的生还者以及他们的后裔，重新聚居在基纳尔苏克迪区……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已蜕变为一个巴哈伊团体<sup>539</sup>……

……朝圣者如潮水般涌向土耳其，到巴哈欧拉和他家庭被驱逐的地方，去谒见巴哈欧拉。他们现在已是“巴哈伊子民”，他们惯用的问候语也由“阿拉欧阿克巴”（上苍至为伟大）改为“阿拉欧阿帕哈”（上苍至为荣耀）。巴哈伊信徒移居到新的国家去散播巴哈伊教义。巴哈欧拉在这段时期启示了许多书简，其中有一篇是给阿慕德的。他期待着要见巴哈欧拉却不能如愿而返回。巴哈欧拉在书简中这样说：

“阿慕德啊！我不在时别忘怀我的恩典，在你的日子里

---

要记取我的日子、我的悲伤以及我被流放到这偏远的牢狱。但愿你对我的爱坚贞不移，即使敌人的剑如雨般落在你身上，而且天地间的一切都起来反对你。”<sup>540</sup>

……忍受着有个妒忌祂的家庭成员给祂下的毒所产生的痛苦，巴哈欧拉现在向波斯、土耳其、法国、苏联、普鲁士以及教皇宣布祂的地位和使命，呼吁他们归向祂，并警告他们忽视祂的号召将面对恶果：<sup>541</sup>

“以我圣名的衣裳来修饰你王国之体，然后起来弘扬我的圣道。这对你胜过你所拥有的一切。上帝必会因此在诸国王之中推崇你的芳名。祂对一切事物都有主宰力。你须肩负上帝的圣名生活在人们之中，凭籍祂的伟大力量在人间显示祂的表征。仁慈者已在创造界的中心点燃了这永恒之火，让它在你心中熊熊地燃烧吧，那么通过你，上帝之爱的热力得以在祂的厚爱者的心中点燃。追随我的方式，通过对我的思念，使人们心灵狂喜，我乃全能者、最崇高者。”<sup>542</sup>

……卡基耶穆罕默德的棉花生意越做越旺，那利兹的当权者委任他为城市里一个地区的领袖。他开放他的家给巴哈伊教友集会。<sup>543</sup>……

……在1867年的某一天，有几个巴比教徒搬运一个藏着巴孛遗体的棺木走近德黑兰的城门。朝圣的信徒太多了，使之前收藏棺木的地点再也不能保密。到了城门，他们畏惧卫兵发现其中的藏物。突然间，晴天霹雳，一阵雷雨爆发，路上的人一窝蜂地冲向城门。巴比教徒也乘机把棺木搬进城去。巴孛的遗体因此得以隐藏在德黑兰的伊玛姆扎德雅逸陵寝内殿地下，长达二十多年之久<sup>544</sup>……

……1868年，那利兹首长法阿里罕发出命令要暗杀法蒂米巴坤姆的丈夫哈芝穆罕默德伊斯迈。首长以为哈芝穆罕默德伊斯迈



---

带了妻子回来要追讨岳父阿卡希乙雅化于1850年的战斗后，被前任已被暗杀的首长再奴阿比丁罕无理没收的财产。法蒂米是来自雅兹德的阿卡希乙雅化的女儿。阿卡希乙雅化是一位杰出的教士，是瓦乙有力的支持者，卡基耶堡垒的冲突战败后，他被当众污辱。他在当地拥有大笔财富，被迫签署移交。沙菲派了几个年轻教友到古特利村把法蒂米和孩子带回来那利兹。不久后，法蒂米就有能力亲自抚养她的孩子。她父亲教导过她书写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她教导其他巴哈伊妇女和伊斯兰教朋友关于巴哈伊信仰。巴哈欧拉认可她的贡献。<sup>545</sup> 她的弟弟希乙穆罕默德也到那利兹来帮忙，并在那利兹成家定居。他为孩童与青年创立了一系列巴哈伊教义的课程，巴哈欧拉寄了至少七篇书简给他。<sup>546</sup>……

hhh

……沙菲一直不断地教导那利兹的教友关于巴哈伊信仰。他们逐渐地改变团体的方针，扩大了跟穆斯林邻居的交往。崖奴阿比丁罕的儿子法阿里罕也跟巴哈伊团体接触，以便能妥善地统治那个城市。沙菲跟他策划了一个和平协定。在协定里，法阿里罕同意让巴哈伊信徒和平地生活，而巴哈伊信徒则不计失去生命、财产的往事，前嫌得以冰释。<sup>547</sup> 后来，法阿里罕委任了哈芝卡欣和哈芝穆罕默德来管理他管辖下的某些土地，而这两位信徒通过瓦乙认知了巴孛，也曾参与保卫卡基耶堡垒。法阿里罕甚至还雇用了巴哈伊信徒守卫他的家和园地<sup>548</sup>……

……沙菲的第一位妻子去世后，希拉兹的姆拉首领塞克阿布杜拉卜便撮合他与甥女卡瓦尔苏丹的婚事。这个家庭繁衍了七个儿女，包括后来被选为那利兹地方分会会员的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所有成员后来都经历迫害<sup>549</sup>……

---

……密尔萨巴基尔库史尼维斯，也名叫密尔萨阿卡，在做完种植的工作后，喜欢留在家中陪他的伊斯兰教妻子和沙尔达的甥女法蒂米卡依，有闲暇便抄录巴哈欧拉的书简。后来，他抄写了巴哈欧拉的《律法之书》、《毅刚经》以及许多其他书简，让教友门阅读；他从中获得巨大的喜悦。那利兹的首长法阿里罕很欣赏他的书法，时常请他抄写一些致高级官员的书函。法阿里罕去世之后，他被那利兹的姆拉们逐出那利兹，穆斯林妻子则被她家属拘留在那利兹，尽管这违背了她的意愿。他被驱逐到伊斯法罕甚至德黑兰时，仍然不间断地为教友们抄写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他优美的佳作一律被禁止和没收<sup>550</sup>……

……阿卡希乙穆罕默德巴基尔已经成长，现在拥有一座小农庄。他已成家，共有四女两男<sup>551</sup>……

……古特巴的妻子，与他在那利兹的山野之战受尽了艰苦。后来过着多年的贫困生活，于1871年去世。这时候，她那跟她受尽艰苦的儿子密尔萨雅化，正成功地经营着与海外经商的生意。他成家并育有三个女儿。在后来的迫害中，他一家四口受尽了折磨。密尔萨雅化曾几次到遥远的巴勒斯坦围城阿卡拜见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启示了几则书简给他。<sup>552</sup>……

……一个西方人于1875年写的文章里，记述那个在1853年带兵攻打沙尔达及其他巴比教徒的军官密尔萨那音的命运：

“那时，法尔斯省长纪列斯苏丹意欲榨取一大笔罚款，以及军需长官挪用的巨款，在一连串侮辱之后，命令密尔萨那音坐在一张冰块椅子上，75岁高龄的他被迫喝下西瓜汁，让他忍受尿急之苦。当他已冻僵在椅子上时，把一只狗放在他膝上，侮辱这年事已高的宗教狂者。尽管已经受数小时的可怕折磨，他终于还是答应缴付所需的款项。当然这老朽的身躯还能经受多少折磨，不久后他便由于身体的损伤而死

---

亡。”<sup>553</sup>

……波斯帝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方面，都快速没落。1875年，在巴哈欧拉的要求下，阿博都巴哈写了一篇论文，献议一些新方针和新思想，使波斯现代化和繁荣，摆脱停滞不前的现象。他提议科学进步和精神价值观的协调，向其他比波斯进步的国家学习，摆脱旧有的偏见，与其他国家合作……

“我们现在必须决意捉紧那些促进和平、福祉与快乐的机制，促进人类的知识、文化、工业以及全人类的尊严、价值和地位。这样，通过纯洁意念和无私努力的复苏之水，人类潜能的世界，必将盛开它潜在的卓越之花，备受赞赏的素质，直到它能媲美我们祖先的知识之玫瑰园。如此，神圣的波斯将在各方面成为人间完美的中心，如明镜般反映出世界文明的盛装。”<sup>554</sup>

……这篇论文题为《神圣文明的秘诀》，以匿名的方式刊登，作为给予波斯人民的指引……

……沙菲继续每周举办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经典研习班。他也跟一位巴孛的亲戚阿卡密尔萨阿卡阿弗南，组织了一个包括其他那利兹人的经商协会。这使巴哈伊信徒更加富裕，也跟其他市民产生了新的经商关系。有些市民因此而成为巴哈伊信徒。再者，这种关系也保护了巴哈伊团体。<sup>555</sup>阿博都巴哈称赞他指导巴哈伊信徒忠于圣约。<sup>556</sup>……

……被法阿里罕顾用凶手杀死的巴比教领袖姆拉拉布师卡利的孙女巴丽仁诞生了<sup>557</sup>……

……阿慕德从希拉兹迁移到那利兹，在那里安居了二十年。他经常默思巴哈欧拉给他启示的《阿慕德书简》<sup>558</sup>……

……卡迪耶巴坤姆是上苍的显示者巴孛之妻。由于对丈夫的热爱及忠贞，她长期受尽痛苦，于1882年在希拉兹与世长辞。她

---

没办法到圣地拜访巴哈欧拉，抱憾而终<sup>559</sup>……

…… 阿卡希乙雅化是一位显著的教士，曾追随瓦乙，后来被当众羞辱并受折磨。他的女儿法蒂米巴坤姆于1880年代中期去世。她育有三个儿女<sup>560</sup>……

……于1850年，领军攻打在卡基耶堡垒的瓦乙及其他巴比教徒的指挥官美哈阿里罕，他的孙子还记得祖父的命运：

“我的祖父被最终的疾病击倒时，至死不能说话。临终时，站在他床边的人看见他舌头动了欲说话，便弯身倾听他的遗言，只听到他重复了三声‘巴比、巴比、巴比’就断气了。”<sup>561</sup>

这个孙儿后来成为忠诚的巴哈伊信徒。<sup>562</sup>

hhh

……站立于卡梅尔山的山坡上，远望它充满岩石和长满了柏树的山坡，巴哈欧拉转向阿博都巴哈，告诉他，这个地点将是祂的先驱者巴孛的遗体安息的地方。一个陵寝必须建立起来，供人们来参拜<sup>563</sup>……

于1890年4月间，一艘船在地中海向贝鲁特航行。其中一位乘客是一位英国人，精通波斯文的欧洲学者E G 布朗先生。他被巴孛这人物迷住了，现在再回来探险，希望会见巴比教徒：

“我非常希望在波斯能见到任何见过巴孛或跟他交谈过的人……倘若任何人能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童年或早期的生活，我们将会多么高兴。现在根本不可能知悉了，但是有关巴孛的一切是可能的，我认为现在是可能的，只是人们会忽略了它。有一天，也许巴比教会成为波斯的国教，那么很多人便会渴望知悉更多关于它的教主，到时候便不可

---

能探知了。”<sup>564</sup>

从贝鲁特向南航行，他来到阿卡郊外的巴基大厦。巴哈欧拉被囚禁的情况宽松后，就居住在这里。布朗先生来到巴哈欧拉跟前：

“一张沙发床靠墙的角落，坐着一个尊贵的人。他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高帽，帽子底边卷绕着白巾。我注视着这张面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不过我却无法形容。他那锐利的眼神，似乎能看透人的灵魂。宽大的眉宇，显示出力量和威权，而脸上与眉头的皱纹很深，不符合乌黑发亮的头发与胡须，浓密地散发下来几乎及腰间。无须询问他是谁，我向他鞠躬致敬。他便是人们所景仰的、热爱的对象，国王与皇帝都自叹弗如。”

一个庄严温和的声音吩咐我坐下，然后继续说道：

“颂赞归于上帝，你已经抵达！……你来会见一个囚徒，一个被驱逐的人……我们所渴望的只是世界的幸福、各国的快乐；然而，他们却认为我们挑起争端，煽动叛乱，该受监禁和驱逐……所有国家应当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所有的人亲如兄弟”<sup>565</sup>……

……1892年5月23日傍晚，巴哈欧拉召集了祂的家人、佣人、教友和朝圣者，告诉他们对于他们祂很满意。过了六天，午夜过后数小时，祂逝世了。翌日下午，祂的遗体被安葬于巴基大厦之侧。一则简短的讯息发给了土耳其苏丹：“巴哈之阳已陨落”。负责记录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历史的纳比尔，选择了几段经文编成《谒陵书简》，并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充满困扰的情况之中，一大群阿卡和邻近乡村的居民，围绕在巴基大厦周围，哭声此起彼伏，有些人一面敲打自己的头，一面放声大哭。”<sup>566</sup>

---

……九天后，在九位见证人和一大群巴哈伊信徒面前，包括巴哈欧拉和巴孛的家庭成员都列席，《圣约之书》被揭开，然后当众大声地朗读。在《圣约之书》里，巴哈欧拉指示所有的人，包括祂和巴孛的家庭成员，必须一致地转向至大圣枝（即阿博都巴哈）<sup>567</sup>……

……各种背景的广大悼念者，聚集在巴基大厦。纳比尔忍受不住与巴哈欧拉分离的悲痛，跳进海里自尽……

……沙菲在阿博都巴哈的要求下，走遍那利兹传扬教义和防止违背圣约。<sup>568</sup>……

……沙菲于1896年去世，遗下七个儿女，在将来的迫害中，都受尽折磨。由于他给巴哈伊团体的培训，那利兹的信徒都没有追随违背圣约者，甚至不曾打开他们的书信。<sup>569</sup>沙菲的妻子卡瓦尔苏丹，继续开放她的家，作为旅行传教者的集中点，也作为巴哈伊活动中心。在即将到来的迫害中，她也受尽折磨。阿博都巴哈写了一则《谒陵书简》来纪念沙菲，赞扬他的坚定不移、服务和热爱<sup>570</sup>……

……1896年5月1日，波斯国王纳斯鲁丁沙王来到德黑兰东南方一个叫蕾的古老城市，在这里的一个重要陵寝，为他的统治奉献感恩拜祭。<sup>26</sup>根据伊斯兰教的月历，国王的统治已届满五十载。为了尊重这件盛事，他特地允许平民百姓接近他提出请愿。他在那个辉煌的蓝色圆顶陵寝里祷告。祷告完毕起身时，一个贫穷的商人接近他，伸出手呈上请愿书，然后抽出一把手枪。他是波斯越来越多不满现状的人民之一，他在近距离向国王开枪，杀死了统治波斯半个世纪的国王。<sup>571</sup>……

---

<sup>26</sup> 这个陵寝奉献给沙阿博都阿仁（公元786-865），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也是第三位伊玛姆，即伊玛姆胡赛因，的后裔。

---

……巴孛的遗体为了不被人发现，在德黑兰秘密地转移到教友们的家里。遗体由木制棺装入铁制棺。<sup>572</sup> 教友们收到阿博都巴哈的来信，说明是时候把神圣的遗体迁移到圣地了。几个忠诚的信徒伴随着巴孛神圣的遗体，经历了很长的路途，从伊斯法罕、奇尔曼沙、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缅甸的巴哈伊教徒用大理石制了一个石棺来安放巴孛的遗体……巴孛殉教后五十年，祂的遗体终于抵达巴勒斯坦<sup>573</sup>……

……在《律法之书》里，巴哈欧拉曾预言过关于波斯的未来：

“欢欣鼓舞吧，因为上帝已使你成为祂的光辉之黎明处，因为在你的土地上诞生了祂的荣辉之显示者。你应当为此名称感到欣慰——通过它，恩典之阳已照耀出光芒，通过它大地与天堂都被照亮了。

不久，你境内的一切情况将改变，权力之缰绳将落在民众手中。真确的，你的主是全知的，祂的权力包围一切。你须确信主的仁慈恩赐，祂仁爱之眼将永远注视着你。”<sup>574</sup>……

---

# 1909年的那利兹



---

## 第十七章 波斯帝国形势混乱

“沙王的家族霸占了全国所有最有利可图的职位。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些家族甚至侵占了无数的小职位，为数之多遍布全国各地，直至国家不胜负荷这群王族懒汉。他们并没有实际的才干，只是依靠血统关系谋职，所以波斯有句话说：‘骆驼、跳蚤和王子到处都是’。

甚至当沙王要对任何事件作一个明智和公正的判决时，也深感为难，因为他已不能依赖呈上给他的报告。事实的真相已被隐瞒或被贪官污吏歪曲了。贪污风气如此盛行，以至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制度。”

（法国历史学家A L M尼古拉斯书写，《破晓英豪》简介中引述）

“在两个制度的统治下……即一个行政体制中每个人在不同层面同时是个行贿者和受贿者；和一个无法律无法庭的施法程序——显而易见，人民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不知义务为何物，妄谈廉耻自尊，没有互相信任或合作（作奸犯科则例外），恶行被揭露不会羞愧，善行不受赞许，甚至爱国精神沦丧。”

（英国人柯仲勋爵书写，《破晓英豪》简介中引述）

---

1900年代初期，卡扎尔王朝的无能，腐败及落伍已致命地弱化了国家。纳斯鲁丁沙王被刺杀后，由他的儿子继位。王子毕生追逐奢华享乐，从来不曾学习治国之道，结果却发现国库已空虚。<sup>575</sup>他现在所统治的国家，对苏联和英国负债累累，但这仍然不足以使他停止挥霍的生活方式。为了偿还这些债务，他向外国让步，让外国控制了国家大部份的经济活动。<sup>576</sup>

一个宪制运动在进行，着重于使国家依赖宪法治理，限制国王的权力，抑制英国与沙俄的影响以及建立起法律的治理。在地方性和省级的层面，平民百姓向来在教士与政府官员任意妄为的决策下生活。任何议决取决于谁能多付款。拥护宪法和保王派为国家的未来而争斗，使国家陷于混乱的局面。<sup>577</sup>

巴哈伊信徒被指引置身于这些党派的纷争之外，一直致力于团结的工作。阿博都巴哈致函给布朗先生，向他解释巴哈伊教对这方面的立场。布朗先生支持宪法主义者的运动，不了解巴哈伊信仰的观点：

“巴哈伊信仰的目标是促成世界的革新，如此，世界各国以及所有政府之间的和解才有可能实现，纷争与冲突才可能停止，战争与流血事件才可能消除。因此，巴哈伊信徒一心一意地勇往直前，努力献身，这样或许政府和国家，甚至所有团体和世界各国才可能团结在一起，和平与妥协才可能实现。”<sup>578</sup>

1860年代后期，巴哈欧拉在一篇致予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函中，称赞她创建一个代议士议会，协助治理国家：

“我们听说你已将商议权委托人民代议士的举动，你的确做得很恰当，因为从此你办事的机构之基础便得以增强，在你的庇荫下的人民，不分贵贱将获得安宁。”<sup>579</sup>

虽然有些知名的巴哈伊信徒公开地支持主张宪政的一方，不

---

过整个巴哈伊团体都追随阿博都巴哈的指引。尽管如此，巴哈伊团体仍然被宪制主意者指斥为保王派，<sup>580</sup>而主要的教士们则非议巴哈伊团体偏向宪制主意者那一方。<sup>581</sup>巴哈伊团体的确通过阿博都巴哈的《神圣文明的秘诀》产生了影响，它提议实施普世的灵性原则来改善波斯王国：<sup>582</sup>

“若加强与邻国的关系，与强国达至和平协议，促进与合理治国的政府之友好关系，注重与东西方国家的商业扩展，开发本国的资源，增加国人的财富，这样是否显得眼光浅短，不顾将来及不合情理，或违背了正确的路向？

如果县和省级首长的绝对权力被废除，他们不再凭自己的好恶操作，而依据公正合理的权限办事，如果他们对死刑、囚禁等判决，需要沙王和首府的高等法院加以核实，他们便必须充份地调查研究案件，决定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而作出公正的判决，并由沙王颁布判决恩准。这样是否使国人陷于毁灭？如果行贿和贪污腐败被美称为礼赠和惠赐，被永远置之讨论之外，这是否会威胁公正的基础呢？如果解救尽忠职守，随时为国捐躯的军人所面对的困境，改善他们衣、食、住的问题，尽力教育他们了解军事科学，提供他们先进的武器，这是否显示了谬误的想法？”<sup>583</sup>

动荡不安继续扩散，国王被迫于1906年作出让步，准许成立宪制和国家议会，两者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种妥协达至之后才一个月，国王突然死于心脏病。新任国王马上着手消除立宪主义者取得的胜利，宣布解散议会<sup>584</sup>和废除宪制，声称它们违反伊斯兰教法律。<sup>585</sup>

国家秩序崩溃了。地方势力的斗争到处崛起。土匪在乡间横行，地方领袖控制了各个省份。<sup>586</sup>

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最炎热、最不宜人的地区，有一个名叫

---

拉尔的小镇，在这里有一个见机反叛的小教士，名叫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凭籍了他的特别魅力和欺诈，产生了广大范围的影响，乘着国家的混乱局面捞取利益。在容易受影响的乡区村庄，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例如他能在水面上行走，能以他用过的洁体水治病，而将之售卖给追随者。在国家的宪制斗争中，他偏向主张革新者，以顺应普遍不满的状况，打败省内的竞争者。其中一个对手，便是一个重要的部族首领，他是支持国王的卡瓦姆尔睦尔克。<sup>587</sup> 他的地盘在希拉兹，与巴孛的阿弗南家族有重要的商业联系。<sup>588</sup> 当国王于年中退位时，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便在法尔斯省建立自己的独立洲，拥有自己的邮票、钱币和军警。当他的力量扩大到整个省时，他在各县招收了当地的壮士组成雇佣民兵，其中之一便是沙尔古镇的塞克达卡利亚，他受命负责向当地的政府军发动战争。

对巴哈伊信徒来说，很不幸的，他着眼要干的其中一个市镇，便是那利兹，其安宁很快就被粉碎了。<sup>589</sup>

---

## 第十八章 1909年的入侵

在1909年3月间，有几百个凶猛的山地部族，松散地在塞克达卡利亚的指挥下，来到光秃的“异教徒之山”的山坡上，向下远眺他们要猎取的目标——那利兹市。<sup>590</sup> 在充满岩石的山坡上，疏落的几丛矮树在风中沙沙地摇曳着。山坡上干燥缺水。<sup>591</sup> 这些山野部族，手里拿着枪，有些佩带刀剑，有些骑在马上，有些则徒步，身上穿着粗劣的村服，跟随着塞克达卡利亚，希望在即将发生的战斗夺得一些财物。

这个塞克是在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命令属下攻打各自地区政府军后来那利兹。<sup>592</sup> 到来之前，他致函那利兹的穆斯林首领塞库尔伊斯兰，信中这样写道：

“尊贵的长老阿卡哈芝希乙阿博都胡赛因阁下，最近已登上皇位，他是立宪政府的帝皇，所有的人都必须降服于他，必须以服从他的每一道命令为宗教义务。依据全权的、显著的长老之意愿，今天我来到这地区，命令你根据这封信的指示，把所有君主主意者拘捕后交给我，以便押解他们给显赫的长老，那穆斯林君王，让他依照伊斯兰律法处罚他们。

再者，你们必须清除那利兹邪恶的巴哈伊团体，一个不留。

若有违背命令的事发生，先此警告你，我到那利兹时，绝不手下留情。”<sup>593</sup>

---

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的命令，给了塞克达卡利亚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解决他和那利兹首长之间的宿怨，<sup>594</sup> 扩张他的私人力量并于行动中获得财富。

那利兹的伊斯兰领袖塞库尔伊斯兰，对首长也有怨恨，这是因为他的女儿跟首长的儿子离了婚。因此，塞库尔伊斯兰致函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要他帮助打击首长。塞克达卡利亚因此受命来攻打那利兹。<sup>595</sup>

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在山坡上忙着就地取材，以岩石建立起粗制的四尺见方的防御点。<sup>596</sup> 从这些防御点，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清楚那利兹北方和伸延开去的市集，主要的政府建筑物和一间公共浴室。在市镇北方边缘，是古吉巴拉区域，那里有一些防御性建筑物和教士们集居的沙达特区。在市镇以东则是有围墙的沙夫阿巴德村庄，有政府士兵驻守；许多村庄都有围墙，可以像一个防御堡垒般守卫。

在朦胧的远处便是基纳尔基纳尔苏克迪区，那是多数巴哈伊信徒居住的地方。唯一比较雄伟又有防卫的建筑物便是在南端的大清真寺，瓦乙曾在这里宣扬巴孛的教义。

基纳尔苏克迪区最近由于两位著名的巴哈伊传教士达拉祖拉沙曼达利和密尔萨阿利阿克巴拉夫新然尼的到访而引起激动。两位传教士几年来走遍波斯宣扬巴哈欧拉的教义。他俩激励了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使他们深入了解巴哈伊信仰。市区里的人被新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出席集会。当达拉祖拉沙曼达利在庭院里容光焕发地朗诵巴哈欧拉的圣言时，许多人甚至站在屋顶上倾听他的演说。他满是土耳其腔地吟唱巴哈伊歌曲，还邀请大家跟他一同唱。

1850年及1853年暴力事件对当地的巴比教徒所造成的深刻社会与感情创伤，到1909年已逐渐地消失。各个家庭开始有生意

---

上的来往，与邻里的关系也逐渐地密切起来。此时离3月21日的波斯新年已不远，这是个喜庆的季节。

这个脆弱的社会结构即将被粉碎，欢乐的季节变得血腥。

3月16日早上，塞克达卡利亚命令他的部下到那利兹北部的古吉巴拉地区去侦察该地的防御情况。他的部下偷偷地进入市区，甚至找到几个当地的人做帮手。市区的防务很薄弱，因为伊斯兰领袖塞库尔伊斯兰和首长的两个家庭发生争吵，不能共事。也有那利兹人在支援塞克达卡利亚。<sup>597</sup>

黑夜降临时，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爬下“异教徒之山”来到古吉巴拉。少数的几个守卫，在月光下成为部队的猎物，全部出其不意地被俘虏了。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占领了整个地区。

天亮之后，人们才知悉那利兹已被占领。政府军迁到古吉巴拉附近，打算从那里反攻。在白天，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能看见政府军，就向他们射击。3月17日那天，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整天都在攻打政府军，把他们击退，并杀死许多士兵。塞克达卡利亚躲在山上的洞穴里，向山下市区里的部队发号施令。入侵者虽然控制了大部份地区，零星的战斗还持续进行着几天。<sup>598</sup>

塞克达卡利亚攻占那利兹的消息传到巴哈伊信徒的地区。一个年轻女子巴丽仁跟随家人迁到大清真寺附近较为安全的地点，这是那利兹南部最坚固的建筑物。<sup>599</sup>

翌日即3月18日，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移师到沙夫阿巴德，那是东面不远的有围墙村庄。政府军驻守在那里，但许多居民却支持塞克达卡利亚。塞克的部队开始进攻，守卫的士兵还击，但在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任何激励之下，防卫很快便崩溃了。塞克达卡利亚不久后便从山上下来，带领着他的部队进入沙夫阿巴德。<sup>600</sup>

---

现在，他邀请那利兹的人民领袖来会见他。他们来到沙夫阿巴德后，塞克便向大家宣布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为法尔斯省的统治者，而他本人便是伊斯兰律法的保卫者，他是受命于新的领导人来推翻政府军，并清除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他安抚紧张的市民，说明他对穆斯林的和平态度，并以枣子款待他们来表示善意。离开时，他们觉得自己是对方的支持者，不是受害者。有谣言传开来，说塞克有很大的魔力，他能创造奇迹，例如能使枣子变多以款待大批宾客。有些人甚至相信，为他而战就等同为伊斯兰教的复兴者第12位伊玛姆而战。<sup>601</sup>

过后，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将注意力转到西部富有的市集区。那里的房舍都坚固能防守，可现在却空置着——富有的屋主都逃走了——只有首长的府邸还有几个士兵在防守。塞克达卡利亚进驻军队指挥官的屋子，这是区内最坚固的建筑物。指挥官穆罕默德哈山罕身穿蔽身罩袍扮成女人跟家人逃离市区。塞克的部队藏身窗后，向街道对面首长的府邸开火。在一轮抗拒之后，守卫的士兵因寡不敌众，弃守府邸。数百个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人员涌向市集。听闻指挥官已逃离那利兹，又失去了政府军的保护，巴哈伊信徒们静悄悄地收拾好包袱溜走。<sup>602</sup>

控制了整个市集之后，塞克的部队开始向穆斯林的家掠夺。塞克不严加管制部队，部队的人员乘机括了许多财物。<sup>603</sup>

伊斯兰领袖塞库尔伊斯兰的家首当其冲，被掠夺一空。当掠夺者洗劫他的家时，他坐在楼梯间被塞克出卖惊呆了。被洗劫后，他把自己锁在一间房里不肯出来。接下来的24个小时，其他伊斯兰教徒的家也同样受到攻击。<sup>604</sup>

被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施用暴力所惊动，一批富有的商人和一些重要的教士，甚至一位来自伊斯打巴纳的著名希乙，于3月19日去会见塞克。<sup>605</sup>希乙告诉塞克，那利兹的人民支持塞库尔伊



---

斯兰，会因为这次的掠夺而起来反对他，人民将联合巴哈伊信徒驱赶他们，而给予政府军大力的支持。塞克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被这些有学识者影响。他对已发生的事道歉，并说这些暴力并不是他的命令。他还把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所写的命令拿给希乙看。教士门告诉他，为了恢复穆斯林对他的信任，为了表现捍卫伊斯兰教，他必须集中力量攻打巴哈伊信徒居住的地区，并保证不再攻打穆斯林，这些策略必须公开向那利兹人宣布。塞克达卡利亚同意了此计划。<sup>606</sup>

新年前夕，镇上传布公告者，在大街小巷呼喊道：活捉任何巴哈伊信徒奖金二百杜曼，砍下一个巴哈伊人头则奖赏一百杜曼，穆斯林则安全。现在那利兹的人民都背弃了巴哈伊信徒，有些更指出巴哈伊的家。虽然如此，有些穆斯林却冒着很大的危险，帮助他们的巴哈伊邻居，比如密尔萨穆罕默德舒亚、马师哈迪哈山舒亚伊、希乙阿利黑师马杜拉伊斯兰和父亲希乙达悟——两位主要的教士<sup>607</sup>——和其他人。塞克达卡利亚作出这悬赏是因为他知悉巴哈伊信徒已逃到山区，他要联合那利兹人一起围捕他们。

<sup>608</sup>

现在，巴哈伊集居的基纳尔苏克迪区发生了出走潮，甚至那利兹首长必须身穿蔽身罩袍跟家人一起逃难。<sup>609</sup> 该区的每一个家庭，都把衣服和粮食包扎好，所有的武器都交给男人以作防卫。妇女们都很担忧这些男人的安危。很多人急速地走向他们位于南部山区的果园。有12个人去了伊斯打巴纳，有些则去了拉斯尼<sup>610</sup>，这是朝向那利兹东北方通往斯尔仁路上的一个小村庄。<sup>611</sup> 还有一大队人则逃向塞尔维斯坦。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一组壮丁驻扎在大清真寺，准备向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开枪。<sup>612</sup>

在基纳尔苏克迪的街上，可以听到塞克的部队的喊声和枪声。一间屋子被纵火烧了。当敌人趋近大清真寺时，双方开始

---

互相射击。穆罕默德哈山在大清真寺抗敌，当他透过墙洞观看时，敌人的枪弹穿过墙洞射中他的眼睛，把他杀死了。<sup>613</sup> 过后，他的家也被洗劫烧毁。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以羊毛制帽为生，他战死后，女儿枝瓦儿便丧失了父亲。<sup>614</sup>

一个必须逃亡的巴哈伊大家庭属于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他是沙菲的儿子，他跟阿里沙尔达的甥女沙哈仁成亲。他继承了父亲在大清真寺里的职位，负责抄写法律和宗教的文件。后来他改行，与一位巴哈伊教友卡基耶阿里依萨迪经营纺织品生意。他经常保护以及协助教友和朋友度过艰难时刻。现在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带领了一大群家人，必需品则驮在驴背上，向城外逃去。他的家人包括祖母、母亲、四个姨母、姐妹、甥女、侄儿以及妻舅。一位穆斯林好友阿沙杜拉，带领他们向南方的山区逃去。<sup>615</sup> 当他们抵达山脚下时，已精疲力倦，再也无法爬上山了。因此，便转向西面的唐丽喜纳山谷，那儿有几个山洞可栖身避难。他们找到一个山洞后，便在那里过夜休息。<sup>616</sup>

夜幕低垂，塞克的部队也停止搜寻巴哈伊信徒的行动。在黑夜里，其余年龄超过十岁的巴哈伊男子，以及更多的家庭都逃走了。大清真寺的防卫工作就此放弃。<sup>617</sup>

一个穆斯林，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妻舅，跑到唐丽喜纳山谷他们一家人匿藏的山洞来告诉他们当天的情况，所有男人和十二岁以上的男孩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必须离开。<sup>618</sup>

那天是3月20日，新年除夕。

---

<sup>27</sup> 后来“阿迪耶”成为他的家族之姓氏。

---

## 第十九章 忠诚者的苦难

半夜两点，在唐丽喜纳山谷的一个黑暗山洞里，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把他的家庭成员里的妇女和年幼疲累的小孩委托那位来帮助他的穆斯林妻舅，男士们则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妇女和小孩回去那利兹，由妻舅照顾。但有一两个年龄刚过十二岁的男孩，因缺少营养，体弱无力跋涉长途的山路，只好给他们穿上蔽身罩袍掩盖面孔，这样便能回返那利兹。

妇女与孩童在饥饿和恐惧中，而男人则无力保护家人，大家都希望能在一起，可现在却被迫从互相关怀中分离，而朝向不确定与危险。卡瓦尔苏丹被迫放弃儿子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时，极力使自己坚强勇敢。两组家人都压仰着悲痛与泪水分开。<sup>619</sup>

新年的朝阳从山脉上升，照耀着巴哈伊信徒匿藏的山坡，也照耀了空荡荡的基纳尔苏克迪区，只剩下妇女与孩童在家里颤抖着——还有几个男人躲在阴暗的角落，希望不至于被发现。

在南方的山脚下，强风吹刮着果树，泉水从地上涌现出来。一个巴哈伊妇女，即卡尔巴拉伊米蒂的女儿哈然，在果园里烘面包做着早餐。昨晚她跟儿子阿博都利他因为巴哈伊信仰而争执，阿博都利他痛恨巴哈伊信仰。今早，他准备要去打猎，又出言污辱巴哈伊信仰。她诅咒儿子的恶行，他怒气冲冲地拿起猎枪向她射击。<sup>620</sup>

在山脚下的另一端，一群塞克达卡利亚的部队正在搜寻巴哈

---

伊信徒，见到在外面工作的那利兹人便询问。塞克悬赏奖金给生擒或杀死巴哈伊信徒者，那些部队人员希望获得它。那利兹市民也想分享部份奖金，便指向有巴哈伊信徒匿藏的果园。<sup>621</sup>

塞克的部队看见三个巴哈伊男人藏在那里，便把他们包围住。他们开枪击毙一个穆斯林仆人，其余两个束手就擒，并接受牺牲性命。其中一个31岁的富有布匹商人姆拉哈山。他是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的孙子。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曾获得巴孛恩赐一枚戒指，并于1850年及1853年协助过巴比教徒。另一位被俘者是姆拉哈山的岳父姆拉穆罕默德阿里。两个人被捆绑着推到市区去。<sup>622</sup>

两个俘虏走了五公里路来到那利兹，他们一面走一面被逮捕者辱骂和殴打。三个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哈芝希乙伊布拉欣和哈芝希乙卡米来自市集区，希乙那斯鲁拉则是基纳尔苏克迪的居民，深怕友人遭遇不测，便决定协助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在俘虏还未见到塞克前，恳求姆拉哈山放弃信仰，却被拒绝了。姆拉哈山宁可跟妻子巴丽仁分离，让她独自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法蒂米和阿博都沙米。<sup>623</sup>他朗诵一则关于灵魂不灭的圣诗回应。一个卫兵攻击他。这三个好友向塞克付赎金以避免俘虏被杀，塞克允许了，条件是两个俘虏必须放弃信仰。<sup>624</sup>

但是，姆拉哈山始终不肯悔改。塞克非常生气，挥手指向他出手，一把长剑砍向他的头和脸。他应声倒地。一个卫兵举枪射杀他。姆拉穆罕默德阿里目睹女婿血流满地，悲愤地诅咒塞克达卡利亚。塞克向他的部下挥手指示，部下抽出大刀，割断了他的喉咙。几个部下把残喘的阿里双脚绑住，拖着经过基纳尔苏克迪街道，来到大清真寺，然后把他倒挂在树上。人们向阿里抛掷石头。他的生命在消殒中。<sup>625</sup>人们在树下堆满干材，然后点火燃烧他的遗体。有一个人用剑剖开他的腹腔，肠脏流入火焰之中。

几个小时之前，巴丽仁从匿藏处跑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邻居妇女哭着跑来见她，告诉她亲眼目睹她的父亲和丈夫被杀。巴丽仁把她六个月大的儿子和五岁大的女儿留在家中，朝北方街道直奔向市集区屠杀的地点。她跑进一大推人群中。大家都在观看。她跻身向前，看见一个人双脚被捆绑拖着走，竟然就是她的父亲。

不久，巴丽仁的母亲也来到。其他妇女认得巴丽仁和她的母亲，便告诉她们必须躲藏起来，不然也将被杀害。母女俩匆忙跑回基纳尔苏克迪的家，她们去敲打邻居的门。邻居由于害怕，都不敢开门。她们无处可匿藏，便向市区的南方逃走，来到一片长了高草丛的空地，便挤入草丛中，主人看见她们蹲在其中便叫她们离开。她们又往前跑，看见一道墙，便爬过墙，跌进一个果园，静悄悄地藏在那里。从远处，她们听到一群人在嘶喊，她父亲的遗体被倒挂在树上。她们向上一望，看见一个人爬上围墙，原来是朋友，他跳下来告诉她们可以在他那里过夜。<sup>627</sup>

### hhh

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远亲终于来到离那利兹不远的一间被弃置已久的破屋子，便在那里躲避。她们已精疲力尽，无力再跑动了。

晚上，她们的孩子因为饥饿而嚎哭。到天亮时，她们的响导马沙迪哈山来带领她们去那利兹。她们抵达一间小屋子，看见烟窗有烟升起，希望能用剩余的面粉煮食。屋内的妇人大声喊她们离开，还斥骂她们是巴哈伊信徒给那利兹带来了不幸。

因此，她们只得蹒跚地向前跋涉。那一天，她们只走了七公

---

里路。在路上，塞克的部队见了她们，虽然马沙迪哈山和他的仆人都是穆斯林，塞克的部队仍然掠夺了他们的东西。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罗汉尼，由于蔽身长袍罩着才幸免于被俘虏和杀害。

妇女和孩子们所能得到的食物，只是散落在地上的无花果；他们热切地把无花果拾起来吃。夜幕低垂，他们决定在一间被遗弃的破旧小屋里过夜。马沙迪哈山便出去找水和面包给他们。<sup>628</sup>

hhh

离开那利兹千里之外，巴孛的神圣遗体，经过59年来的转折，由一个匿藏处被迁移到另一个匿藏处，最后终于抵达巴勒斯坦的卡梅尔山。一群信徒，包括三位来自那利兹的信徒，一同在此最神圣的时刻，观看阿博都巴哈的一举一动。

阿博都巴哈在一盏灯的照耀下，把木棺轻轻地放进大理石棺里。木棺里收藏着希乙阿里穆罕默德（即巴孛）的神圣遗体。祂是全人类的上帝之显示者，新律法的颁布者，一切生命的复苏者。经历了那么多年和那么遥远的路途，那么多信徒为之付出了生命，祂允诺受尽那么多的折磨，还有那么多的力量由祂神圣之笔倾注而出，然后祂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木棺安稳地置放于大理石棺里之后，阿博都巴哈除下他的头巾，脱下他的鞋子以及他的外套“……向仍未关上大理石棺弯下身去，祂银灰色的头发飘散下来，祂的脸改观并发出光辉，祂把头靠在木棺旁边，放声哭泣。他的哭泣那么悲壮，全体出席者都跟他一起哭泣了。那天晚上祂无法入眠，心中的情感像排山倒海般澎湃。”<sup>629</sup>

过后，阿博都巴哈对这一天的经历这样地写道：

“最令人欣慰的佳音是巴孛神圣的、光辉的遗体……经过了60年由一处被迁移到另一处，是由于敌人的权势，畏惧

---

敌人的恶毒行径，长期不得宁静与安息，最终由于阿卜哈美尊的仁慈与怜悯，得以隆重庄严地在诺露兹节当天将神圣的灵柩安置于卡梅尔山上的神圣陵寝……一件非常巧合的事，就在那个诺露兹节当天，我们收到一封由芝加哥发来的电报，宣布美国所有的巴哈伊中心已选派代表到芝加哥……已一致地决定兴建灵曦堂的地点。”<sup>630</sup>

hhh

就在那天晚上，一个银灰老者在空无人迹的那利兹市集街道上走过。姆拉哈山已被支解的遗体，被弃置于市集的广场上。这个老年人是姆拉哈山的穆斯林好友阿里，他们是童年时的玩伴。这个好友把遗体抱起，搬到阿黑尔卡迪布坟场去。他在坟场挖了一个穴，把遗体小心地置于穴里，以泥土掩盖好。<sup>631</sup>

hhh

在市区郊外，一间已弃置很久的破屋里，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家庭的妇女与小孩不能安眠。黑夜里她们听见外面有人声，在搜寻巴哈伊信徒。她们的响导马沙迪哈山进来告诉她们，人们在寻找年龄超过12岁的巴哈伊男子，还有两个巴哈伊男人当天较早时已殉教。他说那破旧的屋子不足以保护他们，他答应翌日黎明时分前来带她们去市区较安全的住家。他一转身便消失在黑夜里。

妇女与孩子们没有入眠，都挤在那间破旧的屋子里等待着黎明的到来。<sup>632</sup>

---

## 第二十章 灵曦堂的奉献

“这是一个巴哈伊集会，其意义非常重大。阿博都巴哈曾这样写道：‘当一个人进入会议室时，他必须衣着整洁，净化自己。’这表示一切私人的欲望和雄心必须消除。虽然每个人的意见可能分歧，他们必须像海洋上的涟漪消失于爱的洋流中。我们必须活跃地置身于上帝的圣灵之导向下，而且由于只有一个上帝的圣灵，每一个行动完成时必须是一致的。在巴哈伊的大集会里，绝对没有小集团。”<sup>633</sup>

这是美国第一位巴哈伊信徒敦顿节斯于1909年3月22日在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为全美第一次的巴哈伊大会主持开幕时讲的话。此处离开波斯心脏地带的那利兹超过九千六百多公里。当暴力事件降临于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身上时，全美的巴哈伊代表们正在商议建立西方世界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

来自全美36个团体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参与这个“巴哈伊灵曦堂大会”。会议开始时，不遗余力地参与筹建灵曦堂的芝加哥信徒柯玲真女士，先朗念阿博都巴哈致大会来函的其中一段，说明建立灵曦堂的重要性：

“在神圣的耶稣周期里，一段很长久的时期过去之后，基督教备受赞颂和圣洁的崇高名声才在全球建立起来。尽管如此，试想想它的影响力如何包围了整个世界。但是现在，这个地平线上的太阳，其荣耀的光辉，在它开始孕育的黎明



---

之初即已广泛地扩散。因此，试想多么伟大的结果将会产生，多么惊奇的迹象将会显现。现在进行组织的事务必须开始，因此，所有关于上帝的天国的的事务都是极其重要的。

极其重要的事务之一便是灵曦堂的建立，智力弱的人也许不了解它的重要性，或许他们会以为这只不过是跟其他庙宇一样的庙宇。他们会对自己说：“每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座宏伟的庙宇，它们产生了什么效果呢？而现在这座灵曦堂的建立，就能促使上帝的表征显示，证明这是上帝的光辉之源吗？”但他们不了解一个事实，灵曦堂的建立，开创了上帝的天国的组织。因此，这是很重大的，也表达了那鲜明旗帜的兴起，在美洲大陆的中心飘扬着，其结果与效能将在人们的心灵里显现。没有人能了解这个成熟的智慧，除非经历了考验……

……况且灵曦堂还有很多的附属机构，其中包括孤儿学校、高等教育学院、医院、残疾人收容所、贫病者关怀中心，这些机构将开放给所有人士。当这些附属机构完成后，在上帝的助力之下，这些机构的管理都系统化，届时将证明灵曦堂是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恩典和祝福。

……这个灵曦堂的组织，是未来许多世纪的模式，它将是一个母堂，其他城市的灵曦堂，将是它衍生的后代。”<sup>634</sup>

代表们正式照秩序入座，他们来自全美各城市，从纽约到瓦拉瓦拉，华盛顿州、拉辛、威斯康星到丹佛，华盛顿特区到洛杉矶。

上午时段的商议，达致如下的议决：

代表大会一致决议，选定灵曦堂的地点，即在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威尔美特乡间，如报告中所述，我们将进行购置此地产作为灵曦堂址。<sup>635</sup>

---

hhh

当代表们在芝加哥商议时，在那利兹那位12岁的男孩穆罕默德沙菲，穿着蔽身罩袍作为保护的伪装，在基纳尔苏克迪的街上走过。他握住堂弟的手走着。他前一晚跟其他的家庭成员挤在一间被弃置已久的破旧石屋里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大清早，一个穆斯林亲戚密尔萨穆罕默德舒亚已来到，要带他们去市镇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密尔萨穆罕默德舒亚的堂哥与塞克达卡利亚关系友好。沙菲将跟他母亲诺丽媛及兄弟门一起住，而其他的人则住在密尔萨穆罕默德舒亚的家里。沙菲的父亲已远走高飞，到了圣地。

636

当沙菲和他的堂弟走过大清真寺时，他无意中看见一个倒吊在树上，已烧成焦炭的尸体。尸体下还有许多用来抛掷它的石头。堂弟感觉到沙菲的手在发抖，便马上拉他离开那骇人的现场。<sup>637</sup> 抵达堂弟的家时，沙菲震惊到病倒了。现在，他必须被安置在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因此，他躲在储藏室的鞍囊下。其他避难的妇女们，住在另一个房间。白天，他必须躲在那个狭窄的地点，晚上才可以出来一阵子。<sup>638</sup>

在那利兹的街道和山区，搜寻巴哈伊信徒的行动越来越严密。

士兵们挨家逐户去勒索如惊弓之鸟的巴哈伊信徒。塞克达卡利亚也运用狡猾的方法，并以暴力威胁巴哈伊信徒把财产割让给他。<sup>639</sup>

在那利兹南方的山脚下，有五个巴哈伊男子匿藏在穆罕默德伊斯迈的果园里。穆罕默德伊斯迈的父亲于1853年的战斗中丧生了，他和母亲则被俘虏。<sup>640</sup> 现在跟他在果园里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阿里和拉曼，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伊布拉欣以及弟弟的两个女婿米

---

迪和阿沙杜拉。有一些那利兹人，贪图获得悬赏的奖金，便带领塞克的部队到果园去捉人。共有七个人被捆绑起来，拖到市区去，他们一面走一面被殴打。<sup>641</sup>

他们抵达市集的广场时已满身血迹，伤痕累累。塞克达卡利要他们放弃信仰。<sup>642</sup>

穆罕默德伊斯迈欢欣地表白自己的信仰，不肯悔改。他马上被拖出去杀死了。<sup>643</sup>

他的儿子姆拉阿里还有两天便要结婚，但当塞克叫他前来查问他的信仰时，他强调自己相信巴哈欧拉，他便被处死，而他的弟弟拉曼必须观看他被杀。<sup>644</sup>

穆罕默德伊布拉欣被叫到塞克面前，他确认他的信仰，并热切地等待着殉教，作为对上苍所能作出的最大奉献。在1853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便跟妈妈和哥哥一同被俘虏，他经历了父亲的殉教，现在他跟随了父亲、哥哥和侄儿一同殉教。<sup>645</sup>

穆罕默德伊布拉欣的女婿阿沙杜拉刚结婚，原本希望活得长久，也要养儿育女，但当他被命令悔改信仰时，却欣悦地为教义牺牲。他还没有孩子，他唯一在世上留下的事迹便是为教义牺牲的楷模。<sup>646</sup>

穆罕默德伊斯迈的侄儿阿里阿克巴，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关于阿博都巴哈的事迹。几年前，他在圣地见过阿博都巴哈。他时常朗诵圣诗，并表示他意欲为教义捐躯。当他屹立于塞克面前拒绝悔改信仰时，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了。

米蒂站在塞克面前，也步随他的兄弟的后尘。他被重重地击倒。<sup>647</sup>他的父亲姆拉胡赛因一直匿藏着，因为他的穆斯林朋友要保护他。但当他听闻儿子米蒂被捉了，便跑出去找他。他被两个士兵捉住，便乞求士兵带他去见儿子。士兵答应他，不过要一笔钱。姆拉胡赛因便带他们去家里拿钱。过后，他被带到市集的广

---

场。塞克奖赏了士兵们，因为他们捉来了一个活的巴哈伊信徒。当姆拉胡赛因看见米蒂满身是血的尸体躺在地上时，便要求让他跟儿子一同死。塞克便下令把他枪毙。<sup>648</sup>

一连杀了六个巴哈伊信徒之后，现在轮到拉曼了。当他被带到塞克面前时，他也勇敢地宣布自己的信仰。突然间，有一个穆斯林跑到塞克面前，告诉他姆拉阿里必须被释放，因为阿里过两天就要跟他的女儿成亲——但为时已晚，阿里已经被塞克的部下杀死。为了安抚这个穆斯林，阿里的弟弟拉曼便得以不死，后来被释放了。<sup>649</sup>

还有两个巴哈伊信徒，安路拉和乌斯达阿达乌拉，他们都匿藏在山上，都被那利兹本地人搜了出来领取奖金。经过一轮猛烈的殴打后，年轻的安路拉被拖到塞克面前，他低声地说出殉教的意愿。他被枪毙，遗体被抛进坑里。后来他的穆斯林妻子的家人取回他的遗体，给予适当的安葬。但他的儿子没有被抚养成巴哈伊信徒。阿达乌拉被俘虏他的人殴打和被当地人掷石头，过后才被拖到塞克跟前。他剩下的一点点力气，只足够让他站着证明他的信仰。他被带到广场枪毙了。<sup>650</sup>

在市集的南端，基纳尔苏克迪区的街道上，有几个人渴望获得奖金，并对塞克表现忠诚，便指出一个年老且盲眼的巴哈伊姆拉阿博都马吉的家。他生动的讲故事技巧和幽默感，许多年来被邻居极为欣赏。这一天，他独个儿坐在那里，正思考着邻居们的惊慌。突然间，他惊讶地感觉到塞克的部下捉住他，并用力把他拖出去，不由分说地便向他拳脚交加。他跌倒在地上，然后被人使劲地拉起，拖到街上。街道的声音和气味，他是那么熟悉，因为他在这里经商多年。

不久，他感到被人用力推向前，然后听到斥责他是巴哈伊信徒。一个很大的声音命令他悔改信仰，他却一声不响。命令发出

---

后，他听到枪支扣板的卡嗒声响，发号施令者再喊，就听到轰然爆炸声。<sup>651</sup>

## hhh

在这明媚的春季里，地中海的海水，在海法的海湾闪耀着。在这美景前，阿博都巴哈跟三个从那利兹来的巴哈伊信徒在那里踱着慢步。他们是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和密尔萨法兹鲁拉。他们都是来海法朝圣的。

当他们跟随阿博都巴哈行走时，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对这个特殊的经历，心中充满感激。

他还记得自己如何成为巴哈伊信徒。许多年前，他时常嘲笑一个来自卡尔巴拉的简朴补鞋匠胡赛因是巴哈伊信徒。补鞋匠以一个伊斯兰的圣传提醒他，那圣传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信徒听到人家宣称他是“被许诺的卡音”的话，便必须不余遗力地去探讨。补鞋匠不跟他深谈，只指出他的盲目非议就像穆罕默德在世时，那些不信者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对质和挑战，瓦希迪便去找一位受人尊重的教士，请问他这句圣传。教士对他的提问不予作答，说这是教士门要去思考的，并质问他难道还要去跟这简朴的补鞋匠讨论其他重要的问题吗。教士的高傲和空洞的说词，使瓦希迪开了窍。他回去找鞋匠，很虚心地向他宣称自己是巴哈伊信徒。<sup>652</sup>

昨天，举行过巴孛的神圣遗体的安葬仪式之后，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和其他两位那利兹的同伴跟阿博都巴哈同乘一辆马车。现在三个人又再次与阿博都巴哈同在。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心中深感惊讶。

过后，阿博都巴哈看着平静的地中海和蓝天，他的表情显得

---

忧郁。祂告诉他们即将有一个大风暴，他们必须马上赶回那利兹……<sup>653</sup>

hhh

那天的黑夜里，在那利兹，两个穆斯林农夫静静地走过大清真寺，向他们的顾主姆拉穆罕默德阿里被烧成焦炭的遗体走过去。他们走到树下，俯视已熄灭的灰烬，把主人被烧剩下的骨骸放在布袋里，然后匆匆地离开，走到阿黑尔卡迪布坟场，把骸骨放进一个坑里，然后用泥土掩埋好。<sup>654</sup>

---

## 第二十一章 第三天

“……我们的主啊！我们是软弱的，祢是强大的、有威力的！我们是必朽的，祢是赋赐生命的伟大圣灵！我们是有需求的，而祢是威力无边的供养者。我们的主啊！把我们的脸朝向祢神圣的脸；凭祢的慈爱，由祢天上的餐桌喂哺我们吧。通过祢至高的天使协助我们，凭阿卜哈天国圣洁之灵确认我们……”

以阿博都巴哈向上帝祈求的祷告，开启了在1909年3月23日举行的第一届全美巴哈伊大会第二天的议程。<sup>655</sup> 过后就宣读了阿博都巴哈特地致予代表大会的书简：

“……当人们发觉某人在言词上表现一体的表征，在行动上表现脱俗的性质，在事迹上表现高超的本质时，人们就会叹道：‘这的确是一个巴哈伊。’如果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彰显之光必定照耀于我们的眉宇间……”

“我的主啊！让他们成为祢灿烂的黎明，它的晨曦将照耀着团结的庙宇。如此，他们才可能从疏忽的坟墓中复兴，伸展美德的旗帜，高歌无私与超脱的圣诗。当他们趋向奉献之祭坛时……”<sup>656</sup>

接着，代表们所选出的委员会，为管理全国团体的新机构拟订一个章程，条规如下：

“第一条：我们承认，上帝是我们团结统一的本源和保

---

护者，通过上帝的荣耀之显示者巴哈欧拉启示给我们，并由上帝和人类的仆役阿博都巴哈向我们宣布。

第二条：这个单位的名称是“巴哈伊灵曦堂单位”

第三条：这个单位的目标是：在芝加哥购置地点、建立并维持一个巴哈伊灵曦堂，连同一些附属的服务机构，一切根据阿博都巴哈所宣布的意愿进行。<sup>657</sup>

### hhh

同一天早上，在那利兹，穆罕默德沙菲的女儿诺丽媛，赶向她的穆斯林侄儿的家寻求庇护。她的丈夫姆拉阿博都胡赛因当时在圣地，不能给予她和孩子们援手。她的许多亲戚已逃往唐丽喜纳的山洞避难。接下来的日子，她丈夫的财产将被掠夺一空，她和家人将一贫如洗，无依无靠。<sup>658</sup>

在那利兹南方的山区，穆罕默德阿里和伊不拉欣，躲在穆斯林友人的果园里。他们的家庭，自从能记忆迄今，就面对着迫害。他的父亲达尔维斯于1853年的战斗中捐躯，他们由亲戚哈芝卡心抚养长大。长大后成为诚心的巴哈伊信徒，并经营小生意。伊不拉欣和法蒂米接连理，组织了家庭。现在两兄弟被迫东躲西藏。伊不拉欣与儿子穆罕默德胡赛因慕巴拉恩埃音于3月22日匿藏在砖瓦厂里。他告诉儿子，他最终将殉教。法蒂米担心士兵们在巴哈伊地区逐户搜查的行动，鼓励他们离开市区。穆罕默德阿里现在已经63岁，没能力翻山越岭逃亡，因此与儿子塔马斯布一起躲在瓦乙的旧家，这是个稍微安全的地点，那儿还有另一位巴哈伊乌斯达阿里沙巴赫。

两兄弟从此分开，此生没有机会再见面。

伊不拉欣吃了一点食物便向南方逃走。他的食物只够一晚食



---

用，因此第二天他便折返家里。当他趋近市区时，他的穆斯林友人穆罕默德告诉他，士兵到处俘虏巴哈伊信徒并纵火烧家。他警告伊不拉欣不可到市区去，必须匿藏在他的果园里。伊不拉欣给了他的友人一点钱去买食物，穆罕默德便离开照办。在路上，穆罕默德被塞克的部队拦住讯问是否知道巴哈伊的匿藏处。他们粗暴地威胁他的性命。穆罕默德深知塞克的部队暴戾成性，他只得招认有个巴哈伊躲在他的果园。<sup>659</sup>

伊不拉欣被俘虏，然后被带到市区。他站在塞克面前，拒绝悔改信仰。塞克下令杀死他。他被枪击中却没有马上死去，因此又被士兵以长剑狠狠地砍杀。<sup>660</sup>

在瓦乙的旧居楼上，乌斯塔阿里、穆罕默德阿里和他年轻的儿子塔马斯布，都匿藏在那里躲开塞克的暴虐。乌斯塔阿里于1901年跟弟弟哈山从斯尔仁移居到那利兹，然后才成为虔诚的巴哈伊信徒。当塞克入侵那利兹，迫害开始时，他告诉他的朋友姆拉达尔维斯他宁可死在手中长剑殉教。当塞克的部队经过基纳尔苏克迪的街道到来时，三人跑去匿藏在靠近大清真寺的瓦乙旧居楼上。屋内的妇女把同道的巴哈伊安置在楼上。然而，一些那利兹的本地凶徒知道三人的匿藏处，便带领塞克的部队前来这间屋子。很快的，乌斯塔阿里、穆罕默德阿里和塔马斯布便被拘捕了。

在押去见塞克的路上，只有十岁的塔马斯布朗诵着《古兰经》的经句，而穆罕默德阿里和乌斯塔则被那利兹市民和塞克的部下辱骂并抛掷石头。穆罕默德阿里来到塞克面前已是满身鲜血，他被一把剑狠狠地劈杀，其手臂几乎断落，然而殉教前他始终保持了他的尊严与信仰。他的遗体被丢进沟里被污泥覆盖。<sup>661</sup>

乌斯塔拒绝悔改信仰，塞克建议如果他愿付款，便不杀他。乌斯塔答应了，便带领士兵回家去拿钱。塞克却偷偷地告诉他的部下，等拿到钱后就杀死他。

---

进了屋内，乌斯达在房里轻声吩咐妻子，要她把钱藏好，以后家人才有所依靠。塞克的部下在另一间房里不耐烦地等候。他们互相道别。他终于出来了，却没有贿赂的钱，塞克的部下生气地把他拖到大清真寺附近的巴赫卡撒比——‘屠宰园’——把他枪毙。<sup>662</sup>

hhh

第一届全美巴哈伊代表大会，第二天下午在芝加哥歌玲真夫人的家继续举行。被选为灵曦堂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被公布了，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巴哈伊组织：芝加哥的阿瑟阿格纽斯和柯玲真女士；基诺沙的伯纳德M雅克布森；明尼阿波利斯的艾伯特H霍尔；辛辛那提的安娜L巴尔么尔顿女士；纽约的茂特福特米尔斯；华盛顿特区的查尔斯梅森雷米；新泽西的威廉H霍尔；奥克兰的海伦S 格代尔女士。

大会接束时，全体肃立，重复朗念至大圣名“阿拉欧阿卜哈”，然后肃立默祷。

那天傍晚，全体出席者，在满怀团结一致的精神下互相道别。

663

hhh

那天晚上，一位勇敢的穆斯林妇女偷偷地走到她的女婿伊不拉欣殉教的地点。她在亲戚的协助下，把伊不拉欣的遗体上下的部份搬起，运到坟场去安葬。同一个晚上，在夜幕低垂时，穆罕默德阿里的女儿达丽雅提依，也在穆斯林朋友的协助下，把父亲的遗体搬走。他们把遗体洗干净，然后安葬。<sup>664</sup>

---

## 第二十二章 逃向塞尔维亚

在唐丽喜纳山谷的山洞前，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远亲和其他逃难者，在新年的早晨黎明之前分成两队，妇女与儿童在穆斯林朋友们的保护下回去市区，男士们则朝向西南到伊斯打巴纳去。

抵达伊斯打巴纳附近时，他们看见一个教友在灰暗的黎明出现在山上。原来是一个巴哈伊信徒驻守在路的分岔口，告诉他们赶往附近一个叫做鲁尼兹的村落。<sup>665</sup> 鲁尼兹周围的土地都属于巴孛亲戚阿弗南家族的，因此这市镇对巴哈伊来说是较为安全的。当这片土地的看守员米尔穆罕默德哈山看见几十个被围攻的教友到来时，便热诚地欢迎和招待他们。<sup>666</sup> 他两天两夜都在忙着照顾他们。但是不久后，离那里不远的法萨市，有一个强人传来消息说，塞克命令他去俘虏巴哈伊信徒。<sup>667</sup> 米尔穆罕默德哈山熟知这个强人残酷无情，他提议巴哈伊信徒逃到塞尔维亚，那里有其他巴哈伊信徒可以协助他们。那里的巴哈伊跟穆斯林邻居都非常和睦地相处。<sup>668</sup> 在那里，他们便远离了塞克的势力范围。<sup>669</sup> 他们先派遣一个人前往塞尔维亚，告诉那里的巴哈伊教友，将有大批巴哈伊信徒到来避难。<sup>670</sup>

黎明时分，男士们便集中在一起向西出发，这一次，他们没有沿着公路走，而是向西通过卡尔曼古山脉。<sup>671</sup> 当众人攀爬陡坡时，太阳已升起，岩石在他们脚下松脱滚了下去。

---

他们之中，包括密尔萨穆罕默德胡赛因先生，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歌手，他必定在思念着他的妻子玛丽雅姆卡依和他们的孩子，为巴哈伊及穆斯林开办儿童班的快乐时光，与孩子们分享《古兰经》的知识以及哈菲兹和沙迪的诗歌。<sup>672</sup> 他不知道，他的岳父姆拉马吉将于几日内殉教。<sup>673</sup> 他和弟弟密尔萨书克鲁拉，紧跟着他走。不久的将来，密尔萨书克鲁拉所有的财产将被摧毁。<sup>674</sup> 他们都是密尔萨伊不拉欣睦阿林的儿子。密尔萨伊不拉欣睦阿林是富裕穆斯林孩子的家庭教师，他隐瞒着信仰巴哈欧拉的事实，以便能继续帮助巴哈伊信徒。他把自己深信的灵性信仰传授给他的孩子们，也抄写巴哈伊经典给其他教友阅读。<sup>675</sup> 他的岳母对女婿感到非常懊恼，尤其是她自己的女儿的信仰。有一天，她在煮好的食物下了毒，拿给女婿和女儿吃。两夫妻知道了这件事，便不敢动那些食物。第二天，岳母看见他夫妻俩没事，觉得很困扰。为了了结此事，这两夫妻邀请岳母留下，把她煮来的食物给小鸡吃，目睹小鸡都死了，岳母很羞愧地跑了出去。

冷风猛吹巴哈伊逃难者挣扎着攀爬的山坡，气温逐渐下降。他们抵达溪谷时，还结着冰。到了晌午时分，他们的响导承认已走错方向。<sup>676</sup> 他们提起劲，继续前进。他们放声称颂上苍，这就保持了他们的勇气。

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精疲力尽，必须停下来休息。他们收集了一些干枝枯叶生起火来，把冰块放在布上溶化取水，用少许面粉做面包，大家饥饿地分享一点点。

恢复了一点精力之后，他们又再前进。夕阳落山时，他们的响导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路向。他们终于见到阿里阿巴德村的灯光。他们企望着能走进一间温暖的屋子，让他们已伤痛的双脚休息，更希望有一顿热餐可以吃。但是，他们知道村民可能会攻击他们，所以只得在黑暗寒冷的夜晚前进。

---

在深夜里，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他们生起火来驱寒。卡尔巴拉的穆罕默德沙烈感到火堆的温暖。这个温暖给予他暂时性的休息，他想着他的家人所作的牺牲。他的妈妈法蒂米在瓦乙宣布巴孛的教义时，便马上成为信徒。卡基耶堡垒沦陷时，他和母亲成了囚徒，被囚禁在希拉兹的牢狱。他想起许多已逝去的家庭成员的脸，他也还记得获释后，回来那利兹过着许多年的潦倒生活。现在他被迫离开他的妻子约丽以及幼小的儿子安路拉。然而，他也同时感受到在巴格达时见到的巴哈欧拉的力量与尊贵，以及这圣道的伟大。他的家人为上苍的圣道作了许多贡献，这是他值得安慰的。<sup>677</sup>

当天色破晓时，他们鼓足力量开始行走。经过这短暂的休息，他们感觉到双脚疼痛，肌肉紧绷，食物短缺。他们静默地强忍着前进。为了能不停地前进，他们采树叶和蕨类植物来吃。

还有不足三公里路，但有些人已疲累到再也走不动了，就倒在地上。有两个比较年轻力壮的男人，赶紧加快脚步到塞尔维斯坦找人来帮忙。

过了一些时候，有许多人出现了，带了骡子和驮轿来，还有人带了食物。这些人都是塞尔维斯坦的巴哈伊教友。

塞尔维斯坦的巴哈伊团体，很幸运的获得达拉祖拉沙曼达利和密尔萨阿利阿克巴拉夫新加尼为期几周的来访。他们对教义的深入了解，提升了教友们的精神，并启发了他们的心灵。塞尔维斯坦的巴哈伊从一个传讯者那里收到关于鲁尼兹的巴哈伊信徒逃难的消息，便准备了粮食。听说那些教友已来到他们市镇的郊外时，便来救援，把面包和其他食物给逃难者充饥。经过艰苦的跋涉后，这些食物使饥饿者恢复了精力。在大家协助下，他们已能站起来，跨上骡子和驮轿。

他们抵达市区时，受到当地巴哈伊信徒和穆斯林亲戚朋友以

---

及邻居的欢迎。大家对他们的情况和勇气感到震惊。<sup>678</sup>

### hhh

1909年之前，穆斯林与巴哈伊在基纳尔沙益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是基纳尔苏克迪北面邻近的地区，培曼尼家族在这里捐献了一间屋子作为那利兹的巴哈伊活动中心。巴哈伊中心靠近一条运河，此运河把这两个地区和市集分隔开。走近这间屋子时，须先通过一个种满了橙树和苹果树的园地，然后才到达这座砖屋。它的正前方有一个大厅。巴哈伊就在大厅里举行集会，在那里祷告、讨论团体事务以及增进友谊。周五晚上，有青年班。

到访的朋友，必定曾见过一位幽默仁慈的看管员阿卡阿巴斯和来自塞尔维亚的妻子楷鲁拉拿沙。<sup>679</sup>有一次，在一位教友的家参加了十九日圣宴集会之后，阿巴斯戏签名为“阿博都巴哈”。又有一次，中心里有一个临时寄居者，在偷偷吸鸦片。因此，他把所有木炭磨成粉，当那个偷吸鸦片者伸手要拿木炭来点燃他的鸦片时，木炭全散了。但是，在今年的新春季节里，他的和善幽默被人们遗忘了。当时，有一群本地穆斯林闯进中心，把阿卡阿巴斯拖到街上去杀害了。<sup>680</sup>

在市区的另一端，有一个继承父业的鞋匠之子密尔萨阿克巴大声地吟诵巴哈欧拉的圣诗。塞克的部队人员感到非常惊愕，他们一面打一面在后方推着他在街上走。密尔萨阿克巴身上滴下的血，在他们之间留下一条血痕。密尔萨阿克巴跟友人已逃离那利兹，但过后决定回来。回来后，他被拘捕了。<sup>681</sup>塞克的人员怀疑他只是个疯癫的人，不是真正的巴哈伊。1853年的冲突过后，阿克巴和他的同胞兄弟以及妈妈被俘虏，押解到希拉兹。后来他们在比比杜克达兰被释放，并在希拉兹活了几个月。在那里，阿克巴忍受了他的同胞兄弟一个一个被杀害的痛苦。回来那利兹，

---

他成长并继承父亲的业务做鞋匠。他的父亲密尔萨伊斯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现在阿克巴自愿地回来他的家乡那利兹，面对自身的殉教。来到塞克面前，塞克询问他的信仰，他笑着回应道：“巴哈伊”。塞克满以为这个幽默的人可能会缴付贿金以获得自由，但阿克巴拒绝了。他证实回来的目的是争取殉教的殊荣，不再回避了。<sup>682</sup>

### hhh

在塞尔维亚，那一大群巴哈伊难民，终于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因为他们已脱离了危险。

然而，在山野里还有另一组12个巴哈伊逃难者，他们奋力逃亡，寻求安全地点。这一群人包括基纳卜卡基耶穆罕默德，<sup>683</sup> 他于1853年的战斗中，连同妈妈被俘，囚禁于希拉兹。获释后回到那利兹，却发现他们的家被洗劫一空，果园也被摧毁了。卡基耶的才干获得那利兹主要的巴哈伊沙菲的赏识，委任他为一县的首领。现在他跟两个儿子基纳卜密尔萨穆罕默德德基培曼尼<sup>684</sup> 和基纳卜密尔萨法兹鲁拉培曼尼<sup>685</sup> 成了逃难者。他们在那利兹的屋子被摧毁了。

他们携带了一些衣物和粮食，挣扎着越过一片难行的荒野。一群阿拉伯部落民族骑马朝他们的方向过来。这些部落民族跃下马，举剑和挥棒攻击他们，抢夺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在那偏远的地带，根本无人能协助他们。当那些攻击者离开之后，他们互相扶持着继续前行。

他们满身血迹，有气无力地挣扎着抵达了塞尔维亚。当地的人看见了非常震惊，都跑来协助他们。

---

## 第二十三章 阿博都巴哈逝世

由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和塞克达卡利亚所发动的暴力行动，使到整个法尔斯省都受灾，人民哭喊着求助。这些恳求在希拉兹被新任首长听到了，他委派军队指挥官率领了一大队士兵去维持各乡镇的治安。<sup>686</sup>

省内人民获悉他们来临的消息。

抵达塞尔维斯坦时，军队便听闻巴哈伊信徒的财物被抢劫、果树被砍倒、住家被洗劫及纵火、无辜老百姓被痛打，被拖到街上枪毙、尸体被丢弃在沟里……

等到军队抵达那利兹时，塞克的部队早已离开。他们避开了应得的惩罚。<sup>687</sup>政府军把塞克留下的代理人驱逐出去，使城市恢复了安全。巴哈伊信徒开始归来。

他们发现，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物，家被洗劫一空。

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果园只剩烧成焦炭的树桩和灰烬。这些果树曾为他带来许多恩惠，现在完全消失了。来到他老家的遗址，他看到的只是灰烬。屋子完全毁灭了，连砖石都被移开了。

<sup>688</sup>

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到圣地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为期好几个月。他很想知悉自己的家人的命运，便赶紧回家。他发现妻子诺丽媛和孩子流离失所，全部财产被没收，财物被偷窃。在希拉



---

兹，巴哈伊教友们要提供诺丽媛许多袋麦粒，但她要求把它们都转送给穷人。她不想接受了援助，而使丈夫丢脸。<sup>689</sup>

巴哈伊信徒恢复能力很强，他们回来重建家园，整个社群恢复了生机。

许多家庭兴起，生意开张，果园和花园都生长开来，跟穆斯林邻居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他们的精神增强了，他们在考验中浴火重生，信仰更坚定了。

一年之后，塞克的兄弟<sup>690</sup>从北方攻打那利兹，要摧毁巴哈伊社区，但这一次，穆斯林和巴哈伊联合起来抗敌，在三天之内就将敌人击败了。<sup>691</sup>

### hhh

虽然她最后一个儿子于前一晚逝世，即1912年4月30日晚，歌玲真女士仍然坚持于星期三的早晨走过威尔密的街道，去见证阿博都巴哈主持美洲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的奠基典礼。对这座灵曦堂的建立，她已奉献了许多年的精力。一个白色帐篷竖立着，阿博都巴哈站在那里致词：

“使大家能在今天集合在这里，不顾寒冷与大风，此力量的确很伟大奇妙。这便是上帝的力量。这是巴哈欧拉的恩惠把你们召集在一起。我们称颂上帝，通过祂压服一切的爱力量，使人们这样地集在一起，互相交往。

成千上万座像这样的灵曦堂必将在东西方建立起来，作为各宗教人民赞颂与表扬上帝的黎明之点。但是，这一座首先建立于西方的灵曦堂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后有许多灵曦堂将建立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在亚洲、欧洲甚至非洲、纽西兰和澳洲都会有，但在芝加哥的这一座意义非凡……”<sup>692</sup>

---

灵曦堂的奠基石由妮蒂多宾女士带来，她是一位贫苦的女裁缝，想为灵曦堂作出奉献，便提着它坐了两趟公车，在地上拖着走，又由他人肩负，然后用手推车运载，最后把它抬来放在灵曦堂的建筑地点。<sup>693</sup>阿博都巴哈举起一把斧头破土，因为给祂的泥铲不够坚固，然后邀请巴哈伊步向前，代表东西方的教友把泥土翻转过来。<sup>694</sup>

西方的巴哈伊灵曦堂之母受了阿博都巴哈的祝福。它是歌玲真女士和许多其他教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它已“建成了”。

### hhh

波斯帝国陷入一片混乱的深渊，波斯的卡扎尔王朝摇摇欲坠。中央政府已失去许多地方的控制权。地方性的部落领袖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的强权。那利兹的巴哈伊团体成为虎视眈眈的目标，因为那利兹是一个富庶的农业中心，它拥有一些富裕的家庭。

塞克达卡利亚的家人于1913年再度尝试攻占那利兹。这一次，是塞克达卡利亚的另一个兄弟，<sup>695</sup>他摧毁了人家的园地还要索取大笔赎金。他宣称自己代表“卡音”，并说他的使命是清除巴哈伊团体。那利兹人民团结一致地抗敌。

这事件发生不久后，又有一个土匪<sup>696</sup>宣称自己代表塞克达卡利亚，也是“卡音”的代理人。他带领了部下攻打那利兹。穆斯林与巴哈伊的团结合作，再次保卫了那利兹。

在这期间，比土匪更严重的事件是旱灾与蝗虫祸害。在双重灾祸的肆虐之下，农作物歉收，造成了饥荒。许多人每天都在挣扎求存。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打开他的谷仓，供养那些极需帮助的穷困人民，无论巴哈伊或穆斯林都一视同仁地给予帮助，让大

---

家生存下来。<sup>697</sup>

在1916年，经历了一生一世迫害的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与世长辞。他的祖父是瓦乙的伟大追随者希乙雅化尔雅兹迪。他逝世之前，仍然面对折磨。这一次是他必须向政府交罚他于1909年那利兹被暴力洗礼后，他回来建立起的产业之税务。当时他在圣地和阿博都巴哈在一起。回来后，却发现妻子和孩子生活潦倒。他的妻子诺丽媛忍耐了这些痛苦。因为她的父亲姆拉穆罕默德沙菲对她教导有方，使她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她一生花了许多时光于教导儿童方面，也充份利用她书写的的能力，抄写经典给教友们阅读。她是众人心中的新娘首选，却下嫁自己选择的丈夫。这些坎坷的经历，使她的丧夫之痛，更雪上加霜。<sup>698</sup>

从1909年至1921年之间，巴哈伊团体在那利兹的建立终于开花结果，通过选举成立了第一届巴哈伊地方分会。这是一个由巴哈欧拉命定为指导地方上的巴哈伊事务的机构。它的成员包括：秘书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基纳卜卡基耶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基纳卜密尔萨穆罕默德巴基尔培曼尼和密尔萨法兹鲁拉培曼尼、卡基耶穆罕默德，以及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沙烈。努拉特米萨奇是第一位选为地方分会的女士。不久后，这个地方分会在那利兹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连穆斯林也寻求它的指引，称它为“九人机构”。<sup>699</sup>

hhh

嘉马尔苏丹和她的孩子——两个之前已死亡——逃离了家乡伊斯打巴纳，而她的丈夫卡尔巴拉伊胡赛因则被俘。他一向都秘密地传扬巴哈伊教义，他和一位他教导的伊斯兰律法博士，在一间清真寺里宣扬巴哈伊教义，引起了狂暴的反应。他经营的布

---

匹和织物生意，被人洗劫一空。嘉马尔苏丹的家人，劝她跟丈夫离婚，因为他的信仰给她带来厄运。有一天，她收到消息说，她的丈夫在那利兹被拘捕，有一个由巴哈伊带领的商旅队可以载她和孩子去见她丈夫。她抵达那利兹后，便跟丈夫复合。他开始售卖布匹并以驴子运货物到街上兜售。他以前经受的毒打，使眼睛逐渐失明，虽然如此，他仍然能教导自己的孩子读书写字，包括女儿杜巴。他过着经常受迫害和贫困的生活，只好节衣缩食，把好的留给妻儿。他死后，妻子嘉马尔苏丹必须抚养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无以为活，又不懂得读和写，只好把值钱的东西变卖了。余钱用完后，只得替比较富有的那利兹人家洗衣服为生。一个富有人家的妇女诅咒她，说是巴哈伊信仰给她带来厄运。那天晚上，她再也没有食物给孩子们吃，就让他们空着肚子睡觉。忽然，房门响了，原来是那个带领商旅队的巴哈伊带了一包茶叶和糖来给她，也给了她五个杜曼。这样她就能买东西给孩子们吃了。她很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好意，载送她们去一个叫班达阿巴斯的城市。在那里她们可以找到支持和住宿的地方。她最感到快慰的事，便是后来有机会到圣地去朝圣，在阿博都巴哈跟前过了一个月。她在阿博都巴哈跟前哭诉了一切，阿博都巴哈慈祥地安抚了她的悲痛。<sup>700</sup>

卡基耶穆罕默德还是小孩时，便在1853年的战斗中与妈妈一起被俘，他的父亲则战死了。他从贫困的境地长大，直到自己拥有经营棉花的生意，后来还成为那利兹一个地区的领袖。他把建立起来的财富，尽量用来帮助那利兹的巴哈伊教友，并开放自己的家作为巴哈伊活动的中心。1912年，他很幸福地到圣地去获得阿博都巴哈的临在。

就在那一年的九月，阿博都巴哈作了一个梦：

“我好像是站在一个大清真寺里……站在伊玛姆的位

---

置。我发觉到一大群人聚集到清真寺里，越来越多人进来，成行地站在我后面，直到人山人海。我站在那里提高声调诵念“唤拜”的经句。突然间，一个想法在心头涌现，我要离开那个清真寺。

当我发觉已到了清真寺外时，我在内心说道：“到底什么原因使我离开清真寺，不领导祈祷呢？但，没关系，现在我已念出“唤拜”的经句，广大的群众将自动地诵念祷文……”<sup>701</sup>

过了几个星期，他又做了另一个梦，梦见巴哈欧拉对他说：“毁掉这个房间吧！”当他把梦向一对夫妇叙述时，他们认为阿博都巴哈会离开他在花园住宿的房间去住在他们的家，然而那房间指的是他的身躯。<sup>702</sup>

十一月初，他跟一位年老的信徒说：

“我非常疲倦！让我放下一切事务而高飞的时刻到来了。我实在没气力再走动了。在天佑美尊（巴哈欧拉）将升天前的日子里，有一天，当我在祂位于巴基的书房里帮忙收拾祂散落在沙发上的纸张时，祂转向我说：‘无须收集了，我必须舍弃它们而飞逝。’

我也已经做完了我的工作，我不能再做什么了，因此，我必须放下而离开。”<sup>703</sup>

1921年11月28日半夜时分，阿博都巴哈升天了；正如守基阿芬弟和布隆菲尔德夫人所说的，“那颗为热爱上帝的子民有力地悸动的心停止了。他荣耀的灵飞离了尘世的生命，飞离了迫害正义者之敌人，也飞离了将近八十年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劳苦地承受的风暴与压力。”<sup>704</sup>

在蔚蓝色的晴空下，教士门、官员们、东西方各宗教的信徒都称赞他，还有曾在他的庇荫下生活的贫苦老百姓都叹道：“上

---

帝啊！我的上帝！我们的父亲已离开我们，我们的父亲已离开我们！”<sup>705</sup>

巴哈伊信徒们虽然感到悲伤，但不会从此无父。阿博都巴哈已写下一篇《圣约与遗嘱》，指定他那有天份的孙子守基阿芬第为教义的监护者，他是今后指引全球巴哈伊信徒之光。

---

## 第二十四章 大出走

阿博都巴哈逝世的消息，从圣地传到在希拉兹的法尔斯省长的盛夏时，省长把信息传达给一个信使，由他送到那利兹一个巴哈伊传教士手里，他即刻冲出去找那利兹的巴哈伊地方分会的会员。他们都集合在一个婚宴里。<sup>706</sup> 这个传教士冲进宴会厅里，把会员们带到一个较为清静的角落，然后把噩耗告诉他们。大家都非常震惊，马上命令演唱停止，并遣散所有的人。

一个星期后，地方分会收到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巴希叶卡依拍来的电报，证实了这个消息。所有巴哈伊获悉时，大家都因为失去教长而非常悲伤，大家都在询问，今后谁是教义的放牧者呢？过后，巴希叶卡依又发了一封电报来，告诉大家阿博都巴哈有留下一篇《圣约与遗嘱》，并鼓励大家研读巴哈欧拉的一则书简《圣航书简》。

有些教友在料想，巴希叶卡依可能是继承者吗？有些人则觉得这样猜测并不庄重，大家应当研读圣典、祷告和等待。不久，就收到消息，阿博都巴哈在他的《圣约与遗嘱》中委任守基阿芬第为教义的领导者。一位年纪较老的巴哈伊教友告诉大家，他记得一件事，显示此事已预见：

“我是一个文盲，但阿博都巴哈的继承人，除了那个我见过的摇篮中的婴儿，不可能是其他人。当时他深刻地吸引

---

了我的心。他便是守基阿芬第，不可能是别人了。童年时期的他使我心里狂喜，我便把我其中的一个儿子也叫做“守基”。当我把这件事告诉阿博都巴哈时，他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给我的儿子取了另一个名字。”<sup>707</sup>

hhh

如今，那利兹的巴哈伊团体已逐渐强大。他们跟政府首长的关系良好，很多人说，他可能暗中有巴哈伊信徒。地方分会办事成熟，经济方面也己很稳定。现在，大家在推行一个新计划。他们创办了两间学校，一间是男校，另一间是女校。

这两间曼苏里学校由罗汉尼先生和黑沙密先生主持。莫斯梨先生掌管男校，诺斯拉特米沙奇女士和巴希叶卡依莫斯达琴女士则负责管理女校。每间学校开办时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分成五、六班上课。还有富有学术资格的旅行传教者，比如密尔萨睦尼尔纳米扎迪给予协助。不久，那利兹的教育长官承认这两间学校是该市最好的学校，而且希拉兹最大的部落民族领袖也来参观并捐款，也如此证实。<sup>708</sup>

密尔萨睦尼尔纳米扎迪也协助保护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他在1922年走访那利兹时，一个恶棍从山上下来，在市集组织一群暴徒发动攻击巴哈伊教徒的地区。纳米扎迪纠合教友们抗拒暴民。那利兹的首长也同情巴哈伊信徒，他会见所有重要的市民，提醒他们关于巴哈伊信徒此前勇敢地抗拒暴徒的事件，并鼓励他们保持冷静。这样，巴哈伊信徒和地方政府官员保持合作，维持地方上的安宁。<sup>709</sup>

hhh



---

在那利兹时常有水灾发生，但1924年冬季的水灾却是令人难忘的。连续一个星期下着强降暴雨，已经几世纪的老旧水坝决堤了，四分之三个城市的房屋都被水淹没，许多值钱的财物都被水冲走或损毁，其中包括卡瓦尔苏丹所珍藏的巴哈欧拉的书简。灾民只携带了轻便的东西逃到较高的地方。巴哈伊、穆斯林以及犹太教徒都无家可归<sup>710</sup>……

一封恳求救灾的信寄到希拉兹的巴哈伊地方分会，被转呈到德黑兰，然后通知守基阿芬第。守基阿芬第向全世界的巴哈伊团体提出募捐请求，巴哈伊信徒都慷慨解囊。灾情好转之后，这些捐款便开始推动重建工作。巴哈伊地方分会利用这些捐款为公众做了许多建设，例如建造一个公共浴室和一个蓄水坝，邻近的民众都非常赞赏。他们也买了一块地做坟场，和建造巴哈伊中心，后来，又购买了卡基耶堡垒的部分地皮，重修瓦乙的房间，以纪念1850年的事件。<sup>711</sup>

年老的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沙烈，曾经随母亲于1853年被俘虏，囚禁于希拉兹。他喜欢重述过去的那利兹巴哈伊教徒的勇敢行为。现在他巡视卡基耶堡垒的遗址，并寻找出1850年代被杀害的巴比教徒乱葬的地点。穆罕默德沙烈曾在其中服务的那利兹地方分会，训令在该受祝福的地点建立一个小型的陵寝以资纪念。穆罕默德沙烈也爬上山顶，忆述阿里沙尔达被杀害的那个傍晚，并找出他被埋葬的地点，那么后人就可以在那里诵念祷文，记取他的牺牲。<sup>712</sup>

hhh

分崩离析的卡扎尔王朝被1925年成立的波斯国会宣布寿终。

---

利他沙王成为统治者——巴列维王朝第一任国王。<sup>713</sup> 那利兹从此得以享有一个时期的太平。

旧王朝的终结，在偏远的乡区产生了动乱，终于给那利兹的巴哈伊带来断断续续的迫害。于1928年和1929年，一批教士组织了一群暴徒，在巴哈伊信徒的地区内游荡，攻击巴哈伊家庭，并向巴哈伊信徒勒索巨款，只有当政府军威胁要进攻时，他们才散去。<sup>714</sup>

在整个法尔斯省，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地方上的控制权便落在大部落民族的手中。某个领导古伊斯坦尼部落民族的塞克，要控制那利兹和其他邻近的市镇。<sup>715</sup> 大多数的巴哈伊信徒都知晓，这个塞克便是那一个于1909年杀害了18个巴哈伊信徒的塞克的侄儿。因此，很多巴哈伊都逃到山上避难。这个塞克打败了政府军，进驻那利兹时，便下令摧毁所有巴哈伊信徒的家，除非他们能付一大笔赎金。一张当地巴哈伊信徒的名单，以及每个人必须付的款额都已列明。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的名字旁边注明必须付1500里亚尔，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一位比较富有的信徒密尔萨阿赫默德瓦希迪，便马上干预。由于所有的人都完全受制于塞克，密尔萨阿赫默德瓦希迪便直接跑去见他，要以他的性命和金钱交换其他人的安全。塞克答应，但他需要向巴哈伊信徒们收钱。这样，瓦希迪就保全了巴哈伊财产，虽然有些遭受了些许的损坏。由于他跟希拉兹政府当局有联系，最终政府派军来把塞克驱逐出去。

hhh

1930年，波斯立法每个人民必须拥有身份证，身份证上必须注明自己的姓氏。传统上，人民有很多辨别身份的资料，不单单

---

是姓氏，例如：他是来自哪一个城市或有什么荣誉的封号等。在那利兹负责确定人家姓氏的是一位巴哈伊信徒。他便根据教友的灵性品质给予对方姓氏，通常是跟圣约有关联的，因为他们在教义信仰的过渡期非常服从阿博都巴哈以及守基阿芬第的权威。他给了这样的姓名：沙倍特（即坚定），米萨奇（即圣约），巴兴爱因（即发现教义者），培曼尼（即永恒的许诺），罗汉尼（即灵性者），阿迪耶（即协助圣约者），沙希布尔（即殉教之子）……

其中一个信徒，在那利兹巴哈伊团体的整个历史中，毕生为教义服务并受尽痛苦的，便是卡基耶穆罕默德。他那么受人民和地方政权的尊重，以至政府委任他为那利兹一个县的首领。他去世于1933年。<sup>716</sup>

hhh

到了1930年代末期，那利兹的巴哈伊遭遇受戏剧性的、大规模的迫害已过去。

从现在开始，为期几十年，那利兹的巴哈伊经历了持续不断的低层次骚扰，它好像时疫般肆虐，令人难以忍受，也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团体。

当世界第二次大战越来越猛烈时，巴哈伊信徒们的全球联系中断了。有一个姆拉开始了多年的反巴哈伊宣传。<sup>717</sup>他并没有鼓吹杀害巴哈伊信徒，因为他知悉，如果这样做的话，当局一定会驱逐他。所以他改用另一套方法，他在每星期五祈祷会的布道坛上尽量煽动穆斯林，使他们憎恨巴哈伊。他鼓励那些相信他的群众跟他们的巴哈伊配偶离婚，抵制巴哈伊信徒的生意，与巴哈伊有合伙生意的就拆伙，巴哈伊孩子上学时给他们骚扰。他强迫阿里阿克巴罗汉尼把接近市场的果园卖给他。罗汉尼拒绝了，他便

---

派人把果树通通砍下，水供也切断。当地的警察害怕那充满怨恨的姆拉，而不敢阻止他的胡作非为。

有一个希乙受到这姆拉的影响，带领了一些心腹在山边搜寻，寻找在工作时没有受到保护的巴哈伊信徒，以便绑架他们，然后向他们的家人勒索款项。警察没有捉他，因为他得到那个姆拉的许可。有一天，当阿博都沙米沙希布尔跟侄儿在自己的果园劳作时，那希乙带了心腹来迫使他们上山去，以铁链攻击阿博都沙米，又以木棍殴打他的侄儿。希乙强迫阿博都沙米交出他的猎枪，阿博都沙米抗辩说自己没有猎枪。阿博都沙米被拘留在山上两天，不断遭受殴打，直至阿博都沙米的母亲送来一部《古兰经》和一千杜曼，那是相当大的数目，而且还有一张字条，字条上说明她信赖《古兰经》的威权，即使那希乙不信。过后，阿博都沙米和侄儿才获释放。当医生来给阿博都沙米检查身体时，他的衣服和伤口的血液已黏在一起干涸。他的伤口六个月后才治好，却终身留下了深深的伤疤。<sup>718</sup>

这个希乙也于1947年绑了塞克巴哈伊，<sup>719</sup>把他拖到山上，并狠毒地殴打他。塞克巴哈伊曾安排一个辩论会，让那位制造事端的姆拉和资深的巴哈伊传教者达拉祖拉沙曼达利先生辩论。政府长官明白那个姆拉的邪恶目的，便下令取消辩论会以保护沙曼达里先生。由于这使他难堪，姆拉便指示希乙惩罚塞克巴哈伊。塞克巴哈伊是巴哈伊地方分会负责通讯的秘书，他写了许多有关那利兹的报告到希拉兹和德黑兰。很幸运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和塞克巴哈伊的堂兄弟阿博都胡赛因苏埃拯救了他。当人们把满身是血的塞克巴哈伊救离危险时，希乙向他喊道：“回去再写信指责我，我会再次惩罚你。”塞克回应道：“真主愿意的话，我会继续这样做！”回到市区里，年轻的巴哈伊信徒都拿了武器到他的家来保护他，以防止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由于这个精神上的

---

创伤和降临于这个家庭的痛苦——姆拉甚至在他的家旁边建了一座清真寺——阿迪耶全家便搬迁到阿巴丹港市。<sup>720</sup>

那个希乙和他的同党甚至还在山上攻击一个老妇女，打断了她双腿，还偷了她的物产和驴子。最后她终于获救。有一天，当她睡在床上养病时，她看见她的驴子满身血迹站在她门口，后来她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在政府的要求下，一个在该区监管土地的人法拉兹，派了一个传讯者去见那个希乙，跟他谈判要他停止攻击人家。希乙开枪射击前来谈判的传讯者。为了报复，法拉兹开枪杀死了那个希乙。他的遗体便被驮在驴子背上，拖到市区，挂在众人看见的地方以示警戒。<sup>721</sup>

那个激发了希乙的姆拉，对巴哈伊发出了攻击性的语言，有如满天蝗虫般出击。他极力反对让巴哈伊信徒使用公共浴室，反对医生给巴哈伊看病，也反对商人售卖食物给巴哈伊，又反对学校接受巴哈伊的孩子为学生，也反对接受巴哈伊婚姻，这就使他们的孩子成为婚外私生子，他甚至反对巴哈伊信徒去世后安葬于公众坟场。他鼓励摧毁巴哈伊教徒的坟墓、庄稼和家畜<sup>722</sup>……

妇女和女孩子也被卷入这高涨的浪潮中。

乌斯达哈比布拉米马尔的妻子反对丈夫改信巴哈伊教并虔诚地遵守教义。由于那位姆拉的破坏性影响，她的思想感染了憎恨巴哈伊教的毒素。巴哈伊地方分会鼓励乌斯达向妻子表现更宽大的爱以改变她的心，但她更变得铁石心肠，决定要杀害丈夫。她获得她的兄弟、妈妈、亲戚以及仆人的协助以完成她的计划。<sup>723</sup>于1942年某日，当乌斯达出门去之后，阴谋者便躲进屋里其中一个房间。<sup>724</sup>他回来时便躺下睡觉。阴谋者冲向他，把他勒死。他们抽出刀来，在他身上割了一刀，看他是否已真的死去。他流血，但没有醒过来。他们再拿一把斧头砍他的头。他们在杀害他时，两个女儿惊醒了，跑出房间来，惊恐万分，但她们的妈妈命

---

令她们回房去睡。外祖母要杀害两孙女儿灭口，但她们的母亲说她们年纪小还不懂事，便没有杀害她们。行凶者不知如何消灭证据，他们把染有血迹的床褥、被单、绳索和斧头藏在另一个房间里，然后把遗体拖出去，丢在一个枯井里。

第二天，他们散播谣言说乌斯达失踪了。他们大声寻找，看他是否有在巴哈伊信徒的集会里，以便使人怀疑是巴哈伊干的。他的兄弟到处查询关于乌斯达的下落，他的岳母则写了恳求协助的信给警察。但是，巴哈伊地方分会并不相信他们表面上的关心。有两个巴哈伊，阿里阿斯卡罕曼苏利和阿博都胡赛因瓦希迪，向当局告发他妻子以前的恶行。每个人都在寻找乌斯达，结果在枯井里寻找他的遗体。警察到死者的家里去找到了行凶的证据。他的太太被捉了，也招认出其他同谋者，这些同谋则反指她是主谋。一个警长沙曼达利恰巧是一位巴哈伊信徒，他来那利兹负责调查这起案件。行凶者被囚在法萨的监狱。岳母不久后去世，妻子、兄弟和仆人被监禁两年后获得释放回来那利兹。他妻子获释后嫁给她的仆人以便有人保护，他们过着贫苦的生活。不久后，那个仆人便去世了，而妻子也染病身亡。

一个年轻的巴哈伊妇女埃诗拉基耶，由于姆拉布道时煽动憎恨巴哈伊而遭受巨大的痛苦。她年纪小的时候，步行上学，经常忍受其他孩子向她抛掷石头和辱骂。她的书本和午餐都被抢了。由于害羞和敏感，她再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去上学，她的家人便离开了那利兹。她年纪轻轻就很勉强地嫁给一个穆斯林，然后回来那利兹。丈夫的家人也是受了姆拉的煽动而痛恨巴哈伊信徒。丈夫要强迫她去清真寺悔改信仰，但她坚决地拒绝了。不过，她还是尽力地为家人服务，洗衣、煮饭、挑水，还饲养家畜。可是，她却不被准许祷告，守斋和拜访其他巴哈伊教友。家人经常提醒她，因为她是巴哈伊，是不洁的人。十五年后，她患上严重的肺

---

癆和潰瘍，但家人沒有給她醫治。臨死之前，她到希拉茲一個姐妹的家，在那里去世了，享年40歲。她的遺體被安葬在希拉茲的巴哈伊墳場。

1946年一個寂靜的夜里，一個7歲大的小女孩，雅漢達卜沙爾達利，震驚地看着一群奇異的蒙面男人沖進她的家。她知悉坏事發生了。幾個人以槍柄把她敬愛的父親哈菲茲沙爾達利擊倒。她懷孕的母親麗哈哭着哀求對方別傷害她。小女孩並不知曉，這些人有些是本地人，由一個來自伊茲村的匪黨首領帶領着，他的幾十個手下已來到市鎮，包圍了她的屋子來搶劫。她的父親是當地較富裕的人家，在基納爾蘇克迪縣是第一個有私人浴室的家庭，浴室地板下有燃燒木材取暖的設備，使水供和地板加熱。現在這批人馬在她家里翻箱倒篋，吃完了他們的食物，不能馬上吃的就一律帶走。他們找到了收藏貴重物品的地方，這是臨近地區的某些人告密的。騾子在門外等待着匪徒把貴重物品馱走，包括雅漢達卜的衣服。歹徒搶完逃走后，雅漢達卜的父親趕快去報警。兩年後，來自伊茲的匪徒領袖被拘捕了。到了那時，雅漢達卜的父親又富裕起來，他寬恕了那個歹人。<sup>725</sup>

hhh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通訊已恢復。在1949年，關於1909年的18位殉教者的指示，傳達到了那利茲。守基阿芬第希望他們的遺體被遷移到巴哈伊墓園，並以符合他們的殉教儀式風光下葬。那利茲的巴哈伊地方分會委任密爾薩阿赫默德瓦希迪負責監督這複雜困難的工作。他選了兩位可信賴的教友哈克古和米薩奇處理。他們準備好十八個白色袋子，有3具遺體被葬在市集附近，另外15具則葬於巴哈伊教友居住的縣。晚上，每個墳墓都被小心

---

地掘开，每一副遗骸都小心地被提上来，然后尊重地被置于白色袋子里，每个袋子都注明了遗骸的身份。在一位殉教者的外套，袋子里还遗留着西瓜子。这些西瓜子，烘熟后吃起来很香，这是人们在节庆时拿来吃的。他一定是在新婚时期被杀害的。当人们触摸这些西瓜子时，它们瞬间变成灰。在几个有月光的晚上，十八个白色袋子从各个地点被搬到巴哈伊墓园。一切重葬手续都办完之后，整个团体的巴哈伊教友集合在沙希布尔的家，以阿博都巴哈为这18位殉教者启示的《谒陵书简》做祷告。那安葬的地方，被称为“神圣之地”。<sup>726</sup>

hhh

为了激励和增强巴哈伊教友，旅行传教者如阿里阿克巴辅鲁丹先生，达拉祖拉沙曼达利先生和穆罕默德阿里费兹先生，都先后到那利兹来。扎尔汉家族和其他巴哈伊，尽力协助巴哈伊团体生存和通过投资设厂使巴哈伊团体达到经济上富裕。守基阿芬第鼓励这些家族迁居到那利兹来支持那个团体。

然而，反对巴哈伊的浪潮汹涌澎湃，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势头……

于1956年，一个教士在德黑兰的广播电台播出仇视巴哈伊信仰的讯息。他宣称是代表政府所作的讲话。这种言论鼓起一阵迫害和破坏的浪潮。巴孛在希拉兹的旧居被洗劫，巴哈伊墓园的坟墓被崛起，包括那利兹的墓园，在德黑兰的巴哈伊中心被摧毁，它的看守员被杀害，很多暴力行动在全国各地发生……

---

<sup>28</sup> 这个年轻人的那件上衣被送到巴哈伊世界中心，安放于文献馆里，朝圣时可以观看（2010年9月与达希礼阿迪博士的私人访谈录）。



---

那利兹人民被这个广播激起了怒火，他们威胁要纵火烧掉沙希布尔的家。他们在屋子后面，堆积了一些干材。那时，刚好密尔萨阿赫默德瓦希迪到访。沙希布尔先生听到消息，便匆忙地结束了访问赶回去保卫他的家人。当他经过市集和巴哈伊县旁边的清真寺时，一群暴民以屠刀攻击他，割伤他的额头，鲜血流满面也染红了衣服。愤怒的群众一面殴打一面喊要带他去见姆拉——那煽动暴力攻击者——并强迫他悔改信仰。沙希布尔忍着痛和流血回应说，他来自殉教者的家庭，他乐意牺牲性命。暴民更生气了，把他拖到公共水池洗干净身体才带他去见姆拉，并说所有巴哈伊都不净。警察听说街上的情况已失控，便冲出去驱散暴民，并保证会惩罚沙希布尔。在警察局内脱险后，沙希布尔写了一封信给德黑兰的巴哈伊总会，报告了发生的事情。他的鲜血染红了信笺。<sup>727</sup>

卡依胡马云的丈夫开办了一间看顾儿童的中心，儿童来自不同背景，他也开了一家纺织线的工厂。有些暴民被教士在电台广播的言论煽动了，冲进他那间小工厂，以刀子向他连续猛刺。他受了重伤，也不记仇，还拿布给对方把手上的血擦干净。<sup>728</sup>

骚乱再次发生时，巴哈伊信徒经营的生意便逐渐关闭，迫使巴哈伊家庭离开这个城市。有些到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去，在那里经商并富裕起来。逐渐的，比较富有的巴哈伊家庭都离开那利兹，搬到希拉兹去，最后甚至连贫穷的巴哈伊也被迫离开那利兹，尽管没有足够的力量。这个团体反抗迫害的能力逐渐减弱，因为巴哈伊家庭在巨大压力下产生了分歧。那利兹的巴哈伊团体正逐渐受侵蚀。

诺丽媛跟她的孩子遭受1909年的迫害之后，生活困苦，于1968年去世，享年89高龄。<sup>729</sup>

巴丽仁于1909年的暴力事件中曾目睹父亲的遗体被人家裹

---

读，她于1970年去世，享年87岁。<sup>730</sup>

阿博都巴哈写过一封信给巴丽仁，对那利兹的巴哈伊团体作了恰当的形容——他确认了她受苦的程度，亦告诉她必须感恩，因为被拣选出来在天佑美尊的圣道上受苦受难。<sup>731</sup>

1979年，教士们推翻了波斯国王而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任何有权威，曾保护过巴哈伊信徒的人，现在已消失殆尽。那些曾杀戮巴比教徒，处决巴孛，驱逐巴哈欧拉的什叶派教士们，最终统治了伊朗。

摧毁巴哈伊团体，成为新政权的官方政策。现在到处都没有保护巴哈伊信徒的地方了。

沙巴尼女士跟她的女儿苏古，从伊拉克迁居到那利兹，来帮助巴哈伊团体，她俩在那利兹的街道上走着，十分小心不要引起人家的注意。1957年，她俩到圣地朝圣时，受鼓励迁往那利兹，为那里的巴哈伊团体服务。虽然她们在比较繁华的城市长大，却宁可到这个农耕的小城市来，在公众地方穿着蔽身罩袍，还要忍受人家的辱骂以及向她们的住家抛掷石头。<sup>732</sup> 在穆斯林的神圣节日里，当地的人必定把点燃的东西抛进她们的院子里。有一天，当沙巴尼女士在街上行走时，一群妇女包围她，并以鞋子打她。这年长的受害者，从眼角间望见一个铁匠捡起一根铁棒，从街道对面走过来，好像要加入围攻的人群。这时候一个过路的人，把攻击者驱散，嘲笑她们欺负一个无助的女士，不觉得羞愧吗。他告诉沙巴尼女士赶快回家去。虽然面对这些虐待，她俩仍然教导教友和慕道者。沙巴尼女士于1979年伊朗革命后逝世于希拉兹。她的女儿苏古希望继续留在那利兹，但教友们知道这样对她太危险，便带她去希拉兹。<sup>733</sup>

伊朗革命后的许多年里，暴民把煤油倒在举行巴哈伊儿童班的屋子，纵火把它们烧掉。巴哈伊的家庭也被洗

---

劫和纵火，巴哈伊墓园被摧毁，以水泥铺盖和建造房屋。<sup>734</sup>

伊朗的革命让姆拉和教士们自由统治，他们鼓吹暴力，巴哈伊教徒已无能力反抗，巴哈伊家庭逐一地被迫离开那利兹……

hhh

在已被遗弃的卡基耶堡垒的废墟中，一个年轻妇女写了一张字条，放在一棵老树的树枝上。字条上写着她希望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她独自在那里默默地呆了一会儿，尽管可以听到附近汽车和卡车的喧声。那利兹人民到这棵树来求恩惠，因为曾有一位伟大的希乙，做了令人惊异的事，后来在附近被杀害。然而，这个年轻女子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说此人很神圣。她不曾听闻过这教义。她是一个新生代，不知道这教义已从伊朗传遍了全世界。

她年老的父亲，来到大清真寺祈祷。他把鞋子脱下放在清真寺门口。他下跪，举起双手，掌心朝天，口中念念有词，所朗诵的经句，与许多世纪以前的袄教牧师和许多代的姆拉们所朗诵者相混在一起。他凝视着自我在祷告，完全没有意识到瓦乙的声音曾在这些墙壁之间发出回响，宣布上苍的新日子，也完全没有察觉到一切发生过的事，或许有一天……

---

## 附录一

根据沙菲的手稿所列出的1853年那利兹战斗中殉教者名单：

以上所述嘉林的兄弟再那尔；卡尔巴拉伊·尤索夫·纳加尔，木匠，马师哈迪·穆罕默德的儿子；卡基耶·再努尔·阿比丁，卡基耶·伽尼的儿子；马师哈迪·巴基尔·沙巴赫；马师哈迪·阿斯卡尔，马师哈迪·巴基尔的儿子；阿坤德·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两个儿子，姆拉·穆罕默德和姆拉·阿里纳基；阿坤德·姆拉·穆沙的儿子：姆拉·阿里、姆拉·哈山、穆曼、姆拉·阿慕德；穆罕默德·库察，马师哈迪·拉加卜的儿子；马师哈迪·密尔萨·穆罕默德；姆拉·达尔维斯；再努尔·阿比丁，姆拉·穆罕默德的儿子；再努尔·阿比丁，乌斯达·穆罕默德的儿子；马师哈迪·阿里，纳加夫的儿子；卡尔巴拉伊巴基尔和他儿子姆拉·穆罕默德；马师哈迪·达基·巴卡尔，阿比德的儿子；密尔萨·阿慕德，姆拉·沙迪克的儿子，阿里·沙尔达的舅父；阿坤德·姆拉·阿慕德，穆新的儿子；阿坤德·姆拉·阿里·卡迪卜，姆拉·阿博都拉的儿子；穆罕默德·阿博都·嘉林；密尔萨·阿里；姆拉·沙迪克；阿沙杜拉，密尔萨·阿里的儿子；密尔萨·尤索夫，密尔萨·阿克巴的儿子；阿比德·雅尔·卡斯；马力克，姆拉·阿里·巴基尔的儿子；阿布达立卜，密尔萨·阿慕德的儿子；穆罕默德，别名益其；密尔萨·哈山和儿子；哈山，雅谷的儿子；巴尔库达尔的儿子：姆拉·胡赛因和阿比德；巴尔库达尔，

---

姆拉·胡赛因的儿子；陆特夫拉·苏马尔；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卡尔巴拉伊·沙穆丁，在那利兹被阿卡·利戴·阿卡·阿里·纳其杀害；阿沙杜拉·密尔萨·米迪；阿慕德·哈芝·阿布尔·卡心；穆罕默德·姆拉·穆沙；胡赛因，拉加卜的儿子；哈山·密尔萨，其中一位勇士；卡尔巴拉伊·胡赛因，哈芝的儿子；卡尔巴拉伊·伊斯迈·马师哈迪·阿比丁；密尔萨·巴巴；密尔萨·阿慕德；卡基耶·哈山的儿子；哈芝，卡尔巴拉伊·巴基尔的儿子，和他儿子阿斯卡尔；穆罕默德·阿里；塞克·哈山；胡赛因·阿里，密尔萨·阿卡的儿子；阿里，卡尔巴拉伊·巴基尔的儿子；马师哈迪·阿里，苏来曼的儿子；哈山，马师哈迪·穆罕默德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和他儿子卡森；姆拉·哈芝·穆罕默德；哈芝·塞克·阿布德·阿里；阿卡·塞克·穆罕默德和他儿子胡赛因；哈迪·凯利，在希拉兹殉教（将有更多详细资料）；胡赛因·马师哈迪·伊斯迈；阿博都拉·卡尔巴拉伊·阿克巴；穆罕默德·沙迪克·胡赛因；卡基耶·布尔汉；阿斯卡尔，阿里的儿子；沙迪克；密尔萨·胡赛因；密尔萨·阿克巴；胡赛因，扎曼的儿子；穆罕默德，阿克巴·法尔兹的儿子；姆拉·沙·阿里；卡基耶·伊斯迈；卡基耶·阿里·卡拉姆；乌斯达·阿斯卡尔；卡尔巴拉伊·哈山；马师哈迪·西菲尔；穆罕默德，姆拉·阿里的儿子；沙力夫·卡尔巴拉伊·拉加卜；穆罕默德·阿里·诺露兹；阿克巴·穆罕默德·卡心；乌斯达·加法尔；穆罕默德·阿里·哈芝·阿里沙；阿慕德，伊萨的儿子；阿比德·马师哈迪·穆新；古兰·利达·雅兹迪；卡基耶·乌斯达·纳比；穆罕默德，利达的儿子；姆拉·阿里·穆罕默德，姆拉·阿卡·巴巴的儿子；达基，西菲尔的儿子；希乙·胡赛因；希乙·那扎尔，姆拉·阿里·纳其的儿子；阿里·穆拉德的儿子；阿博都拉·阿里；阿克巴，他的儿子；哈芝·穆罕默德·姆拉·阿舒拉；哈芝·纳其；

---

卡尔巴拉伊·阿斯卡尔·比厄达尔，旗手；拉欣·乌斯达·阿里·纳其；阿里，马师哈迪·阿慕德的儿子；卡心·西菲尔的儿子；阿里和胡赛因；穆民·乌斯达·阿慕德；穆罕默德，巴基尔的儿子；胡赛因·乌斯达·阿慕德；山苏丁，阿斯卡尔的儿子；穆罕默德，卡尔巴拉伊·纳其的儿子；阿克巴·穆罕默德·沙；穆罕默德·卡尔巴拉伊·马赫慕德；姆拉·胡赛因·阿博都拉；卡尔巴拉伊·古尔班；沙班，阿比丁的儿子；阿博都拉，姆拉·穆罕默德的儿子；密尔萨·希卡尔·阿里，姆拉·阿舒拉的儿子；卡尔巴拉伊·巴基尔；乌斯达·达基，杀死他的是密尔萨·希卡尔·拉加卜；穆罕默德·阿里；卡尔巴拉伊·伊斯迈·哈马米的儿子；沙迪克和阿比丁；姆拉·阿比丁；密尔萨·穆罕默德·胡赛因；密尔萨·达基，在前往德黑兰的路上殉教；阿里的儿子：达基和卡拉姆；乌斯达·达基的儿子；马师哈迪·穆罕默德·阿里，诺露兹的儿子；阿布达立卜，再努尔·阿比丁的儿子；阿博都拉，阿斯卡尔的儿子；另一个阿布达立卜；马师哈迪·密尔萨·胡赛因，姓氏古特巴；密尔萨·胡赛因；密尔萨·穆沙；密尔萨·阿慕德；密尔萨·再努尔·阿比丁，马师哈迪·密尔萨·胡赛因的侄儿；密尔萨·穆新·阿卡·纳斯鲁拉；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加法尔，哈芝·穆罕默德·达基·阿约卜的女婿；姆拉·阿克巴，卡尔巴拉伊·加法尔的兄弟；卡尔巴拉伊·哈迪；密尔萨·米迪；哈山·海达尔·拜克；阿里·穆拉德，基纳卜·瓦乙的谋杀者之兄弟；穆拉德·陆尔；卡尔巴拉伊·沙迪克，马师哈迪·拉加卜的儿子；胡赛因，卡尔巴拉伊·利达到兄弟；姆拉·卡心的儿子：哈山和阿里；姆拉·阿舒拉；哈山·阿里，奴里的儿子，和他母亲西菲尔·卡尔巴拉伊·扎曼；哈山·马师哈迪·西菲尔；阿斯卡尔，阿里的儿子；姆拉·阿布尔·卡心；胡赛因，乌斯达·阿里的儿子。

---

## 附录二 关于我们的资料

瓦乙和1850年的事件，已在其他重要资料里有记载，例如：有关巴比教和巴哈伊教的诞生，已在《破晓英豪》和守基阿芬第所著的《神临记》里加以讲述过，尤其是《神临记》一书，因为其作者的崇高地位，信徒们更把它当作是权威的著作。我们已从其他来源中加入额外的资料，例如有关瓦乙抵达那利兹一事，被人亲手书写在当地一座清真寺的墙上，已由拉巴尼翻译出来。

关于1853年那利兹山野之战，我们是根据下列资料加以叙述：

姆拉·穆罕默德·沙菲的回忆录：沙菲是1850年和1853年那利兹战斗的目击者——当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在战斗中生还，后来成为那利兹巴哈伊团体的主要教育者。他的记述由胡赛因·阿迪耶翻译出来；与阿杭·拉巴尼的译述有些许出入。某些事件的先后次序有些错乱，因为那是事件发生后许多年才补述的。由于他当时非常年轻，不可能停留于多个地点，因此不可能亲眼看见他所写的一切——他应该是在教友中听到人家的口述而写的。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把所发生的事件，根据比较准确的资料，如《破晓英豪》，收集于慕赞摩门著作的英国在希拉兹的代办之报告，作为标准，然后找出不同人群在其他资料的位置，把那些事件整理为编年史实，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建立起相当正确的一连串事件。

---

我们也采用那些目前仅在波斯才有的已确立的资料：

密尔萨·阿沙杜拉·法迪尔·马仁达兰尼：一位著名的巴哈伊历史学家，根据广泛的研究，包括个人访谈和第一手资料，写了9卷巴哈伊历史《Zuhúr al-Háqq》。他采用的方法之特点是汇集早期巴比教徒和巴哈伊教徒的故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和当时人们的观念。本书参考了它一至四卷的资料。

穆罕默德·阿里·费兹：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有许多著作，包括一部关于巴孛的生平，和另一部关于阿博都巴哈生平的史学巨著。他有关那利兹的历史著述《Náyríz Múshkbi z》，是根据他与所有三次战斗的生还者之访谈写成的。

密尔萨·穆罕默德·沙菲·罗汉尼：他是土生土长的那利兹人，是一位有成就的巴哈伊弘扬教义者。他所著的“信仰在那利兹的历史”《Laní át ul-Anvár》，是根据他在本地收集的许多故事和资料写成的。他从经商的事业退休后，受阿里·纳克加瓦尼先生的鼓励而写成这部历史。

我们也从阿杭·拉巴尼的广泛著作中获益不浅。《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历史及文件、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历史见证者》提供了1850-1900年间，信徒们的生活与背景的资料。这些资料引领我们到其他资料来源的相关部份，协助我们确立一个编年史实。

1909年的迫害事件之叙述，我们采用了费兹、罗汉尼和一个新的资料来源——赛克·巴哈伊·阿迪耶未出版的回忆录。阿迪耶是那利兹巴哈伊地方分会的多年秘书，他能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他生活在1909年迫害事件之后的余波时期，熟悉所有遭遇迫害的家庭。他移居美国之后，把回忆写了下来。他亲手签署了他的回忆录，就在当天晚上，他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还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和间接资料来源，帮了我们编写这本叙述，使那个阶段的史实活现于纸上，这些资料都在“参考文献”



---

中列了出来。

---

## 附录三 《瓦化书简》——由巴哈欧拉启示

巴哈欧拉在世时，穆罕默德·胡赛因是希拉兹和那利兹的显赫人物。巴哈欧拉赐他称号“瓦化”。瓦化在一封呈给巴哈欧拉的信中，向他提询了一系列关于上帝的诸世界、再现、上帝的法规和天堂等重要的问题。巴哈欧拉在致给他的《瓦化书简》里作了解答。

瓦化除了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虔诚巴哈伊信徒以外，也受公认为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他是胡赛因·阿迪耶的玄祖父。在这附录里，收录了书简的正式英译本，以及原版的波斯文书简。

已认可的英译本《瓦化书简》：

祂是全知者。

啊，瓦化！向你的主表示感恩吧，因为祂已协助你信奉祂的圣道，使你认知了祂本身的显示者，并提升了你来荣显祂，祂乃此荣耀宣布的至伟纪念。

瓦化啊！你是受祝福的，由于你已忠于上帝的圣约与约法，而众生却违反了它，并拒绝了他们一向信仰的祂，尽管祂已被授予一切证据，披着明确的威权之袍，由显示的地平线上绽放黎明的曙光。

无论如何，你必须尽一切努力去获致忠诚的本质。这意味着，你心中必须确信，口头上必须证言，上帝已对祂崇高的本身这样地证言道：“在荣耀之境里，我是自生自在的。”如今，无论谁，

---

若能庄严地证实这个真理，一切善果便能获致，天堂之灵不分昼夜将降临于他，将仁慈地协助他荣显他的主之圣名，使他能言善道地拥护慈悲怜悯的主之圣道。无人能达至此境地，除非他心中已涤除了天地间的一切造物，并且除了上帝，那威权者、全能者、仁慈者以外，已完全超脱了一切。

挺身起来为圣道服务，并说道：我凭上帝的正义为誓！真确的，这是那原点，以新装打扮，并在祂荣耀的圣名中显现。祂如今在这地平线上注视着一切，祂的确统帅万物。在崇高的众英灵里，祂是至为伟大的宣布；在永恒之境里，祂是亘古美尊；在那宝座前，祂就是这至大圣名，几许睿智已滑倒于其台阶下。

说：我凭上帝为誓！在这个启示里，任何经句还未由神圣高超之境降示前，上帝至高的证据已对所有在天上的英灵和地上的居民应验了。而且我们已启示了与巴扬天启同等的圣言。你必须敬畏上帝，莫让你的善行归于乌有，切莫陷入疏忽之中。睁开你的双眼，以便明察亘古美尊在光辉灿烂之境。

说：上帝是我的见证！那应诺者本身已由天堂降临，乘着绯红的云朵，右边领着启示之军兵，左边则带着激励的天使而来，判令已在全能的上帝之谕命下应验了。随即，除了那些在上帝的慈悲保护之下，和那些认知上帝而超脱一切世俗之物的人以外，每个人都步履跌蹶。

你当侧耳倾听你的主之圣言，涤除心中的一切妄想，以便纪念主所发出的光辉能照亮心灵，使它达致笃信的境界。

你当知悉，你的书简已传到我们跟前，我们已明悉其含义，并记下其中的疑问，而乐意地给予答复。在这个日子里，每个人都应当依照心中所欲，向上帝提询，你的主必将垂注他的请愿，而给予奇妙和无可争辩的答复。

你问及再现的课题，须知，结束犹如开始。你思虑到开始，

---

必须同样地思虑到其结束，而成为真正的洞察者。不仅如此，你须把开始看作是其结束，反之亦然，这样你才能获得明察的领悟力。你必须进一步知悉，每一种创造物都不不断地被创生，并在你权能之主的命定下再现。

关于再现，正如上帝已于祂神圣高超的书简里所意向者，要让仆役们明了这主题。这是指，在复活之日，一切创造物重现之意。这的确是再现的本质，正如你在上帝本身的日子所见证的，你是那些见证了此真理者。

真确的，上帝完全有能力致使一切名称显现于一个名称，所有灵魂显示于一个灵魂，祂的确是威力强大者。这种再现在祂的谕命之下，依照祂的旨意实现，祂的确是一切事物的命定者。而且，你必须除了在全能全知的主之圣言里，不在他处看到再现与复活的应验。例如，倘若祂提起一把尘土并宣称那是你过去所信从者，毫无疑问的，这是正确与合理的，就如同祂真实的本尊。无人有权力质疑祂的威权，祂为所欲为，并命定祂所喜悦的一切。从这个地位来说，你不可把视线专注于局限与暗喻，而应该注视启示本身的应验，你须明辨这一点。我们如此明晰地详述，但愿你理解你寻求自亘古之主的解答。

你须思考复活日的意义。倘若上帝宣称，忠诚的信徒之中，最卑微的人灵是第一个信仰《巴扬经》者，你绝不可有任何疑虑，必须绝对相信。从这个地位来说，你不可注视人的局限性与名称，而应该审视，第一个信仰者的地位是否已获得证明，那便是信仰上帝和认知祂本身，并确信祂那不可抗拒的命令必将应验。

你必须思考《巴扬经》原点之启示，祂是荣耀高超的。祂宣称第一个相信祂者（姆拉胡赛因）为上苍的使者穆罕默德。如果一个人向祂提出抗辩说，此人来自波斯而另一个则来自阿拉伯，或者这个人名叫胡赛因，那个人则名叫穆罕默德，这是否恰当

---

呢？不！我凭神圣崇高至伟的上帝为誓，的确没有任何睿智明察者会关注人的局限性或名称，而应该注视穆罕默德所被授予者，那即是上苍的圣道。此明察者也同样的会考虑胡赛因在全能高超全知全慧的上帝之圣道里所占有的地位。由于在巴扬天启里，第一个相信上帝的信徒被授予的谕命与上苍的使者穆罕默德被授予者相同，因此巴孛宣称他便是后者，意即是祂的再现与复兴。这个地位超越所有的局限性与名称，其中无他只能见到上帝那唯一者、无与伦比者、全知者。

进一步来说，你须确知，在启示之日，倘若祂宣称，其中一片叶子显示了祂所有的圣名，没有任何人有权力质疑祂。若有任何人这么做，他必将被认为是不信上帝者，将被归类为背弃祂的真理者。

当心！当心！免得你仿效巴扬天启的人民之做法。因为他们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误导了人们，忽视了上帝的圣约和圣训，而自认是那唯一者、无以匹比者、全知者的同伴。真确的，他们错过了认知巴扬天启的原点。倘若他们认知了祂，就不致于拒绝祂在这光辉灿烂者的显现。由于他们只注视名称，当祂把“最为高超者”的圣名改为“至为荣耀者”时，他们的双眼便模糊不清了。如今他们错过了认知祂，被评估为必将毁灭者。真确的，倘若他们通过了解祂本身，或凭祂已启示的圣言来认知祂，当祂以这光辉与无以伦比的圣名显现时，就不会背弃祂了。此圣名已被上帝命定为祂的启示在天地间的利剑，通过它真理将与谬误分离，从现在开始直到人类来到诸世界之主尊前的日子。

你须进一步确知，在祂显示之日，除了上帝以外，一切事物将被公平地列出来，不计等级的高低。对所有的人来说，再现之日是不可了解的，直至神圣的显示完全应验为止。祂事实上是为所欲为地命定一切法规者。当上帝的圣言向所有创造物显示时，

---

无论谁，若听取祂的召唤，便确实受评估为显著之灵，即使他只是一个搬运骨灰者。背离祂者，将被当作是最卑下的仆役，即使他是人间的统治者或饱读天上人间所有书籍的有识之士。

你必须以天赐的洞察力观看我们已启示并降示于你的事物，别关注人们及他们之中的事物。今日，他们犹如瞎子般，在阳光的照耀下行动，却仍然索求道：“太阳在哪里？它是否照耀着？他将否认和拒绝真理，他不是明察者。他决不能分辨出太阳或了解介于他与太阳之间的分隔物。他在内心反对，高声抗辩，他属于那些反叛者。这就是这些人的状况。由他们去吧，说：“你喜悦者归于你，而我们殷望的归于我们。不敬畏神者，处境堪虞”。

你须便进一步了解，前一位显示者确认英灵的再现与兴起将在复活日发生，而实际上，每一种创造物都有再现与复兴的发生。无论如何，我们不欲在此言及《巴扬经》未谈论到的事物，免得恶意者可能借题发挥而喧嚣不已。但愿把人子与造物者隔开之事物能被驱除，以便他们能目睹上帝无敌的统权，从祂天堂般溪流的泉源畅饮，洒以理解之洋倾注之水，洗净不敬畏神者与怀疑者带来的污秽。

至于你所提询的关于上帝的诸世界，你须确知一个真理，上帝的诸世界为数多得不可胜数，其范围广大无边。除了全知全慧的上帝，无人能估计或了解它们。试想想你熟睡时的境界。我真实地说，如果人们在心中细思量，这现象是上帝在人间的表征中最为神秘者。看哪，梦中所见的一切，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却圆满地实现了，倘若你梦中的世界和你生活中的世界是相同的，你梦中所发生的事，必定同时在现世中发生。若是如此，你本身必已见证了它。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此，你生活中的世界必定与梦中的世界不相同，而且是分开的。这后一个世界没有开始和结束。如果你争辩说，那世界在荣耀与全能的上帝之

---

命定下，已被包含于自身内，这是正确的。如果你坚持说，你的灵超越了睡眠的局限，解除了它与尘世的所有联系，并凭藉上帝的行动，被促使穿越一个隐蔽于此世界内最深邃处之境界，这也同样有道理。我真确地说，上帝的创造，除了此世界，也包含其他诸世界，除了这些创造物，还有其他创造物。在诸世界里，他在每个世界都命定一些事物，除了祂本身以外，无人能查究。祂是根究者、全智者。你当默思我们已显示于你的事物，以便能发现上帝的目的。祂是你的主，也是诸世界之主。这些言词里珍藏着神圣智慧之奥秘。我们不欲详述这个主题，这是由于我们的言论所激发的行动，导致悲伤的心绪包围了我们，但愿你听取我们的呼声。

那一位能协助我，保卫我免受不信者之剑伤害的人在哪里呢？那一位有洞察力，能亲眼洞悉上帝之圣言，并在心中涤除一切世俗见解的人在那里呢？

仆人啊！你当警戒上帝的仆役们，别拒绝他们不了解的事物。说：恳求上帝向你们的心扉敞开真正理解的门槛，以便你能顿悟尚无人能了解的事物。真确的，祂是施赐者、宽恕者、怜悯者。

此外，你也询问关于上帝命定的法规。你须确知一个真理，一切记载于经书里的法规，的确都是真理，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全知的启示者所降示的法规。倘若一个人明知而弃置一旁，上帝必定厘清与他的界线，我们也必定会厘清与他的关系，因为上帝的法规乃神圣之树的果实，除了疏忽者与任性者以外，无人会偏离它。

至于天堂，这是真实的，毫无疑问的。在此世界，它是通过热爱我和我喜悦的事物而实现。无论谁，若达致它，上帝必将在此世协助他，而死后必将促使他进入天堂，其宽阔的界限等同天与地。在那里，荣耀与神圣之仙女将日夜等待着他，而主永不褪

---

色的美质之阳的光辉将不断地照耀着他。他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无人能正视他。这是神眷顾的天启，然而人们却被一层厚重的帘幕遮蔽了。同样的，你当了解地狱之火的性质，而成为真正的信仰者。任何行为都将依据上帝的评估获得报偿，关于这一点，全能之主所制定之法规与禁律已详尽地证明。的确如此，因为要是善行不获酬偿，不产生果报，那么高超之上帝之圣道便显得无关紧要。祂无可衡量地超越一切渎神的举动！尽管如此，对那些超脱一切的人来说，善行本身便是回报。倘若我们意欲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便须启示为数众多的书简。

我凭唯一真神上帝之公正为誓！书写之笔已停顿不动，因为发生于其主的悲伤事故，使它痛哭不已，我亦如此，同样的那崇高的本质，也在圣幕的背后，坐在荣耀之名的宝座上饮泣。

净化你的心灵，以便我们能致使智慧及圣言之灵泉在你心中涌现，使你能在众人之中高声弘道。为了纪念慈悲之主的缘故，松释你的唇舌，宣扬祂的真理。别畏惧任何人，把所有信心托付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说：人们啊！履行你们对波斯《巴扬经》的了解，对那些不了解的经文，咨询此无误之纪念，以便祂清楚地阐明上帝在圣书里的意愿。由于全能的、有威权的上帝之旨意，祂确实知悉《巴扬经》的含义。

你询问了关于我们离开伊拉克之前对民众所作的警戒之言，即当太阳隐没时，黑暗中的鸟将一齐出动，萨米里（金牛的制造者，见《古兰经》20: 87-98）的旗帜将高高竖起。我凭上帝为誓！那些黑暗中的鸟已在这些日子里骚动起来，萨米里已提升了扰嚷之声。善哉，那些明理的人，他们属于有理解力者。我们也曾警戒他们关于金牛的出现。上帝是我的见证！我们的警戒都发生了。的确，它们肯定会如此发生，因为它们是由荣耀与伟大之指发布出来的。你当恳求上帝保护你，免受这些人的邪恶行径的侵害，



---

净化你免受这些桀骜不驯者的污染。挺身起来宣扬圣道吧，切莫理会巴扬天启的人民所说的妄言，因为他们确不能了解，也无法领悟这庄严伟大的宣布所启示的圣道之精髓。我们如此地激励你，在你心中注入新感悟，使你不受妄言妄语的影响。

但愿上帝的荣耀照耀着你以及那些听取你为了热爱上帝发言的人，愿你们在祂的圣道上坚定不移。一切颂赞归于上帝，祂乃万界之主。

---

## 后 注

### 第一章 那利兹城市

1.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2.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3. 杜然·米尔哈迪著：  
《教育（八）：托儿所与幼稚园》（伊朗百科全书，1997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参阅：  
<http://www.irani.ca.com/articles/education-viii-nursery-schools-and-kindergartens>。）
4. 加利尔·杜斯特卡 和 乙克巴尔·亚玛伊著：  
《教育（三） - 传统小学》（伊朗百科全书，1997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  
[www.irani.ca.com/articles/education-iii](http://www.irani.ca.com/articles/education-iii)。）
5.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6. 胡尚·阿岚著：  
《散沫花》（伊朗百科全书，2003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  
[www.irani.ca.com/articles/henna](http://www.irani.ca.com/articles/henna)。）
7.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8. 玛苏米·普来斯著：  
《伊朗婚礼，其历史与象征意义》（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伊朗协会，2001年12月；2010年12月21日参阅：  
[www.iranchamber.com/culture/articles/iranian\\_marriage\\_ceremony.php](http://www.iranchamber.com/culture/articles/iranian_marriage_ceremony.php)。）

- 
9. 比比·法蒂米·埃斯达拉巴迪著：  
手稿（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伊朗妇女历史研究中心，1992年3月；  
最初在德黑兰发表，1808。42-3, 47页：关于妻子服从丈夫；121, 184  
页：关于嫁妆；150-1 页关于丈夫酗酒家暴）
10. 西琳·玛达维著：  
《卡扎尔：卡扎尔王朝的家庭》（伊朗百科全书，2009年7月20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参阅：  
[www.iranicain.com/articles/Qijárs-period-household](http://www.iranicain.com/articles/Qijárs-period-household)。）
11.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12. 这些都是加汉达卜·沙尔达里女士的儿子巴赫曼·加扎比，有关他  
祖父工作习惯的记忆。巴赫曼年纪小的时候，经常跟祖父出去工作。  
虽然这是多年后写的手稿，但当地农民的工作习惯并没有多大的改  
变。
13. 威廉·富罗尔著：  
《Asnáf》（伊朗百科全书，1987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  
学，2010年12月20日[www.iranicain.com/articles/asnaf-guilds](http://www.iranicain.com/articles/asnaf-guilds)。）
14. 比比·法蒂米·埃斯达拉巴迪著：  
手稿，121, 170, 174 页关于与妓女和男孩的性关系；155页关于  
赌博。
15.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16. 南希H 杜普里著：  
《礼仪》（伊朗百科全书，1998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10年12月20日[www.iranicain.com/articles/etiquette](http://www.iranicain.com/articles/etiquette)。）
17. 威廉·富罗尔著：  
《赠礼》（伊朗百科全书，2001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10年12月20日[www.iranicain.com/articles/gift-giving-v](http://www.iranicain.com/articles/gift-giving-v)。）
18. A 沙普尔·沙巴兹著：

- 
- 《诺露兹节在伊斯兰时期》（伊朗百科全书，2009年11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参阅：[www.iranic.com/articles/nowuz-ii](http://www.iranic.com/articles/nowuz-ii)。）
19.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20. 贝丝·艾伦·唐纳森著：  
《野芸香 - 巫术与民俗在伊朗之研究》（英国伦敦：吕萨克公司，1938，194-200页）  
马赫慕德·欧米德萨拉尔著：  
《占卜》（伊朗百科全书，2009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www.iranic.com/articles/divination](http://www.iranic.com/articles/divination)。）
21. 贝丝·艾伦·唐纳森著：  
《野芸香 - 巫术与民俗在伊朗之研究》（英国伦敦：吕萨克公司，1938，102-105页）
22. 《贝丝·艾伦·唐纳森》15章
23. 《贝丝·艾伦·唐纳森》66页
24. 《贝丝·艾伦·唐纳森》3章
25. 《贝丝·艾伦·唐纳森》16-20页
26.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27. 贝丝·艾伦·唐纳森著：  
《野芸香 - 巫术与民俗在伊朗之研究》（英国伦敦：吕萨克公司，1938，40-41页）
28. 西雅马克·塔万伽尔博士著：  
《伊朗的干无花果》埃斯塔万无花果种植合作社；参阅于2010年12月20日：[www.iranfig.com/Driedfigs.htm](http://www.iranfig.com/Driedfigs.htm)
29. 2010年1月与雅汉达卜·沙尔达利女士和马兹尔·加扎比的私人访谈录。

## 第二章 巴孛

- 
30. 巴尔优兹, H M 著:  
《卡迪耶·巴坤-巴孛之妻》(英国牛津: 乔治罗纳德出版社, 1985), 2页
  31. 阿弗南, 密尔萨·哈比布拉著: 《巴孛在希拉兹》11页
  32. 阿弗南, 12页。为塞克·阿比德办学的学校导师姆拉·法杜拉, 当巴孛于希拉兹的清真寺宣布使命后, 便成为他的追随者(阿弗南12页脚注28)。那间学校位于泰尔市集(阿弗南12页)。根据密尔萨·阿布尔·法觉所说, 在《破晓英豪》51页引述, 巴孛当时是六、七岁; 根据阿弗南(12页), 他只有五岁。
  33. 阿弗南, 16页。根据学校导师姆拉·法杜拉的说法, 那次的会面是在星期四早上。
  34. 《破晓英豪》51-52页
  35. 阿弗南, 20页。
  36. 巴尔优兹, 巴孛, 40-41页
  37. 巴尔优兹, 《卡迪耶·巴坤-巴孛之妻》2页
  38. 《破晓英豪》53页
  39. 《巴孛文选集》180-181页
  40. 《破晓英豪》21页
  41. 巴尔优兹, 《卡迪耶·巴坤-巴孛之妻》3页
  42. 阿弗南, 29页。
  43. 巴尔优兹, 5页
  44. 阿弗南, 《A Q 阿弗南的私人信件》, 29页
  45. 巴尔优兹, 5页
  46. 拉巴尼, 1, 24章, 脚注 43
  47. 巴尔优兹, 5-6页
  48. 巴尔优兹, 7页
  49. 《破晓英豪》53页

- 
50. 巴尔优兹, 9-10页
51. 阿弗南（脚注65, 34页）解释道：根据巴孛在《Kítáb Fihrist》经典里说，第一次圣灵降示于祂的日子，在伊斯兰日历1260年3月15日，即公元1844年4月3日。也许这就是卡迪耶·巴坤记得的那件事之日子。
52. 巴尔优兹, 13页. 这些虽然不是《巴孛文选集》的经典之言，但却卡迪耶·巴坤几十年之后回忆起这些日子时所记得的。
53. 巴尔优兹, 7-9页.
54. 这个段落的资料录自《破晓英豪》第三章，“巴孛的宣示”。
55. 那城门并非一般认为的希拉兹城门（阿布尔卡心阿弗南著：《‘Ahd-i A’lá Zíndi gáníy-Hádrat-Báb》，《巴比教天启》，《巴孛的生平》（英国牛津：一世界，2000）注解9, 70页）
56. 这些言词是姆拉胡赛因过后回想起他和巴孛会面的情形，记录在《破晓英豪》里。这些言词传达了他们之间交谈的要点，并非逐字不变地被纪录下来，虽然其中一些言词确实如此。
57. 巴孛在《Ishráq-Khávarí, Kítáb Mhádirát 729 - 31页》里列出祂的行程表：
- 1844年9月10日离开希拉兹 / 1844年9月19日抵达布希尔  
1844年10月2日离开港口 / 1844年12月12日抵达麦加  
1844年12月24日完成朝圣仪式 / 1845年1月7日离开麦加  
1845年1月16日抵达麦地那 / 1845年2月12日离开麦地那  
1845年2月24日抵达吉达 / 1845年2月27日上船返航  
1845年3月4日航向伊朗
58. 巴尔优兹, 15页
59. 巴尔优兹, 巴孛, 69-71页
60. 巴尔优兹, 2页
61. 《破晓英豪》99页

- 
62. 巴尔优兹，巴孛，89页
  63. 《旅行者的记述，卷二》E. G 布朗翻译（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
  64. 巴尔优兹，巴孛，98页。巴孛的言词摘要，《破晓英豪》与巴尔优兹的记述有所不同，这里已将之合并。
  65. 《旅行者的记述，卷二》
  66. 巴尔优兹，巴孛，99页。根据卡迪耶多年后的回忆，这事发生于巴孛现身于清真寺之前，是导致它的原因。（巴尔优兹，《卡迪耶·巴坤，19-20页》）。
  67. 巴尔优兹，《卡迪耶·巴坤，20-21页》）。

### 第三章 瓦乙

68. 《马仁达兰尼》，卷2，87页。
69. 《尼古拉斯-特里》189页，脚注56。这个教派是N' mat ul l ahi tariqa（《Ananat》456页注解10）。
70. 阿瓦利，阿博都·胡赛因著：  
《Kawaki bu' d-Durri yih》卷1，52页。
71. 《尼古拉斯-特里》189页，脚注56。
72. 拉巴尼，《那利兹：第一个世纪》“附录2：瓦乙达拉比的家庭”33页注解6。
73. 拉巴尼，《那利兹：第一个世纪》1-3页。
74. 阿迪耶13页
75. 根据《破晓英豪》350页记载，瓦乙在雅兹德有一妻四儿。据拉巴尼的《希乙达拉比的家庭，17页》所说，他第一次在雅兹德结婚，生养了一女三男。第二次是在那利兹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76. 那朋友的名字是姆拉赛克阿里，姓氏为“阿兹姆”《破晓英豪，123页》。

- 
77. 《Kashfu' 1-Chat a 》 77- 78页
  78. 《马仁达兰尼》卷3, 465页, 《罗汉尼》卷1, 43页。
  79. 《破晓英豪》124页。
  80. 《马仁达兰尼》卷3, 466页。
  81. 《破晓英豪》124- 125页。
  82. 《古兰经》108章, 引述于《破晓英豪》125页。
  83. 《尼古拉斯》234页。
  84. 《破晓英豪》125- 126页。
  85. 守基阿芬第, 《巴哈欧拉之天启 》100页。

#### 第四章 志向有别

86. 那位朋友是密尔萨陆特夫阿里。阿博都巴哈著:《旅行者的记述, 卷二》E. G 布朗翻译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891), 8页
87. 尼古拉斯, 235页
88. 根据拉巴尼(附注2, 22), 瓦乙的第二位妻子苏格拉和儿子伊斯迈尔, 居住于那利兹。
89. 拉巴尼, 第2章, 4页
90. 《破晓英豪》, 127页
91. 拉巴尼, 附注2, 3页
92. 拉巴尼, 4页
93. 《阿瓦利》卷1, 57页
94. 在《卡迪耶·巴坤的回忆录, 16页》里, 她说她和家婆睡在“我们的屋子”顶层, 没清楚说明那是她新婚之居还是她父亲, 即巴孛的舅父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 的屋子。据《神临记》13页与《旅行者的记述》10- 11页的叙述, 这个拘捕发生于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的家。《破晓英豪》141页记述阿博都哈密罕肩负他的任务, 他带了助手冲进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的家, 发现巴孛和祂的舅父, 连同一



---

位然栈人士希乙卡心。《阿弗南》56页则记述这个拘捕行动发于巴孛的新婚之居。

95. 巴尔优兹, 《卡迪耶·巴坤, 16-17页》, 《破晓英豪》141页。
96. 《破晓英豪》142-143页。
97. 阿博都巴哈, 《旅行者的记述》卷二, 11页。《破晓英豪》记述首长胡赛因罕释放了巴孛。根据《卡迪耶·巴坤的回忆录》, 巴孛告诉她, 若仍然住在希拉兹是不明智的, 总警长没有知会政府长官就释放了祂。
98. 巴尔优兹, 《卡迪耶·巴坤》18页。
99. 根据《破晓英豪》143页, 巴孛去伊斯法罕之前, 召唤舅父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前来, 给他最后的吩咐, 然后从希拉兹总警长阿博都哈密罕的家被遣送到伊斯法罕。《旅行者的记述》10-11页和《神临记》12页, 没说明巴孛是从祂的家或阿博都哈密罕的家动身前往伊斯法罕。阿弗南的著作《巴孛在希拉兹》91页和巴尔优兹的《卡迪耶·巴坤的回忆录》20页, 记述祂先回家, 去见了哈芝密尔萨希乙阿里和希乙卡心, 回家后于太阳西下后两小时, 才独自离家到伊斯法罕去。

在前述两个资料来源和《神临记》里, 记述了巴孛和然栈人士希乙卡心一同去伊斯法罕; 在阿弗南的资料里, 祂和阿迪斯坦人士阿卡穆罕默德胡赛因同去。

100. 《卡迪耶·巴坤的回忆录》21页。
101. 《破晓英豪》144-145页。
102. 阿玛那特著 《复活与更新》257页。《特里》93页。
103. 《阿博都巴哈》11页。
104. 《尼古拉斯》, 223页, 脚注3.
105. 《破晓英豪》, 151-153页。
106. 《破晓英豪》, 163页。

- 
107. 《尼古拉斯》，特里翻译，257页，脚注3.
  108. 《拉巴尼》2章，13页。
  109. 《拉巴尼》16页。
  110. 《破晓英豪》181-182页。
  111. 巴孛给这位苦修士命名为“卡赫鲁拉”。221页。
  112. 《破晓英豪》222-223页。
  113. 《破晓英豪》229-231页。
  114. 巴尔优兹，《巴孛》，147页。
  115. 考密克医生，引述于布朗的《巴比教研究资料》，引述于巴尔优兹，146-147页。
  116. 巴尔优兹，140页。
  117. 阿玛那特，阿巴斯 著《宇宙的中枢，纳西尔阿尔丁沙卡扎尔和伊朗王朝，1831-1896》（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150页。
  118. 《破晓英豪》232页。
  119. 《破晓英豪》343页。
  120. 《破晓英豪》20章。
  121. 《费兹》37页，巴孛致穆罕默德沙王之信件。
  122. 《拉巴尼》2章，21页。

## 第五章 瓦乙迈向那利兹

123. 《破晓英豪》350页。关于哪些孩子被带到那利兹，哪些留在雅兹德，资料说法不一，作者不能确定。
124. 《破晓英豪》351页。尼古拉斯记述雅兹德执政当局决定迫害较为富有的巴比教徒并充公他们的财物较为有利，因为这样能增加财库收入，也不致于像驱逐瓦乙那么危险（尼古拉斯，391页）。
125. 有些资料陈述瓦乙先去希拉兹，例如：阿弗南著作《巴比教与巴

- 
- 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49页；希乙胡赛因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其历史与文件》6章，6页。
126. 《破晓英豪》351页。
127. 《尼古拉斯》392页，和《法沙伊》，引述于《拉巴尼》8章，12页。
128. 《尼古拉斯》392页。
129. 《破晓英豪》351-352页；《罗汉尼》卷1，53页。
130. 《费兹》53页。2010年6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131. 在《破晓英豪》352页，古特巴被形容为市集区的“卡库达”（Kad- Khudá），但第354页则列出希乙阿布达立卜为“卡库达”。作者相信，希乙阿布达立卜作为市集区“卡库达”的可能性比较大。（2010年12月与努斯拉杜拉·穆罕默德·胡赛尼教授的私人访谈录。）
132. 《破晓英豪》列出较为重要的人物包括：市集区政府长官的一位亲戚密尔萨阿布卡心；沙达特区的密尔萨诺拉和密尔萨阿里利他《破晓英豪，352页》。《沙菲》又加入一些人物：抄写员姆拉阿里，还有另一位姆拉阿里和他的四个兄弟。来自市集区的密尔萨阿布卡心是政府长官的一位亲戚，以及达基的女婿密尔萨胡赛因。来自邻近市集的沙达区，有密尔萨诺拉的儿子，密尔萨胡赛因的儿子密尔萨阿里利他，以及哈芝阿里的儿子阿卡（沙菲》3-4页）。
133. 《费兹》197页。
134. 他父亲姆拉阿博都沙米，是卡扎尔王朝统治者的家庭教师，被妒忌他的希拉兹教士们驱逐出希拉兹。姆拉哈山的兄长是姆拉巴基尔（《罗汉尼》138页，以及2010年3月与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访谈录。此故事的细节来自她祖母巴丽仁，巴丽仁嫁给姆拉哈山的孙儿）。
135. 《沙菲》1页。《阿迪耶》19页。

- 
136. 《费兹》52页。《罗汉尼》卷1，55页。
  137. 《破晓英豪》352页。《马仁达兰尼》卷2，409页。
  138. 《尼古拉斯》392页记述在这段时期里，希拉兹执政当局写了多封信给瓦乙，列出人们对他的不满。瓦乙回答说：这些指责太夸张，目的是要诽谤他，他将会到希拉兹解释。尼古拉斯写道：希拉兹执政当局恐引发内战，因为瓦乙周围有许多追随者。这些论点也出现于卡扎尔王朝的历史里：《Nāsikhū' t - Tavārīkh》4-5页，拉巴尼译本。这些史料描述瓦乙的负面形象——指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有才干、有学识，他追随反叛和分裂运动。
  139. 《破晓英豪》352-353页。
  140. 姆拉哈山的妹妹嫁给再奴阿比丁罕的弟弟，可能被刺杀的就是这个弟弟（2010年3月与沙希布尔女士访谈录）。
  141. 《罗汉尼》卷1，260页。
  142. 《阿迪耶》20页。
  143. 《尼古拉斯》393页意指瓦乙到希拉兹是因为人们普遍地对当地长官的不满，这可能给他布道的机会。卡扎尔王朝的历史《Raudat u' s - Safā Nāsīrī, Tārīkh Burūjird, and Fārsnāni h Nāsīrī》记述瓦乙欲乘当地民意欲造反而来。从瓦乙的言行判断，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企图推翻长官。他到那利兹最明显的目的是要见他的家人，因为他有妻儿、住家和亲戚在那利兹和伊斯打巴纳，他可以顺便传扬教义，没有兴趣插手政治事务。
  144. 《罗汉尼》卷1，260页。
  145. 《罗汉尼》卷1，53页。
  146. 《尼古拉斯》392页记述，是当地的居民反对瓦乙到访。
  147. 《破晓英豪》353页；《沙菲》2页。

## 第六章 伟大的宣布与卡基耶堡垒的英雄事迹

- 
148. 阿弗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51页。  
哈芝密尔萨加尼卡尚尼，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  
其历史与文件》卷6，8页。《马仁达兰尼》卷2，410页。没清楚  
说明两者书信的往来发生于瓦乙到那利兹之前或之后。
149. 她是学者哈芝赛克阿博都的女儿（拉巴尼，附录2, 22页）。在将发  
生的冲突中，她们都伴随瓦乙到卡基耶堡垒，但后来都生还。战  
斗后，她们们迁移到伊斯打巴纳，在那里瓦乙的妹妹雅汉巴坤，  
照顾瓦乙的儿子伊斯迈如同自己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后来去了雅  
兹德学习伊斯兰科学的高等教育。希乙伊斯迈没有成为巴比教徒  
或巴哈伊教徒，却成为伊斯兰思想的权威人士（拉巴尼，附注2, 16  
页）。
150. 根据《沙菲》2页和《马仁达兰尼》卷2, 409页的记录，瓦乙 在讲  
坛上演讲时，两边有带武器的人保护他。《破晓英豪》353页则没  
有这样讲述。根据《罗汉尼》卷1, 57-58页的记述，瓦乙 第一天  
告诉听众，他有一个伟大的教义要公布，当更多听众集合时才这  
么做。第二天他仍旧这么说。第三天出席的人数非常多，他便讲  
巴孛和祂的教义。《沙菲》3页记述瓦乙 对听众连续十天演讲，  
听众越来越多。资料里估计至少有一千人（《破晓英豪》353页），  
多至二千五百人（《费兹》54页）。
151. 《阿弗南》51-52页。
152. 《沙菲》2页记述从基纳尔苏克迪来的听众有1000人，还有三份之  
二的听众来自其他地方都成为巴比教徒。《马仁达兰尼》卷2, 409  
页记述在一个星期内，有400人成为巴比信徒。
153. 《破晓英豪》353-354页。
154. 一个非巴比教的资料来源，希乙伊不拉欣，在市集区的加密沙基  
尔清真寺的墙上写下关于瓦乙在那利兹的事迹。他形容瓦乙的目  
的和行动是造反。他这样写道：“瓦乙抵达那利兹便直接到基纳

---

尔苏克迪的加密沙基尔清真寺，他的信徒早已在那里等待，准备战斗。那些群众共有900人，配有枪和刀。他走上讲坛，向群众演讲，鼓励众人作战，升起了革命的旗帜。”这并非是瓦乙兴起的号召，他召集战斗人员的举动是在执政者威胁要采取武力对付之后而做的。《破晓英豪》354页记述瓦乙在那利兹为期几天。《尼格拉斯》395页则记述他一连十天都发表演讲。

155. 《马仁达兰尼》卷2, 410页和《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其历史与文件》9章，12页。
156. 《破晓英豪》354页和《沙菲》3页。《尼古拉斯》395页和《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其历史与文件》9章，5页，记述有2000个士兵。
157. 《破晓英豪》354页；《沙菲》3页；阿弗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52页，和《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其历史与文件》9章，13页，记述这个数目不超过十七人。
158. Guy Murchie的《瓦乙在那利兹的英勇事迹》转载于“巴哈伊讯息6”（1965年）
159. 《罗汉尼》卷1，60页，记述此事件发生于1850年5月30日。
160. 希乙阿布达立卜（《破晓英豪》354页）
161. 《尼古拉斯》396页和《费兹》57页，叙述姆拉阿博都胡赛因是在卡基耶堡垒的屋顶。我们选择了阿博都胡赛因是在他家屋顶的版本，因为卡基耶堡垒离开市区有一段距离，而事件发生在市区内。
162. 《破晓英豪》355页。
163. 《阿迪耶》20页。
164. 《费兹》58页，指官兵的数目为一千人。
165. 《尼古拉斯》396页。
166. 《破晓英豪》355页。《沙菲》记述此数目是70。在什叶派历

---

史里，72是个重要数目，因为有72位同伴与第三位伊玛姆，伊玛姆胡赛因，在卡尔比拉一同殉教。此事件每年由虔诚什叶派信徒重新表演。希乙易布拉欣，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其历史与文件》7章，4页，记述跟随瓦乙到卡基耶堡垒的同伴，人数大约180-200。

167. 《阿弗南》52页，记述共有七个人。
168. 《破晓英豪》355页，《尼古拉斯》396页，《沙菲》6页，都同样指这个战斗发生在官兵来到堡垒的那一天。
169. 伊斯干达的儿子，再尼尔达祖丁，和密尔萨阿布尔卡心（《破晓英豪》355页）。《阿弗南》、《哈芝密尔萨加尼》和《哈马丹尼》，都叙述一个来自雅兹德的青年，要求瓦乙让他冲出壁垒去攻击敌人，成为第一个殉教者。瓦乙答应他并为他祷告，他终于殉教。根据《马仁达兰尼》卷2，411页的记述，这三个人之中的两个，带着瓦乙的信去见首长，表达巴比教徒并不想推翻首长。根据《阿弗南》53页的记述，只有一个巴比教徒，即来自雅兹德的青年，被杀。
170. 《马仁达兰尼》卷2，412页。
171. 《破晓英豪》355-356页。《沙菲》4页，记述再奴阿比丁罕回应说：“如果你是殉教王子，那么，我便不愧是斯美。”这样便是把卡基耶堡垒的事件与伊玛姆胡赛因于卡尔比拉被杀害的事件相提并论。斯美是那个反对胡赛因，并拒绝给他喝水的人。《尼格拉拉斯》397页，记述瓦乙寄出一封回信给省长，谎称自己被巴比教徒拘留，希望省长救他，使官兵放松了防卫。卡扎尔王朝的历史学者也有说瓦乙做了同样的答复，却不说那是谎言（《费兹》60页）。柯巴尔输水管在堡垒附近通过，它可能就是那条被阻断的。
172. 《沙菲》4页，记述首长的兄弟是阿里阿斯哈罕。《尼古拉斯》397

---

页，记述共有三个儿子被俘，巴比教徒追赶官兵，一直追到城市里。

173. 《费兹》60页。
174. 《阿弗南》55页
175. 《尼古拉斯》397页。
176. 《破晓英豪》356页。
177. 《罗汉尼》卷1，66页。
178. 《破晓英豪》356页。
179. 《沙菲》4页。
180. 《罗汉尼》66页。
181. 《费兹》79页；《罗汉尼》卷1，131页。
182. 《沙菲》5页。
183. <http://bahai-library.com/provisional/surih.sabr.html>
184. 《拉巴尼》10章，19页。这个首长的弟弟名叫阿里阿斯卡。在[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网页，有一篇关于姆拉穆罕默德的完整传记。
185. 《马仁达兰尼》卷2，414页，记录共有四百个巴比教徒跟瓦乙在卡基耶堡垒和基纳尔苏克迪区战斗。《罗汉尼》卷1，63页，则把人数定为六百个。
186. 《沙菲》5页，记述最初有70个巴比教徒被允许进入堡垒。这些信徒来自伊斯打巴纳和市集区，当瓦乙来到那利兹时，首先跟随他的信徒。
187. 《沙菲》5页，记述其中有些信徒被杀死。巴哈欧拉的法规禁止在宗教事务上运用任何暴力，当时还未被启示。
188. 姆拉巴基尔（《沙菲》5页，《尼古拉斯》400页）。
189. 《破晓英豪》357页。这个故事有几种说法。《沙菲》6页和《尼格拉斯》400-401页，记述瓦乙要姆拉巴基尔接受巴孛的教义，他拒绝了，便被杀死。《费兹》61页则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据说



---

姆拉巴基尔被释放后被士兵扣留，士兵看见他离开巴比教徒的范围，以为那是反叛者便开枪射杀他。作者选择了《破晓英豪》的版本，是因为此资料的重要地位。

190. 《破晓英豪》358页。
191. 关于塞克阿布杜拉卜的简短传记，可登入[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192. 《阿弗南》53。《破晓英豪》指出，首长的副手阿博都拉罕带领军队到那利兹，但其他资料都显示是另两个指挥官带领军队到那利兹来攻打。可能是阿博都拉罕调遣军队却没有前来。指挥官美哈阿利罕的一个孙儿法拉祖拉罕后来成为巴哈伊信徒，告诉E G 布朗先生关于他的祖父攻打那利兹的事。（巴尔优兹著：《巴哈欧拉时代的重要信徒》28页）
193. 伊斯打巴纳，伊拉其，班支马阿旦，卡图叶，巴史尼，爹差，目师坎，拉斯达克。
194. 《摩门》109-110页。
195. 《尼古拉斯》401页。
196. 《马仁达兰尼》卷2，416页 记述共有五千个士兵。《罗汉尼》卷1，72页，记述共有一千人员跟瓦乙在堡垒里抗敌。

## 第七章 忠信者被大屠杀

197. 《尼古拉斯》401页。
198. 《沙菲》7页。那红土地带称为Kouhes or kheh.
199. 《破晓英豪》358页。
200. 《尼古拉斯》401页，记述那是第六个晚上。
201. 卡卡尔王朝的官方编史者西比哈尔，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其历史与文件》8章，7页，声称瓦乙向巴比教徒保证炮弹伤不了他们，而且会反射回对方。我们了解瓦乙的为人和他的劝勉，作者绝不相信这故事的真实性。

---

202. 《沙菲》7页。

203. 《尼古拉斯》402页。

204. 《沙菲》7页。

205. 《破晓英豪》359-360页。

206. 《破晓英豪》360页，列出以下死者名单从：

古兰·利达·雅兹迪（不是那位指挥官）；他的兄弟；楷鲁拉的儿子阿里；卡基耶·伽尼的儿子卡基耶·胡赛因·坎纳德；姆拉·米迪的儿子阿斯伽尔；卡尔比拉伊·阿博都·卡林；马师哈迪·穆罕默德的儿子胡赛因；马师哈迪·巴基尔·沙巴赫的儿子再努尔·阿比丁；姆拉·嘉化尔·姆达希布；姆拉·穆沙的儿子阿博都拉；马师哈迪·拉加布·哈达德的儿子穆罕默德；卡尔比拉伊·善苏丁·马力其·杜斯的儿子卡尔比拉伊·哈山；卡尔比拉伊·密尔萨·穆罕默德·扎里；卡尔比拉伊·巴基尔·卡夫史·杜斯；密尔萨·胡赛因·卡希·萨兹的儿子密尔萨·阿慕德；姆拉·阿博都拉的儿子姆拉·哈山；马师哈迪·哈芝·穆罕默德；米尔·阿慕德·努库德·比里兹的儿子阿布·达力布；穆罕默德·阿术尔的儿子阿克巴；达奇·雅兹迪；姆拉·加化尔的儿子姆拉·阿里；卡尔比拉伊·密尔萨·胡赛因；沙力夫的儿子胡赛因·罕；卡尔比拉伊·库尔班；卡基耶·阿里的儿子卡基耶·卡心；哈芝·阿里的儿子阿卡；密尔萨·姆伊那的儿子密尔萨·诺拉。《尼古拉斯》402页写道，根据《Fārs-Nāneh》这一次的战斗有三百个士兵被杀，一百五十个巴比教徒战死。他也记述巴比教徒死亡人数大约为60人。

207. 《尼古拉斯》403页。尼古拉斯记述第二天晚上又再次进攻，这次战斗共有一百个士兵和五十个巴比教徒丧命。希乙易布拉欣，引述于《拉巴尼》7章，6页，也记述了在隔天的第二次战斗。

208. 附录2. 《拉巴尼》附录2，17-18页。

- 
209. 1850年，6-7月。
210. 《罗汉尼》卷1，100页。
211. 这详尽的记录不在希乙伊不拉欣记述里，也不在卡扎尔王朝的历史中，两者都是非巴比资料来源。
212. 《破晓英豪》361-362页。
213. 1997年4月21日由卡耶·法纳纳巴志暂时译就的一则巴哈欧拉的书简《约伯书简》，  
[bahai-library.org/provisionals/surih.sabr.html](http://bahai-library.org/provisionals/surih.sabr.html)。
214. 《破晓英豪》362页。《阿迪耶》29页。
215. 《罗汉尼》卷1，79页，注释1。
216. 阿博都·胡赛因·阿瓦利，《Kawaki bu' d-Durriyah》208页。
217. 《罗汉尼》卷1，79页，注释1。《阿迪耶》31页。
218. 《古兰经》，Súrih of Toubeh，32节。
219. 《破晓英豪》362-363页。
220. 《费兹》65页。
221. 《破晓英豪》363页。
222. 《破晓英豪》363页，叙述瓦乙在军营里三天三夜。另一些资料则记述第二天早上他尝试要离开军营（阿弗南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54页；加尼，引述于《拉巴尼》6章，11页；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9章，11页）
223. 《阿弗南》54页；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9章，15页；希乙伊不拉欣，引述于《拉巴尼》7章，6页；哈芝密尔萨加尼，引述于《拉巴尼》6章，11页。
224. 《费兹》65页。细节不在《破晓英豪》，《沙菲》或《尼古拉斯》。
225. 《费兹》62-63页。哈芝密尔萨加尼，引述于《拉巴尼》6章，11页。细节不在《破晓英豪》，《沙菲》或《尼古拉斯》。这攻击事件虽然不在以上的资料里，作者认为，这事件是可能发生的，因为

---

它可以解释为何瓦乙后来同意写一张字条给巴比教徒。有些资料叙述，那攻击到达军营，使士兵们溃散，死伤无数（《阿弗南》54页；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9章,15页）。

226. 《费兹》62-63页；哈马达尼，引述于《拉巴尼》9章,15-16页；哈芝密尔萨加尼引述于《拉巴尼》6章,11页；《阿弗南》54页。
227. 《破晓英豪》364页；《沙菲》9页；《罗汉尼》1章,313页；《阿迪耶》33页。
228. 《尼古拉斯》404页；《沙菲》10页；《阿弗南》、《哈马达尼》、或《加尼》都没讲述这第二张字条。
229. 《破晓英豪》364页；《沙菲》10页。
230. 《沙菲》10页。这细节只在《沙菲》里找到。
231. 《破晓英豪》364页。
232. 《罗汉尼》1章,86页,注释1。根据罗汉尼的记述,有四百人在那里被杀。《破晓英豪》364页,形容那里受伤的人“只有几个”,多数的伤者都跑到城市或大清真寺。《沙菲》10页,记述“很多人”还未跑到大清真寺便被士兵杀死了。《阿迪耶》34页。
233. 《破晓英豪》364页。《沙菲》10页。
234. 《破晓英豪》364-365页。《沙菲》10页。一个巴比教徒爬上尖塔,射击在那里防守的士兵,使他跌下地上。虽然如此,他仍然活下来,继续迫害巴比教徒。
235. 《破晓英豪》365页。《沙菲》10页。
236. 《费兹》61页；《罗汉尼》卷1,87页。
237. 《破晓英豪》365页。除了在这故事里记述的人,《尼格拉斯》424页,也列出以下参与杀害瓦乙的人士:沙发尔,他的兄弟沙班在战斗中被杀;阿里阿斯伽尔的儿子阿卡罕,阿里阿斯伽尔的兄弟再努尔阿比丁也被杀。这事件使得《破晓英豪》里关于巴基尔之死的记述更可信,他的兄弟因而自愿参与攻击瓦乙。

- 
238. 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43页；《破晓英豪》365页；《罗汉尼》卷1，89页；《费兹》70页；根据《沙菲》11页，瓦乙被人拖着他的脚前进。
239. 《达赫雅迪》卷1，365页。
240. 《罗汉尼》卷1，7章；《尼古拉斯》406页；《阿迪耶》36页。关于他的死没有详尽的报告，只有对他殉教的一般叙述。《神临记》43页，记述瓦乙的头颅被送到希拉兹；有一个口头上的传说，当地有一个穆斯林妇女，在市集区找到他的头颅。作者在这里描述的情节，似乎较为可能，这是基于这些资料，以及所知的其他巴比教徒殉教者的命运：那便是，他的头颅被剥皮，头皮被塞满干草，然后带到希拉兹，而被剥了皮的头颅则被一个穆斯林妇女的仆人找到。
241. 《沙菲》11页；《神临记》43页；《费兹》7页；《阿迪耶》36页；《破晓英豪》366页。《破晓英豪》没有特别指出那些妇女来自沙达特区，只说她们是那利兹的妇女。《罗汉尼》7章，没有提到来自沙达特区的妇女；他只形容那是一群“野蛮的民众”。
242. 《罗汉尼》卷1，90页。前三段叙述的许多资料都取自《罗汉尼》。
243. 《罗汉尼》卷1，90页。《费兹》70页。《阿迪耶》37页。那陵寝是希乙·雅拉利丁·阿博都拉的陵寝，它位于市集的中心，许多世纪以来都有穆斯林到访。
244. 《费兹》71页，注释1。
245. 《费兹》71页。《阿迪耶》37页。
246. 《费兹》199-200页。
247. 《费兹》71页。《阿迪耶》37页。
248. 《破晓英豪》366页。这些话曾经是伊玛姆胡赛因殉教前，在卡尔比拉的旷野说过的。从资料中不能确定讲述这些话的正确时间，因此，作者自作取舍。

- 
249. 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韩纳、阿米尔马吉德及罗森维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250. 《阿迪耶》42页。
251. 关于巴孛的殉教和他的遗体的处置与被收回，和一些目睹这事件的过程的报告，一个完整的总结可参阅《彼得·特里》的脚注31-33和38-39。（A L M 尼古拉斯著，由彼得·特里翻译：《现代先知》巴哈伊研究系列卷一（美国：璐璐出版社，2008））

## 第八章 惩罚

252. 慕赞·摩门著：《巴比教和巴哈伊教，1844-1944》110-111页。
253. 阿博都巴哈：《旅行者的记述》258页，注释H。
254. 阿卡·密尔萨·阿卡·阿弗南，引述于拉巴尼的《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历史及文件》10章，4页。
255. 《马仁达兰尼》卷4，31-32页。《罗汉尼》卷1，52页。
256. 慕赞·摩门著：《巴比教和巴哈伊教，1844-1944》110-111页。
257. 《尼古拉斯》407页。
258. 阿博都巴哈：《旅行者的记述》258页，注释H。E G 布朗著：《与波斯人生活的一年》317页，提及俘虏们的小孩子。
259. 《马仁达兰尼》卷2，423页。
260. 《尼古拉斯》407页。
261. 大约2.4公里到3公里。
262. 阿弗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56-57页。
263. E G 布朗著：《与波斯人生活的一年》317页，
264. 根据英国在波斯的代办密尔萨·马赫慕德的报告，这事件发生于10月6日，比《马仁达兰尼》的记述要迟：“在同一天美哈阿利罕把两个巴比教徒交给在希拉兹的菲鲁兹王子。其中一个瓦乙的

---

行刑官，另一个也是瓦乙的官员，两人都被砍头”。古兰·利达·雅兹德是瓦乙手下的重要巴比教战斗员的领袖。

265. 《马仁达兰尼》卷2，423页。
266. E G 布朗著：《与波斯人生活的一年》317页。《阿迪耶》48页。
267. 布朗记述所有男性俘虏都在这地点被杀死，但《罗汉尼》卷1，90页则说剩余的男性俘虏和一些装着人头的袋子，被囚禁在商队旅馆，而女性俘虏则被关在一间靠近士兵居所的屋子里。
268. 姆尼丽卡依，引述坎旦·阿弗南，引述于《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历史及文件》10章，32页。
269. 《阿弗南》57页。
270. 《尼古拉斯》409页。
271. 请愿的人之中有卡尔巴拉伊·阿布尔哈山、阿卡·赛克·哈迪（瓦乙妻子的叔父）、密尔萨·阿里和阿布尔·卡心·伊本尼·哈芝再那、阿克巴·伊本尼·阿比德、密尔萨·哈山和他兄弟密尔萨·巴巴（尼古拉斯，409页）。
272. 《马仁达兰尼》卷4，22页，注释1。
273. 《马仁达兰尼》421-422页。
274. 《摩门》111页。
275. 《尼古拉斯》408页。
276. 《达赫雅迪》卷1，140页。
277. 《马仁达兰尼》卷3，293-294页。
278. 《沙菲》11页。
279. 两个人都是巴哈欧拉的书简之收受人。
280. 《达赫雅迪》卷1，138页；《阿迪耶》107页。阿卡·希乙·雅兹迪的其中一个后裔就是达希礼·阿迪耶博士，她是胡赛因·阿迪耶博士的妻子。
281. 《破晓英豪》367页。《沙菲》11页。

- 
282. 哈比布·达赫雅迪，引述于《达赫雅迪》卷1，139-142. 页。
283. 《罗汉尼》卷1，146页；《拉巴尼》10章，13页。
284. 《拉巴尼》10章，13页。
285. 《沙菲》11页。
286. 《菲兹》78页；《阿迪耶》51页。
287. 《马尔米利》27-31页。
288. 《尼古拉斯》408-409页；《沙菲》11页；《拉巴尼》10章，23页。
289. 《马尔米利》25-26页。
290. 《菲兹》79页。赛克·阿博都·阿里、姆拉·阿博都胡赛因、卡基耶·古特巴、密尔萨·穆罕默德·胡赛因、密尔萨·阿里·沙尔达、卡基耶·穆罕默德·胡赛因、再努尔·阿比丁·罕·伊斯打巴纳提、沙烈的儿子易布拉欣、哈芝·希乙·阿慕德的儿子希乙·胡赛因和希乙哈山、卡尔巴拉伊·卡心的儿子姆拉哈山、姆拉·穆罕默德·巴基尔的儿子赛克·穆罕默德·伊斯迈、姆拉穆罕默德·伊斯打巴纳提的儿子姆拉·阿里·阿克巴、塞克·尤索夫、陆特夫·阿里·卡伊德、密尔萨·穆罕默德·阿比德的儿子密尔萨·穆罕默德、伊斯打巴纳的巴比教徒。
291. 《罗汉尼》卷1，158页。《费兹》72页。

## 第九章 试图暗杀波斯国王

292. 根据《沙菲》12页的记述，另外两个人是哈芝·卡心与阿里·纳基的儿子胡赛因。《沙菲》则说姆拉·穆罕默德在较后才前往德黑兰。《沙菲》12页，记述这三个人的动向，以及两位妇女的自杀，说是在第一事件两年之后才发生。《马仁达兰尼》卷4，22页，则记述这三个人在一年半之后去德黑兰，但他说三个人是被再努尔·阿比丁·罕押去德黑兰，那是因为再努尔·阿比丁·罕的部



---

下在巴拉达兰山区被攻击的结果。《马仁达兰》对桔兰·利达·雅兹迪的死亡，作了不确实的叙述，也是因为这事件的结果所致。

《尼古拉斯》407页则记述卡基耶堡垒战败后，三个人被俘虏。过后，他们从希拉兹逃去德黑兰。

293. 他的名字是阿仁。
294. 《破晓英豪》440页。
295. 《破晓英豪》439页。
296. 《阿玛那特》205页。
297. 《Wāqáyi ‘ Itt ifáqi yyah》第81，伊斯兰历1268年出版，引述于《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历史及文件》10章，20页；《破晓英豪》440页列出两个行刺者：沙迪·大不里士和法杜拉·坤姆伊。《阿玛那特》205页，指共有四个人，他们是：姆拉·穆罕默德·那利兹、沙迪·大不里士和法杜拉和法杜拉·坤姆伊，他是攻击国王者，还有哈芝·卡心·那利兹也是策划者之一。当时，欧洲的代表们所作的不同报告，把行刺的人数说成三人至六人（摩门，《巴比教和巴哈伊教》7章）。
298. 《Wāqáyi ‘ Itt ifáqi yyah》第82，引述于《拉巴尼》10章，20页。关于那利兹的姆拉穆罕默德的简短传记。可以登入 [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参阅。
299. 《破晓英豪》443页。
300. 《破晓英豪》443-444页脚注。
301. 《阿玛那特》205页。
302. 《破晓英豪》445页。
303. 埃瑟尔蒙特著：《巴哈欧拉与新纪元》61页。
304. 《破晓英豪》446页，脚注1.
305. 1853年1月12日。

## 第十章 那利兹的动乱

- 
306. 密尔萨·卡比尔·阿巴迪，引述于《拉巴尼》13章，2页。
  307. 《拉巴尼》11章，3页。
  308. 《沙菲》12页。《马仁达兰尼》把此事件发生的日期提早了六个月。因为葡萄丰收的日期是夏季末，也因为口述记忆是事情发几十年后才记述下来，作者认为有理由相信攻击葡萄厂发生在八月，作为继行刺沙王之后逐步升级的暴力行动。
  309. 《罗汉尼》卷1，173-179页。
  310. 《阿巴迪》翻译和引述于《拉巴尼》13章，2页。《沙菲》12页。
  311. 《罗汉尼》卷1，269页。
  312. 《罗汉尼》10章，26页。
  313. 《破晓英豪》471页。
  314. 《罗汉尼》卷1，173-179页。
  315. 《尼古拉斯》410页记述再努阿比丁罕拘捕了沙尔达，但找不到借口指控他，因此便释放他。《尼古拉斯》410页和《沙菲》14页，记述有五个人誓言要杀死再努阿比丁罕：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和他三个儿子卡基耶·马赫慕德、卡基耶·哈山和卡基耶·阿里，还有乌斯达·卡心。根据这些资料，他们受古特布的鼓励很大，古特布每晚都勉励他们向再努阿比丁罕报仇雪恨。根据《罗汉尼》卷1，171页和《费兹》89页的资料显示，姆拉·哈山·拉布·师卡利也是策划者之一。
  316. 2010年3月与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所作的访谈录。
  317. 《罗汉尼》卷1，177页。
  318. 《Mhr abkhani》162页。
  319. 根据《沙菲》与《罗汉尼》的资料，这显得很真实。
  320. 《沙菲》14页，记述再努阿比丁罕下令把这个区域的70个巴比教徒召集起来，以便他把他们“置于一个大锅里烹煮。”
  321. 《罗汉尼》卷1，170-172页。

- 
322. 《沙菲》14页。
323. 《阿迪耶》114页。
324. 根据《尼古拉斯》410页和《沙菲》13页的资料，刺杀事件发生于星期五。摩门的《巴比教和巴哈伊教》147页，给的日期是1853年3月26日，落在星期六。
325. 巴哈欧拉后来禁止使用这种浴池。
326. 乌斯达卡心
327. 《沙菲》14页。《阿巴迪》引述于《拉巴尼》13章，2页，记述其中一个行刺者伪装为建筑工人，以便不受怀疑为巴比教徒，当时他被击倒了。
328. 《摩门》515页。法尔斯省长是塔马斯布·密尔萨，他是法·阿里·沙的孙儿，于1853年5月取代菲鲁·兹密尔萨的职位，他任职到1858年（摩门485页）。
329. 《马仁达兰尼》卷4，26页。
330. 《沙菲》15页。
331. 《马仁达兰尼》卷4，28页。
332. 《破晓英豪》471页。
333. 《沙菲》15页。
334. 《罗汉尼》卷1，174页，将数目记为130。
335. 《沙菲》15页。
336. 《费兹》106页。有些资料例如《罗汉尼》把事件归因于密尔萨·那音。沙菲很清楚，那音已离开那利兹去别处公干，把职务交给他的叔父。
337. 《沙菲》16页。
338. 《马爱尼》229页。
339. 这些事件的另一个版本（马爱尼，229页）记述在卡图叶成功地平息了因税务的叛变之后，沙尔达和他的同伴受邀到那音的大厦

---

接受酬偿。他们感到那音有诈，便推辞说必须先拜访家人。

340. 《沙菲》16页。
341. 《罗汉尼》卷1, 176页。
342. 阿弗南族人是巴孛的家族。赛克阿布杜拉卜是希拉兹的伊玛姆首领（费兹，106页）。
343. 《菲兹》102-103页。
344. 这报告的一部份如此说：密尔萨那音错误地指责那利兹人是巴比教徒，向政府获取一张令状，拘捕了一百一十七个居民，以锁链锁住他们，押解去德黑兰受惩罚。这样他便有权力带领了人马到那利兹去洗劫并犯下许多罪行。那利兹人纷纷逃走，有些逃上山去，有些则逃到其他地方，有一大群人则暂时在城市外的一个陵寝躲避几天。密尔萨那音收买一些流氓协助他的部下拘捕那利兹人，把他们从匿藏处拖出来，他们在晚上采取行动。恐怖的鼓噪声沸沸扬扬。在骚乱中，一个年轻人被拘捕，押到密尔萨那音的家，被鞭打脚板到死为止。哈芝卡温，希拉兹的法官，知道了这件事，便派人阻止那音的胡作非为。实际上，如果那音再这样胡为下去，人民一定起来反抗。因为人民已非常愤恨政府这样不负责任。（摩门，147-148页脚注）。

345. 《摩门》147-148页脚注。

346. 《沙菲》16页。

347. 《沙菲》16页。

## 第十一章 在葡萄园的战斗

348. 《沙菲》16-17页。《阿迪耶》114页。

349. 他是密尔萨·阿慕德的儿子名叫穆罕默德（沙菲，17页）。

350. 正如早前的脚注所说的，沙菲记述巴比教徒从供水渠道墙壁后面跟敌人对抗，但在波斯没有这种供水渠道，因此，如果墙壁必须

---

和水联系在一起，那必定是磨坊的墙壁。在那利兹南方，有好多  
个这样的磨坊。最大的磨坊是扎尔杜斯特磨坊，在那利兹南方。  
还有一个柯巴尔磨坊则在那利兹的东南方，靠近卡基耶堡垒。另  
一个可能便是他们在果园的墙后抗敌，水从运河输入果园，这是  
比较可能的情形，因为果园的围墙比磨坊的高一些。

351. 这一批囚徒最终包括姆拉·穆罕默德·阿里·伽倍兹、密尔萨·阿  
慕德的儿子穆罕默德、黑达尔·巴克的儿子马赫慕德、阿斯卡尔·沙  
班的儿子阿博都拉、马师哈迪·伊斯迈的儿子阿慕德、来自巴瓦  
纳特坎卡利区的阿里·姆拉德·斯尔加尼和利达、叛徒卡基耶雅  
化尔（沙菲17页阿迪耶115页）。
352. 《尼古拉斯》413页。
353. 《沙菲》17页。
354. 《尼古拉斯》413页。
355. 《沙菲》17页。
356. 《沙菲》17页描述在城市以南山脚下的果园离开城市大约半“法  
尔商”的比德浪。一个法尔商等于3.5英里或5.6公里。《罗汉尼》  
180页给这个地方叫做“比德比库贝”；《马爱尼》229页把它称  
为“比德布库耶”。《那利兹》3页则称它为“比德那兹维叶”。  
作者接触到的当地人说比德浪离那利兹大约6公里，有一个人甚至  
估计有12公里。另一个在那利兹以南有水源的地方，人家叫它做  
“比德布坤”，这个地点比较可能，因为它位于上山的道上，巴  
比教徒最终要去的就是这座山上。作者没有确实证据巴比教徒去  
了哪个地点，因此，根据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者指那地点是  
“比德布坤”，因为那是最为合理的地点。
357. 《沙菲》18页。
358. 《沙菲》22页和《阿迪耶》115页，记述这时候参与攻打巴比教徒  
的村民有两千人。

- 
359. 沙菲估计于第六天抵达山边的巴比教徒妇女与儿童有六百人。《马仁达兰尼》卷4, 36页和《那利兹》(引述于《拉巴尼》12章, 5页)也估计同样的数目, 尽管是在达尔必西卡夫特第一次战斗后的和平月份。
360. 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儿子姆拉·穆罕默德·达基, 去了靠近雅兹德的一个城市哈拉特拜访阿卡·希乙·雅化尔·雅兹迪(沙菲, 19页)。
361. 2010年5月与他的曾孙女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的私下访谈录。
362. 英国在希拉兹的代办密尔萨·法杜拉十月份的报告(摩门, 148页)。
363. 根据《沙菲》18页的记述, 密尔萨·那音过了几天之后才到达。
364. 《阿迪耶》116页。《那利兹》3页。《马爱尼》229页, 把此地称为Dar b-i-Shi gi ft。
365. 《沙菲》18页, 记录这些从伊斯打巴纳和阿因那路两个乡村来的枪手, 二十天后才抵达。那利兹的市长是密尔萨·尤瑟夫。

## 第十二章 血淋淋的山坡: 达尔必西卡夫特和巴拉达兰

366. 五个姆拉是: 伊斯打巴纳的法官姆拉·阿布尔·卡心的儿子姆拉·法兹鲁拉、姆拉·穆罕默德·巴基尔的儿子姆拉·穆罕默德·阿里、卡尔巴拉伊·萨法尔、穆罕默德·伊斯迈(沙菲, 19页)。
367. 这个被挑选的描述是从《尼古拉斯》415页里直接录取的。
368. 三个被杀的巴比教徒是那利兹附近卡基耶阿慕德陵寝的管理人伊斯迈卡基耶·阿慕德、阿比丁的儿子沙班和姆拉·胡赛因的儿子穆罕默德。两位被射击, 后来死亡的是姆拉·阿里·穆罕默德的儿子姆拉·胡赛因, 和阿卡·巴巴的一个儿子。反击成功的巴比教徒是沙夫尔的儿子达基(尼古拉斯, 415页)。
369. 根据《尼古拉斯》的版本, 被俘的敌人从山上的断崖被抛下去。

- 
- 《拉巴尼》11章，15页则记述他们被就地砍头。
370. 《尼古拉斯》416页记述敌人的传讯者是马师哈迪·达菲尔。
371. 《拉巴尼》11章，16页。《阿迪耶》翻译的资料没有说那个传讯者被杀。《马仁达兰尼》4章，34页则说传讯者被杀后，以鲜血在死者身上写短讯，然后把尸体送回密尔萨·那音的兵营。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最为可能。
372. 《拉巴尼》11章，16页。
373. 《马仁达兰尼》4章，35页。
374. 《拉巴尼》11章，16页。
375. 《沙菲》20页。
376. 这个巴比教徒是希乙·胡赛因。根据《尼古拉斯》416页，他跟一组人在达尔必西卡夫特山道上。依照《拉巴尼》11章，17页的说法，他是从“阿斯布兰”高原来（《马仁达兰尼》卷4，35-36页）。
377. 《沙菲》20页。依照《那利兹》4页的说法，烧毁敌人的帐篷的事发生于前一个战斗，但沙菲的手稿说的时间比较接近这事件，因此，作者用他的版本。
378. 《那利兹》4页。
379. 《沙菲》20页。
380. 《尼古拉斯》417页。
381. 密尔萨·法兹鲁拉11月14日的报告（摩门，148-149页）。
382. 《罗汉尼》卷1，182-183页。《沙菲》19页记述共有40个防御点被建立，而《那利兹》4页和其他目睹者则记得防御点总共有“瓦乙之数”，即19个，19是巴比神学的特别数字。地方上的传说和防御点的遗址偏向19为正确的数目。40个防御点的说法，可能是因为有许多临时住所和一些较小的刚进入山区时建的防御点也一并算在内。政府的报纸第148期，指出共有200-300个防御点（费兹，118页）。

- 
383. 《罗汉尼》卷1, 72页。
384. 《马仁达兰尼》卷4, 32页。
385. 七位勇士便是: 米尔·阿慕德的儿子巴基尔、旗手卡尔巴拉伊·阿斯卡尔·巴拉克·达尔、阿斯伽尔的儿子哈芝、阿慕德的儿子阿里, 亦称为甘西利、马师哈迪·伊斯迈的儿子胡赛因、哈迪·凯利的儿子胡赛因以及密尔萨的儿子哈山(沙菲, 19页)。
386. 《罗汉尼》183页。
387. 《罗汉尼》183页。《那利兹》4页。
388. 《沙菲》19页。
389. 《罗汉尼》卷1, 182-183页。
390. 《沙菲》20-21页。《罗汉尼》卷1, 183页。
391. 《罗汉尼》卷1, 183页。
392. 《尼古拉斯》417页。《马仁达兰尼》卷4, 36-37页。《马仁达兰尼》记录共有95个巴比教徒而《尼古拉斯》则说有100个。
393. 《尼古拉斯》417页。《沙菲》21页。《马仁达兰尼》卷4, 36-37页。《罗汉尼》卷1, 181页。
394. 《罗汉尼》卷1, 183页。
395. 《尼古拉斯》417页。
396. 《马仁达兰尼》卷4, 36-37页。《尼古拉斯》417页记述方向是朝向然栈城市。
397. 《沙菲》21页。《马仁达兰尼》卷4, 36页。《罗汉尼》卷1, 184页。
398. 密尔萨·法兹鲁拉1853年11月14日的报告(摩门, 149页)。

### 第十三章 司令员之死

399. 在19世纪中叶, 一个杜曼相等于2美元。密尔萨·那音付了5,500 杜曼, 便相等于11,000 美元。如果以消费指数来比较价值, 这便相



---

等于250,000 美元。（劳伦斯H 官员，萨穆尔·威廉森著：《衡量价值》2010，（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参阅于2009年11月4日：[www.measuringworth.com](http://www.measuringworth.com)））。

400. 《拉巴尼》11章，46页，脚注46。
401. 摩门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 1844- 1944》149页。
402. 《沙菲》21页。指挥官的名字是：阿慕德罕，罕密尔萨；马森罕古尔特。
403. 《沙菲》21页。《尼古拉斯》418页。《罗汉尼》卷1，184页，都估计有一万兵员。
404. 《沙菲》21页。密尔萨·那音带来的射击手，被安置于比德·坎尼耶，那地方也叫做比德·那兹维叶（来自舒加阿丁·萨尔达利个人绘制的地图）。在靠近达尔必西卡夫特山径的那片土地，叫做阿卡·米丽。有关来自山涧的几条山径的资料，取自与加汉达布（加扎比）萨尔达利的访谈录，以及一张由她兄弟舒加阿丁·萨尔达利绘制的地图。
405. 《沙菲》21- 22页。
406. 《尼古拉斯》418页。《沙菲》22页。
407. 这里所写关于阿里·沙尔达的死是根据沙菲和哈芝·穆罕默德·那利兹的记忆，以及一些次要的资料写成的。它也包括作者相信最可能发生的细节，基于当时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
408. 《罗汉尼》卷1，186- 187页。
409. 《沙菲》22页。《尼古拉斯》418页。
410. 《罗汉尼》卷1，186- 187页。在《沙菲》的记述里像是同一天。在《尼古拉斯》418页的记述则说是“一天”。
411. 《尼古拉斯》418- 419页。尼古拉斯记述士兵举行赛马。《沙菲》22页则形容为唱羞辱 歌曲以激怒巴比教徒。
412. 根据《沙菲》22页的记录，他们是阿坤德·姆拉·穆沙的儿子密

---

尔萨·穆罕默德和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的儿子阿卡·希乙·阿里。

413. 《罗汉尼》卷1, 186页。
414. 《沙菲》22页。《费兹》112页。《尼古拉斯》419页。根据《罗汉尼》187页和《那利兹》5页的记述, 沙尔达不是被枪弹打死而是严重受伤, 他挣扎着回到防卫点里才死去。
415. 他的名字是希乙·阿里, 是卡尔巴拉伊·巴基尔的儿子, 他的兄弟名叫达祖丁(沙菲, 22页)。
416. 罕·密尔萨·巴哈尔鲁是巴哈尔鲁的族长, 有些人声称是他击毙阿里·沙尔达, 并砍下他的头颅(《沙菲》23页; 《尼古拉斯》419页)。
417. 威廉·富罗尔著: 《赠礼》(伊朗百科全书, 2001年12月15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10年12月20日 [www.iranic.com/articles/gift-giving-v](http://www.iranic.com/articles/gift-giving-v)。)
418. 砍下沙尔达的头颅并认得他的身份的叙述是《沙菲手稿》和《尼古拉斯》两个版本的结合。一个说法是所有巴比教徒的头颅都被砍下, 后来才由一个跟随士兵的那利兹向导认出沙尔达的头颅。另一个说法是巴哈尔鲁族长射杀了沙尔达, 知道他所杀的人的重要性, 便把他的头颅砍下尝试去领奖。这个结合的说法较可靠, 也解答了为何三个同伴之中有一个没有被砍头, 而让他挣扎着回去防卫点。他存活下来, 后来才在德黑兰殉教。我们知道他死亡的经历, 因此对沙尔达的死之任何记述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同伴的生还经过。
419. 《那利兹》, 引述于《拉巴尼》12章, 5页。
420. 《沙菲》23页。
421. 《马仁达兰尼》卷4, 41页。
422. 《鲁赫》100页, 第二脚注。

- 
423. 《沙菲》24页。
424. 《沙菲》23页。
425. 2009年12月与雅汉达布（沙尔达利）加扎比女士私下访谈录。根据《沙菲手稿》，这个地点的名称是“阿斯布兰”。
426. 《沙菲》23-24页。《尼古拉斯》420页。
427. 《沙菲》24页。
428. 《沙菲》24页。《尼古拉斯》420页。
429. 《沙菲》24页。
430. 要去查尔布陆村，须从那利兹东北方的斯尔仁市向南行到巴诺维村的路上（2010年5月与舒加阿丁·萨尔达利访谈录）。
431. 《沙菲》25页。
432. 《沙菲》25页。
433. 《沙菲》25-26页。那位到兵营去跟敌人面谈的巴比教徒是姆拉·阿里。沙菲估计巴比教徒的防卫点离开兵营大约为四分之一“法尔商”，即大约1.2公里。这使他所叙述的其他细节，例如：士兵们射击巴比教徒的事难以判断，因为长枪射不到那么远。
- 在这个山野之战，多少个巴比教徒被杀或即刻被砍头，没有确实的数目。参与这个战斗的巴比教徒人数大约为四百名（《沙菲》18页；《那利兹》5页）。根据被砍下头颅的数目，人数大约在180（《沙菲》28页；《马仁达兰尼》卷4，50页）至400之间（《阿巴迪》，引述于《拉巴尼》13章，4页）。《神临记》165页和《罗汉尼》190页说是200人。

#### 第十四章 忠诚者的牺牲

434. 巴哈尔鲁部落民族是波斯这里的几个部落民族之一，是甘西联盟的一部份；他们讲的是阿塞拜疆语。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把他们组成一个五个部落民族的同盟以抗衡同一地区的卡斯卡部落民族

---

的势力。沙菲的资料强调这些部落民族没有伤害被俘的巴比教徒妇女。相反的，英国的报导则说有300个巴比教妇女被士兵和炮兵强迫做他们的妻子（《摩门》150页）。可能沙菲是为了尊严而对妇女的暴力事件掩盖了，或者英国的报道是指较后在那利兹发生的事件。作者相信部落民族遵守了不侵犯妇女的部落准则。

435. 这两个人是制毛毯者姆拉·穆沙·那默德·马尔和染色师马师哈迪·巴基尔·沙巴赫（《沙菲》27页）。
436. 《尼古拉斯》对这件事没有详细的记录。
437. 对妇女与儿童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罗汉尼》卷1，190页说有700个；《尼古拉斯》422页和《沙菲》27页说有603个；《马仁达兰尼》卷4，51页、《阿迪耶》118页和《费兹》112页，都说是600个。
438. 《尼古拉斯》421页记述密尔萨·那音扎营的地方叫做“比亚番山丘”。《沙菲》没有叙述密尔萨·那音在一个花园里的细节。《尼古拉斯》421页记述那头颅是她叔父的。
439. 《沙菲》27页。
440. 《沙菲》27-30页描述以上的事件，包括那段引述的对话。哈芝·密尔萨·阿博都·瓦合·罗迪·罕（卡尔比拉事件的专业描述者），也是哈芝·密尔萨·纳西尔的兄弟（《沙菲》30页），就是那位要引起密尔萨·那音的注意而以木棒攻击囚徒的人。那“重要市民”是密尔萨·阿布·哈山，他是密尔萨·达奇的儿子（《沙菲》30页）。
441. 密尔萨·那音把砍下的头颅拿到那利兹然后送往希拉兹，其数目有不同的说法：《神临记》79页说不少过200；《马仁达兰尼》卷4，50页说有180个；《罗汉尼》190页说有200；《沙菲》28页则说大约有180个；《沙菲》列出157个殉教者的名字，《马仁达兰尼》列出166个，《罗汉尼》卷2，451页，列出159个。

- 
442. 这些大篮子叫做“Loudeh”（箩）（《宾宁》，243页）。
443. 《沙菲》把这个山称为“比沙曼”。当地的那利兹人形容比沙曼小径蜿蜒而上，虽然较远，但比较容易走。书中提及那比较快，但很陡斜的小径，是给动物和力壮的人使用。
444. 2010年1月与雅汉达布（沙尔达利）加扎比女士私下访谈录。这一条很陡斜的山路叫做“萨克斯”。
445. 根据《罗汉尼》卷2，457页的资料，在下山的路途中，有60个妇女丧生。
446. 《沙菲》28页指那个磨坊为“达克梯”磨坊。访问过以前住在那利兹的人之后，作者找不到“达克梯”是何意或是指那利兹哪一个磨坊。在那利兹南方有两个磨坊，其一是靠近扎尔杜斯特水道，在城市南方的磨坊，另一个则是靠近库巴尔水道，也是邻近卡基耶堡垒的磨坊，它在城市的东南方。比沙曼山径的尽头便是扎尔杜斯特磨坊之处。因此，那些事件发生之处的磨坊，极可能就是这个磨坊。
447. 穆罕默德·沙菲的手稿成为这本书里许多章节的基本资料。根据他的手稿，1853年的战斗发生时他才9岁。然而，参考了他生平中的其他事件来看，当时他很可能已经14岁，正如《马仁达兰尼》卷6，870页所说的。
448. 《费兹》116页记述那个孩子“将近死亡”。《沙菲》28页在这事件里没有特地说明这个孩子是死是活。由于这个孩子的名字没有再出现于沙菲的手稿里，作者相信他已死亡。不清楚那事件是否在这时发生，但在手稿中，它是在这时候描述的。
449. 玛努彻尔·史瓦著：《历史》上载于Qashqai.net，2002-2009，参阅于2010年6月3日：[www.qashqai.net/history.html](http://www.qashqai.net/history.html)。
450. 在山野之战过后，有许多残忍的罪行施加于巴比教徒身上。资料没有清楚说明各种罪行发生的先后以及谁应负责，是密尔萨·那

---

音还是陆特夫·阿里·坎？沙菲的手稿似乎指密尔萨·那音和阿里·坎分别带领两组人，山野之战过后，密尔萨·那音带了妇女、小孩和被砍下的人头进入那利兹；陆特夫阿利坎则停留在城市外的磨坊那里。作者们已尽力把各个罪行的先后排列好，并指出哪一个敌人的首领应负哪一个罪行的责任。

451. 《沙菲》31页。
452. 资料没有特别说明这些罪行什么时候发生。在《神临记》79页，这事件与1853年的战斗有关联，但没有特别说明。《罗汉尼》卷1，190页记述士兵为了得到奖金而搜捕巴比教徒时发生——当巴比教徒被搜捕到时，他们的头颅被砍下，送到密尔萨·那音那里领取奖金。《费兹》，《沙菲》和《那利兹》都没有讲述这事件。
453. 这个说明根据《忠信者追忆录》94页所载。三个兄弟是穆罕默德·伊不拉欣，巴哈欧拉的仆人和守卫穆罕默德·巴基尔和穆罕默德·卡心（《拉巴尼》15章，16-17页）。穆罕默德·伊不拉欣的曾孙便是阿里·纳克加瓦尼。
454. 《沙菲》31页。《马仁达兰尼》卷4，52页记述一个故事指陆特夫·阿利·坎曾把婴儿抛向空中，然后把他劈成两半。作者认为这个故事不真确，因为它的性质非常极端，而且阿利·坎在一切历史资料中都没被提及他和妇女和孩童囚徒在一起，只是在山野之战过后，他负责看管男性囚徒。还有作者认为他于战事过后即离开，被希拉兹的王子召到别处去，这有文件清楚的证据。
455. “穆罕默德的儿子加林是一个能干的猎人”。在《沙菲》28和31页的记述里，有关他的事讲了两次，一次是跟密尔萨·那音他充当迫害者，另一次跟陆特夫·阿利·坎。
456. 《Eastwick》56页。
457. 《沙菲》31页。《马仁达兰尼》卷4，50页忆述被砍下的头颅被插在长矛的尖端，高举着带进那利兹。其他资料（《罗汉尼》卷1，

---

189页；《那利兹》，引述于《拉巴尼》12章，6页）则记述那些人头被置于大蓝里带进那利兹。

458. 摩门的《巴比教和巴哈伊教》149页，脚注3。因为这个消息，作者认为陆特夫·阿利·坎没理由不服从而离开。虽然《沙菲》、《费兹》和《马仁达兰尼》都有提及较早前阿利·坎跟另一组人到那利兹，但根据英国在希拉兹的代办的报告，当时只有一队那利兹的囚徒和人头进入希拉兹，那是由密尔萨·那音所带领的，并没有提及陆特夫·阿利·坎。他必然会在报告中记述另一组囚徒和人头，就像当陆特夫·阿利·坎离开希拉兹到那利兹执行任务时，如实记录一样。
459. 《沙菲》31页。形容那一小段距离就好像一个城市广场那么远。
460. 《马仁达兰尼》卷4，50页。
461. 《马仁达兰尼》卷4，50页。《沙菲》31页。马仁达兰尼用了“泊尔克”（berke）的字眼，这是蓄水的人造水池——有些是在一个小结构之下，必须进入才能汲水，其他的有如水井，必须爬梯级下去。《沙菲》在这里用了“溪”字。作者认为妇女不可能被推进城市里的水池，因此没有用马仁达兰尼的字眼。那些水比较可能是市集和巴比教徒居住的基纳尔苏克迪区之间的水道。这些水道在下雨时便积满了水，还淹到邻近的地区。要把囚徒从南方的山区带回来那利兹，就必须经过这些水道。根据当地巴哈伊舒加阿丁·萨尔达利自绘的地图，沿着基纳尔苏克迪区南方和市集之间，有一条干涸的水道。

## 第十五章 走向囚禁的漫长路

462. 《菲兹》198页。
463. 《马仁达兰尼》卷4，50-54页。
464. 《沙菲》31页。

- 
465. 作者们推测这是他被处决的原因，因为已有一个重要的教士阿博都·胡赛因没有被杀，他可以被当作有价值的囚徒献给在希拉兹的王子。
466. 《罗汉尼》卷1，192页。《阿迪耶》60页，记述她到她的弟妇那里。
467. 《阿迪耶》55页。仆人的名叫做“卡尔巴拉伊·利他”。
468. 作者们推测，因为没有别的理由作这样的选择，这便是唯一的理由，而且到了希拉兹，巴比教妇女便被士兵和其他官员带走，因此，她们必须身体健康。
469. 《罗汉尼》卷1，297页。那个孩子名叫密尔萨·雅化尔。后来他见到巴哈欧拉，巴哈欧拉赐他姓密尔萨·加拉尔，巴哈欧拉给他启示了几篇书简。
470. 各种资料记述了不同数目的男性囚徒，但所有资料都说明共有300个妇女被俘，儿童则没有说明几个。《罗汉尼》11章，51页，脚注73记述有几百个儿童，但没注明资料来源。所有资料都提及儿童，却没有估计多少个。《沙菲》和《那利兹》都是当时的目睹者，他们当时都是儿童。男性俘虏的数目和他们的身份都很分歧。《沙菲》说有80个人被阿利坎带走。后来，密尔萨·那音在那利兹又捉了60个人，却没有说多少人被押去希拉兹。《马仁达兰尼》卷4，52页说共有80个男性囚徒，加上那些逃跑掉也不是“有名望”的巴比教徒。《拉巴尼》11章，51页，脚注73则说全部有200个男性俘虏，虽然他也说“还有几百个信徒”在围剿基纳尔苏克迪区时被逮捕。《罗汉尼》卷2，458页说有200个男性囚徒，大部份是老弱者。这些资料留下许多问题待解答，例如：有些资料记述20岁以上的男性囚徒都被砍头，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哪些囚徒步行去希拉兹呢？参考了所有资料，囚徒数目之安全估计，应该是男人和妇女在450至500个之间，再加数目不能确定的儿童。



- 
471. 《马仁达兰尼》卷4, 53页说有些儿童跟他们的母亲被迫分离了。
472. 从密尔萨·卡比尔·阿巴迪所讲述的, 引述于《拉巴尼》13章, 4页。
473. 他应该也是比较年长的同父异母哥哥卡瓦尔·苏丹。他是法蒂米跟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子。(胡赛因·阿迪耶《卡瓦尔苏丹传记》: [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474. 姆拉·穆罕默德·阿利·卡比德(沙菲, 33页)。
475. 密尔萨·穆罕默德·阿比德(沙菲, 32页)。
476. 这是在当地牧牛的巴依尔部落民族(沙菲, 32页)。最后的两个轶事是从《沙菲》的日记录取的, 它叙述了陆特夫阿利坎所带领的前往希拉兹的队伍, 正如较早时的脚注所说, 作者们相信巴比教徒集体前往。
477. 《沙菲》33页, 记述这个站距离希拉兹3“法尔商”。1“法尔商”大约是5.5公里。
478. 《费兹》114页, 记述希拉兹省长要士兵把砍下的头颅刺于长矛尖端。《马仁达兰尼》4章, 53页则说是陆特夫·阿利·坎下令把人头刺在长矛尖端。
479. 根据《沙菲》32页的记述, 由陆特夫·阿利·坎带领的囚徒在太阳升起后三个小时抵达希拉兹。《马仁达兰尼》卷4, 53页则说太阳升起后两个小时抵达。由于没有注明密尔萨·那音队伍抵达的其他时间, 而且作者也断定只有一个队伍前往, 因此作者决定采用这个时间。
480. 《Cartwright-Jones》43-44页。
481. 《沙菲》33页。《密尔萨·卡比尔·阿巴迪》(阿巴迪, 引述于《拉巴尼》13章, 5页)说前行队伍避开市集, 选择了一条较偏僻的路, 因为前行队伍激起许多人的同情。
482. 《马仁达兰尼》卷4, 54页。

- 
483. 《沙菲》33页。根据《罗汉尼》卷1, 197页, 被砍下的人头收在一家商旅店里, 妇女囚徒则被关在士兵宿舍旁边, 但在同一面, 他又给了这个版本。《沙菲》的版本比较合理, 也受《马仁达兰尼》卷4, 54页证实。
484. 《马仁达兰尼》卷4, 55页。
485. 《马仁达兰尼》卷4, 54-55页。
486. 《沙菲》34页。《费兹》115页。《罗汉尼》117页。那几个人是: 阿斯伽尔的儿子哈芝; 阿里·甘希利; 哈迪·凯利的儿子胡赛因; 沙列的儿子沙迪克; 莫新的儿子穆罕默德。沙菲的手稿没有清楚说明前两人怎样被杀, 它只说他们被拖到广场杀死。
487. 《马仁达兰尼》卷4, 55页。《罗汉尼》卷1, 196页。那部落领袖是哈芝·卡瓦姆尔·睦尔克。他是五个部族甘西联盟的首领。他们有时叫做“巴哈尔鲁”部族或是“阿拉伯”部族(《马丁》52页)。这个联盟由中央政府把他们联合起来, 以平衡一个大的游牧民族卡斯卡部落民族, 此部落民族在19世纪中叶可以召集120,000个战斗人员(Abrahamian 45-46页)。
488. 《马仁达兰尼》卷4, 55页。
489. 《马仁达兰尼》卷4, 55页。
490. 摩门著《巴比教和巴哈伊教》150-151页。这里所引述的资料是英国在希拉兹的代办的报告。在同一个报告里, 早前有说, 在那利兹有300个巴比教妇女, 被强迫成为士兵们的妻子。
491. 巴尔优兹, 《卡迪耶·巴坤》30页。
492. 《罗汉尼》卷1, 276页。
493. 《拉巴尼》15章, 11页。
494. 《马爱尼》8页。
495. 《拉巴尼》11章, 37页。照各资料所述, 73个是一致的数目。如果我们依照沙菲的手稿, 把两组男性囚徒加起来, 便达到140人。

---

2个人在路途上死去，60个人在希拉兹获释，5个在希拉兹被杀，就达到67个之数，余下73个被押到德黑兰。《马仁达兰尼》卷4，56页记述共有140个男囚徒在希拉兹，其中有些从1850年便被拘留在那里，67个人死于希拉兹然后被砍头，剩下的73个被押解到德黑兰。

496. 《罗汉尼》卷1，193页。
497. 《阿巴迪》引述于《拉巴尼》13章，5页。
498. 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汉那、阿比尔·玛吉德、芦珊·威尔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499. 《沙菲》34-35页列出这些因体力衰竭在路上死去者之名单：姆拉·阿博都·胡赛因死于西单，他的头被砍下；阿里·卡尔巴拉伊·扎曼和阿克巴·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死于阿巴迪；阿布尔·瓦乙的儿子哈山，基纳卜·阿米尔的兄弟姆拉·阿利·阿克巴，死于伊斯法罕；穆罕默德的儿子卡尔巴拉伊·巴奇尔，和他的兄弟哈山；法尔基的儿子杜尔·法卡尔·卡尔巴拉伊·达基，和他儿子阿里；阿利·坎；姆拉·加林·阿坤德，阿克巴·拉依斯；古兰·阿利·彼尔·穆罕默德，还有穆罕默德·加马尔的两个儿子达基和穆罕默德·阿利，都在路途上死亡。
500. 《沙菲》35页记得下列几个教友：在那利兹山上受了重伤后不省人事的阿卡·希乙·阿里，他梦见自己必须到德黑兰去，在那里殉教；卡尔巴拉伊·拉加布·萨尔曼尼；西富德丁；苏力曼·卡尔巴拉伊·萨尔曼；加法尔·法尔迪；穆拉德·凯尔奇；胡赛因·卡尔巴拉伊·巴奇尔；密尔萨·阿布尔·哈山；密尔萨·达奇，他因为成为巴比教徒而被哈芝·密尔萨·阿博都·瓦哈布棒打以取悦密尔萨·那音；阿卡·米迪的儿子姆拉·穆罕默德·阿林。
501. 其中一个阿里，米尔·西卡尔·巴奇的儿子（沙菲，35页）。
502. 《沙菲》35页记得下列的名字：其中一个卡尔巴拉伊·阿里·雅

---

尔，他死在达鲁尔沙兰，埋葬在塔尔韩拉。其他两个是乌斯塔·依纳雅特和沙力夫的儿子伊不拉欣，至今还健在。阿卡·希乙·胡赛因和马师哈迪·沙法尔的儿子乌斯塔·阿里获释回家。卡尔巴拉伊·再努尔·阿比丁住在德黑兰，不久后去世。

## 第十六章 巴比教徒转变为巴哈伊信徒

503. 根据《马仁达兰尼》卷4，57-59页的记述，男囚徒于1857年夏天被释放。
504. 孩子的父亲，也就是姆拉·阿博都·胡赛因的儿子，名叫姆拉·阿利·那义。
505. 《费兹》130页。
506. 她的丈夫是马师哈迪·伊斯迈的儿子。她跟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密尔萨·阿里和两个女儿（罗汉尼，卷1，275页）。
507. 哈芝·密尔萨·阿慕德·卡尚尼（罗汉尼，卷1，276页）。
508. 《达赫雅迪》卷2，137-138页。
509. 《罗汉尼》卷1，276页。
510. 根据《马仁达兰尼》卷4，57-59页，他共有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是陆特夫拉。
511. 他们的三个孩子是：睦敏、法蒂米和穆罕默德·阿利。他第二个儿子阿利有三个孩子，陆特夫拉与他一起在1853年参与山野战斗，巴迪欧拉，和安路拉。阿利早逝，他的孩子后来遭受迫害（罗汉尼卷1，280页）。
512. 《罗汉尼》卷1，278页。
513. 《阿迪耶》158页。卡基耶·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儿子于1909年遭受迫害时逃到塞尔维斯坦。
514. 这三个兄弟没有出现在《马仁达兰尼》的名单里（卷4，57-59页）。
515. 《阿迪耶》110页。他们的儿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德·哈

---

山和阿沙都拉；他们的女儿是卡瓦尔和姆纳瓦尔。

516. 密尔萨·阿克巴于1909年的迫害殉教。另一个儿子是密尔萨·法兹鲁拉。第二任丈夫是密尔萨·穆新。
517. 《罗汉尼》卷2, 69页。
518. 《罗汉尼》卷1, 255页。
519. 他没有出现在《马仁达兰尼》的名单里（卷4, 57-59页）。
520. 两个孩子是：安路拉和法蒂米（阿迪耶, 159页）。
521. 《罗汉尼》卷1, 278页。
522. 《费兹》131页。
523. 《罗汉尼》卷1, 240页。
525. 《罗汉尼》卷1, 237页。
526.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121页。
527. 《费兹》131页。
528. 2010年12月与胡赛因·阿迪耶私人访谈录。
529. 《拉巴尼》15章, 4页。
530. E. G 布朗著：《巴比教研究资料》（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18，参 阅 于：  
[www.archive.org/stream/materialsforstud00browoft/materialsforstud00browoft\\_djvu.txt](http://www.archive.org/stream/materialsforstud00browoft/materialsforstud00browoft_djvu.txt)）。
531. 《达利甘尼》引述于《马仁达兰尼》490-492页，引述和翻译于拉巴尼《保存巴孛遗体之努力：4个历史叙述》88页。
532. 《费兹》78-79页。
533. 《罗汉尼》卷1, 379页。
534.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153页。
535. 巴哈欧拉，引述于《马仁达兰尼》，阿米尔·瓦·卡力卷1, 10-11页，引述于纳德尔·赛尔迪《理念与文明》（马里兰州毕士大：马里兰大学出版社，2000），242页。

- 
536. 阿博都巴哈，本段书写给《巴哈欧拉与新纪元》170页。巴哈欧拉非常关注有一位巴比教徒采取暴力行动，祂决定要指引巴比教团体。巴哈欧拉花了很长时间训练及改变巴比教徒的态度，要他们避免采取报复行动。后来姆拉·穆罕默德·沙菲——第二次那利兹动乱资料的来源——在一个特别的大集会上向教友宣读《律法之书》并讲解它的内容。
537.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154页。
538. 巴哈欧拉，引述于《达赫雅迪》卷1，205页。
539. 《阿迪耶》62页。
540. 巴哈欧拉，《巴哈伊祷文》309页。
541. 守基阿芬第，171-177页。
542. 巴哈欧拉，《万军之王的召唤》76页，145段。
543. 《阿迪耶》159页。
544. 《达利甘尼》引述于《马仁达兰尼》490-492页，引述和翻译于拉巴尼《保存巴孛遗体之努力：4个历史叙述》88页。
545. 《罗汉尼》卷1，224页。
546. 《拉巴尼》15章，9页。
547. 《拉巴尼》15章，4-5页。
548. 《阿迪耶》171页。他父亲去世后，哈芝·穆罕默德与阿里·沙尔达的甥女成亲，他们养育了很多儿女：萨克菲娜·卡依、法尔·祖拉、哈比·布拉、谷德拉特杜拉、法兹鲁拉、穆罕默德·卡心。阿迪耶见到哈芝·穆罕默德时，对方已是百多岁的老人。
549. 《阿迪耶》66页。其他的儿女是：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诺丽叶、赛克·穆罕默德·胡赛因、高哈尔、杜巴、加汉·苏丹和法蒂米。《拉巴尼》15章，3页陈述，卡瓦尔·苏丹是赛克·阿布·杜拉布的孙女。
550. 《阿迪耶》160页。他的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女儿是沙合·妍，由他

---

的叔叔基纳卜·密尔萨·穆罕默德抚养。这个叔叔搬到德黑兰之后，就由基纳卜·密尔萨·苏克鲁拉抚养。沙合·妍长大后嫁给沙菲的儿子塞克·穆罕默德·胡赛因·阿迪耶，他们养育了许多孩子：陆哈、何布尔、阿菲菲、埃斯拉基耶、巴迪耶、玛音·杜克特、赛克·阿卡、巴哈伊。何布尔10岁时就夭折了。

551. 《拉巴尼》15章，13页。他的儿女是：阿米尔·罕、比比·巴坤姆、凯伦尼沙、法蒂米·巴坤姆以及卡依妍。
552. 《拉巴尼》15章，19-20页。他的三个女儿是：马尔迪依、沙马迪依、扎赫拉。
553. 摩门著《巴比教和巴哈伊教》515页。
554. 阿博都巴哈著《神圣文明之秘诀》4-5页。
555. 《罗汉尼》卷1，214页。
556. 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汉那、阿比尔·马吉德、芦珊·威尔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557. 《费兹》162页。
558. 理查德·弗朗西斯著：《阿慕德书简领受者阿慕德》（巴哈伊网上图书馆，2003；2011年1月30日参阅：[http://bahai-library.com/?file=francis\\_ahmad\\_biography](http://bahai-library.com/?file=francis_ahmad_biography)）。
559. 阿杭·拉巴尼翻译：《塞克教派、巴比教、巴哈伊教经文的翻译》第9（1997年10月），[www.h-net.org](http://www.h-net.org)，1997年10月11日，密西根州安娜堡，密西根大学，参阅于2010年2月3日：<http://www.h-net.org/~bahai/trans/vol1/khadija/khadija2.htm>
560. 三个女儿是：诺丽媛、苏赫拉·巴坤和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参阅：[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561. E. G. 布朗著：《与波斯人生活的一年》441页。
562. 巴尔优兹著：《巴哈欧拉时代的重要信徒》28页。他的名字是法

---

拉祖拉·罕。

563. 巴尔优兹著：《巴孛》191-192页。
564. 巴尔优兹著：《E. G 布朗与巴哈伊信仰》50页。
565. 巴尔优兹著：《E. G 布朗与巴哈伊信仰》56-57页。
566. 《守基阿芬第》222页。
567. 《守基阿芬第》236-239页。
568. 阿博都巴哈为纪念沙菲而作的第139则书简，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汉那、阿比尔·马吉德、芦珊·威尔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569. 《罗汉尼》卷1，219页。
570. 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汉那、阿比尔·马吉德、芦珊·威尔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571. 阿玛那特著：《宇宙的中枢》440页。
572. 阿卡·胡赛因·阿里，引述于拉巴尼《保存巴孛遗体之努力：4个历史叙述》93页。
573. 《神临记》274页。
574. 《巴哈欧拉圣言拾穗》由守基阿芬第译就。（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83）56页。

## 第十七章 波斯帝国形势混乱

575. 新继位的沙王是穆扎法尔·爱丁·沙王
576. 几位作者，《穆扎法尔·爱丁·沙·卡扎尔》2011年，1月12日，参阅于2010年11月：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zaffar\\_ad-Din\\_Shah\\_Qajar](http://en.wikipedia.org/wiki/Mozaffar_ad-Din_Shah_Qajar)
577. 巴尔优兹著：《E. G 布朗与巴哈伊信仰》8章。《古拉》18页。
578. 《巴尔优兹》91页。
57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的著作》1037页。



- 
580. 《巴尔优兹》90页。
581. 余佩尔·阿莉雅著：《巴比和巴哈伊信徒在宪法改革中的角色》  
([www.ohanzodai.com](http://www.ohanzodai.com) 2006年9月, 阿利亚组, 2011年1月20日参  
阅 [www.ohanzodai.com/maghalat.html](http://www.ohanzodai.com/maghalat.html).)
582. 《古拉》15页。
583. 阿博都巴哈著述：《神圣文明之秘诀》14-15页。
584. 善达拉·麦基著：《伊朗人：波斯、伊斯兰教及国家的灵魂》150-155  
页。
585. 《东交尔》285-286页。
586. 《巴尔优兹》93页。
587. 《巴尔优兹》94页。
588. 课堂上车赫里·尼加尔演讲时抄的笔记，1960年。
589. 阿弗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208-209  
页。

## 第十八章 1909年的入侵

590. 阿弗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208页。  
《阿迪耶》135页。阿弗南记述战斗的部落民族人数有一千人。《巴  
尔优兹》94页把这些人描述为“不满”。
591. 地理资料来自与舒加阿丁·萨尔达利的私下访谈录（2010年9月）。
592. 《罗汉尼》卷2，40页。《阿迪耶》127页。《阿弗南》209页。巴  
尔优兹《E G 布朗与巴哈伊信仰》94页。记述赛克·达卡利亚乘  
着那利兹的动乱，要解决他的私人纷争，因此便到那利兹来。后  
来攻击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的行动，这些资料有不同的指责。《罗  
汉尼》40页和《阿弗南》209页说攻击巴哈伊信徒的命令来自希  
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阿迪耶》127页则说是那利兹本地  
的教士们指使赛克·达卡利亚攻击巴哈伊教信徒。《巴尔优兹》

- 
- 94页则说赛克·达卡利亚迫害巴哈伊信徒，是为了抵偿他让他的部下攻击本地的穆斯林。
593. 《阿弗南》209页。阿弗南是唯一记述这字条的资料，但这可能是赛克·达卡利亚要让那利兹人知道他要来和他的目的是什么。
594. 《巴尔优兹》94页形容这个冲突为“与当地富豪的纷争”。作者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猜测所谓当地富豪是指那利兹的首长。其他资料都没有直接地指出这一点。
595. 《罗汉尼》卷2，38页。
596. 《阿迪耶》127页。
597. 《阿迪耶》127页。《罗汉尼》卷2，39页。这些资料没有明显指出为何有些居民支持塞克。这一段里说明的理由只是作者的猜测。
598. 《罗汉尼》卷2，39页。
599. 《费兹》164页。
600. 《阿弗南》210页。阿弗南是唯一说沙夫阿·巴德的人民支持塞克者。《罗汉尼》卷2，41页记述塞克·达卡利亚接到一个命令，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指示他攻击政府军和巴哈伊信徒。阿迪耶完全没有提及这点，只说在后来教士们的会面中，塞克告诉他们他接到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的命令。阿弗南说塞克·达卡利在他抵达前已先传达他的命令，这是本书采用的版本。作者们认为这是最可能的情况：那就是塞克·达卡利来到那利兹时，手中已有书写的命令，尔不是攻击开始后才接到命令。《阿弗南》210页没有记述以蔽身罩袍假扮女人的事。军队的司令官是穆罕默德·哈山·坎，他也是那利兹的副首长。
601. 《罗汉尼》卷2，41页。
602. 《罗汉尼》卷2，44-45页。《阿迪耶》135页没有提到首长逃离，只有《罗汉尼》描述首长以罩袍伪装。
603. 《阿弗南》210页记述，在这个时候赛克·达卡利亚召请附近各城

---

市的居民到那利兹来掠夺：“由于贪婪，那些城市的人民决定到那利兹来，期望抢到许多财物”。其他资料都没有说明这一点，况且赛克·达卡利在那利兹的时间短促，只有13天，因此作者相信，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604. 《罗汉尼》卷2, 43页；《阿迪耶》128页。
605. 伊斯打巴纳的希乙·加法尔。
606. 《罗汉尼》卷2, 43页；《阿迪耶》128页；这些事件的版本是两个资料拼成的。《阿迪耶》把攻击巴哈伊信徒的行劫归因于当地教士们的影响，但《罗汉尼》却强调那是希乙·阿博都·胡赛因·拉利的指令。
607. 这两个人被列在名单里《阿迪耶》130页。
608. 《罗汉尼》卷2, 43页；《阿迪耶》136页；《阿弗南》210页记述那个宣布是捕捉任何巴哈伊，生或死，奖偿一支长枪，不是金钱。他也记述，宣布包括保证穆斯林没有危险，但《阿迪耶》与《罗汉尼》都没有这样写。从所有的报告显示。在新的迫害发生前，巴哈伊信徒和穆斯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阿迪耶》强调穆斯林邻居的出卖，而《罗汉尼》则提供穆斯林给予协助的报告。
609. 《费兹》146页；《罗汉尼》卷2, 45页；《马爱尼》9页。
610. 逃去伊斯打巴纳和拉斯尼村的人之名单《费兹》有列出。
611. 2010年7月与舒加阿丁·萨尔达利的访谈录。
612. 《阿弗南》210-211页。《阿迪耶》128页。《罗汉尼》卷2, 45页。
613. 《费兹》150页；《罗汉尼》卷2, 45页；《阿迪耶》128页；罗汉尼记述塞克的部队第二天早上来围捕巴哈伊信徒，但其他资料有另一种说法，事实上，在那一天，有一个巴哈伊信徒被杀害，这个复述比较可能。
614. 《阿迪耶》131页。她嫁给阿博都拉·安加迪，共养育了五个儿女：法丽布尔兹、胡赛因、瓦乙、阿巴斯、雅拉尔。

- 
615. 《罗汉尼》卷2, 118页。
616. 《罗汉尼》卷2, 142页。《马爱尼》10页。《罗汉尼》的名单在这一组人里加入了妹妹、侄女、甥女和妹夫等。《马爱尼》的名单不包括这些人却包括祖母。
617. 《阿弗南》210页。
618. 《罗汉尼》卷2, 117页。

## 第十九章 忠诚者的苦难

619. 《罗汉尼》卷2, 117页。
620. 《阿迪耶》125页。她被巴哈伊信徒安葬于阿黑尔·卡迪布墓园。
621. 《阿迪耶》133页。
622. 《阿迪耶》133页。《罗汉尼》卷2, 123页。《阿弗南》211页, 指出两个人“在比德浪园地工作”, 但从情况看来, 他们在那里躲避敌人迫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623. 法蒂米后来嫁给密尔萨·阿里·阿格善, 生养了两个孩子, 欧丽雅·卡依和穆罕默德·利达, 两个孩子都成为巴哈伊信徒。阿博都·沙米娶了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的女儿达班迪·卡依为妻, 他们养育了很多孩子: 巴利瓦斯、法蒂米、谷德希伊、哈山、胡商、鲁胡拉、穆罕默德·阿里、巴赫兰、巴赫曼。这些儿女都在伊朗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为巴哈伊教服务。《阿迪耶》133页。
624. 《阿迪耶》133页。《罗汉尼》卷2, 123页。关于他朗诵一段经文的事, 只在《罗汉尼》里有记述。
625. 《阿迪耶》140-141页。当时他有三个孩子: 卡依·巴丽仁·沙希布尔、穆罕默德·巴奇尔、法兹鲁拉。穆罕默德·巴奇尔与比比·瓦化伊结婚, 但没有孩子。法兹鲁拉与希乙·马赫德·安瓦利的女儿卡依·希雅伊耶结婚, 育有一个儿子, 哈芝·阿卡耶·拉瑟奇, 与哥哈尔·卡依结婚; 哥哈尔的父亲是基纳卜·巴迪欧拉·加扎

---

比。

626. 《阿迪耶》133- 134页。《罗汉尼》卷2, 55- 59页。《费兹》148- 149页。这一段的恐怖细节只在《阿迪耶》的报告里找到。姆拉·穆罕默德·阿里留下三个孩子：巴丽仁·沙希布尔、穆罕默德·巴基尔、法兹鲁拉。巴丽仁回忆说，那些尸体三天后才被收集和埋葬。她也回忆起姆拉·哈山的遗体被吊在市集清真寺前面的一棵树上。
627. 《费兹》166页。
628. 《罗汉尼》卷2, 123页。
629. 守基阿芬第《神临记》276页。
630. 守基阿芬第《神临记》276页。
631. 《罗汉尼》卷2, 55页。《费兹》149页。在罗汉尼的记述里，没有说明他的遗体被弃置于哪里。姆拉·哈山是被带到塞克达卡利亚面前被杀的。塞克把他的总部设在市集里。姆拉·哈山的岳父姆拉·穆罕默德·阿里，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婿被杀，接着他也被杀死，他的遗体被拖上街。《阿迪耶》140- 141页与此说法的不同点，是他进一步描述姆拉穆罕默德的遗体被拖上街，从市集区县一直被拖到基纳尔苏克迪县，然后被吊在桑树上，下面则生起火来。“罗汉尼”被告知姆拉哈山也被吊在树上。《马爱尼》12页记述，罗汉尼还是小孩的时候，被告知姆拉哈山被吊在一棵树上。《罗汉尼》记述那个来收回姆拉·哈山遗体的人是姆拉·哈山的穆斯林朋友哈芝·巴卡尔，但《费兹》149页则说收回遗体的人是阿里，跟他一块儿长大的穆斯林。
632. 《罗汉尼》卷2, 120页。马师哈迪·胡赛因告诉他们，根据罗汉尼的说法，姆拉·哈山和姆拉·穆罕默德·阿里是在“前一天”被拘捕。当作者们制定时间次序时，他们认为这是指刚过去的那几天。

---

## 第二十章 灵曦堂的奉献

633.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1909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玛丽·拉布文件，国家巴哈伊档案）
634.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1909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玛丽·拉布文件，国家巴哈伊档案）
635.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1909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玛丽·拉布文件，国家巴哈伊档案）
636. 诺丽媛嫁给希乙·加法尔·雅兹迪的孙儿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罗汉尼》卷2，126页）。
637. 《罗汉尼》卷2，129页。
638. 《马爱尼》13页。
639. 《阿弗南》211页。阿弗南叙述三个巴哈伊信徒“被奸诈地强迫将他们拥有的一切财物转让给塞克，然后才获得释放。”由于赛克·达卡利亚已宣布所有巴哈伊男教徒将被杀，况且阿弗南也没有道出这三个巴哈伊信徒的姓名，也没有引述其他资料，或其他资料中证实的故事，因此这轶事没有被包括在这故事里。
640. 他们躲在另一个叫做“巴荷拉齐”的果园里，这个果园摘那利兹南方十二公里以外的山脚下（《罗汉尼》卷2，97页）。那里有四十多个人拥有产业，有许多水源、溪水和暗渠供水点。于1853年的战斗开始时，许多巴哈伊信徒都在“巴荷拉齐”果园，果真如此，那就是在那利兹郊外的地方（与舒加阿丁·萨尔达利的访谈录5/10）。
641. 《罗汉尼》卷2，97页。《阿迪耶》131页。《阿弗南》211页。
642. 各种资料都没有清楚说明那些巴比教徒殉教的次序。《罗汉尼》卷2，69页，记述这一组人第一个殉教的是穆罕默德·伊斯迈，其余的殉教次序是作者自己排列的。
643. 《费兹》151。《阿迪耶》121页。《罗汉尼》卷2，69页。穆罕默

---

德伊斯迈遗下两个儿子阿利（为教义殉教）和拉曼，以及两个女儿卡依·达丽雅迪和卡依·玛尔兹耶。第一个女儿嫁给阿沙杜拉，第二个女儿则嫁给姆拉·胡赛因的儿子美迪。两个女婿在这次事件中殉教。

644. 《阿迪耶》131, 308页。《罗汉尼》卷2, 71页。
645. 《罗汉尼》卷2, 99页。《阿迪耶》131页。记述穆罕默德伊不拉欣已婚，殉教时遗下三个儿女：安路拉·马达尼、阿米尔·卡优米和扎赫拉·卡依·洛马尼。
646. 《阿迪耶》132页。《罗汉尼》卷2, 77页。阿沙杜拉最近才跟穆罕默德·伊斯迈的女儿卡依·达丽雅迪结婚。
647. 《罗汉尼》卷2, 78页。《阿迪耶》131页。
648. 《罗汉尼》卷2, 101页。姆拉胡赛因跟穆罕默德伊不拉欣的妹妹巴努·苏丹结婚，育有四个孩子：阿博都拉；穆罕默德·哈山；卡依·再纳卜和玛丽雅姆（阿迪耶，132页）。
649. 《罗汉尼》卷2, 101页的记述里，这个故事和其他六位殉教者的细节有些不一致。有说他们被带到广场，有几位由塞克讯审问。至于拉曼，《罗汉尼》说塞克写了一张字条给他的部下，要部下释放阿里，这显示审问殉教者时他不在那里。但是，因为巴哈伊教徒成群被捕被带到市区，而且他们似乎都是同一天殉教的，作者便把塞克说成在整个审问现场。《罗汉尼》也说拉曼目睹六个巴哈伊信徒被杀害。

拉曼于1968-1969年殉教。他遗下二男二女。其中一个儿子再克鲁拉·洛马尼与马师哈迪·达维斯的女儿谷德希伊·苏爱结婚，养育了9个儿女。第二个儿子，加拉尔·洛马尼与埃斯拉特·卡优米结婚，育有三个儿女。其中一个女儿加汉·洛马尼与雅杜拉·苏菲结婚，养育了四个儿女。第二个女儿兹瓦利·洛马尼与马希欧拉·马斯波黑结婚，育有六个儿女（罗汉尼卷2, 309-310页；阿

---

迪耶，131页）。

650. 关于这两个殉教者，没有详细的资料而且有些矛盾。《费兹》160页记述安路拉跟阿达欧拉一同被捕并于第二天被杀害，并说他们是在山上被捕，却没有说明是在北方或南方的山上被捕。《阿迪耶》141页记述阿达欧拉是在北方的山上被捕，却没有提及安路拉在哪里被捕。《罗汉尼》卷2，328-329页记述阿达欧拉在南方的山上被发现，却没有说明安路拉在哪里被捕。他有说安路拉是最后一个殉教者，而密尔萨·阿克巴是在第五天被杀害，那么，安路拉最少在那天还活着。作者没有特别指明他们在哪个山上被拘捕，也采用了《费兹》的资料记述被捕和殉教的日期。
651. 《阿迪耶》133页。《费兹》150页。《罗汉尼》卷2，66页。《阿弗南》212页。这是由以上四个资料拼成的一个记事。主要的分歧是《阿弗南》说姆拉·阿博都·马吉德的遗体被烧，而《罗汉尼》则说是埋葬于公共坟场，没有说被烧。根据《罗汉尼》卷2，64页的说法，阿博都·马吉德有二男三女，长女嫁密尔萨·法兹鲁拉，次女嫁密尔萨·阿里·穆罕默德，三女玛丽雅姆仁嫁给密尔萨·穆罕默德·胡赛因。最后两位是老师。由于他样貌英俊，他也当演绎伊玛姆·胡赛因在卡尔比拉遭遇劫难的演员。在遭受迫害的这段时间，他逃到塞尔维斯坦。他夫妻俩养育了一男二女，都成为巴哈伊信徒。
652. 《阿迪耶》163页。他后来见到阿博都巴哈。他的生意很成功，他尽力支持和保护巴哈伊信徒。守基阿芬第要他去阿拉伯，他照做了。后来，那里的政府逼他离开，他便回来伊朗。塞克·加瓦德迫害巴哈伊教徒时，他积极地保护他们（阿迪耶，168页）。
653. 《马爱尼》13页。后来，这三个人的家庭取姓为罗汉尼（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的后裔），瓦希迪（密尔萨·阿慕德的后裔），伊那雅提（密尔萨·法兹鲁拉的后裔）（马爱尼，262页，注释10）。



- 
654. 《费兹》150页。在《罗汉尼》卷2, 302页的记述, 只有一个园地工人, 他是哈山·雅兹德。他把姆拉·哈山的遗体葬在一个叫做“阿巴斯阿巴德”的地方。

## 第二十一章 第三天

655.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会议记录1909。此祷文的新翻译收集在《巴哈伊祷文》(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巴哈伊出版局, 1991), 268页。
656.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会议记录1909。
657.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会议记录1909。
658. 《罗汉尼》卷2, 339页。
659. 《罗汉尼》卷2, 96页。
660. 《罗汉尼》卷2, 96页。《阿迪耶》137页。
661. 阿里有四个儿女, 长男是姆拉达尔维斯·马赫都利, 他终身是巴哈伊教的话跃传教士。他育有两个儿女, 丽哈·卡依和瓦乙, 两人都活跃地为教义服务。次男是阿博都·哈密德·马赫都利, 终身是巴哈伊, 在德黑兰逝世。姆拉·达尔维斯有两个儿子。都活跃地为巴哈伊教服务。三女是达拉蒂·卡依, 是那利兹活跃的巴哈伊信徒。四男名叫拉曼·马赫都利, 是活跃的巴哈伊青年, 他年轻时便去世。易布拉欣育有一个儿子, 穆罕默德·胡赛因·莫卜拉马音, 他的儿女全都成为巴哈伊(阿迪耶, 137页)。
662. 《罗汉尼》卷2, 104页。《阿迪耶》143页。下列详尽的记述只在《罗汉尼》里找到: 他的希望是在剑下殉教; 在瓦乙的旧屋里躲避着; 那些揭露他们藏身处的人之名字; 乌斯达殉教的地点。这些细节只在《阿迪耶》里找到: 遗体被拖着走, 然后放火燃烧; 乌斯达原来的城市; 乌斯达是最后一个殉教者。两者都没说明穆罕默德·阿里的遭遇, 作者认为他殉教了。关于士兵到乌斯达的家拿钱, 有不同的记述, 《罗汉尼》的记述如前述, 《阿迪耶》

---

则说：乌斯达殉教后，士兵在乌斯达的家折磨他的妻子。

663.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会议记录1909。

664. 《罗汉尼》卷2，104页。

## 第二十二章 逃向塞尔维斯坦

665. 《罗汉尼》卷2，48页。

666. 各资料引述这一群逃亡者的人数，最低有60人（罗汉尼）最高则100人（费兹）。

667. 凯达斯·罕（《阿弗南》213页；《费兹》146页）。

668. 《阿弗南》234页。

669. 《阿弗南》213页。《费兹》146页。

670. 《罗汉尼》卷2，48页。《阿弗南》214页记述一个阿拉伯人先到塞尔维斯坦通报，然后一大群的巴哈伊逃亡者才抵达。

671. 《罗汉尼》卷2，48页。

672. 他们的其中一个儿子密尔萨·高卓·哥斯达兰，他是活跃的巴哈伊信徒，父亲去世后，他到德黑兰定居。在那里，他跟密尔萨·穆罕默德·拉菲伊的女儿阿丽·拉菲伊结婚，生养了四个儿女：法尔扎尼、伊拉其、胡商，还有一个名字不详。伊拉其和胡商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都成为巴哈伊信徒。胡商跟家人移居外国。密尔萨·穆罕默德·拉菲伊养育了几个孩子：诺丽媛、加汉·苏丹、法蒂米·苏丹、枝瓦儿、贝加特·卡依、何布尔·卡依、阿利伊·拉菲伊。

673. 《阿迪耶》149页。

674. 《阿迪耶》154页。他唯一的儿子阿慕德二十岁时就去世了。

675. 这一对夫妇有四个儿女：密尔萨·基纳卜·穆罕默德·胡赛因、密尔萨·穆罕默德、密尔萨·巴奇尔（也名叫密尔萨·阿卡，他是受尊敬的书法家）和密尔萨·苏克鲁拉。

- 
676. 穆罕默德·卡鲁（《费兹》147页）。
677. 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沙列的故事摘取自《阿迪耶》165-166页。他活到90岁，遗下两个孩子：哈芝·安路拉和法蒂米·卡依。哈芝·安路拉受尽塞克·加瓦德的迫害。他很受祝福地有机会拜谒阿博都巴哈。他育有几个孩子：哈芝·沙列、阿慕德·鲁胡拉、杜巴、扎赫拉、苏卡特，以及20岁前就早逝的巴哈丁。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沙列的女儿法蒂米，也遭受塞克·加瓦德的迫害，但依然为教义服务。她与密尔萨·阿克巴结婚，生养了两个孩子：哈芝·阿卡·马赫慕德和扎赫拉。
678. 这个逃亡到塞尔维亚的记事，大部份摘取自《阿弗南》212-215页，《罗汉尼》卷2，298页，和《费兹》146-147页。
679. 他结婚两次，第一任妻子没有生养。这个妇女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罗汉尼》卷2，67页）。他是穆罕默德沙力夫的儿子（《费兹》，151页）。
680. 《阿迪耶》139页。《罗汉尼》卷2，67页。《费兹》151页。他殉教的日期不详，此日期是作者自己定的。
681. 拘捕他的人名叫马师哈迪·沙姆萨，他是塞克的侦探（《罗汉尼》卷2，142页；《费兹》161页）。
682. 《阿迪耶》136页。《罗汉尼》卷2，100-101页。《费兹》160页。阿克巴遗下一个儿子密尔萨·胡赛因·阿拉依，他为教义服务，但在遭遇后继的迫害时，离开了那利兹。他跟密尔萨·阿博都拉的女儿加汉·埃迪哈蒂结婚，他们生养了五个女儿：蕾兹万、杜巴、巴希叶、布诗拉、欧丽雅，以及4个儿子：阿里、阿克巴、巴哈伊、莫何巴杜拉。
683. 他是卡尔巴拉伊·巴奇尔的儿子（《阿迪耶》，158页）。
684. 他一直活到80岁，是那利兹巴哈伊地方分会的成员。他和妻子生养了八个孩子：比比贝坤、曼奴基尔、巴欧丁、马绍、沙哈布丁、

---

那扎穆丁、加拉丽叶，以及巴利·卡侬·瓦奇尔扎德的母亲加汉（阿迪耶，168页）。

685. 他较后时成为那利兹巴哈伊地方分会的成员之一。他娶了诺斯拉特·卡侬为妻，生养了许多儿女。他们的女儿是：内加特、露韩吉斯、埃斯拉特、巴露扎蔓、玛音、菩兰、巴哈丽叶、埃斯玛特。儿子是：赛鲁斯和索鲁施（阿迪耶，169页）。

## 第二十三章 阿博都巴哈逝世

686. 阿弗南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215页。根据（穆罕默德·阿里，《那利兹》，2006-2007，参阅于2011年2月4日：[neyrizfars.blogfa.com](http://neyrizfars.blogfa.com)），新任省长是希拉兹主要部落民族的首领卡瓦姆尔·睦尔克·希拉兹的儿子努斯拉杜·桃列。根据同一个资料来源，士兵进军于法萨、达拉卜、加隆、洛雷斯坦、塞尔维斯坦和那利兹。根据《阿弗南》215页，他们进军于伽列达尔、巴斯达克、拉尔、达拉卜、伊斯打巴纳、沙尔古、那利兹，军事指挥官是密尔萨·穆罕默德·阿利·罕。
687. 阿弗南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216页。阿弗南记述塞克到沙尔古去。穆罕默德·阿里（[neyrizfars.blogfa.com](http://neyrizfars.blogfa.com)）则说塞克去了纳瓦耶甘。所有资料都记述塞克占领那利兹为期两周。然而，有些资料则记述他听到首长的军队到来时，才撤退出那利兹。问题是时间的先后次序：根据资料，巴哈伊在塞尔维斯坦为期40天。这几乎是6个星期，这时他们就和军队前往那利兹，这段时间远远超过2个星期。
688. 《阿迪耶》81页。
689. 《罗汉尼》卷2，126页。
690. 塞克·阿博都·哈山·古艺斯坦尼（希沙密，247页）。
691. 这个攻击发生于公元1911年（希沙密，248页）。

---

692. H M 巴尔优兹著：《阿博都巴哈》 186页。

693.

<http://www.bahai.us/bahai-temple/history-and-architecture/cornerstone/>

694. 布鲁斯·威特摩尔著：《黎明之地》（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84） 64页。

695. 塞克·卡马尔·古艺斯坦尼（希沙密，249页）。

696. 阿里·阿斯伽尔·罕（希沙密，252页）。

697. 《马爱尼》25-26页。

698. 《罗汉尼》卷2，126页。

699. 这名单是第一组在那利兹巴哈伊地方分会服务的成员。其他早期成员是：希乙·阿布尔·卡心（米萨基家庭），哈芝·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家庭），密尔萨·阿博都·胡赛因（罗汉尼和米萨基家庭），密尔萨·阿慕德（摩姆塔衡家庭），卡基耶·阿里（伊扎迪家庭），阿卡·密尔萨·巴巴（埃诗拉基家庭），以及密尔萨·阿慕德（瓦希迪）的女儿露哈·迪雅娜特女士。（2010年9月与露哈·迪雅娜特女士私人访谈录）。

700. 与嘉马尔·苏丹的访谈录，未经发表，她曾孙阿巴斯·伊卜拉基拥有。她朝圣的日期很可能是在1910年代中期至阿博都巴哈去世之前的那段时期。她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

701. 《巴尔优兹》457页。

702. 《巴尔优兹》458页。

703. 《巴尔优兹》459页。

704. 守基阿芬第和布隆菲尔德夫人，引述于《巴尔优兹》464页。

705. 《巴尔优兹》464-465页。

## 第二十四章 大出走

- 
706. 这一段的资料摘取自《马爱尼》37-38页。
707. 马师哈迪·再努尔·阿比德，引述于《马爱尼》38页。
708. 《希沙密》338页。
709. 《希沙密》259页。
710. 穆罕默德·阿里，《那利兹》，2006-2007，参阅于2011年2月4日：  
[neyrizfars.blogfa.com](http://neyrizfars.blogfa.com)
711. 《希沙密》265页。《马爱尼》45-48页。
712. 《拉巴尼》15章，18页。
713. 作者不详，《伊朗的历史1926年》2009，2010年11月3日，  
[www.founan.com](http://www.founan.com)，参阅于2010年12月2日：  
[http://www.founan.com/history/Iranian\\_History\\_1926.html#BKM58](http://www.founan.com/history/Iranian_History_1926.html#BKM58)
714. 两个教士是：希乙·阿兹·雅兹迪和塞克·穆罕默德·雅兹迪（希沙密，268页）。
715. 塞克·加瓦德（希沙密，268页，马爱尼，57页）。
716. 《阿迪耶》167页。
717. 希乙·穆希尤丁·法利（希沙密，296页）。
718. 2010年8月与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的访谈录。
719. 《罗汉尼》卷2，379页。
720. 《希沙密》296页。
721. 《罗汉尼》卷2，380页。
722. 《希沙密》296页。《罗汉尼》卷2，374页。
723. 这位亲戚是马师哈迪·阿斯伽尔的儿子穆罕默德。仆人的名字是库拉姆（阿迪耶，192页）。
724. 《罗汉尼》卷2，375页。《阿迪耶》192页。
725. 2010年12月与雅汉达布（加扎比）沙尔达利女士私下访谈录。
726. 阿博都巴哈的《谒陵书简》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汉那、

---

阿比尔·马吉德、芦珊·威尔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 [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727. 2010年8月与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私下访谈录。沙希布尔的家避过了这事件的破坏，仍然为沙希布尔的家人所拥有，但却被政府征用，以供两伊战争时，充着收容阿巴丹难民之处。
728. 2010年8月与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私下访谈录。
729. 《罗汉尼》，《悉德劳克》98页。
730. 《费兹》194页。
731. 由达希礼·阿迪耶、纳比尔·汉那、阿比尔·马吉德、芦珊·威尔尼兹暂时译就，可参阅于 [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732. 她们住在巴哈伊信徒马绍·伊马米所拥有的屋子（2010年9月与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的私人访谈录）。
733. 这些故事是苏古的女儿纳兹拉·巴格达迪告诉作者的。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她走访伊朗时听到的。他们必须在德黑兰舅父的家见面，因为对巴哈伊访客来说，那利兹是危险的地方。革命后，她只能通过电话与母亲联络。苏古与齐亚·巴格达迪的一个亲属结婚，2008年在希拉兹逝世。额外的资料也都由努拉（沙希布尔）嘉美儿女士提供。
734. 《希沙密》330页。

---

## 参考文献

阿博都巴哈著述：

《世界和平之宣扬》（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83）

《忠信者追忆录》（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71）

《神圣文明之秘诀》（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70）

《旅行者的记述》（卷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

尔万·阿伯拉哈米安著：

《两个革命之间的伊朗》（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

阿布尔·卡心·阿弗南著：

《‘Ahd-i A' l á Z i ndi gáníy-Ĥadr at -Báb》（英国牛津：一世界，2000）

《巴比教天启》（英国牛津：一世界，2000）

《巴孛的生平》（英国牛津：一世界，2000）

密尔萨·哈比布拉·阿弗南著：

《巴孛在希拉兹》（卷16）（电子书：©阿杭·拉巴尼，2008）

《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历史的见证者》，（电子书：©阿杭·拉巴尼，2008）

《巴比教与巴哈伊教在希拉兹和法尔斯省的起源》，（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布瑞尔出版社，2008）

穆罕默德·阿里著：



---

《那利兹》 (<http://neyrizfars.blogfa.com/>)

巴哈伊·阿迪耶著:

《那利兹-书朗记事》(未经发表的回忆录)

胡尚·阿岚著:

《散沫花》(伊朗百科全书, 2003年12月15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10年12月20日<http://www.iranicain.com/articles/henna/>)

阿巴斯·阿玛那特著:

《宇宙的中枢, 纳西尔阿尔丁沙卡扎尔和伊朗王朝, 1831-1896》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与洛杉矶: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7)

《复活与更新》(纽约州伊萨卡: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89)

余佩尔·阿莉雅著:

《巴比和巴哈伊信徒在宪法改革中的角色》([www.ohanzodai.com](http://www.ohanzodai.com)  
2006年9月; [www.ohanzodai.com/naghalat.html](http://www.ohanzodai.com/naghalat.html), 2011年1月20日参阅)

阿瓦利·阿博都·胡赛因著:

《Kawaki bu' d-Durri yih》(埃及开罗: 巴哈伊出版局, 1914)

巴哈伊灵曦堂单位:

《1909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玛丽·拉布文件, 国家巴哈伊档案)

巴哈欧拉启示:

《经典文粹》(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巴哈伊出版局, 1983)

《约伯书简》(卡兹耶·法那纳帕兹尔暂译, [bahai-library.com](http://bahai-library.com)  
1997 年 4 月 21 日 ,

---

<http://bahai-library.com/provisionals/surih.sabr.html> , 2009年10月10日)

《号召归向万军之主》(以色列海法:那哈伊世界中心,2002)

《巴哈欧拉文粹》(印度新德里:巴哈伊出版局,2006)

《巴哈伊祷文》(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1983)

### **H M 巴尔优兹著:**

《阿博都巴哈》(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1)

《巴孛,时代的先驱者》(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5)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

《E. G 布朗与巴哈伊信仰》(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0)

《巴哈欧拉时代的重要信徒》(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5)

《卡迪耶巴坤-巴孛之妻》(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5)

### **罗伯特B. M 宾宁著:**

《旅居波斯两年的日记》(卷一) ([books.google.com](http://books.google.com) 阿德曼媒体企业,2001年6月26日)

### **E. G 布朗著:**

《与波斯人生活的一年》(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7)

《巴比教研究资料》(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18,参阅于:[www.archive.org](http://www.archive.org))

《波斯巴比教徒》(皇家亚洲社会杂志1889:21)

《巴比书籍备注》(皇家亚洲社会杂志1892:24)

### **哈山·富埃迪·布斯鲁伊著:**

《巴哈伊教在古拉善的历史1844-1926》(德国:艾斯乐加迪出版

---

社，2007)

纳斯鲁拉·尺仁尼加尔书写:

讲义和笔记-希拉兹的暑期学校，1960年夏天。

贝丝·艾伦·唐纳森著:

《野芸香 - 巫术与民俗在伊朗之研究》(英国伦敦: 吕萨克公司, 1938)

南希H 杜普里著:

《礼仪》(伊朗百科全书, 1998年12月15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10年12月20日 [www.iranica.com/articles/etiquette](http://www.iranica.com/articles/etiquette).)

加利尔·杜斯特卡 和 乙克巴尔·亚玛伊著:

《教育 - 传统小学》(伊朗百科全书, 1997年12月15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10年12月20日 <http://www.iranica.com/articles/education-iii>.)

爱德华·伊斯特威克著:

《外交官在波斯三年的日记》(卷二) (books.Google.com 史密斯爱尔德公司1864年1月1日)

守基阿芬第著作:

《神临记》(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巴哈伊出版局, 1979)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巴哈伊出版局, 1981)

比比·法蒂米·埃斯达拉巴迪著:

手稿 (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伊朗妇女历史研究中心, 1992年3

---

月；最初在德黑兰发表，1808）

约翰·埃瑟尔蒙特著：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美国巴哈伊出版局，1980）

穆罕默德·阿里·费兹，哈德拉特·努克得伊·伍拉著：

《巴孛的生平》（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73）

《Nāyir īz Miškbi z》（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巴哈伊纪元129）

密尔萨·阿布尔·法兹尔；希乙·米迪·故尔陪干尼；卡斯夫尔·伽塔，引述于阿杭·拉巴尼的著作：

《那利兹：第一个世纪》（电子书：2007年3月版，第一章，第12页）

哈芝·密尔萨·哈山·法沙伊著：

《Fārs Nāmi h-yi Nās īī》2册（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894-1895）

穆罕默德·阿里·菲兹著：

《Niqt a-yi ūl ā》（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73）

威廉·富罗尔著：

《Asnāf》（伊朗百科全书，1987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 <http://www.iranic.com/articles/asnaf-guids>。）

《赠礼》（伊朗百科全书，2001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 <http://www.iranic.com/articles/>

---

gift-giving-v.)

理查德·弗朗西斯著：

《阿慕德书简领受者阿慕德》（巴哈伊网上图书馆，2003；2011年 1 月 30 日 参 阅：  
[http://bahai-library.com/?file=francis\\_ahmad\\_biography](http://bahai-library.com/?file=francis_ahmad_biography)）

哈山·富阿迪著：

《巴哈伊教在古拉善的历史》（德国：艾斯乐加迪出版社，2007）

阿尔沙兰·古拉著：

《犹太背景的伊朗巴哈伊信徒》（独立出版社：2008）

康特·约瑟夫著：

《Religions et philosophies dans l'Asie Centrale》（巴黎：欧内斯特·勒鲁，编辑，1900）

希乙·哈山·哈玛丹尼著：

《The Tarikh-i-Jadi d》E. B. 布朗翻译，引述于H M巴尔鲁兹的著作《巴孛，时代的先驱者》里（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5）

哈比布拉·希沙米著：

《信仰在那利兹的历史》（伊朗，希拉兹，未经发表的手稿，2007）

马绍尔G S. 霍奇森著：

《伊斯兰教的冒险》卷一（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

努斯拉特杜拉·穆罕默德·胡赛尼著：

---

《巴孛，祂的生平、经典与门徒》（加拿大安大略省丹达斯：巴哈伊研究所，1995）

与比比卡依的访谈，未经发表，她的曾孙阿巴斯·伊卜拉义拥有  
阿都阿尔·哈密·伊斯拉克·卡瓦里著：

《Núr ay-n-i Nāyyi rayn》（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67）

《Mí' i di h ásmání》9册（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71-1973）

《Mí' i di y-i-ásmání》第二部，汇编自阿博都巴哈经典（印度新德里：巴哈伊出版局，1984）

巴里瓦斯·沙曼达利·古斯宾著：

《Taráz-i-Iláhí, Mrza Taráz' u' Iláh Samandar í》波斯文巴哈伊研究协会，2002

穆罕默德·阿里·马力克·古斯拉威著：

《Tárikh-i Shuhadó》（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73）

巴哈列·鲁哈尼·玛安尼著：

《冲破不可思议的难关》（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2006）

善达拉·麦基著：

《伊朗人：波斯、伊斯兰教及国家的灵魂》（纽约：达顿，1996）

D M 麦卡欧因著：

《从塞克教派到巴比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教超凡魅力的更新之研究》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9.

西琳·玛达维著：

---

《卡扎尔：卡扎尔王朝的家庭》（伊朗百科全书，2009年7月20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参阅：  
[www.iranic.com/articles/Qajárs-period-household](http://www.iranic.com/articles/Qajárs-period-household)。）

穆罕默德·马力克·古斯拉威著：

《Tārīkh Shuhadī Amr》（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64，  
1974）

哈芝·穆罕默德·达希尔·马尔米里著：

《Khātīrāt-i-Mīlāmīrī》（德国兰格海因：巴哈伊出版局，1992）

《Tārīkh Shuhadā Yazd》（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巴哈伊出版局，  
1979）

瓦妮莎·马丁著：

《卡扎尔 契约：19世纪波斯的国家、谈判与抗议》（纽约州纽约  
市：I. B. 金牛，2005）

玛苏米·普来斯著：

《伊朗婚礼，其历史与象征意义》（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伊朗  
协会，2001年12月；2010年12月21日参阅：  
[www.iranchamber.com/culture/articles/iranian\\_marriage\\_ceremon  
y.php](http://www.iranchamber.com/culture/articles/iranian_marriage_ceremony.php)。）

密尔萨·阿沙都拉·法迪尔·马仁达兰尼著：

《Amr Va Khalq》（德国：巴哈伊出版局，1971）

《Zuhūr al-Haqq》卷1-4（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73）

鲁胡拉·美拉卜卡尼著：

《黎明之门徒》（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卡利马特出版社，1987）

---

杜然·米尔哈迪著：

《教育（八）：托儿所与幼稚园》（伊朗百科全书，1997年12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参阅：<http://www.iranica.com/articles/education-viii-nursery-schools-and-kindergartens>。）

加拉尔·米沙基著：未经发表的回忆录，纽约，1995.

西亚玛克·扎比希·慕加旦著：

《Vāqi'iy-i-Qal'iy-i-Shaykh Tabarsī》（德国达姆施塔特：艾斯乐加迪出版社，2002）

慕赞·摩门著：

《巴比教和巴哈伊教，1844-1944，当代西方叙述》（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1）

《E.G 布朗文选与巴比教和巴哈伊教》（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7）

《什叶派伊斯兰教简介》（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5）

尼加尔·莫塔合迪著：

《代表无以代表者》（纽约州西拉库斯：西拉库斯大学出版社，2008）

纳比尔·阿赞著：

《破晓英豪》（伦敦：巴哈伊出版局，1953）

希乙·侯赛因·纳西尔著：

《伊斯兰：宗教、历史与文明》（纽约州纽约市：哈珀柯林斯，2003）



---

希乙·伊布拉欣·那利兹著：

《希乙伊布拉欣关于那利兹的叙述》

塞克教派、巴比教、巴哈伊教经文的翻译，卷4，第5（2000年6月），1995，密西根州大学，参阅于2010年5月：  
<http://www.h-net.org/~bahai/trans/vol4/ibr ahim i br ahim2. ht m>

A L M 尼古拉斯著：

《Seyyed Ali Mhamed dit le Bab, 1995-2004》（密西根州大学，参阅于2009年10月：  
<http://www.h-net.org/~bahai/di gli b/ books/ K O N LeBab/ LeBab. ht m>）

《现代先知》由彼得·特里翻译，巴哈伊研究系列卷一（美国：璐璐出版社，2008）

劳伦斯H 官员，萨穆尔·威廉森著：

《衡量价值》2010，（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参阅于2009年11月4日：[www.measuringworth.com](http://www.measuringworth.com)）

《古兰经》引述于《破晓英豪》，译者守基阿芬第（伦敦：巴哈伊出版局，1953）

阿杭·拉巴尼著：

《保存巴孛遗体之努力：4个历史叙述》（巴哈伊研究评论11，2003）

《那利兹的巴比教徒：历史及文件、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历史见证者卷2》（电子书出版 2007）

翻译：塞克教派、巴比教、巴哈伊教经文的翻译，第9（1997年10月），[www.h-net.org](http://www.h-net.org)，1997年10月11日，密西根州安娜堡，密西根大学，参阅于2010年2月3日：  
<http://www.h-net.org/~bahai/trans/vol1/khadi ja/ khadi ja2. ht m>

---

密尔萨·穆罕默德·沙菲·鲁哈尼著：

《Lamī át ul - Anvār》卷1和2（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71）

师德罗克·鲁哈尼著：

《Mórvareed》（德国达姆施塔特：艾斯乐加迪出版社，2002）

戴维斯S. 鲁赫著：

《光之衣袍：波斯至高无上先知巴哈欧拉1817-1853》（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4）

纳德尔·赛尔迪著：

《理念与文明》（马里兰州毕士大：马里兰大学出版社，2000）

阿尼尔·沙尔瓦尔著：

《宗教的奇迹：巴哈伊信仰作为宗教奇迹之研究》（印度勒克瑙：皇家出版社 1996，第13章，参阅于：<http://bahai-library.org/books/miracles/bahai.html>）

A 沙普尔·沙巴兹著：

《诺露兹节在伊斯兰时期》（伊朗百科全书，2009年11月15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2010年12月20日参阅：[www.iranic.com/articles/nowuz-ii](http://www.iranic.com/articles/nowuz-ii)）

姆拉·穆罕默德·沙菲·那利兹的叙述，由胡赛因·阿迪和阿杭·拉巴尼翻译，未经发表。胡赛因·阿迪的翻译上载于：[www.nayriz.org](http://www.nayriz.org).

穆罕默德·达基·希菲尔著：

《Nasikh al-Tavarich》（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1965）

玛努彻尔·史瓦著：

---

《历史》上载于Qashqai.net, 2002-2009, 参阅于2010年6月3日:  
[www.qashqai.net/history.html](http://www.qashqai.net/history.html).

罗伯特·史托曼著:

《巴哈伊教在美洲的起源, 1892-1900》(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  
巴哈伊出版局, 1985)

阿兹祖拉·苏来曼尼著:

《Māsābiḥ Ḥadāyat》9册(伊朗德黑兰:巴哈伊出版局, 1967-1975)

阿迪·达赫尔扎德著:

《巴哈欧拉启示录》卷1-2(英国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 1977)

西雅马克·塔万伽尔著:

《伊朗的干无花果》埃斯塔万无花果种植合作社: 参阅于2010年  
12月20日: [www.iranfig.com/Driedfigs.htm](http://www.iranfig.com/Driedfigs.htm)

布鲁斯·威特摩尔著:

《奠基石的故事》2011年10月21日, 参阅于2011年10月21日:  
<http://www.bahai.us/bahai-temple/history-and-architecture/cornerstone/>

《黎明之地》(美国伊利诺州威尔密:巴哈伊出版局, 1984)

M雅兹达尼著:

《卡扎尔王朝时代的伊朗 - 巴哈伊神圣经典之观点》波斯文巴哈  
伊研究协会, 2003

密尔萨·马木德·扎尔干尼著:

《马木德日记》由莫希·苏巴尼和雪莉·马西亚斯翻译(英国牛

---

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8）

《伊朗的历史1926年》2009，2010年11月3日，[www.fouman.com](http://www.fouman.com)  
作者不详，参阅于2010年12月2日：  
[ht t p: // www. fouman. com/ hi st or y/ Ir ani an\\_ H i st or y\\_1926. ht ml #BKM58](http://www.fouman.com/history/Irani an_Hi st or y_1926. ht ml #BKM58)

《Mozaffar ad-Din Sháh Qájár》多位作者，2011年1月12日，参  
阅于2010年11月：  
[ht t p: // en. wi ki pedi a. or g/ wi ki / Mozaff ar \\_ad- D i n\\_ Sháh\\_ Qáj ár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zaffar_ad-Din_Sháh_Qájár)

# 觉醒

## 巴比教和巴哈伊教在那利兹的历史

在1850年，那利兹是伊朗化斯省一个沉睡着的农耕城市。大部分的人都在白天做农务，晚上便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与家人或朋友交流。那利兹的人民就这样地过着平淡宁静的生活——但这是一个沉闷没有希望的太平日子，将来只是过去的延续。然而，1850年5月27日，一位名叫瓦乙的学者，代表巴孛在一座清真寺的布道坛上宣布了新先知激励心灵的教义之后，那利兹从此便不再像以前了。这个沉睡的城市被猛然推向苏醒的痛苦挣扎之中。

《觉醒》以亲切的、吸引人心的、叙述故事的笔调记述了巴比教运动在那利兹开端的激动事件和后来它演进形成该城市的巴哈伊团体。这本书详尽地讲述了1850年和1853年巴比教徒们的英勇求存和面对伊朗独裁暴君势不可挡的军队所作的挣扎，以及幸存者，包括老幼妇孺，所遭受的骇人待遇。它也深入地讲述瓦乙作为一位灵性高超和务实的领袖，以及为那利兹人民带来新生活方式的先行者。除此以外，它也细说了1909年那不广为人知但却是激动人心的动乱。

除了小冲突、战斗和杀戮事件以外，《觉醒》也将那利兹的巴哈伊信徒，在忍受穆斯林邻居的敌对行为时，经常面对的考验和偶尔的胜绩公诸于世。这是凡夫俗子藉着巴孛和巴哈欧拉所启示的教义赋予的力量，把自己蜕变为英雄烈女的故事。

“对我来说，这是个罕有的、特殊的荣幸，一个属灵的喜悦和一个天赐的恩典，让我有机会阅读了你以优美简练的笔调写成的手稿。这确是留给所有时代、所有世代人民的史证。”

~ 麦克尧本博士，富兰克林与马绍尔学院心理学教授。